約伯大夢

ROBERT A. HEINLEIN 著・邵誠明譯

約伯大夢

ROBERT A. HEINLEIN 著・邵誠明譯

皇冠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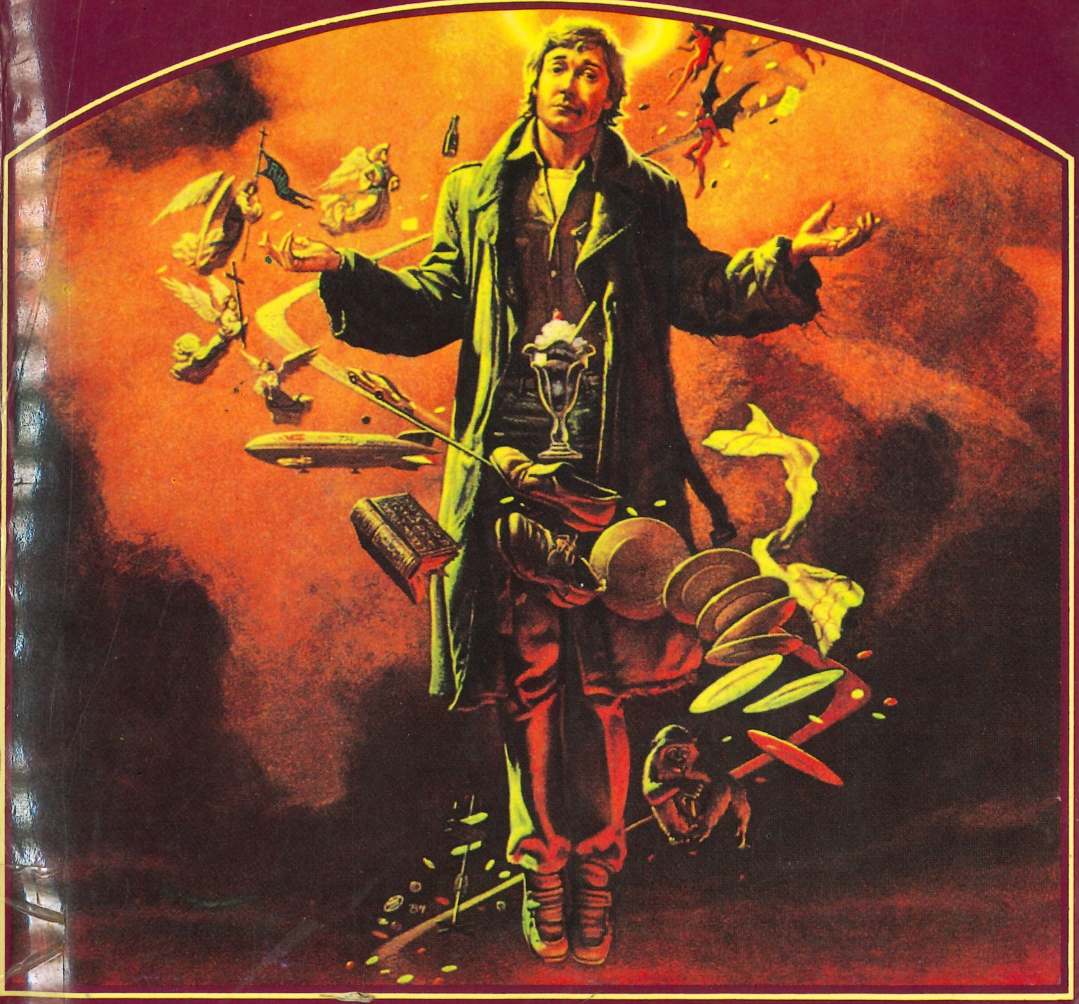
約伯大夢

當代名著精選

255

約伯大夢

ROBERT A. HEINLEIN 著・邵誠明譯



羅伯・海連——生於密蘇里州，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後又進入加州大學研究所攻讀數學及物理學，以後便開始創作科學幻想小說，成就斐然，每一部作品都獲得了『雨果文學獎』；一九六九年『阿波羅號』太空船首度登月壯舉時，他還擔任電視實況轉播評論人，其人在科學界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一九七五年，他更榮獲『尼布勒大師獎』，成就倍受肯定。

約伯大夢——亞力克是一位牧師，有一次他前往玻里尼西亞旅行，參加當地一項『蹈火』的儀式，也就是在一片燃燒的木炭上行走；當他通過之後，卻立告昏厥，等他幽幽轉醒之際，這才發現他已不是原來的自己，連他所在的時空也有所轉變；他在新的時空認識了一位美麗的女郎，兩人墜入情網，一同經歷了各種劫難；他很想回到原來的時空，那竟難如登天……

當代名著精選255

約伯大夢

JOB:
A Comedy of Justice

Robert A. Heinlein

邵誠明譯

主要人物表

亞歷山大・郝更生——基督教牧師。在南太平洋度假途中打賭走過火坑以後，爲人誤認而成爲亞力克・賈拉漢先生。

瑪格麗德・斯凡黛・耿德遜——丹麥英語教師，在卡奴特國王號客輪上任女侍。又稱瑪格；瑪姬。

法未司・傑利——美國德州百萬富豪。實際上爲魔鬼之王撒旦。又稱陸西浮。

凱蒂——法未司的妻子。當年在世原名喇合。爲聖經（約書亞記）故事中之名妓。

高士傑先生——耶和華，撒旦，奧丁，魔神等諸神衆鬼之頂頭上司。

第一章

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燬。

以賽亞書 四三：二

火坑約二十五呎長，十呎寬，可能有兩呎深。火在燒着，已經燒了好幾個鐘頭。坑中的炭火，衝出一股熱流，就連遠離坑邊十五呎，而且還坐在觀光客第二排的我，都覺得難以忍受。

我原坐在第一排，却把那個座位讓給了同船來的一位女士，樂得借她發福的玉體，爲我遮熱。有好幾次心想再往後退……可是我實在更想靠近走火坑的人，好好地看個清楚。像這樣的奇觀，畢竟不常見吧？

『騙人的玩意兒，』老遊客開了腔。『大家等着瞧吧。』

『那倒未必，傑德兄呵，』萬事通不以爲然，就加以補充。『只是沒宣傳的那麼好。不會出動全村的人——也許連草裙舞都沒有，當然也沒有那些兒童了。有的只是一兩個青年男子，腳上老繭像牛皮一樣粗厚，吃了鴉片或興奮土藥而壯起了胆，下坑來走這趟要命的火路。村民大家喝采助陣。』這

時，那位幫我們翻譯解說的夏威夷土著朋友，極力地提醒我們，要我們在夏威夷大餐、舞蹈、走火坑表演各項票價以外，另外再賞給每位走火坑的人一些小費。

『並不全是騙人的，』他接着說。『沿海旅遊手册中列有走火表演，那我們就會有走火可看。別因傳說而指望有全村出動，都來走火。這本來就沒在合約中。』萬事通一副自鳴得意的樣子。

『那一定是集體精神催眠，』煩人精發表了他的高見。

當時我眞想請敎他說明集體催眠——但是誰也不理會我；我資格太淺——並不是年齡，而是在『卡奴特國王號』上我的船齡。在觀光客輪上就是這樣：凡在啓航港登輪的，就比後來中途上船的資深。米底亞人和波斯人當年設下這條規則，就再也改不掉了。我乘『齊伯林伯爵號』飛來上船的，預定在巴比地再搭『慕飛上將號』回家，所以我就永遠落個後進小輩，在那些先進老大哥，一個個目中無人高談闊論的時候，我只有肅靜地站在一旁聽訓的份兒。

觀光客輪上的飲食最爲精美，可是談話通常總是全世界最糟的。儘管如此，我一路瀏覽各島，頗能自得其樂；甚至那玄虛的業餘星象命理專家，那位百無一用的佛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理論專家，還有那位數理命相術士都煩不了我，因爲我根本就相應不理。

『他們藉着第四度空間做的，』玄虛子提出他的看法。『對不?』

『的確如此。』數理相士附和玄虛子的說法。『噢，他們來了！一定會是單數，到時候看好了。』

『您眞博學多才。』

『哼，』玄虛子哼了一聲。

那位協助本船旅遊主持人的當地土人，舉起他的雙手，張開手掌示意，要大家肅靜。『各位，請聽我說！Mauruuru Roa 。謝謝大家。祭司長和女祭司現在向神祈禱，保佑村民安全走過火坑。我請大家務必記住，這是宗教禮拜儀式，非常古典的儀式；一切務必莊重，恰如各位在自己敎堂禮拜一樣。因爲——』

一位極老的夏威夷島民突然出現，打斷了接着要講的話。他跟翻譯交談了一些話，用的語言我聽不懂——猜想大概是玻里尼西亞話吧。那位年輕的土著翻譯，接着回過頭來面向着我們。

祭司長告訴我，今天有幾個小孩第一次下坑走火，其中包括在那邊母親懷中的嬰兒。他要大家在祈禱當中，務必要保持絕對安靜，以確保兒童的安全。容我特別補充一句話，我個人是天主敎徒。每當此刻，我總禱告祈求聖母馬利亞保佑我們的兒童——我也要大家，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共同爲這幾個小孩禱告祈福。否則，至少也要保持安靜，心存善念祝福他們。如果祭司長認爲心不夠誠意不夠敬，他就不許兒童下坑走火——我記得有一次，他甚至把整個儀式全都取消了。

『看吧，傑德，』萬事通悄悄地私語，可是聲音之大，連三樓都聽到了。『先是宣傳吹噓。接着突然一轉回過頭來，就推到我們頭上來，一切都成我們的過錯了。』他哼着鼻息，用鄙視的口氣說着。

萬事通從我上船就一直煩我。我湊上前去，附耳低聲地對他說：『要是那些小孩都從火中走過去，您可有膽也走一趟?』

記取這次教訓，可別重蹈我的覆轍。千萬不要因爲忍不了個蠢材而讓自己昏了頭。過了幾分鐘以後，我發現我激他的那一招，竟然倒打衝着我來了，而且——說也怪——萬事通，玄虛子，老遊客，三個人居然聯手一齊來。他們每人拿出一百元，賭我不敢走過火坑。條件是如果那些小孩都下去走過火坑，我就得跟着走。

就在那個時候，翻譯又噓出聲來，要我們安靜。接着祭司和女祭司走進了火坑。每個人都屏住氣，現場一片寂靜。我想一定有人在禱告。我知道我自己就在禱告。我不自覺地在默念心中突然想起的一段：

『我就躺下來安睡。
我求主保守我靈——』

似乎這一段倒也頗爲適合當時的情況。

祭司和女祭司並沒從火坑中走過去；他們靜悄悄地，所做的更令人驚嘆，而且（我認爲）更危險得多。他們乾脆站在火中不動，光着腳，在坑中一連祈禱好幾分鐘。每隔一會兒，老祭司便撒點兒東西入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只見碰到炭火的時候，立刻爆出火花來。

我想要看看到底他們站在那裏，是炭火上呢，還是石塊上；可是看不清楚……也想不透那一樣更難捱。而這位老太婆，乾癟得像根啃得精光的骨架，靜悄悄地站在那兒，面容安詳平靜，全無絲毫打點或者準備，只是把她的花布纏腰裙的裙邊捲起塞上來，簡直像包着一塊嬰兒尿布。很顯然的，她只是擔心燒到衣物，而不怕燒到自己的腿。

三個男人用長竿子撥理燒着的木頭，使火床堅實而平坦，好方便過火坑的人踏腳走過。我深切地關心這點，因爲在幾分鐘以後——假如到時候我沒認輸退縮的話——就輪到我自己下坑走過那兒了，我感覺他們似乎在安排，過火坑從石塊上走過，而不是在燒着的炭上走。我眞希望如此！

接着再一想，我眞不知道，兩者到底有什麼差別——坑中的火至少有七百度；那些石塊放在火中好幾個鐘頭。這麼高的溫度，煎鍋和火之間還有什麼好選的呢？

這當兒，我耳中與起理智之聲：賠三百元能退出這個盲目亂來的……錢又算得什麼呢？要不然，難道我願意整個後半輩子，都踩着兩根烤焦了的殘肢腿幹走路嗎？

我吃了一片阿斯匹靈，可有幫助？

那三個人弄完火以後，就走向我們左側火坑的那一頭。別的村民，都聚集在他們後面——其中包括那些苦命的小孩。

三位司火人領先出發，成一排下坑，沿火坑中心向前走去，不疾不徐。其餘的村民，跟在他們後面，慢慢地，沉着地前進。再後跟進的是婦女，其中包括那位年輕，懷中抱着嬰兒的母親。當熱氣突襲過來，嬰兒大哭。那位母親却絲毫沒改原來的步調，只是隨手揚起嬰兒，湊奶上嘴，

哭聲就停住了。

再接着來的是兒童， 其中包括少男少女和幼稚園級的幼兒。最後面走的是個約有八九歲的小女孩，手牽着個大眼睛的小弟弟。小弟弟看來只有四歲，身上光光，還是那一身從娘胎中帶來的天體小皮衣。

我望過去打量這位小弟弟，心裏一陣悲酸；這一下子，該輪到我了。

翻譯對我說：『您可明白玻里尼西亞觀光局，對您的安全不負任何責任？坑火會把您燒傷，也會燒死您。這些人剛才都安全走過坑火，因爲他們都有信心。』

我向他保證，我也有信心；可是心中覺得奇怪，我怎麼會這樣大言不慚的說謊，居然臉都沒紅。翻譯遞給我一張切結書，我就簽了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我早就站到坑邊， 褲管高捲到膝。我的鞋襪，帽子， 皮夾，全都放到火坑的對面，擺在櫈子上待我前往領回。那是我的目標，我的優勝獎金——萬一我走敗成仁。他們會擲骰子分我的遺物嗎？還是他們會把那些財物送回故里，交給我最近的親人？

他在說：『對着中央一直下去，不必快，也不要停住。』祭司長大聲地說，我的導遊專心一意地聽着，接着就轉告我：『不可以跑，卽使腳燒傷了，也不可以。因爲一跑就會掉下去。掉了下去，就再也休想爬上來。他的意思就是說你可能會死掉。我也許該補充一點，您也許不會死——除非吸進火焰。可是一定燒得很慘。所以千萬不要趕快，不要跌倒。好啦，看看您腳下那塊石板？那就是您第一步要踏腳之處。Que le bon Dieu vdus garde。祝福您吉人天相。』

『多謝您。』我瞄了一眼，看到萬事通像食屍鬼般的在陰笑着。（我是說如果食屍鬼也會笑的話，就是那副鬼樣子。）我裝出一副信心十足，滿不在乎的樣子，向他招招手，就走下坑去。

我一直走了三步，才想到我根本什麼都沒感覺到。接着我才有點感覺：害怕。火坑的那一頭，路途遙遠像隔了一個大城，感覺上可能比那還遠。但是我仍然拖着沉重的步子，努力前進，心裏只盼在到達坑的那頭，不要因昏癱而先自倒下去。我悶得透不氣來，這才發覺自己一直憋着呼吸，所以就趕

快喘吸了兩口氣——眞後悔，實在不該這麼做。要過那麼大一個火坑，其中的熱氣、濃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各種臭氣，應有盡有，可就是沒有一點氧氣。我掙得眼淚直流，喉嚨刺痛；心裏在盤算着，到底還能不能憋住呼吸，直到抵達終點。

老天保佑，我看不見那頭！烟湧了起來，燻得眼睛幾乎都張不開；卽使沒烟，張眼也看不清楚了。我繼續奮鬥向前推進，同時，窮索記憶，好想出一條可以溜進天堂的懺悔條文。

或許並沒有這麼一條吧。我兩腳都覺得怪怪的，雙膝發抖，完全不聽使喚了……

『覺得舒服點兒了嗎？賈拉漢先生？』

我躺在草地上，仰望上去，看到了一張和善褐色的面孔。『我想是的。』我回答後又問：『怎麼回事？我走過了嗎？』

『你當然走過了。好極了。只是到達終點時，你昏了過去。當時我們站在旁邊，把你扶住，再架出來的。我們倒想問你究竟是怎麼回事，是不是肺中吸滿了烟？』

『也許吧。我燒傷了沒有？』

『沒有呵。噢，你右腳也許起了個泡。但是你控制意念，始終都能保持全神貫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你暈過去了，想必是烟的關係吧。』

『我想大概是吧。』他扶我坐了起來。『可不可以把鞋襪遞過來給我？人都到那兒去了？』

『交通車開走了。祭司長替你把了脈，檢查你的呼吸，但是他不許任何人打擾你。人如果靈魂出殼，漫遊未歸的時候勉强把他叫醒，那靈魂就再也回不到體內了。他認定的事，誰也不敢和他爭辯。』

『我也不會跟他爭。現在我覺得很好，休息好了。可是怎麼回到船上去呢？』熱帶樂園，別說五哩，走一哩就夠難受了，尤其在我的兩隻腳似乎都已經腫起來的時候。

『交通車還會開回來，接村民上船回家。可是我們願意幫你提前動身。我表兄有車，他會送你回船。』

『好啊。那我要給他多少車費？』在玻里尼西亞的計程車，總是漫天要價吃人，不過剛好我還經得起敲，這次逗樂子贏來的橫財：三百元扣一程車費而已。我拿起帽子就問：『我的皮夾子那兒去了？』

『你的皮夾子？』

『就是我的錢包啊。原來放在帽子裏的，怎麼不見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我的錢全在裏面，還有名片。』

『你的錢？喔！Votre portefeuille。眞抱歉；我的英語不夠靈光。你船上那位船員，就是你的導遊，他拿去保管了。』

『他可眞好心。可是現在我該拿什麼付你表兄呢？我身上連一個法郎都沒剩。』

這個問題倒已經不成問題。船上的導遊料定汚掉我的錢包，必定會弄得我身無分文，所以幫我預付了回船的車資。那位夏威夷朋友，帶着我前去，坐上他表兄的車，並爲我們做了介紹——但並無多大幫助，因爲他表哥的英語僅限於『是的，長官！』。連他的名字，我始終都沒弄清楚。

他那部車子，可說是捆包鋼絲再加信心合成的傑作。我們全速吼着衝回碼頭，一路嚇得鷄飛狗跳，輕易地趕過了小山羊。我不大注意這些，因爲當時仍然陶醉在出發前所發生的那件事上：村民都在那裏候車，準備回家；我們從他們那羣人中走過。就在快要走過的時候，有人上來吻了我。全體村民，每個人都吻了我。我以前早就見過，玻里尼西亞人習慣用接吻，來表達我們通常握手的情感。可是接吻表示情意，還是第一次親身經歷。

我的朋友向我解說：『你走過了他們的火，所以你就成了他們那村子的榮譽村民。他們要爲你殺猪，爲你擺宴席。』

我一方面儘量答謝致意，同時一再解釋，我必須要過海飄洋趕回家去；但是如果天從人願，將來我一定會再回來。最後，我們總算脫了身。

但是這些都不是令我最陶醉回味的。我知道玻里尼西亞女子，在文明來臨以前，都是裸着上身到

處跑來跑去——眞可惜，我只是在國家地理雜誌上讀到過。可是我從來都沒料到，竟然能夠親眼目睹。

在我下坑走火以前，村民的穿著正如你我所料：一條草裙，但胸部是遮住的。但是在她們跟我吻別的時候，都沒遮；我是說，都沒遮胸。就像國家地理雜誌中的那樣。

如果是平常，大大方方地摘下眼罩（太陽眼鏡）來看的話，那與當時的情況眞是天壤之別。四十幾個女子聚在一起的場面，簡直令人驚心動魄。這次看到的美女酥胸，比我有生以來見過的總數加起來還要多。要是讓美以美教派的節慾正心會人士看到，不嚇昏過去才怪。

若是事前早有心理上的準備，我一定會盡情地好好欣賞。可是當時，事情來得太出奇、太多而且太快，實在來不及反應。害我只能在事後追憶回味。

我們那部熱帶羅斯洛意名車，手腳煞車齊拉之外，再加一檔壓縮的拖力，哆嗦幾下之後就停了。我頓時從陶醉中清醒過來。司機先生宣告：『是的（到了），長官！』

『那不是我的船。』我告訴他說。

『是的，長官?』

『你送錯碼頭了。喔，碼頭好像對，可是船不對呀。』這點我可以確定。卡奴特國王號（內燃機動力船），有白色的船邊和船樓，還有流線型的裝飾烟囪。而眼前的這艘船，船身大部份都是紅色，有四個高大的黑色烟筒。絕不是內燃機動力的輪船。而且船的年份也老得過了時。『不對，不對!』

『是的，長官。Votre vapeur! Voila!您的汽（船）!就在那兒!』

『那是?沒有啊!』

『是的，長官。』他走出車外，過來把乘客車門拉開，抓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拖。

我體力相當不錯，可是他的臂力更好，久經游泳，爬椰子樹， 收漁網和拉那些不肯下車的觀光客，早就訓練有素。我被拖下了車。

他跳回駕駛座，發一聲喊：『是的，長官!-Merci bien! Au'voir!（多謝!再見!）』車就開

走了。

眞是逼上粱山，我只好爬上扶梯，到這艘陌生的船上，看看能不能打聽一下，卡奴特國王號到底怎麼了。我一踏上甲板，在扶梯口守望的士官，便向我敬個禮說：『午安，賈拉漢先生。聶爾生先生留了個小包給您。等一下——』他打開守望台的頂蓋，拿出一個牛皮紙封袋。『就是這包，先生。』

封袋上寫着：A．L．賈拉漢，客艙一〇九號房間。打開以後，看到一只用舊了的皮夾子。

『東西都對嗎，賈拉漢先生?』

『對了，謝謝你。請代我轉告聶先生，說我都收到了，謝謝他。』

『當然，我一定會的，您放心。』

我看到是D艙，就再走上一層，去找一〇九號房間。

但是，東西並不都對，因爲我可不姓什麼『賈拉漢』。

第二章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鮮事。

傳道書　一：九

謝天謝地，幸好輪船的編號整齊劃一，找起來不難。特等艙C—109果然位置按號排定：C層(甲板)，右舷前，在C—107與C—109之間；我沒問人，就直接找到了。試着開門，發現門是鎖着的，顯然賈拉漢聽信了船上事務長的囑咐，一定要隨手鎖門，尤其是船泊在港中，更得小心。我心裏發愁，料想鑰匙在賈拉漢的褲袋中。可是賈拉漢人在那兒？會不會馬上出現，剛好碰到我在他門口窺伺而抓個正著？要不然就是當我在這兒動念想開他的門，他也在想法子拉開我的門？

一把鑰匙能夠剛巧打開別的鎖，機會是很小，但並不是沒有。我口袋中有卡奴特國王號上，我房間的鑰匙。我就拿出來試了一下。

沒想到，這一試是值得的。我站在那兒，就聽到身後傳來甜美的聲音，當時眞不知道該相應不理呢，還是一頭栽死？她說：

『噢，賈拉漢先生呵！』

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子，穿着女僕制服——更正：女服務員制服。她趕到我面前，拿起鍊在腰帶上的那把通匙，打開了C—109的房門，她說：『瑪格麗德要我留意等你。她告訴我您把鑰匙忘在房內桌上。她沒進房間去拿。但是她要留意等您回來，由我替您打開房門。』

『眞周到，麻煩你了，呃……小姐。』

『我叫阿翠。我管左邊，跟你們對面的那排房子。所以瑪格麗德和我彼此互相照應。她今天下午上岸去了。』她爲我在那兒拉着門。『沒別的事嗎，先生？』

我道聲謝，她就走開了。我關門，上鎖之後，就倒在椅子上，忍不住全身發冷，抖了起來。

十分鐘以後，我站起，走進浴室，用冷水洗一把臉。我什麼都沒解決，也沒能完全定下心來，可是我的神經不再像一面疾風中顫抖的旗幟，啪啦啪啦地急響，好像隨時都會撕裂似的。自從我懷疑事態嚴重，很不對勁，我就一直極力克制自己。可是到後來，嘿，可好，眼見一艘兩萬噸的大船，竟然也給換了，眞是厲害。

家父過去常告訴我：『亞歷山大啊，害怕或嚇着了，並沒什麼不對，不會害事……只要能夠撐得住，在危險沒度過以前，不要讓自己受到影響。情緒激動失常，也不爲過……但只限在事後，私下發洩。流淚無損大丈夫氣概……只要是在浴室中，關起門來哭。懦夫和勇士，分際主要還是在於時機之當否。』

我不如家父，但始終恪守他留給我的金玉良訓。如能修養做到鞭炮突響而不驚——或別的突變——閣下就極可能自持而度過危機。

我的危機並沒過去，可是經過這場寒慄，却把我抖得清醒過來，這對我大有幫助，這才使我能夠冷靜地檢討分析當前的情勢。合理的假設或可能發生的情況不外：

㈠我所處的世界，發生了不合情理的怪事；

㈡亞歷山大·郝更生本人精神失常了；該把他送進精神病院關起，給予鎮靜藥物療養。

我再也想不出第三種可能，這兩種情況，似乎已經包括了全部可能據以假設的事實。而第二種假設，根本不必浪費時間去考慮。

因此我們可以假定，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或者幾乎是完全正常的，一點點瘋反而有幫助）。如果我好好的，那麼就是這個世界錯亂了。我們來好好檢討一下。

那個皮夾子。不是我的。大多數的皮夾，樣子都差不多，而這個也很像我的。可是一只皮夾子，隨身帶着用了好幾年，自然就習慣了，覺得很順當；是你的，你定會認出，絕錯不了。我當時就立刻知道，那只皮夾不是我的。但是面對一位『認定』我就是『賈拉漢先生』的輪船士官，我不想分辯否認。

我拿出賈拉漢的皮夾，打開看一下。

有好幾百法郎——等以後再數。

還有八十五元紙幣——北美合衆國的法幣。

一張發給賈拉漢的駕駛執照。

還有別的東西，可是突然看到透明夾層中，露出一張打字的聲明，我愣住了：

獲此皮夾者，請接受夾中酬金，但退還皮夾，交丹麥美國輪船公司，SS卡奴特國王號輪船，C-109房間，A・L・賈拉漢；或本船事務長，或船公司代理，謹此致謝。

這一下我才知道卡奴特國王號的遭遇；它在海上起了變化。

要不就是我已經（變了）？世界眞的變成爲另一個世界？因而這艘船也變成了另一艘船？是不是有兩個世界，而我從火中走過，就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難道果眞有兩個人，而他們彼此又互換了境遇？難道是亞歷山大・郝更生經蛻化而變成了亞力克・賈拉漢，而卡奴特國王號的內燃機動力輪船變成了卡奴特國王號的蒸汽機輪船？

問題問得很好。我很高興你們把這些問題提了出來。那麼，各位同學，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我在讀中學的那段時期，市面上突然冒出很多雜誌，刊載奇幻的故事，不僅是鬼故事，還有各種

奇奇怪怪，令人不可思議的傑作。奇異的魔船在太空穿梭往返各星球之間。奇奇怪怪的發明。三度以外的其他『空間』。

我常常買來，却私藏在青年之友和少年十字軍等書的裏邊，因爲憑直覺我就知道父母親會反對沒收的。我喜好這些雜誌。我那位違法犯禁的好友伯特也是同好。

可惜這種好事不可能維持太久。首先在青年之友上登出一篇社論：『殘害心靈之毒——應立即剷除！』接着，我們當地的牧師，賚伯兄弟講道攻之，把這些腐蝕心靈，無聊的東西與烟酒相提並論，認定有同樣不良的後患和惡果。最後我們的州政府，根據『社會標準』原則，將這一類的刋物判定違法，全部予以查禁，當時這方面有關的國家法律以及適用的行政命令，都還沒有頒行。

而我在家中閣樓裏藏得『極其』隱密的珍品，也跟着不見了。更糟的是，威爾斯先生，維爾恩先生，還有另外幾位作家的著作，在各公立圖書館中，全都拿掉，再也看不到了。

我們不得不佩服我們的精神領袖和民選官員，因爲他們的動機是在保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正如賚伯弟兄所說，聖經中有的是刺激驚險的故事，足夠滿足全世界男女同學的需求，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世俗的文學作品。他並沒主張審查管制供成人讀的，他只要求查管青少年的讀物，因爲青少年容易受到影響。如果成年人想要閱讀這一類虛幻無聊的作品，就讓他們去看看了——只是，就連他本人都搞不懂，爲什麼成人會那麼想看。

我想我大概就是個『容易受影響的年輕人』吧——可是我錯過了那些書，直到現在還感到遺憾。

我特別記得有一本威爾斯先生寫的書：『世人愛神』。這些人駕着一部汽車行駛途中，發生爆炸，就發現他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很像他們原來的世界，但更美好。他們遇到那個世界的人，於是從那兒，對等宇宙之存在，第四度空間這一類的問題，經過解釋，都有了答案。

那是第一集。保護青年的州立法律，就在那以後隨即通過，所以我就再也看不到續集了。

我們的英文教授當中，有一位公然反對查禁，他曾經說，威爾斯先生創出了種種幻想奇文的基本模式。他又提出這個故事，說是多宇宙觀念的始源。我當時就一直想追問他，是否知道在那兒才能找

到一本，但是一拖等到學期終了，我法定『成年』的時候——這一等就等得太久了；大學輔導管理委員會的信仰道德小組議決，解除了那位教授的職務，他沒教完那個學期，就突然離開了。難道有了像威爾斯在『世人愛神』書中描寫的事， 發生到我頭上了嗎？ 難道威爾斯有靈賦而能未卜先知？比如說，人有朝一日會飛抵月球嗎？簡直荒唐！

可是我遭遇的一切，豈不更荒謬？

可不是，此刻我就在卡奴特國王號上（儘管這不是我原來的那艘卡奴特國王號），而船梯邊的航行通告板上，寫明下午六點開船。當時已經很晚，開船的時間迫近了，必須立即有所決定。

到底怎麼辦呢？我好像沒趕上我原來搭乘的船：內燃機動的卡奴特國王號輪船。可是眼前的卡奴特國王號蒸汽輪船，船上人員（某幾位）似乎一看到我就認定我是船上的乘客：賈拉漢先生。

留下待在船上，厚着臉皮硬充，儘可能矇混下去算了？可是萬一賈拉漢上了船（隨時都可能），追究起我在他的房間裏所爲何事，那怎麼辦？

要不，就回到岸上（我本來就應該上岸才對），向官方報案，找他們爲我解決問題？

亞歷山大呵，那麼一來，法國移民當局可就樂了；沒行李，只有身上穿着的衣服；沒錯，連一個蹦子兒都沒有——沒有護照！他們樂得願意供你吃住，養你後半輩子……住進一間鐵欄護頂的地下黑牢。

那只皮夾中還有錢。

對了，不過閣下可會聽過第二條戒律？那是『他的』錢。

照理就該是，他和你同時走過火坑，只是他從那過來，而你從這頭，這個世界或這個管它叫什麼的空間——要不然他的皮夾就不會留下來等你。這麼晚，他一定也拿到了你的皮夾，那是理所當然的。

朋友，你認爲在應付這種困窘的處境時，推理的手法還用得上嗎？——

很難說，大概不見得吧，好吧，那麼乾脆端坐在這個房間裏不動，如果賈拉漢在開船以前，突然出現，你就讓他踢下船去，那是一定的。不過，如果現在離開，你以後的遭遇也不見得更好。如果他沒出現，那你就可以安於他的位置，至少能混到巴比地，那是個大城市，在那兒你應付情況的機會好

得多——有領事啦或者這一類的官員。

算你有理，我服了。

客輪上通常都發行日報，送給旅客閱讀——篇幅只有一兩張，登着一些好玩新鮮的事，就像『今天上午十點，將要舉行救生演習。全船旅客，敬請準時參加——』，還有『昨天里程比賽大獎，由愛荷華州、伯尼沙城的格魯茲夫人贏得。』除此之外，通常還有船上服務員收錄來的幾則新聞。我到處找了一下，看看可有船報和『歡迎光臨』的本船簡介，後者是本小册子，專爲剛上船新來的旅客，熟悉本船的小小世界：船員名單、開飯時間、理髮部之位置、洗衣部、餐廳、用品部（針線一類的日用品、雜誌、牙膏），清晨越洋電話掛接須知，本船按甲板分層之平面圖，救生艇分配之指定位置，餐廳席次之安排……

歡迎光臨的小册子原來收在書桌裏。我取出一頁一頁的翻閱，存心要在離開房間以前，先把所有的要點牢記在心——到時候我如果仍在船上——隨後我就把它擱在一邊，因爲我又看到了船報：

報頭印的是京斯歌德，多虧賈拉漢，老天保佑，打從上船的頭一天起，就把每天的船報全部留了下來……波特蘭，俄勒岡，我從早幾期船報的地點和日期加以推斷，那就是說，賈拉漢買的票是全程到底的。這對我可能相當重要。

我從來沒想過留在玻里尼西亞，在玻樂玻樂或夢瑞島做個分文不名的海灘拾荒人，在一百年前也許還過得；可是到了今天，島上唯一不花錢能得到的東西，只有傳染病。到了美國，很可能我還是一樣身無分文，一樣環境陌生，可是我覺得身在故土，情況總會好得多。不，該說是賈拉漢的故鄉。

我看了幾段無線電收錄的新聞，但是很多都看不懂；所以就把它擱了下來，等以後再詳加研究。看懂了的那麼一點點，也難令人樂觀。我內心一直存着一個不合理的想法，希望這一切發現都純是陰錯陽差造成的後果，最後總會補救解決的（至於怎麼解決，可別問我）。但是這些新聞把我的希望全都破滅了。

我是說，有德國『總統』訪問倫敦的世界，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在我的世界，威廉大帝四世

統治德意志帝國。德（意志帝）國來個總統，叫起來跟美國來個『皇帝』一樣荒誕不經。

這個世界可能是個愉快的世界……但並不是我出生進入的那個世界。從那些邪門的新聞，就證明不是。

正當要放下報夾的時候，瞥見最上面那張報上註明今天用餐規定穿著的服裝：『正式(禮服)。』

我並不感到意外。卡奴特國王號，以它的化身——內燃機輪船面目現身的時候，是相當正式講究的。

我沒有無尾的半正式晚禮服；我們教會不重視衣著，反對虛榮。不得已我就將就穿著一套藏青色斜紋嗶嘰日常服裝（西裝），配着白色襯衫再夾個黑色領夾，出席開航大宴。沒人說話。其實無關緊要，因爲我在中途上船，只配敬陪末座而已。

我決定看看賈拉漢先生可有一套黑色的衣服，和一條黑領帶。

賈拉漢先生有一大堆衣服，比我的可多得多。我試穿了一件運動夾克；頗爲合身。褲子呢？長度好像還過得去；腰身就沒把握了——膽怯不敢試穿，恐怕萬一剛伸進一隻腿，就被賈拉漢抓個正着。那個情況下，話怎麼說呢？『嗨，您（果然）來了！我剛好在等您，心想沒事不妨試試您的褲子，打發時間。』這種蓋話沒人會相信。

他有無尾的半正式晚禮服，不只一套，而是兩套。一套是傳統黑色的，另一套是深紅色的——我就從來沒聽過有這麼虛浮，講究服飾，喜歡炫耀的人。

可是我沒找到夾扣式的蝴蝶領結。

他有黑色的蝶形領結，有好幾個之多。但是我從來沒學過怎麼結在領上。

我深吸一口氣，想了想。

緊接着就聽到敲門聲。我沒嚇得跳起來，不過也差不多了。『誰呀？』（眞的，賈拉漢先生，我剛好在這兒等您回來呢！）

『先生，我是服務員。』

『喔，進來吧，進來！』

我聽到她在用鑰匙試着開門，於是就衝過去把拴上的鎖拉開。『抱歉，我忘記我上了鎖。進來吧。』

瑪格麗德年紀看來跟阿翠差不多，很年輕，而且更漂亮，一頭淡黃色的秀髮，鼻間有幾點雀斑。說得一口字正腔圓、純正的英語，韻律優美迷人。她手裏提着掛在衣架上的一件白色短夾克。『先生，這是您的會餐服。卡爾說，另一件明天會好。』

『唔，謝謝你，瑪格麗德。你看我全都忘了。』

『我就想你可能忘記，所以才提早了一點趕回來——洗衣部剛好要打烊了。眞高興，我趕回來得恰是時候；你穿黑的，這天氣實在太熱了。』

『你實在不該這麼早就回來，把我寵壞了。』

『我喜歡好好地照顧我的客人。你是知道的。』她把夾克掛進衣櫥，便轉身離開。『我就會回來幫您結領結。六點半跟往常一樣可好，先生？』

『六點半很好。現在幾點啦？』眞該死，我的錶就在卡奴特國王號內燃機輪船消失的那個地方不見了；因爲我沒帶下船來。

『就快六點了。』她猶豫了一下又說：『我先把您的衣服都擺出來再走；您時間不多了。』

『小姐！那你就不用管了，不該你做啊。』

『可是，我樂意呀。』她打開抽屜，拿出禮服襯衫，放在我的(賈拉漢的)睡鋪上。『而且您也知道。』東西在那兒，她全都瞭若指掌，動作又快速俐落；她拉開一個書桌小抽屜，那是我一直都沒碰過的，從那兒的一個小皮包中，取出一只錶，一個戒指，一副袖釦，全都擺在襯衫旁邊，然後再把袖釦裝在襯衫上；把乾淨的內衣和黑色絲襪，放在枕頭上；晚會舞會穿的便鞋，放在椅邊，鞋子裏已經放好鞋拔；再從衣櫃中，取出會餐服，把它跟黑色禮服褲（裝好了背帶）以及深紅色的腰帶，全都掛

在衣櫃前面。她瞄了一眼看看擺出來的衣物，又再加了一個襯領，一條黑色領帶，一條乾淨的手帕，都放在枕頭上那堆東西一起——再瞄了一遍，又把房間的鑰匙和皮夾子，放在錶和戒指旁邊——瞄完最後一眼，這才點頭說：『我得趕快跑了，不然就來不及吃飯了。我會馬上回來，幫您結領結。』她並沒有跑，只是走得很快。

瑪格麗德說得對極了。假如不是她把所有的東西都擺了出來，我恐怕現在還在傷腦筋忙亂瞎抓，眞不知道如何收場呢。單是那件襯衫就會難倒我——就是穿上再自己來扣背後釦子的那種。我從來沒穿過。

謝天謝地，賈拉漢用的刮鬍刀是普通牌子的。六點十五分還沒到，我就刮好了鬍子，也沖了個澡（一定要的），洗掉頭髮上的烟味。

他鞋子剛好合腳，就像我自已早就穿順了的那麼舒適。他的褲子，我穿上覺得腰部有點緊——丹麥船上可不是想減肥就能節食的地方，而我早先就在卡奴特國王號內燃機輪船上待了兩個禮拜。我正在苦鬥那件背後煩人的襯衫，急得團團轉的時候，瑪格麗德用她的鑰匙開門走了進來。

她走到我面前，說：『別動，』一下子就把我手夠不到的釦子，全都扣好。然後她再爲我扣好那個硬幫幫的領釦；套上領帶。『請轉過身去。』

她幫我圍上腰帶，手裏替我提着夾克，對我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發表評語：『這樣就行了。您這麼帥，我眞覺得很有光彩；我在吃飯的時候，聽到小姐們都在談您。眞希望當時我也在場，親眼目睹（您走火）。您好勇敢哦。』

『不是勇敢。蠢。該沈默的時候說了話。』

『是勇敢。我得走了——克麗斯蒂娜一個人留在那兒，替我看着櫻桃。我要逗留太久，再不趕回去，怕會有人偷吃。』

『你快去吧。多謝！趕緊去救那個水果蛋糕吧。』

『您難道不謝我嗎？』

『噢。那你想要我怎麼謝呢？』

『別再逗我了！』她靠近了一點，仰起頭來。我對女孩子了解不多，（誰又多呢？）但是有的動作表情，就像頭號大字清楚明白。我搭着她的雙肩，在她兩頰各親了一下；接着稍微猶豫了一下，看看她可有不悅或是嚇着的樣子，立刻就在正中間吻了下去。她的唇豐滿，充滿着熱情。

『這可是你心裏想要的酬謝？』

『是啊，本來就是。但是你可以更好好的吻呵。您知道您會的。』她微啄着下唇，閉住了雙眼。『鼓起勇氣來。』

是呵，我當然會，我會吻的比那要好得多。或者說，在我們消受了剛才那一吻之後，我想我會的。我順著瑪格麗德，她覺得怎麼吻更美，我就完全配合她，就在這三分鐘裏，我學到了眞正的接吻藝術，比我有生以來學到的加起來還要多。

我兩耳都隆隆地響了起來。

吻後過了一會兒，她靜靜地靠在我懷中，仰起臉來看着我。『亞力克，』她柔聲細語：『這是您給過我的最甜美的一吻。我的天，我得跑了。要不弄晚了，您就來不及進晚餐了。』她從我懷中溜出，起身離去，行動敏捷正如她做事一樣俐落。

我在鏡中照了一下。沒看到痕跡。那麼火熱的吻，應該留些痕跡的！

這位賈拉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我能夠穿他的衣服……但是否也能應付他的女人呢？還有，她是他的嗎？誰曉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個縱慾的色鬼，玩女人的混混？要不就是我碰上了一場眞正美好，但有點非分的艷遇？

向船尾走到了主要升降扶梯，再走下兩層甲板，繼續向船尾走——完全按照小冊子中船的平面圖走的。

沒問題。餐廳門口有個人，穿的很像我，只是脇下多夾了個菜單，想必是侍應長，餐廳部經理（服務長）。他臉上洋溢着專業的微笑，證明我沒走錯。他招呼我說：『賈拉漢先生，您好。』

我停頓一下。『你好。座位重新安排了嗎？今晚我坐那兒？』（挺身出面一闖，至少讓對方一時摸不楚。）

『這不是永久性的改變，先生。明天您坐回第十四桌。不過今晚，船長請您坐在他那桌。請跟我來好嗎？』

他帶我到船中間那張特大的桌子，安排我坐在船長右邊——當時船長站起來開始拍手；同桌的人也跟着拍起手來，接着不久，整個餐廳（好像是）每個人，全都站了起來，拍着手；有人甚至還歡呼喝采。

席間我明白了兩件事。第一件，顯然賈拉漢也做過跟我一樣的那種無聊，出風頭的特技表演。（但是就不明白，究竟我們是一個人，還是有他和我兩個人——我把這個問題就此擱置，永遠不再討論。）

第二件事，但更重要：空着肚子，可千萬別喝冰冷的阿爾堡火（烈）酒，特別是像我們這些喝『銀帶』牌酒長大的人。

第三章

酒能使人褻慢，濃酒使人喧嚷——

箴言 二〇：一

我不怪漢森船長。因爲我早就聽過，北歐人把酒精注入血管當作抗凍劑，以度過漫長酷寒的冬天；所以他們很難了解，居然有人不能喝烈酒。而且，又沒人硬拉着我，捏着我的鼻子，把酒灌到我喉中。是我自己喝的。

我們的教會並不承認：人乃肉身，偶罪難免，應該寬恕的說法。罪是可赦，但可不那麼輕易。你一定得先受罰，犯罪就當受苦。

那些苦我知道一點，有人告訴我，那叫『後患』（狂醉後之頭痛難過）。

那是我那位好酒的舅舅用的名詞。愛德舅舅認定，人沒經歷完全縱慾，休想自持而能不爲誘惑所動；因爲沒有經驗，一旦誘惑來臨，就不知是如何自處，怎樣應付。

愛德舅舅的觀點也許由我得到了證實。他在我們家，被看成對家人有不良影響的人；要不是看在

他是媽媽的弟弟，爸爸老早就不會讓他留在家裏了。就這樣，從來沒人強留他住久點，也沒人會催他趕快回來。

在我還沒坐上桌，船長就敬了我一杯火酒。敬酒用的杯子並不大；杯子小——這更隱伏了眞正的危險。

船長手中也有這樣一杯。他望着我說：『敬我們的英雄！來，乾杯！』——頭往後一仰，一杯酒就灌了下去。

全桌都響應起『乾杯』的呼聲，每個人似乎也都像船長一樣，各自灌下了一杯。

我也灌了一杯。身爲特別貴賓，就有義務——『身入羅馬』就得隨俗那一類的理由。但事實却是，我個性不夠堅強，無力推辭。我心中自語：『一小杯無傷大雅，』就一口吞下去了。

沒什麼。喝下去好好的。先是冰涼可口，接着餘味香甜，覺得有點像甘草什麼的。我不知道喝的是什麼，但是不能肯定那是酒。那不像是酒。

我們坐下來，有人在我面前擺上了菜，船長的侍者替我再斟上一杯荷蘭杜松子酒。我正準備要開始進食那些飯前開胃的什錦小菜，突然有人伸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抬頭一看。竟然是：老遊客——

跟他在一起的，還有：萬事通和玄虛子。

名字並不一樣。

到底誰（或者什麼）拿我的命運生活開玩笑，他還沒做得太離譜。比如說，原來的『傑德・福斯特丘』，現在叫『吉雷米・福塞斯』。但是儘管有這點些許的差異，我毫無困難就能認出他們每個人。他們的名字這麼接近就顯示有人，仍然在繼續開玩笑，作弄人。

（那麼我新的姓名爲什麼沒叫像『郝更生』那樣的呢？『郝更生』聽起來有如雷貫耳，令人肅然起敬的感覺。而『賈拉漢』只不過是個不怎樣的大姓。）

『亞力克，』福塞斯先生說，『我們錯看你了。鄧肯跟我，還有彼得，我們都樂意認輸。這兒就

是我們該給您的三千元，另外——』他右手從背後抽了出來，高擧起一大瓶。『船上最好的香檳酒，來表示我們的敬意。』

船長就喊叫：『侍者！』

侍者立刻過來，圍着桌子開始爲每個人的杯子斟酒。酒還沒斟完，我就發覺自己又站了起來，在敬酒乾杯了，喝的是火酒，一連敬了三巡。其中一次是敬賭輸的那三位，當時我手中抓着那三千大元（北美合衆國的金圓）。那時候我沒時間去追想，怎麼三百元一下子就變成三千元了——而且這也沒卡奴特國王號的變故，來得更出奇。兩個卡奴特國王號。總之，我那驚奇感的神經電路，已經滿載而超過負荷了。

漢森船長吩咐侍者，替福塞斯跟他的兩位同伴，在我們這桌添三把椅子，但他們三個人，都堅持說他們的妻子和同席的人還在等他們回去呢。而且我們這桌，也眞的擠不下了。當然，漢森船長並不在乎。（這位維京大漢，給他手上塞把鐵錘，人家準把他錯認爲雷公再世。）別人沒位好擠，而他却有的是橫肉蠻力。誰跟他爭，那可是自討苦吃。

但是船長居然樂准了。他們可以回桌用餐，但餐後必須回來，參加他和我一同拜敬我們同船夥伴亞力克的守護神：沙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實際上，全桌的人都得參加。『侍者！』

就這樣我們喊着『乾杯』，敬了三次，三杯『丹麥抗寒劑』，便依序衝進喉嚨，一路灌下肚去。閣下可曾計數？七杯。這往後不必再算了，因爲連我自己也糊塗起來，算不清了。我開始感覺麻木，就像我過火坑，走到一半那時的感覺一樣。司酒的侍者斟完了香檳，經船長示意，又開了幾瓶新的。接着就輪到再敬我的酒，而我又回敬那三位輸家，最後大家一起來敬船長，同時向我們偉大的卡奴特國王號客輪，致最敬意。

船長向美國致敬，整個餐廳的人都站起來附和同飲，所以我覺得理應回禮，向丹麥女王致敬；這麼一來，又使我接受好多次的敬酒。同時，船長又要求我發表演說。『告訴我們，在大火爐裏的感受，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我儘量想推掉，可是到處一片喊聲：『演講！演講！』

我站起來，稍微有點勉强，心裏一直在回想，上次在海外傳道會籌募基金餐會上所說的話。最後，我發言了：『呵，那個，那算什麼。只要耳貼大地（留心輿論趨勢），肩頂巨輪（實幹，苦幹，快幹），眼觀明星（崇高的理想，遠大的志向），人人都行，您也可以辦得到。謝謝，謝謝大家。以後有機會，歡迎光臨寒舍。』

大家一起歡呼，於是我們又敬酒乾杯。我想不起來，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坐在船長左邊的那位女士，起身走過來，竟然給我一吻；跟着，船長這桌的其他女士，也都一擁而上，全都吻了我。這一來，似乎又激動了別桌的女士們，接着就一個個不斷地走過來，要求一吻。通常靠近船長時，女士們會吻船長爲禮。

就在這一連串的吻勢進行當中，有人拿走了我面前的牛排；那塊牛排我原打算要派用場的。我並沒有怎麼在乎、心疼那塊牛排，因爲這一陣子不停的吻熱，早就弄得我迷迷糊糊，完全沉醉了。那陶醉就很像那羣走火的熱情村女給我的一樣。

這種陶醉，大部份在我一走進餐廳時，就開始了。就讓我這樣打個比方來說：我同船的女士們，實在都應該活在國家地理雜誌的世界裏。

是的，就像那樣。不過再一想，又不盡然。實際上，她們的確穿了；可是她們的穿著，使她們看起來，比那些可親的村女更露更裸。我不想批評那些『正式晚禮服』；可是，無論那一件，都太暴露；我的意思是指腰部以上。她們的裙子，長的，有的長得一直到地，開衩的方式，也令人大爲吃驚，不敢領教。

有些女士上裝裏，雖有胸衣遮體，但料子透明有如玻璃。或者說，幾乎像是玻璃了。

幾乎在我一走進來，我就看到這種袒露。但是我儘量不去盯它，而且船長和一些人，剛一開始就讓我忙得沒時間去偷瞄這麼驚人的暴露。可是，想想看——要是有位女士走上前來，一下子抱住你，一定要吻你，那你就很難視若無睹。

但是我仍然努力自持，儘管愈來愈覺得頭昏眼花，感覺痲木……

那天晚上，在卡奴特國王號船長的餐桌上，我聽到一位長得很甜，屬於可愛的祖母那一型的女士，對她丈夫說話；她用的字眼不堪入耳，涉及惡言毒語，淫亂下流的髒話。她如果在我家鄉那樣說話，她一定會得到最大的枷刑示衆，刑後再被驅逐出境。（我們鎭上不用柏油塗身，再黏上鷄鴨羽毛的辦法，因爲認爲那太殘無人道。）

但是這位在船上的淑女，竟然沒受到一點責斥。她丈夫只是笑笑，說她顧慮太多，自尋煩惱。聽着駭人的談話，看着大膽過分的暴露，再加上狂飲那兩種迷惑人的怪酒發作的影響，我完全心迷意亂了。身在異鄉，看到這些驚奇的風俗，簡直嚇呆了。儘管如此，我始終抱定一個主意，我應該隨時隨地都要表現出老到，在行，沉得住氣。我絕不能讓任何人懷疑，我不是船上的乘客亞力克·賈拉漢，而是個十足的陌生人亞歷山大·郝更生……要不然，可怕的事就會臨頭。

我的想法當然錯了；可怕的事早已經發生。我的確是個十足的陌生人，處在一個完全奇怪而令人迷惑的異地……但是我並不認爲，事後再回想起來，假如當時不小心漏嘴說出我眞實的窘況，也不會把我當時的情況，弄得更糟。

我說了別人也不會相信。

那麼又是怎麼會搞成那個樣子的呢？我沒有辦法教自已相信這一切。

漢森船長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若是聽了我的話，他一定會捧腹大笑，堅持再乾一杯。要是我堅持咬定我的『幻想』是眞實的，他必然會找船醫跟我談話了。

那個美好的夜晚，我還是很順利地度過。當時我始終抱定一個念頭：我必須專心一意充當亞力克·賈拉漢，絕不能讓人懷疑我是個掉包貨——在鵲巢中的一粒鳩蛋。

我面前剛剛擺下一塊女王蛋糕，就像我記得在另一艘卡奴特國王號客輪上看過的那種多層精美甜點；另外還擺下一小杯咖啡。剛一放下，就聽到船長站起來喊：『走吧，亞力克！現在我們就去遊樂廳；表演該開始了——可是非得等我到場，才能開始，所以我們還是走吧！你不會想吃那些甜玩意兒

的；對你沒好處。遊樂廳有咖啡給你喝，但在那之前，我們先來點眞正男人喝的飲料，呃？不是那些好玩的飲料。你該喜歡俄國的伏特加吧？』

他的胳膊跨着我的胳膊。我感覺我在朝着遊樂廳走去。管你願不願意，根本沒讓你有選擇的餘地。

遊樂廳裏的表演，很像以前我在內燃機動力的卡奴特國王號客輪上所看到的各種節目夾雜湊合起來的東西——魔術師演出些看起來不可能的玩意兒，但是不如我所做的（或加在我頭上）更令人不可思議；小丑在演獨角戲；漂亮妞兒在唱歌；還有舞蹈表演。而最大的不同有兩點，這兩點是我早就身臨其境不足爲奇了，那就是：裸體和裸話。所以對於這些奇景異象，差不多已經無動於衷。

唱歌的女孩子穿得極少。假如有人硬辯，說衣著的習慣，儘可標新立異，而不致傷害社會的結構（這種可能我不敢苟同，但也會提出），我認爲那很好，只要表現那種新異的人是年輕的，健康的，看起來舒服漂亮。

那位唱歌的女孩子，年輕健康又好看。當她離開舞台的光圈，我感到一陣懊惱。

壓軸主戲是大溪地舞團的表演，這也不驚奇，她們一律上空，只是點綴了少許花飾和貝殼珠串——眞正令人驚奇的，是我這些同船人士接下來的作爲。

首先是舞團，八個女孩子，兩個男的，爲我們表演舞藝，大致和走火炕前跳的舞相同；也和我在機船卡奴特國王號停泊巴比地時，舞團上船來表演的，大同小異。您或許知道是大溪地的呼拉（草裙）舞，跟夏威夷王國輕緩悠美的呼拉舞不同，前者節奏快得多，動得更厲害。我不是舞蹈藝術方面的專家，但是至少我兩種舞都看過，而且都是在本鄉本土看的。

我個人偏好夏威夷的呼拉舞。齊伯林伯爵號飛往巴比地，中途在希羅停了一天。我就在那天看了一場。大溪地的呼拉舞，在我看來，覺得更像運動技藝，而非藝術。但它的活力與速度，配上那些有更勝無的服裝，十足令人心驚。

一連串不堪入目的舞蹈之後，船上的司儀，也就是遊覽主任，走上台前。

『各位女素（士），各位先生，』他開口宣佈，『以及各位出身非常，醉樂昏了頭的兄弟姐妹——（這逼得我非改正他的措詞不可。）你們這些獵手（用鼻嗅找獵物的長毛獵狗），還有你們這些槍手（用鼻指獵的短毛獵狗），大多數都已經利用了這四天的時間，欣賞了大溪地舞團來船的表演助興。等一下會給各位一個機會，表現一下你們學到的，然後接受證書，成爲正統的巴比地木瓜郎。可是，你們不知道的是：在我們這個花花大老船卡奴特上，還有別的人早就苦練多時了。指揮先生，奏樂！』

接着就從遊樂廳舞台後面，走出來另外十幾位穿呼拉舞裝的女孩子。這些女孩子都不是玻里尼西亞人；而是高加索人。她們一身正宗的穿著，草裙和項鍊，頭上揷着花，就再沒別的了。但是膚色並非橙棕色，而是雪肌白膚；多數是金黃色的頭髮，兩位是紅髮。

這個是不一樣。可是我又立刻想到，認爲玻里尼西亞女人穿着土裝，來得正派而且樸素；但白膚的女子，穿着南海（南太平洋）的服裝，顯得完全不倫不類，根本不對勁兒。

不過，我並沒有因此就不看舞了。我覺得很驚奇，這些女孩子，跳這種節奏快而頗爲複雜的舞，跳得那麼好（以我外行眼光來看），簡直可媲美島上的土女了。我向船長表示了我的看法：『她們只練了四天，就跳得有板有眼了？』

船長哼着鼻子。『她們每航次都練，那些人以前就跟着我們的船。她們早都練過，至少打從聖地牙哥起，就開始了。』

就在那一刻，我一眼認出一個人——阿翠，就是那位替我開門讓我進入『我的』客房的，年輕漂亮的女服務員——我當時也明白過來，爲什麼她們會有時間，有這種意願來一起練習；原來這些女孩子，都是船上的工作人員。我望她一眼——實際上是盯她一眼——特別的看着她。她也看到我了，對我一笑。我簡直像個呆瓜，當時不但沒有回她一笑，反而轉過臉去害羞起來，一時不知所措，爲了掩飾窘態，拿起手中的飲料喝了一大口。

有個夏威夷舞女輕快地一轉，轉到那羣白種女人面前，邀請其中一位和她共舞。我的老天爺啊！

那竟然是瑪格麗德！

我一時愣住了，說不出話來，也不能呼吸。她是那麼明艷動人，我一生中從來沒看過如此光耀奪目的美。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
你的眼在帕之內，好像鴿子眼；
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羣，臥在基列山旁。
你的肚臍如圓杯，不缺調和的酒；
你的腰如一堆麥子，周圍有百合花。
你的雙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對小鹿，就是母鹿雙生的。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第四章

禍患，原不是從土中出來。患難，也不是從地裡發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

約伯記　五：六—七

我慢慢地清醒過來，但真希望我還沒清醒；一個最可怕的惡夢緊纏着我。一時受不了光線的刺激，我趕緊閉住眼睛，想再睡一覺。

土人的鼓聲在我腦中響起。我連忙用手蓋起耳朵，想堵住這陣鼓聲。

結果聲音更大。

我只好不管，張開眼睛，抬起頭來。錯了——我的胃翻攪，我的耳朵震顫欲聾。我的眼睛一片朦朧。這可恨的鼓聲，快要把我的腦袋瓜都炸開了。

我終於恢復了一點視力，模糊地可以看了。四周張望一下，我發現我在一間陌生的房間裏，躺在床上，衣服只穿了一半。

這才使我想起一切。船上舉行酒會；灌酒、豪飲、歡樂的鬧聲、露臂坦胸。船長穿着草裙，開心地跳着舞，樂隊奏着音樂，爲他配合助興。有些女客穿着草裙，有的穿得更少。鼕鼕的鼓聲。鼓聲——

那些鼓聲不在我腦中；那是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頭疼所發出的轟聲。你這笨蛋，爲什麼讓他們——

別再『他們』了。老兄，這都是您自作的。

是的，可是這次不是我的錯。我不叫賈拉漢，那不是我的姓。而且這也不是我的船。

噢，是嗎？

當然不是——

我坐了起來想摔掉這個惡夢。坐起來又錯了；我的頭雖然沒掉，可是頸底刺痛，加上腦中的震顫，實在難熬。我只穿着黑色的禮服褲，就再也沒別的了。我在一間陌生的房間裏，房間在慢慢地搖盪着。

賈拉漢的褲子，賈拉漢的房間；還有那一直不斷，慢慢地搖盪，是因這條船沒有避盪的安定設備。

不是夢。如果是的話，我也摔不開，脫不掉。我的牙齒癢得發麻，腳也不對勁。全身的汗都乾了，只有我平常多汗的地方，還黏得難過；我的胳肢窩——根本就連想都沒想那是胳肢窩！

現在我一切都想起來了。火坑，全村的土人，一路驚起飛逃的鷄羣，還有那條不是我的船的那條船——還有，瑪格麗德呵。

瑪格麗德！

你的雙乳，好像一對小鹿——
你甚美麗，我的佳偶！

瑪格麗德在舞羣中，坦着胸，光着腳。瑪格麗德竟然跟那個討厭的夏威夷男子跳舞，任他擺弄——

難怪我才會醉！

算了吧，老兄！以前您也醉過呵。您之所以看那土小子不順眼，因爲是他頂了您。您自己想跟她跳舞。只是您又不能跳。

跳舞是條撒旦的蛇。

您難道不想會嗎！

『——就像一對小鹿！』當然，我是想呵！

我聽到一下輕輕的叩門聲，接着鑰匙的咔嗒聲。伸頭進來的是瑪格麗德。『醒了？那好。』她走了進來，手中端着餐盤，關上門，走到我面前。『把這個喝了吧。』

『這是什麼？』

『番茄汁，還加了點別的。別問——喝下去就是了！』

『我想我喝不下。』

『不，您喝得下。您一定得喝。喝吧。』

我聞一下，就淺嚐一小口。妙的是，喝了並沒反胃，於是我反多喝了些。瑪格麗德又拿出兩粒藥片。『這兩片也吃了，跟剩下的番茄汁一起沖下去。』

『我從來不吃藥。』

她輕輕地嘆一聲，不知道她說了些什麼，我聽不懂。不是英語，完全不像。『你說什麼？』

『就是我奶奶過去在爺爺不聽她話硬要强辯時，說他的那些話。賈拉漢先生，這兩片吃了吧。那只不過是阿斯匹靈，您需要的。如果您再不合作，我就不再幫您了。那我就——我就把您換給阿翠了。我可要這麼做囉。』

『千萬不要。』

『您再一直不肯，我就會喲。阿翠一定會願意換，我知道她一定會。她喜歡您——她告訴我說您昨晚注意看她跳舞呢。』

我接過藥片，用剩下的番茄汁冲服下去——冰涼的很舒服。『我的確看了。可是在看到你之後，我的眼中就祇有你了。』

她這才開始有了笑容。『是嗎？您可喜歡？』

『你好美。』（你的舞淫蕩。你的衣著不正經，過於暴露。你的大胆作風，嚇得我少活一歲。我恨——可是又巴不得，此刻再重看一遍！）『你實在非常優美。』

她的笑更媚出酒渦來。『我當時一直心想，希望您會喜歡。』

『我是喜歡。那你就別再拿阿翠來嚇唬我囉。』

『好吧。只要你乖就好。那您就起來，去冲個澡。』她仍在那兒等着。『起來，我說了，我要等淋浴的水在冒熱汽，才肯離開。』

『你出去吧，我會冲澡的。』

『那您一定會來個溫吞水，我知道。起來，褲子脫掉，去冲澡。在您冲澡時，我會替您去拿早餐。時間不多了，再不去，廚房就要準備午餐，那就來不及了……所以呵，別再躭誤時間。拜託啦！』

『噢，我那吃得下早飯！今天不行。辦不到。』吃東西——一想到就討厭。

『您一定得吃。昨晚您酒喝得太多，您自己是知道的。要是現在不吃點東西，您一整天都會難受。賈拉漢先生，別的客人那邊我都料理完了，所以現在我不當班。我先去把餐盤端來，然後留在這兒，看着您吃完。』她望着我。『我眞該在扶您上床的時候，就把您的褲子脫掉。可是您實在太重了。』

『是你把我擺上床的？』

『奧瑞幫我的。就是跟我共舞的那個男孩子。』我的臉色一定走漏了不悅的表情，因爲她馬上作解釋，『喔，我並沒有讓他走進您的房間。是我親自給您脫衣的。但是我一定得找他幫忙，才能把您弄上樓來。』

『我沒責怪你呀。』（那麼你又回到酒會去了嗎？他還在那兒嗎？你又和他跳舞了嗎？『——嫉妬兒殘恰似死亡——』我無權生妬。）『我向你們兩位致謝。我當時一定不成體統，實在勞累了。』

『那裏……英雄總是好酒，難免過量，尤其在冒險之後。可是那對您不好。』

『是不好。』我起身下床，走進浴室，就喊着說：『我會把熱水大開。一定會。』

我的確把水開得很熱，幾乎把我這把老骨頭亞力克燙死了。但是我仍然讓它燙下去，直到感覺我的神經末梢似乎快要燙焦了——這才一下子換成冷水，冰得我直叫。

我又任它冷，直到全身再也不覺得冷，然後才關了水，擦乾全身。打開門，讓室中的水氣散發出去。一走出浴室……立刻就感覺得全身舒暢，頭也不痛了。再也不會感覺，這個世界在中午就到了末日。胃也不再翻攪。只是覺得餓。亞力克呵，下次再也別喝醉了……假如非醉不可，那你一定要照瑪格麗德要你做的方式來醉。想想看，你的頭醉在她的肩上，該有多舒服，多美——眞是一大享受。

我吹着口哨，順手打開賈拉漢的衣橱。

門外有鑰匙開門聲，我趕緊抓起浴衣，好在她進門以前，遮住身體。她動作很慢，因爲手上托着個沉重的餐盤。我便走過去，替她拉住門。她放下餐盤，取出餐點，擺在我的桌上。

『你那土耳其式的淋浴法，眞管用，』我說。『我該說這眞是醫生開的好處方。不，我該說是護士開的。』

『我知道，這就是我奶奶過去治我爺爺用的。』

『她精明能幹，眞了不起。哇，好香啊！』（煎蛋，燻肉，豐富的丹麥點心，牛奶，咖啡——還有佐餐小菜：酪餅，扁的小麵包，火腿捲，還有些不知名的熱帶水果。）『當年你爺爺頂嘴，你奶奶怎麼辦？』

『噢，她有時也會不耐煩。』

『可是你就沒有。告訴我，你怎麼不會呢？』

『噓——她常說上帝創造男人，是磨練女人的。』

『她的看法可能很對。你以為呢？』

她的笑臉又媚出甜美的酒渦。『我想該會還有別的大用吧。』

瑪格麗德整理好我的房間，刷洗乾淨我的浴室，(好啦，好啦，賈拉漢的房間，賈拉漢的浴室——滿意了吧？)這時，我也吃好了早飯。她替我擺出一條寬鬆的運動褲，一件有海島印花的運動衫，還有一雙涼鞋。然後收走桌上的碗盤，只留下咖啡和水果。在她離開的時候，我謝了她；同時又在猶豫，要不要再給她個『酬謝』？一面又想，她是不是也一樣地侍候別的客人呢？那不太可能。而我又不能追問。

她走出房間，我就扣上了房門，開始搜索賈拉漢的房間。

我穿着他的衣服，睡着他的床舖，應着他的姓名——現在我必須決定，要不要索興全包了，就做個完全的『A·L·賈拉漢』……要不然，我就出面前往有關當局（美國領事館？或者其他什麼機構？）承認一切誤會，請求協助解決？

事情一下子全都擠到一起了。當天的京斯歌德船報說：卡奴特國王號，預定下午三點，在巴比地靠岸。同日下午六點再啓航，開往墨西哥的馬薩特蘭。事務長已經通知用法郎兌換丹麥幣的人，巴比地銀行代表到時會上船，在事務長辦公室前的空場接受承兌，時間是從船靠岸到開船前十五分鐘。事務長又說明，船上一切付款諸如酒吧，購物，只准使用丹麥幣或認可之信用狀。

這一切都非常合理，不過也相當麻煩。我當初總以為，船在巴比地至少也要停個二十四小時。只停三個鐘頭，實在沒道理——想想看，船好不容易才靠了岸，剛剛停妥，就要通告開船了！如果真的停靠二十四小時，是否船長就得多付租金？

接着我提醒自己，船務管理又不是我的事。說不定船長在一條船離岸與另一條船靠岸之間，可以得到幾小時的好處。要不然，就另外還有別的半打理由。唯一我該擔心的是，在這三點到六點中間的

這段時間，我能夠辦成些什麼。或者說，從現在起到三點以前，我必須做些什麼準備。

經過四分鐘細心的搜索，我在房間裏又發現了這些：

衣服，各種各樣的服裝——全都沒問題，只是我腰圍多了五磅。

錢——他皮夾中有法郎（必須兌換成丹麥幣）和八十五元丹麥幣；三千元散放在抽屜中，屜中尚有那只小盒，盒中裝有賈拉漢的錶、戒指，袖領飾釦等物。既然錶和首飾都已經放回小盒，我敢斷定我（或賈拉漢）從福塞斯，吉福，和衡蕭打賭贏來的錢，全由瑪格麗德替我保管的。據說老天爺會照顧傻蛋和醉鬼；果真如此，那麼祂就是用瑪格麗德來照顧我了。

另外一些累贅東西，對我眼前的問題無關緊要——書籍、紀念品、牙膏一類的東西。

護照，硬是沒有。

第一次搜索沒找到賈拉漢的護照，我又回頭再找，這次的目標是掛在櫥中衣服的每個口袋，重新查看那些可能的地方，還有連那些不可能放藏護照那麼大的小本子的地方，也都仔細搜個夠。

還是找不到。

有些觀光客特別小心，每次離船總是隨身攜帶着自己的護照。我自己只要能夠不帶就不帶，因為護照一旦遺失，麻煩重重，問題可就大了。我那天並沒帶護照……所以我的護照就隨着雙包案發生而自然消失；流落到水手的天堂，隨着內燃機動的卡奴特國王號客輪走了。走向何處？我一時還沒時間去想；我在忙着適應這個奇異的新世界。

如果賈拉漢昨天把護照帶走，那麼那本護照也會從四度空間的一個小裂口中，溜進了水手的天堂。事情看起來，好像就是這個樣子。

就在我煩得冒火的時候，房門底下縫中塞進一個信封套。

撿起來打開看。套中是事務長開給我的（賈拉漢的）船上賬單。難道賈拉漢預定要在巴比地下船嗎？千萬不要！要不然，我就會放逐在這個小島，注定終老此生了。

不，可能不是。這大概是例行的月終結賬單據。

賈拉漢的酒吧賬，金額之大令我吃驚，一瓶可口可樂值兩元，可口可樂可並沒有變大；是錢變小了。

現在我終於明白，我打賭得到的三百元，搖身一變就變成三千元。

假如從此我得活在這個世界，勢必要重新調整我自己對物價認定的看法。從此就把美元看成外幣，把我想的物價全都換算過來，直到我全都習慣爲止。

一份餐前的開胃葡萄酒，賬單高達十五元之多！一個禮拜的薪水。謝了，我不喝酒了！

『你不什麼了？』

唉——昨天晚上情況特殊——下不爲例。

從此絕對滴酒不沾！

再見了，老兄。

最後還有個機會，可能是個相當好的機會——但願如此。賈拉漢用來裝首飾一類東西的小盒子，裏面有把鑰匙：一般保管箱的鑰匙，旁邊有壓印的號碼八十二號。如果命運之神高興助我，那一把就是開事務長辦公室中保管箱的鑰匙。

（要是命運之神今天心情不好，苦臉對我，那把鑰匙開的保管箱，就遠在四十六州中，某一家銀行裏。我可能永遠休想找到或看到。但是，何必自尋煩惱，担無謂的心；我自己的煩惱已經夠多了。）

我走下一層甲板，再往船尾。『早啊，事務長。』

『賈拉漢先生！昨天酒會不錯吧？』

『當然不錯。再來一次，我就翹了。』

『噢，聽說！走過火坑的人，那算什麼。你好像滿樂，很喜歡那個酒會的——我自己就很喜歡。現在可有我們效勞之處？』

我拿出找到的那把鑰匙。『這把鑰匙，我拿的可對？要不就是我銀行保管箱的。我一時想不起來。』

事務長接過鑰匙。『是我們這兒的。包羅！這個拿去，幫賈拉漢先生把他的箱子弄來。賈拉漢先生，要不要找張桌位坐下？』

『好的，謝謝。啊，有沒有可以裝得下那箱東西的袋子？我想把裏面的東西帶回房間，處理一點文件。』

『一個袋子——呣……我可以在禮品部拿一個。可是——你想你要多久才可以處理完？中午以前行嗎？』

『噢，那當然可以。』

『那麼你乾脆把箱子帶回房間。本來規定是不准的。既然規定是由我定的，我們不妨冒次險破個例。可是務必在中午以前送還。中午到十三點（公會規定），我們休息——如果我的職員都去午餐而只留我一個人坐在這兒，你就得請我喝一杯了。』

『我一定請你。』

『我們會登記。拿去吧。可千萬別帶着過火坑喔。』

賈拉漢的護照，果然就在上面。我原來一直担懸着的心，總算放了下來。我知道再也沒有比在美國國外遺失護照更難受的事……卽使它並不是個眞正的合衆國。我打開護照，看看裏面的照片。我像照片中人嗎？我走進浴室，再仔細看看鏡中人，跟照片比對一番。

夠接近了，我想。沒有人會指望護照中的照片，能夠多像。我試着把照片扣在鏡子上。突然覺得有很相像之處。老兄，您的臉怎麼是歪的……算了，您的臉還不是一樣，賈拉漢先生。

兄弟呵，如果我從此就得一直永遠的冒充您下去——好像愈來愈覺得，我別無選擇了——現在知道我們這麼相像，也讓我安心不少，指紋呢？到時候再說。不過北美合衆國似乎在護照上還沒採用指紋；這一點倒很有幫助。職業：主管。甚麼機構的主管？殯儀館的館長？還是世界性大旅館聯營機構的主管？……

地址：達拉斯，史密司大樓

套房七〇〇〇號房間

律師事務所

歐哈羅，瑞格斯必，可潤派克轉交

嘿，這倒好，只留個通訊處。既沒公司地址，也沒住家地址。哎呀，你這個騙子。我眞想一拳揍扁你的鼻子！

（他不可能太令人討厭；瑪格麗德的心目中認爲他還不錯。話是不錯，可是——他不該碰瑪格麗德；他在佔她的便宜。說話要留神，是誰在佔她的便宜？小子，你會得精神分裂症。）

護照底下有個信封，其中裝着他船票的票根——的確是來回雙程，波特蘭回波特蘭，雙生的小老弟呵，只要您別在下午六點以前露面，我就可以坐船回家了。

還有些零碎的小東西，可是鐵箱中佔空間最多的還是十只封好鼓起的信封。信封那麼大。我打開其中一封。

那只信封中，裝着一百張千元大鈔。

我又查看了別的信封，九個也全都一樣。總共有一百萬美元現金。

第五章

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却膽壯像獅子。

箴言　二八：一

當時驚得呼吸幾乎停止，我就用膠帶重新把這幾個封套封好。除了護照，所有的東西我全都放回保管箱。至於護照，我把它放進書桌的小抽屜裏，跟那三千元我認爲是『我的』錢擺在一起，然後再把保管箱，很小心的送回事務長的辦公室。

事務長在裏面的辦公室；他也看到我了。

『嗨，這麼快就回來了？』他走出來招呼。

『是啊，只是淸查一下。』說着我就把保管箱遞過去。

『去喝兩杯吧。早就想喝點東西了。』

『我也是！走吧。』

事務長帶着我往船尾走去，那邊有個我在船圖上沒看到的一間戶外酒吧。我們頂上的那層甲板一

到盡頭，就走不過去了。現在這層D層，却繼續向外延伸，構成一個露天廣場。光潔的柚木通道，走起來十分舒服。C層甲板中斷處，另外構成一塊懸台，懸台底下，就是這個露天帆布篷，跟酒吧垂直，擺着幾張長桌，供應豐富的自助餐點；有不少人已經在那裏排隊。再往船尾就是游泳池；我可以聽到水的聲音和叫喊的人聲。

他領着我往船尾走，走到一張小桌子，坐着兩個小船員，我們就在那兒停下來。『你們兩個。該「跳」了。』

『是，我們馬上「跳」，事務長。』他們立卽起身拎起啤酒杯，就往船後走。其中一位對我笑了笑，又點了個頭，好像我們早曾相識。我也點頭回禮，說了聲：『嗨！』

這張桌子，頂上只有一部分遮了篷，事務長對我說：『您要坐在陽光中，欣賞美女呢，還是在陰涼處休息？』

『隨便。你想坐那兒就坐下來。我坐另外一邊的那張椅子。』

『嗯，我們可以把桌子抬過去點，兩個人就都可以坐在陰涼裏了。對了，那兒就行。』他臉朝船頭坐下；我只好面向船尾坐下——我這才看清楚，剛才我一眼瞄到的情景：這個游泳池也沒有規定要求像游泳裝那種累贅的東西。

記得我上一次看到這種——天體泳裝——是在十二歲左右，男人們在這個年齡以前，才有這種特權。

『我在問您，賈拉漢先生，您要喝什麼？』

『噢，對不起，剛才沒聽見。』

『我知道。你在看。怎麼樣？』

『喔……來杯丹麥燒（火酒）吧。』

他向我擠擠眼。『你不會在大白天這個時候，想要喝這種酒的；那是轟（昏）頭的玩意。毋……』他擺擺手指招呼我身後的人。『小親親，過來一下。』

服務小姐走了過來，我抬起頭來看一眼。這一眼就想起，前天晚上我醉眼朦朧中曾經看過她，她就是呼拉歌舞羣中，兩位紅髮女郎之一。

『告訴漢斯，我要兩杯銀魚。小姐，請問芳名？』

『韓德生先生，您再裝腔說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就把酒潑在您的光頭上。』

『好啦，小姐。你那兩條肥腿趕快走動吧。』

她哼一聲，輕巧地溜開了，那雙玉腿修長而優美。事務長接着說：『這個女孩滿不錯的。她的父母在奧登色跟我住在對面；從她小時候在襁褓中，我就認識她了。這個女孩也很精明。寶黛正在求學，將來想當個獸醫，還有一年就畢業了。』

『眞的？她怎麼能夠在這兒做事，又同時在校讀書呢？』

『我們這兒大多數的小姐，都在大學讀書。有的暑假工作，有的休學一個學期來工作——上船出海，享樂人生，存點錢好讀下學期。用人方面，我喜歡工讀求學的大學女生；她們比較可靠——她們通曉多種語文。就拿你房間的服務小姐，阿翠來說——』

『不對。是瑪格麗德。』

『噢，對。你住一〇九房間，阿翠管你那層左舷前面的房間，瑪格麗德才在你那邊。瑪格麗德．斯凡黛．耿德生，學校的老師。教英文和歷史，可是她通四國語文——北歐語文不算——而且有兩種證書。她向安德生中學請了一年的假。我敢打賭，她不會回去了。』

『噓？那爲什麼呢？』

『她會嫁給一位有錢的美國人。你有錢嗎？』

『我？我像有錢的人嗎？』他知道在那個保管箱中，裝的是什麼？老天，一百萬不是自己的錢，該怎麼處理呀？我總不能把它拋下海去吧，爲什麼賈拉漢要隨身帶那麼多的錢出來旅行？我可以想出好幾種原因，都是壞的。任何一種都會讓我陷入從來沒有走過的困境。

『有錢的美國人從來財不外露，看不出來有錢。我指的是北美人，南美人

這些傢伙，就完全不同。傑楚，謝謝你。你眞是個好女孩。』

『你想要這杯酒潑到你的禿頂上嗎？』

『你可要我把你穿着衣服，丟到游泳池裏嗎？乖點兒，小鬼，要不然我就告訴你媽。那些都放下來，把賬單給我。』

『沒有賬單，漢斯要請賈拉漢先生。所以他決定連你一道請了，只此一次。』

『你要告訴他，酒吧就是這樣才會賠錢的。告訴他，這筆賬我會在他的薪水中扣除。』

那就是我怎麼會喝了兩杯銀魚，而不是一杯——因此在韓德生決定我們要吃點東西的時候，幾乎又蹈入前一晚的覆轍。我想要來個第三杯。頭兩杯已經使我不再擔心那個裝滿錢的怪箱子，同時也提高了我欣賞游泳池畔的脫衣舞表演的興趣，我發現人一生的素養修爲，在二十四小時之間，可以全部毀光。看女性原眞無飾的美，應該沒有什麼罪惡的感覺，那種美好的天眞無邪，就好像看花，看小貓咪一樣——當然，看女性美要更有趣得多。

當時，我想再喝一杯。

韓德生出來阻止，叫過來寶黛，用快速的丹麥話吩咐她幾句。她就走開了，過了幾分鐘，她手裏端着餐盤回來——盤子裏裝滿了餐前開胃小菜，熱的肉丸，冰淇淋捲心的甜點，濃咖啡，全是大量的。

二十五分鐘以後，我仍然在欣賞池畔的少女，但是我不再會重蹈酒禍的覆轍了。我已經完全清醒過來，明白藉着酒並不能解決我的問題；而且我更該從此戒酒，直到我完全解決我自己的問題爲止——因爲我不知道怎樣來應付烈酒。愛德舅舅是對的；壞事需要訓練和長時期經歷——要不然，爲了實際或現實的原因，應該順着本性行事。即使在道德修養失去控制力量的時候，亦復如此。

我的道德當然已經喪失了控制——要不然，我怎麼會坐在那兒，手裏端着一杯魔釀，眼睛盯着裸露的美女。

我發覺我對甚麼事，都已經全無一點良心上的不安或自責了。我唯一的遺憾，就是知道我自己無

能消受我想喝的那麼多酒。眞是：『最是容易下地獄。』

韓德生先生站了起來。『離停靠不到兩小時了，我得在代理人上船以前，先把一些數字拼湊起來。剛才聊得很愉快，謝了。』

『謝謝您！Tsind tak！你們是不是這麼說的？』

他笑着離開了。我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心裏在想：還有兩小時船就靠岸了，在港中停留三個小時——我利用這些機會，能夠做些什麼呢？

去看美國領事？告訴他一切？領事先生，我不是別人認定的那個他，而我又剛好發現這一百萬元——荒唐！

對誰都別說什麼，拿了那一百萬，上岸趕下一班飛機飛往巴塔哥尼亞？

不可能。我的品德動搖了——顯然從來也沒很強過。但是我仍有反對偷竊的成見。那不僅是錯的；而且不體面，有傷自尊。

更糟的是，我穿着他的衣服。

乾脆拿了那『理所當然』是我的三千元上岸，等船開航以後，再設法回美國？

糊塗，怎會有這種想法！你最後會落得關入熱帶監牢，而且你的蠢態度對賈拉漢也沒好處。你必須留在船上等着，等到船開就可以放心了。因爲你已經上了回家的路，朝着上帝之國（美國）進發。同時，賈拉漢說不定也搭上萘飛上將號，飛往美國。我倒很想知道，他可喜歡改姓郝更生？值得驕傲的名字：郝更生。

我站了起來，衝到那一頭，走上兩層到達圖書館，裏面空空的，只有一個女人，在那兒做字謎塡接遊戲。我們兩人誰也不願受到打擾，所以頗好相處。書櫃大都鎖住了，管理員不在，但是有一本破爛的百科全書在那兒——正是我開始工作所需要的。

兩小時後，一聲震動把我嚇了一跳，這表示船索已經套到岸上，我們到了。我裝滿一腦子的怪癖

史，怪觀念，一樣也沒有消化想通。首先，在這個世界，威廉・詹寧・布萊恩就從來沒當過總統；在一八九六年，麥金利當選，担任那個職位的，任職兩年，再由一位叫羅斯福的來接替。

二十世紀的這些總統，我連一個都不知道。

一百多年來，我們傳統的中立，並沒帶給我們和平，美國反而一再地捲入戰爭：一八九九年，一九一二—一七年，一九三二年（竟然跟日本！）一九五〇—五二，一九八〇—八四，等等一直到目前——或者說直到這部百科全書出版時；京斯歌德船報就沒報導目前正在進行中的戰爭。

在一個鎖着的書櫃裏，我隔着玻璃看到幾本歷史書。假如三小時以後我仍在船上，我一定計劃在前往美國漫長的旅途中，讀完船上圖書館中，每一本歷史書籍。

不過總統的名字，戰爭的日期，都不是我最急切需要的；這些並不是大家日常關心的。我最急於知道的，免得無知到時候會害我受到不必要的窘迫或者災禍，那就是我原來的世界和現在這個世界兩者之間的差別：生活，談話，行爲，飲食，遊樂，祈禱，愛情。我一方面學習，一方面要隨時小心儘量少說話，多聽。

我從前有位鄰居，他的歷史知識，似乎僅限於兩個年代：一四九二年和一七七六年，甚至連那兩年發生的事，也常常搞混。他別的知識也一樣貧乏；儘管如此，他經營鋪路包工，生活非常優裕。做個社會和經濟動物，並不需要廣泛的教育……但是犯了當地的禁忌，那就會遭到暴民私刑處死。

我眞不知道賈拉漢此刻處境如何？我感覺他的情況比我危險得多……假定（顯然我只能假定），他跟我互換了身分。似乎以我的背景處在這裏，看起來有些怪異——可是他的背景來處我那個世界，賈拉漢可就麻煩大了。隨便一句話，無意的舉動，都會落得枷鎖上身，或者更慘。

但是他最大的麻煩，可能是他努力適應，想完全滿足我的一切關係——只要需要，他就會想辦法去做。打個比方來說：在我婚後一年，太太過生日的那天，我送一本裝訂精美的『馴悍記』。她心胸坦蕩，從未設想到我會在內心把她跟書中的凱蒂相提並論。如果賈拉漢就了我的位置，當了她的丈夫，他們之間的關係，必然會使雙方都覺得新鮮有趣。

（跟一個把婚姻關係看成『家庭責任』的女人同床共枕，味道如何？）

在我面前擺着一套二十鉅册的百科全書——書中密密麻麻，幾千萬字，全都是這個世界的大事——我急於知道的事實。我能從裏面擠些什麼出來呢？從那兒開始？我不想要希臘藝術，埃及歷史，或者地質學——那麼我想要什麼呢？

那麼，我們就來看『船』這一篇——第十八册。

很好！三頁全是船的圖片……這些船全是莫夫年代（Mauve-Decade）的樣子。大不列顚號客輪，最大最快的北大西洋客輪，可載客兩千人，但航速只有十六浬！看樣子就像。

讓我再來看看『交通』那篇——

嘿，嘿！居然連飛船提都沒提，也許我們該再查查索引——飛船，根本沒列；飛艇，沒有；航空——見『氣球』篇。

呵，對了，有一篇『氣球自由飄飛』可看，其中提到蒙特高飛和別的一些先進人物——甚至有所羅門・安得列遠征北極的勇敢悲壯事蹟。但是，要不就是齊伯林伯爵從來沒存在過，要不就是他從來沒熱中過航空。

亞力克呵，如果你一定得在這兒生活，可願意來『發明』飛船？做個先驅，當個大亨，致富成名多好？

憑什麼你認爲你能？

爲什麼不呢？想當年我只不過十二歲，就首次飛過飛船了！我對飛船無所不知；現在我就可以畫出一些平面圖來——

你可以嗎？那你就給我畫個重量輕的柴油發動機的設計圖，每匹馬力不得超過一磅重。說明採用的合金，指定熱處理的方法與過程，用圖解說明實際的工作循環，明定燃料，說明購料來源，以及所需之潤滑油——

那好辦！

很好，可是你辦得到嗎?可別忘了你當年爲什麼在工學院遭受淘汰之後，才決定應主感召從事牧師傳教的?比較宗教學，傳教學，高等批判學，護教論，希伯來文，拉丁文，希臘文……這一切都需要下工夫研讀……但是要拉計算尺的學科，就要腦筋了。

那麼我就笨了，對不對?

如果你有腦筋知道外邊下雨就會躲進來的話，那麼還會去走過那個火坑嗎?

那你爲什麼當時不阻止我?

阻止你?你那次曾經聽過我的話?少顧左右而言他了──你當年熱力學期考考了幾分?

好吧!就算我自己能夠辦得到好了──

眞了不起。

別再挖苦人了，好不好?知道一件事可行，就先穩操了三分之二的勝算。我可以担任研究中心主任，指導一些年輕能幹的工程師來工作。他們出腦筋呵;由我提供我獨有的記憶，說明飛船的樣子和應用。那不就行了?

這才是合理的分工合作:你提供記憶，他們提供腦力。是啊，這可以行得通的。只是沒那麼快，也不便宜。你怎麼來籌措這筆經費?

發行股票?

你難道忘了那年夏天，我們賣眞空吸塵器的情況?

是呵……不過那兒還有一百萬。

不妥當，簡直胡鬧!

『賈拉漢先生?』

我打住了我那偉大的狂想計劃，抬起頭來看見事務長辦公室的一位女職員，正在望着我。『有事嗎?』

她遞給我一個信封。『先生，這是韓德生先生送給您的。他說您也許有回話交代。』

『謝謝你了。』

便條上寫着:『賈拉漢先生大鑒:廣場這兒有三個人，說跟你有約。我不喜歡他們那副樣子，還有說話的口氣──如果你不想接見他們，請告訴來人，就叫她說沒找到你。到時我自然告訴他們，說你已經上岸。APH。』

我等了好一會兒，心裏拿不定主意，又是擔心，又是好奇，難以決定。他們不是來看我的;他們要看的人是賈拉漢……不管他們向賈拉漢要的是什麼，我都沒辦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你明明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我當時就這麼想。可是，就算他們手持着由聖彼得親自簽發的字據，我也不能交給他們那來路不明的一百萬。

好，既然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你都不會把賈拉漢保管箱中的東西，交給那三個陌生人，那何必還要見他們呢?

因爲我得弄個清楚!『請告訴韓德生先生，我會馬上下去，麻煩你了。』

『那裏，應該的。喔，賈拉漢先生……我看到您那天走過火坑。眞了不起!』

『當時昏了頭胡鬧的。不過，還是謝謝你。』

我走上升降扶梯頂端停下來，仔細打量等我的那三個人。他們看起來就好像生就一副惡相:一個超級大塊頭，高約六呎八吋，手腳、下巴、耳朵，全都畸大臃腫;另外一個娘娘腔，不過體型只有大漢的四分之一;最後一個，沒甚麼但有一雙利眼。蠻力、心計、槍手──也許我神經過敏?

這種時候聰明的人就該悄悄地上去，躲起來。

我不聰明。

第六章

我們喫喝罷，因為明天要死了。

以賽亞書 二二：一三

我走下樓梯，連看都沒看他們三個人一眼，我就一直朝事務長辦公室走去。韓德生先生在那兒，在我到達櫃台時低聲對我說：『那邊的三個人，你可認得？』

『不認得。我過去看看他們想要什麼。不過你們留意看着點兒，好不好？拜託了。』

『好的。』

我回過身來就從那三個可愛的傢伙面前走過。那個精明的小子尖叫地喊：『賈拉漢！站住，你要到那兒去？』

我一面走，一面吼回去：『閉嘴，你這個白癡！你是不是想把事弄吹了？』大塊頭衝到我面前，擋住我的去路，就像一幢大樓。槍手堵到我身後。我裝出一副牢獄圈人的口吻，嘴歪在一邊就說：『別擺譜了，把這個兩畜生趕下船去！你跟我來談。』

『當然我們要談。我知道！好，就在這兒。』

『你這個大笨蛋，』我輕聲地回答，故作緊張的樣子向上面看看，左右張望一下。『這兒不行。跟我來。叫那兩個傢伙在岸上等。』

『不行！』

『我的老天，幫幫忙！你給我好好的聽着。』我悄悄地說：『你叫這兩頭畜牲下船，在下面扶梯口等。然後你我再走到露天遊樂場，在那兒我們談話就不會讓人偷聽。要不然，我們就免談！——到時候我會向老大報告，說你把生意弄砸了。聽懂了嗎？趕快！要不你就回去，告訴他們生意吹了。』

他猶豫了一下，接着急忙地說了幾句法語。我聽不懂，因爲我的法語仍在初學入門階段。那個大猩猩似乎有點猶豫，但是那個槍手聳聳肩，就向扶梯口走去。我對着那個小痞子說：『快點！別浪費時間；船就快開了！』我朝船尾走去，根本不回頭去看他是否跟着我。我用急速的步伐走，逼得他趕緊跟進，惟恐我把他摔掉。我比他高大得多，就像大猩猩跟我的比例；他不得不快跑，才能勉強地緊跟在我身後。

我一直向船後外走去，登上露天甲板，經過露天酒吧和那幾張長桌，直奔游泳池畔。游泳池正如我所料，當船停在港內時那兒沒有人。池邊掛着例行的牌子，上面寫着：『船在港中期間，本池停止開放。』那兒攔着一條象徵性的繩子，池中的水仍然很滿。我跨過攔繩，背對着游泳池，站在池邊。他跟過來；我舉起手向他示意：『就站在那兒。』他立刻就停住。

『現在我們可以談了，』我說。『你來解釋，你最好說個清楚！你把那個大漢帶到船上來招搖，惹人注目，那是什麼意思？而且這是一條丹麥船哎！二先生一定會非常非常對你惱火。你叫什麼名字？』

『別管我叫什麼名字？包裹呢？』

『什麼包裹？』

他開口嘟囔；我打斷他說：『別再胡扯了；我不吃你那一套。船就要開了；你只有幾分鐘時間，

趕快告訴我你到底要什麼，讓我相信你，東西應該交給你。再繼續在這兒唬人，你就只好回去，告訴你們老大說你事辦垮了。還是快說吧！你要什麼？』

『那個包裹！』

我嘆口氣。『老小子，你這個笨蛋，老是釘住那句老話。我們剛才說過了。什麼樣的包裹？裏面裝的什麼？』

他猶豫了。『錢。』

『有意思。多少錢？』

這次他猶豫的時間比上次更久。於是我打斷他。『如果你不知道多少錢，我就給你兩三個法郎，打發你上路。要不要？兩個法郎？』

他勉强地說出，『美金，一百萬。』

我對着他笑起來。『你憑什麼認定我有那麼多錢？就算我有，我爲什麼要給你？我又怎麼知道你該拿？』

『你瘋了？你知道我是誰。』

『拿證明來。你的眼神不定，怪怪的。你的聲音也不對勁。我認爲你是個冒牌貨。』

『冒牌？』

『假貨，混混！一個騙子。』

他忿怒地回話——我想是用的法語。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什麼好話。我硬想起昨夜那位女士使得她丈夫說她擔心過度的那些話，就用她那些話和她那種態度，頂撞過去。話雖未必適當，但我的目的是爲了激怒那小子。

顯然，我達到目的了。他伸出手來，我就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結果我的腳絆了一下，就倒進游泳池，把他也一起拉了進去。就在我們掉下去的時候，我大聲喊叫：『救命啊！』

我緊緊抓住他。把他按下水，再讓我自己撐出水面。『救命啊！他要淹死我了！』

我們又沉了下去，兩個人在水裏拚鬥着。每次我的頭露出水面的時候，我就大聲喊叫。就在有人過來營救的時候，我已經累得昏過去。我一直昏着，直到他們給我施口對口的人工呼吸救生。

有人開口說：『他醒過來了。沒事了。』

四周看看，我平躺在池邊。從池中把我救起的人，用的一手『提起——放下』道地手法；我的左臂感覺幾乎像是脫臼。除了這個，我一切都好。『那個人到那兒去了？就是把我推進水的那個人。』

『他跑掉了。』

我認出這個聲音，回過頭去。果然是我的朋友：事務長韓德生先生。

『他跑了？』

事情就這麼結束。我那位鼠面客，就在我被人從水中撈出的時候，連跑帶爬地逃下船去。在他們把我救醒過來的時候，那個可憎的傢伙跟他的兩個保鑣，早就去遠了。

韓德生先生要我靜靜地躺着， 等候船醫來到，船醫用聽診器聽一下，說我沒事。我撒了幾個小謊，有些相當接近的事實。接着船收起了扶梯，然後鳴一聲汽笛，就離開了碼頭。

有一件事我看沒有必要告訴人——我在學校中曾經玩過水球。

接着下來的很多日子都很美好，就像在火山坡上的葡萄，長得極其香甜。

我儘量想辦法結識同桌的人，不讓他們明顯地注意或者發覺我是個陌生人。我等候有人叫別人名字說話的時候，在一旁暗暗記住——先記牢以後再用。每個人對我都很好——我不但不算敬陪末座的晚生——有紀錄爲證我是全程在船的，而且，卽使不能因爲走過火坑就算英雄，我也該是個名人了。

我不使用游泳池。我沒把握賈拉漢是怎樣游泳的。而且我曾在游泳池中被『救』起過，我不想露出一點技能，免得揭穿了那個落水被『救』的事件。再說，儘管我開始習慣（甚至於欣賞）早年令我驚嚇的裸體美，我仍然無法安心自己赤身露體和別人同池共游。

既然我無能爲力去處理，我就把那個面目可憎的傢伙跟他那兩個保鑣的疑案擱置，暫且不去想它。同樣的，我到底是誰和怎麼到了這兒，這樁完全令人不解的懸疑——我也是毫無辦法，所以也就

不去擔心煩惱了。再一深思，我就體會出，我的困境跟活着的別人處境完全一樣：我們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從那兒來，或是我們爲什麼會在這兒？我的難處只是比較新鮮，其他並沒什麼不同。

我花很多時間在圖書館裏，或者在甲板的椅子上閱讀。我每天對這個世界多一層了解，就更習慣這個世界。快樂可貴的日子，像童年一樣，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而每天，都有瑪格麗德。

我感覺就像個小男孩，開始他有生第一次的小小戀愛。

這是一段奇怪的愛情。我不能談，而她沒談。每天她總是我的女僕（也是別的客人的僕人）……又兼我的『母親』（也兼別人的母親嗎？我想不會……不得而知）。彼此之間的關係，近而不親。不過，每天總有那麼片刻當我『酬謝』她爲我打領結時，她成爲我的甜心，我的情人。

可惜只有那段時間而已。

別的時間，對她我只是『賈拉漢先生』，而她也稱我『老爺』——非常友好，但是不親密。她很樂意和我聊天，站着聊而且門是開着的；她常跟我談論船上的閒話或傳聞。她的態度，總是守住僕人的本分。更正：不是僕人，應該是擔任照顧個人起居的完美船員。我愈了解她愈發現她完美無瑕。

對我來說，我的日子是在第一眼看到她以後才算開始——通常是在我去吃早餐的途中，或者在過道碰到她，或者從開着的門中，看到她在整理房間……只是說聲：『早啊，瑪格麗德。』她回個：『您早，賈拉漢先生。』但是在這之後，我才覺得當天的太陽升了起來。

白天我會看到她好幾次，每天的最高潮，也是我最樂的時刻，就是她替我打好領結以後，那個美好的儀式。

到了晚餐之後，我又會看到她。每天晚餐以後，我會立刻回到房間，先休息幾分鐘，再參加晚間活動——遊樂廳中的表演，音樂會，牌笑遊戲，也許回到圖書館看書。在那段時間，瑪格麗德會在C層右舷前方走廊的某一間房間裏，鋪床，整理浴室等等——把她客人的房理得井井有條，格外迷人。這個時候，我又向她打個招呼，然後就回到我的房間等候（不管她是否已經到了）。因爲她很快就會

進來，或者替我鋪床，或者只是問一問，『先生，今晚可還要點什麼嗎？』

我總是笑着回答：『我什麼都不要。瑪格麗德，謝謝你。』她聽了就向我道聲晚安，祝福我好睡香甜。無論我睡前還做什麼別的事，這一聲晚安就結束了我的一天生活。

我當然有一股衝動——每天都有！——眞想回答：『你明知道我需要什麼！』我不能這麼做。首先：我是個結過婚的人。的確不錯，我的妻子已經失落在另一個世界的某處（要不然就是我失落了）。但是，根據神聖的婚姻約定，在墳墓的這一邊是沒有解脫的。其次：她的愛情（如果有的話）是跟我冒充的那位賈拉漢先生。我無法拒絕她那晚吻。（我還沒修到像天使那般完美！）但是爲了對我所愛的人公平，我不應該再超越。而且，眞誠正直的男人，對他愛的對象，付出的不該少於正式的婚姻……而這方面，我在法律上，在道德上，都不能付出。

因而那些美好的日子眞是樂中帶苦的煎熬。每過一天，就更接近那無可避免的時刻，從此就要離開瑪格麗德，幾乎注定永遠再也看不到她了。

我甚至連我怕失去她的那種難過，都不能告訴她。

我對她的愛也不是完全無私。我竟然心裏希望別離會讓她難過。自私而一切只想到自己，希望她失去我會感到十分傷心，像我失去她的感覺那麼深。

離開巴比地十天之後，幾乎從海天一色的遙遠處看到了墨西哥。就在這時，我們那種不穩的良辰美景便結束了。一連好多天，瑪格麗德似乎愈來愈疏遠我。我不能責怪她，因爲我自己也說不上來，而且也解釋不清楚。我根本沒什麼可怨的。就在這天晚上，她來替我打領結的時候，嚴重的事態終於來臨。

像平常一樣，我對她笑着，謝她親她。

然後我突然停下來，她仍躺在我懷中。我就對她說：『怎麼了？難道我口中有什麼怪味？』

她很平靜地回答說：『賈拉漢先生，我想我們最好到此爲止。』

『所以你才叫我「賈拉漢先生」，對不對？瑪格麗德，到底我那兒不對了？』

『沒有啊，你什麼都沒有啊。』

『那麼——親愛的，你在哭呢！』

『眞對不起，我沒想到會。』

我拿出手帕，替她擦乾眼淚，輕柔地對她說，『我從來沒想到會傷害到你。你一定要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好補救。』

『如果您不知道，我也想不出怎麼向您解釋。』

『說說看嘛，好不好。拜託！』（會不會是女人天生的那些週期性的情緒低潮？）

『哦……賈拉漢先生，我早知道在這個旅程結束以後，一切就再也不會維持下去了——而且，請您相信我，我從來也沒指望過。我想這一切對我比對您，具有更深厚的感觸和依戀。可是我怎麼都沒想到，您竟然說了就了，連一聲解釋也沒有，時間還沒到，就先結束了。』

『瑪格麗德……我眞不懂。』

『但是您一定懂的。』

『可是，我的確不懂啊。』

『您該懂的。十一天了。每個晚上，我都問您；每次您都回絕了我。賈拉漢先生，您是不是從此再也不會要我回到您這兒了呢？』

『噢。原來你就是爲了那個！我的瑪格——』

『是的，老爺？』

『我實在並不是「賈拉漢先生」。』

『老爺，您說？』

『我姓「郝更生」，我這一生第一次看到你，到現在一共才不過十一天。我很難過。我眞抱歉。可是，這的確是事實。』

第七章

現在請你們看看我，我絕不當面說謊。

約伯記　六：二八

瑪格麗德溫馨可人，通情達理。她從來沒有發急爭辯，頂撞過我，從來沒有說：『啊，不對！』或者『我不會相信的！』在我說明這件事情以後，最初她一直保持着平靜，等了一會兒，才輕輕地回答說：『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我告訴她。『在我走過火坑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世界改變了。這條船——』我拍着身邊的艙壁——『根本就不是我當初乘坐的船。而大家都叫我「賈拉漢」……我明明知道我自己的名字叫亞歷山大·郝更生。更糟的是不僅僅是我跟這條船；整個世界都變了；歷史不同，國家不同。這兒也沒有飛船了。』

『亞力克，飛船是什麼呵？』

『喔，高飛在空中，像只氣球。算是個氣球。但是飛船飛得很快，每小時超過百浬。』

她認眞冷靜地想了一下。『我想要是我看到，那也一定會很嚇人。』

『並不可怕；那是最好的旅行工具。我就是乘坐一艘飛船來到這兒的。那是北美航空公司的飛船，名叫：齊伯林伯爵號。可是這個世界就沒有飛船。就是這一點，終於使我相信，這實在是個不同的世界——我絕不是在亂開唬人的玩笑。航空旅行在我的那個世界裏，所佔的地位實在太重要了；要是沒有飛船，很多事物全都會變了樣子，比如說——嗨，你相信我說的嗎？』

她小心翼翼慢慢的回答，『我相信你講的都是你知道的事實。但是我知道的事實，大不相同。』

『我明白，而那正是我的難處。我——你看，再不趕快，你就來不及吃晚飯了，對不對？』

『沒關係。』

『不，有關係；絕不可以因為我傷了你的心，就躭誤你吃飯。而且假如我不去露露面，英格又會派人來查看我是否病了，睡過頭了，還是什麼的；瑪格麗德——親愛的！——我早就想要告訴你。我非要告訴你不可。現在我能夠這麼做了，却又不能只花五分鐘站在這兒，跟你說完。你今天晚上把客床打理好以後，能不能抽點時間聽我說？』

『亞力克，只要你需要，我永遠會給你時間的。』

『那好。你先下去吃飯，我也下去應個卯——省得英格再來煩我——等你客床都理妥以後，我會在這兒等你見面。好不好？』

她會過意來。『好的，亞力克——再親親我吧？』

我知道她相信我了。或者說，她願意相信我了。我不再担心煩惱。我甚至晚餐吃得很開心，當然吃得特別快。

回到房間，她已經在等着我。一進去，她就站起來。我把她摟入懷中，先在鼻上輕輕一吻，然後拉着她的手臂，讓她坐在床上；我自已坐在房內僅有的那把椅子上。『親愛的，你認為我精神錯亂了嗎？』

『亞力克，我不知道該怎麼「賞」（想）。』（她居然把想說成了賞，這只有在她情緒緊張的時

候才會偶然發生。）

『我明白，』我完全了解。『我也有同樣的問題。看來只有兩種可能：一種，就是當我走過火坑以後，發生了令人難解的怪事，改變了我的整個世界。一種，是我本人已經神智不清。我曾經花了好多天，一再查證種種事實……結果發現這個世界的確變了。不僅僅是飛船而已。威廉大帝四世不見了，而由一個名叫「施密特」的蠢總統來接替了他的位置。還有其他諸如此類的怪事。』

『我不會說赫爾．施密特「蠢」。拿德國歷任的總統來比，他還算是位頗不錯的總統。』

『那只不過是我的看法而已，親愛的。在我看來，凡是德國總統都蠢，就跟我看德國一樣——在我那個世界的——少數殘餘的西歐君主國之一，眞正權力無限。甚至連沙皇都比不上。』

『在這方面，我也得說說我的看法，亞力克，現在既沒有大帝，也沒聽過沙皇。』

『瑪格麗德，我們倆講的其實是同一回事。我生長的那個世界不見了。我必須要學習了解這個不同的世界。地理環境似乎並未改變，歷史方面也沒有全改……大約就在十二天以前，怪事發生了，我忽然給迸進這個世界。』我笑着說。『但是我一點也不後悔，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有你在這個世界。』

『謝謝。有你在這個世界，對我也同樣的重要。』

『這麼說你相信我了。正如我被迫非得相信這一切不可！現在只剩下一件事令我煩心——亞力克．賈拉漢的下落如何？他是不是在我的世界補着我的缺位？還是怎樣？』

她稍停片刻，却答非所問的說，『亞力克，請您把褲子脫下來好嗎？』

『你說什麼？』

『拜託啦。我不是跟您開玩笑，也不是在勾引您。我一定要看一看。請把褲子拉下一點。』

『我眞不懂——好吧。』我不再多說，一切照辦——穿着晚禮服，還眞不好辦。我得先脫下會餐服，解下束腰，然後才能從肩上拉下褲子的背帶。

最後，勉為其難地，我開始解開褲鈕。（這個世界的另一個缺點——沒拉鍊。）

我深深吸一口氣，這才把褲子拉下幾吋。『夠了吧？』

『請再拉下一點──轉過身去，背對着我，好嗎？』

我全部照她的吩咐去做。接着我立刻感覺到，她的手輕柔而毫無邪意地，搭在我的右臂上。她提起我襯衫的衫尾，再把內褲的褲腰右邊向下拉開。

過一會兒，她幫我把兩條褲子都恢復原狀。『夠了。謝謝。』

我塞好襯衫，扣好褲鈕，掛好背帶，伸手過去拿束腰時，她說：『等一下，亞力克。』

『呃？我以爲你好了呢。』

『我是好了。可是您沒有必要再穿回那些正式的衣服啊；我來替您拿便褲，還有便衫。您還要不要去遊樂廳？』

『不去不去。只要你留下來，我那兒也不去。』

『我是要留下來；我們好好談談。』她很快替我拿出便褲和運動衫，放在床上。『對不起，我去一下。』她走進了浴室。

我不知道她是否眞的要使用浴室，起碼她知道我在房間換衣服，要比在侷促的浴室中方便。

換好衣服，我舒服得多。她走出來，立刻把我脫下來的衣服都掛好。留下襯衫，她把上面的袖和領釦取下收起來，再把襯衫和襯領放進我的洗衣袋中。我在想，要是我太太看到有人像妻子樣地照顧我，她會作何感想。愛寶不主張寵我慣我──也從來沒這樣周到地待過我。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囘事，瑪格麗德？』

『我一定得看一看。亞力克，你不是在奇怪賈拉漢到那兒去了嗎？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

『眞的？』

『他就在這兒。你就是他。』

最後我終於開了口，『就憑着過我背後幾方吋的地方？你都看到什麼了，瑪格麗德？是個草莓形的胎記嗎？』

『不是的，亞力克。是您那座「南十字星」。』

『我的什麼？』

『拜託啦，亞力克。我一直希望您會恢復記憶。我親眼看到的，就在那第一夜我們──』她遲疑了片刻，接着就正眼對我說。『──做愛的時候。當時你開燈，轉過身趴下來看時間。就在那時候，我注意到您右臀邊長的幾顆痣。我特別提到那幾顆痣排列的樣子，我們開着玩笑。你就說那是您的南十字星座。』

瑪格麗德的臉微微地紅了起來，『而我呢，也把我身上的痣讓您看了。亞力克，我眞難過您全都不記得了。但是您一定要相信：當時我們的確已經完全熟到彼此可以開這一類的玩笑，而我自己一點也沒有覺得隨便，大胆，或者粗俗。』

『瑪格麗德，我絕不相信你會隨便或者粗俗。可是你把隨便排列的幾顆痣，未免看得太認眞了。我全身到處都有痣；假如身後我自己不容易看到的地方，有幾顆剛好排列像座南十字星，我絕不會感到驚奇。或許賈拉漢剛好有些痣的部位，跟我的相像。』

『不只是「相像」，簡直完全一樣。』

『噓──那麼還有更好的辦法來檢定。就在桌屜我的皮夾子裏，不，實際上該是賈拉漢的皮夾裏，那個駕駛執照，他的執照，那上面有他的指紋。我沒核對過，因爲我從來就沒懷疑他是賈拉漢，我是郝更生。我從來沒懷疑過我們是兩個不同的人。現在我們可以來核對。親愛的，請把那張執照拿出來。你來親自核對。你就會明白一切了。』

『亞力克，我本來就明白。是您自己不相信的；所以應該由您親自核對。』

『那──』瑪格麗德說得合理，我同意自己來做核對。

我拿出賈拉漢的駕駛執照，接着用我的大拇指在自己的鼻子上擦了擦，好取點天然的體油（鼻上油比拇指上多），然後在浴室的鏡子上，按了一個指印。我發現我看不清楚在玻璃上紋路的樣子，於

是就在手心倒了點撲粉，吹到鏡子上去。

更糟。偵探們用的粉，一定比修面粉細得多，也許我不懂，使用並不得法。我又沒用粉再按了個指印，望着兩個指印，一個是我右手拇指的，一個是駕駛執照上的。接着再看看執照。上面的確說明是右手拇指。『瑪格麗德，出來看看，好不好？』

她走進浴室。『你看看這個，』我對她說。『看看這四個——我的大拇指和那三個指印。四個紋路基本上都是箕——我敢跟你用錢打賭，你的指紋中也有個箕。說老實話，你能分辨出，那張執照卡上的指紋是不是用這個大拇指按出來的，或者是用我左手大拇指印出來的？』

『我分不出來，亞力克。我沒這種技能。』

『也許——我想就算是專家，在這種光線下，也沒辦法辨認出來。看來我們只好等明天再說了；我們需要甲板上明亮的陽光。也需要光亮的白紙，打印油（水），和放大鏡……我敢肯定韓德生先生那兒三樣全有。明天行嗎？』

『當然行。這個檢驗不是爲我啊，亞力克；我心裏早就完全明白了。在我看到您那南十字星座之後，我就得到了證明。不知道什麼事影響了您的記憶，可是您還是您……總有一天我們會使您恢復記憶的。』

『並不那麼簡單，親愛的。我知道我不是賈拉漢。瑪格麗德，你可知道，他從事什麼行業？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麼？』

『我一定得說「他」嗎？我沒問過您的行業，亞力克。您也從來沒主動的告訴過我啊。』

『是的，我認爲你應該稱「他」，至少在檢驗指紋以前應該如此。他結過婚了嗎？』

『還是同樣的情況，他沒說過，我也沒問。』

『但是你曾經暗示——不，你曾經直接了當的說明，你跟這個你認爲是我的男人「做過愛」，你跟他同過床。』

『亞力克，您在責怪我嗎？』

『噢，沒有，絕對沒有！』（沒有才怪，她也知道。）『你跟誰上床那是你的事。可是我一定得告訴你，我可是結過婚的人。』

她掉過頭去避開了我。『亞力克呵，我可沒引誘您跟我成婚。』

『賈拉漢，才是你說的人吧。我當時可不在場。』

『好吧，亞力克。我沒誘陷亞力克・賈拉漢。因爲雙方情投意合我們才做愛。至於婚姻，我們誰也沒提起過。』

『你看，我眞抱歉我剛才提到那件事！只是覺得跟這神祕的怪事有點關聯；絕對沒有別的意思。瑪格麗德，你可相信我寧願斷了我的手臂，挖掉我的眼睛，也絕不願意傷害你一分一毫？』

『謝謝，亞力克。我相信您。』

『就連耶穌當年也只不過說了一聲：「去罷，不要再犯罪了。」你當然不會認爲我自認比耶穌判斷人還要嚴厲？而且我並沒有判斷你；我只是蒐集資料，想了解賈拉漢，特別是他的行業。喔，你有沒有懷疑過他可能從事什麼非法的勾當嗎？』

她幽怨地一笑。『就算我曾經懷疑過這一類的事，我對他的情分也不容我表示這方面的懷疑。既然您堅持您不是他，那麼我們就到此爲止了吧。』

『好，這就對了！』我靦腆地苦笑。我可不可以告訴她關於保管箱的事？當然可以。我必須告訴她。我必須跟她推心置腹，使她相信如果她坦白，並不表示對賈拉漢（我）不義。『瑪格麗德，我並不是隨便問問的，也不是想刺探別人的隱私。我還有更多的麻煩。我需要你幫我出個主意。』

這下子輪到她吃驚了。『亞力克……我不常給人出主意的。我也不想這麼做。』

『我可以告訴你我的麻煩嗎？你不一定非要給我出主意不可……但是你也許可以替我分析。』我很快地告訴了她關於那筆要命的一百萬美元現鈔。『瑪格麗德，你能夠想得出眞正的理由，爲什麼一個誠實的人會帶着一百萬美元的現鈔？ 旅行支票，信用狀，滙票， 甚至記名的股票都行——可是現鈔？而且又那麼多？我可以說這在心理上令人難以想得透，正如同我在火坑中所發生的事在現實上令

人難以相信一樣。你能不能從別的角度看出點什麼?有什麼正當或者光明正大的理由，一個人會帶着這麼多的現金從事這樣的旅行?』

『我不下判斷。』

『我沒要求你做判斷;我要你胡思亂想，看看能否找出，爲什麼一個人會在身邊帶着一百萬美元現鈔。你能想出個理由來嗎?理由隨你怎麼離譜……只要是個理由。』

『理由可能很多。』

『能先想出一個來嗎?』

我在等着;她一直沒說話。我嘆一口氣說，『我也想不出。當然，跟犯罪有關的理由倒有一大堆，因爲一般所謂的「熱錢」幾乎全是送現。這種情況實在太常見了，所以大多數的政府——我相信，所有的政府——遇有沒透過銀行或政府的大量資金流動，在未得到反證以前，都視爲有罪嫌的錢或者贓款。要不然，就是僞鈔——更令人喪氣的想法。我需要你幫我出的主意是這個：瑪格麗德，我該怎麼處理這筆錢?那不是我的;我不能把它帶下船去。同樣的道理，我又不能拋下不管。我甚至也不能把它丟進大海。到底我該如何處理?』

我的問題不是談談就好了的;我一定得找出答案，怎樣才不會因爲賈拉漢的行徑而讓我坐牢。直到目前，唯一我能想出的，就是向船上最高當局——船長——報告我的麻煩，請求他接管這筆來路不明的一百萬。

荒唐。那反而又會增加一些不利的答案，完全要看船長是否信得過我，或者船長本身是否誠實公正——

解決目前情勢最直接了當的辦法，就是把這個麻煩的勞什子拋下海去!

但是道義不容我這麼做。我違反過十誡中的一兩條，在別條上也打過馬虎;但是在錢財上的誠信，我從來沒發生過問題。就算最近我的德行並沒有我以前自認的那麼强，但是我還不至於經不起考驗去偷那一百萬，或是去丟那一百萬。

更不甘心情願的是：你可聽過有人手中持有一百萬美元，會心甘情願地把它毀了嗎?也許你會?但絕不是我。情況緊急時，我可能會把錢交給船長，但絕不會把它毀掉。偷偷地帶上岸去?亞力克呵，你要是一旦把錢再從保管箱中拿了出來，你就算偷了。你願意爲了一百萬，毀了你的人格嗎?

『怎麼樣，瑪格麗德?』

『亞力克，在我看來，解決方的法顯而易見。』

『喔?』

『但是您努力解決問題的方向和秩序不對。首先，您應該恢復您的記憶。然後您就自然明白了您爲什麼帶了那筆錢。到時候就會發現目的純正合理了。』她笑着說。『我了解您比您自己還深。您是個大好人，亞力克;您絕不是個犯罪的壞人。』

我一方面對她感到惱火，另一方面又因她對我的看法感覺得意——但是惱火來得更大。『哎呀!眞是的!親愛的，我並沒喪失記憶呵。我不是亞力克．賈拉漢;我是亞歷山大．郝更生，這就是我這生中一向使用的名字，而我的記憶完全敏銳。要不要知道我在學校二年級老師的姓名?安得羅斯小姐，或者我怎麼樣在十二歲的時候搭乘飛船的?因爲我的確來自一個世界，那兒在海洋上空有飛船，甚至在北極，定期來往航行的。在那個世界，德國是個君主專制的國家，北美合衆國一連樂享了百年的太平和繁榮;像我們今天晚上所在的這條船，在那兒就認爲已經過時，設備簡陋不堪，速度太慢，休想有人願意乘坐。我是在找你幫忙;不是要你對我的精神狀態表示意見。假如你眞的認爲我已經精神失常了，明說好了……那我們就此打住，不必往下談。』

『我絕不是存心要惹您生氣。』

『親愛的!你並沒有惹我生氣;我只不過是把心頭的苦惱和鬱悶，全都向你吐露出來——這個我本來不該這麼做的，我很抱歉。但是我確實有眞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絕不是告訴我說我記憶有毛

病，就能解決的。假如是我的記憶有問題，說出來還是於事無補；我的問題仍然存在。但是，我實在不應該對你怒吼。瑪格麗德， 在這個奇怪而且有時非常可怕的世界， 你是我僅有的一切……眞對不起。』

她從我床上溜下來。『沒什麼好担心的，親愛的亞力克。而且今天晚上也不必再討論下去。明天——到了明天，我們再來好好地檢驗那個指紋，在明亮的陽光下驗個明白。那時候您就會明白，而且很可能立刻影響您的記憶。』

『還是該說立刻會改變你的頑固，屬於女孩子的最深最强的頑固。』

她笑了起來。『我們到時再看吧。現在，我想該去睡覺了。我們已經談到我們一再爭論的同樣問題……惹惱了對方。我不想那樣，亞力克。那樣不好。』

她轉過身就朝門走去，甚至於都沒過來給我晚安道別的一吻。

『瑪格麗德！』

『什麼事，亞力克？』

『回來吻我啊。』

『我該嗎，亞力克？您，可是個結過婚的大男人噢。』

『哎呀——好了，拜託啦。親個吻又不算是走私通姦。』

她愁眉苦臉地搖搖頭。『就是吻啊吻啊的，亞力克。我不想再那樣吻下去了。除非我知道能夠盡情地吻下去，熱到極致自然是做愛。 在我，那是快樂而且純眞無邪的事……但是對您， 那就成了通姦。我從來沒有犯過罪……我也不願陷您入罪。』她又回過身去要走。

『瑪格麗德！』

『又怎麼了，亞力克？』

『你曾經問過，我是否想再要你以後回到我的身邊，那我現在要求你，就在今天晚上。等會兒你再回來，好嗎？』

『罪過啊，亞力克。對你那算犯罪……那麼一來我也有罪了，因爲我知道了您的感覺。』

『「罪」，我不能確定什麼才是罪。但是我確實知道，我需要你……相信你也一定需要我。』

『晚安，亞力克。』她急忙地離開了。

經過好長一會兒，我刷牙洗臉以後，決定再來個淋浴也許有點幫助。我用微燙的水淋浴以後，感覺似乎平靜了一點。可是上床以後一直睡不着，說是在想些什麼，又似乎不是。

我檢討一生犯過的很多重大過失，一個接一個，久久揮之不去，一再鮮明地湧現心頭。一直想到自己今晚怎麼會那麼糊塗、笨拙、愚昧，簡直像個笨驢；竟然傷害羞辱了我認爲最善良，最甜美可愛的女子。

最近每當我那個口沒遮攔的老毛病復發最厲害的時候， 我就整夜不斷地做無謂的自責來折磨自己。眼前這件事看來會使我又大大地折磨自己，磨個好多天。

好長一段時間以後，也許是午夜或者更晚，我被鑰匙開門的聲音驚醒，伸手摸我床頭燈的開關，剛一找到，她就丟下睡袍上了我的床，跟我睡在一起了。我隨即又關了燈。

她溫暖，光滑，顫動，哭着。我溫柔親切地摟着她，竭力地安慰她。她一語不發，我也沒說話。話早已說得太多，而大都是我在說。現在該是互相擁抱，不言而喻的時刻。

終於她不再那麼顫抖，再過一會兒連呼吸也平穩了。 這時，她才輕輕地說， 『我沒辦法離開您。』

『瑪格麗德，我愛你。』

『噢！我愛您使我心疼，我實在太愛您了。』

我想是在我們熟睡中的時候，船被撞毀的。這以前我一直沒想要睡，但是自從我走過火坑以後，我還是第一次感覺輕鬆無慮；我不自覺地就睡着了。

首先來的是陣猛烈的震動，幾乎把我倆震下床，接着是磨碎，壓裂的聲音，刺耳欲聾。我扭亮床頭燈——發現床腳的船殼皮向內彎了進來。

緊急警笛大作，更增加了本來早就震耳欲聾混亂噪音的聲勢。船身的鋼板先是起縐變彎，接着一塊齷齪白花花的東西，從孔中衝了進來。就在這時候，燈全熄了。

我從床上也不知道怎麼下來的，手拉着瑪格麗德一起。船身搖擺得很厲害而且向左歪斜，我們全滑了下去，跌進甲板與船內壁的夾角中。我砰一聲撞到門把上，右手抓住門把，左手仍然緊緊地拉着瑪格麗德。接着船又向右傾，風和水從洞中衝進來——我們聽得到也感覺得到，就是看不見。船恢復正位以後，又擺回右傾的位置——我的右手脫離了門把。

以後發生的事，我得好好想一想——一片漆黑，四周亂成一團，哭吼狂叫。我們從船上落下——始終拉着她——接着我們落入水中。

顯然就在船右傾的時候，我們由洞中抛了出去。可是這一切只是回想補述的概況；實際上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們一起從船上掉入水中，沉得很深。

我們浮出水面，我右臂彎中夾着瑪格麗德，幾乎像正式救生員的手法。就在我透口氣的時候，趕緊看一眼，接着我們又沉了下去。船就近在我們身邊，還在動。寒風吹着吼着；離船邊不遠處，有個高高的黑東西。但是眞正令人害怕的是那條船——說得更確切些，是它的推進器螺旋槳。C-109客艙在船的最前端——但是如果我們當時沒有立卽遠離船邊，瑪格麗德和我就會讓螺旋槳打成肉醬。我緊緊地拉着她，用力划水離開輪船，兩腳猛打猛蹬——感覺脫離了船的威脅和危險後，心中不由大樂……可是接着我的頭就在黑暗中撞上了一樣可怕的東西。

第八章

他們遂將約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約拿書　一：一五

我睡得很舒服，並沒想要醒過來。可是一陣輕微的頭痛愈來愈難過，不得已只好醒了。我搖搖頭想祛除這陣悸動的頭痛，結果弄得一鼻子水。我用力把鼻水擤出。

『亞力克？』她的聲音很近。

我仰浮在跟體溫一樣熱的水中，味道是鹹的，四周全是一片黑暗——黑得近乎回到娘胎那樣，最可怕的死亡的黑暗。莫非這兒就是死亡？『瑪格麗德？』

『噢！噢！亞力克，我這總算放心了！您已經昏睡了很久很久。現在覺得怎麼樣？』

我四周摸索，這兒檢檢，那兒拉拉，發現我躺在瑪格麗德的腿間，她也是仰在水中浮着，兩手托着我的頭，完全一副紅十字會人員救生的標準姿勢。她用蛙式腳蹬水，前進不多，主要還是保持我倆漂浮的姿勢。『我沒事，我想還好。你呢？』

『我很好呵，最親愛的！——現在您總算醒了。』

『發生什麼事了嗎？』

『您的頭撞上冰山了。』

『冰什麼？』

『冰山呵。流冰。』（流冰？我極力回想發生事情的經過。）

『什麼流冰？』

『就是把船撞毀的那座冰山呵。』

我恢復了部份記憶，可是整個事情我還是沒有全懂。先是個巨大的撞擊，就好像船撞上了大山，我們被抛出船外，落入水中；拚命逃離——我的確撞了頭。『瑪格麗德，我們現在應該是在熱帶，在夏威夷的最南端。那怎麼會有冰山呢？』

『我也不知道，亞力克。』

『可是——』我開始想說『不可能』，接着又想，由我來說這話，未免可笑。『這裏的水太熱，那會有流冰。嗨，你不必再花那麼大的力氣；在鹹水裏，我可以輕易地漂起來，就像塊象牙肥皂一樣。』

『好吧。可是得讓我拉住您。在黑暗中一度我差一點把您丢掉了；一想到萬一您又丢了我就怕。當我們掉下水的時候，水是冰冷的，現在是溫的；所以我們一定沒接近流冰。』

『緊緊地抓住我，我也不願意失去你呵。』不錯，在我們掉下水的時候，水一直都是冰冷的；我記得很清楚。或者說比起被窩中溫香在抱，眞是冰冷。而且還有寒風。『後來冰山怎麼樣了？』

『亞力克，我不曉得。 我們一起掉下水的。您手抓着我， 帶我一起離開船的；我肯定您救了我們。可是當時是個十二月的冬夜，寒風凜厲，在黑暗中您的頭就撞上了冰山。

『當時我差一點就失去您了。 您撞昏過去，親愛的，才鬆手放開了我。 我沉入水中，嗆了兩口水，再冒上來吐完水，就找不到您了。

『亞力克，一生中我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那兒都找不到您。我又看不到；只好伸手四周到處摸索，還是摸不着您；我就大聲喊叫，您也沒有回答。』

『我好難過，讓你担驚受怕。』

『我實在不該驚慌失措，但是我以爲您已經淹死了，或者您快要淹死了，而我又不能救。幸好就在揮手打水的時候，碰着了您才算放了心——可是您沒有出聲回答我。再摸摸您的胸口，發現心跳正常，才眞正的放下心來。我讓您仰躺着，臉好露出水面。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您才醒過來——總算一切都沒問題了。』

『你並沒有慌張；要是當時我在你那種情況，我怕早就嚇死了。並沒有多少人能夠做得到像你所做的一切。』

『噢，沒什麼；我曾經有兩個夏天，在科本海文北部海灘做過救生員——每星期五授課，很多男女青少年都向我學習。』

『在危急中保持冷靜， 而且在漆黑中救人，這可不是只上課就能學得到的； 不要再謙虛了。船呢？冰山又到那兒去了？』

『亞力克，還是那句話，我不知道。在我找到您，確定您安好沒事，托您起來仰浮着以後——這才四處望望，就像現在這樣。什麼也看不到，全是一片黑暗。』

『我不知道船是否已經沉了？它咕嘟嘟冒了幾個大泡就下去了！沒有爆炸的聲音？你沒聽見什麼聲音吧？』

『我沒聽到爆炸聲。只有風聲和撞擊的聲音，在我們落水以後，又聽到人聲喊叫。船沉了沒有，我並沒看見，但是——亞力克，我差不多游了半個鐘頭之久，頭上一直頂着個枕頭還是墊子。那是不是說船已經沉了？水中才漂着那些東西？』

『那倒不一定。不過也並不樂觀。但是你爲什麼一直用頭頂着那個東西呢？』

『因爲我們也許用得着。如果那是個甲板上用的墊子，或游泳池中用的日光浴墊，那墊中就裝着

木棉，墊子就可用來當作緊急救生墊。』

『我就是這個意思。如果那是浮墊，那你爲什麼一直用頭頂着？爲什麼不上去，離開水面呢？』

『因爲我一上去，就不得不放開您了呵。』

『噢！瑪格麗德，等從這兒離開以後，拜託你狠狠地踢我一頓。唉，我現在醒了，我們來看看你找到的是些什麼？我就像瞎子摸點字那樣來摸好了。』

『好的。但是在我看不見的時候，我不願意放開手，怕丟掉您。』

『甜心兒，我一樣不願意失去你的蹤跡。好吧，這樣好了，你一隻手拉住我；另外那隻手伸到身後，好好抓緊那個墊子或者什麼的，我再轉過身來，找你抓着那個東西的那隻手。然後我們再來合計——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摸淸楚以後，再決定怎麼加以利用。』

那並不僅僅是個枕頭而已，也不止是個坐墊；那是個很大的日光浴墊，至少有六呎寬，長度更大——大得足夠躺兩個人，要是熟人三個也行。這無異是找到了一條救生艇！比救生艇還棒——這個浮墊上還有瑪格麗德。這時不由想起當年在神學院內私下流傳的一首粗俗的詩：『一壺老酒，一塊麵包，還有您——呵。』

在一個黑得像埋在煤堆裏面的黑夜，想爬上一個軟得像蚯蚓的浮墊，不僅是困難而已；簡直是辦不到。而我們辦成了這樁大不可能的事；由我用雙手抓住墊子，讓瑪格麗德慢慢地從我頭上爬過，再滑到墊上。然後她再從墊上用手拉我，我一點一點地向上爬。

一度我的胳膊一歪，又掉下水去。我跟蹤瑪格麗德的聲音，撞到了浮墊，再慢慢地爬上浮墊。

我們發現善爲利用浮墊空間和浮力，最有實效的辦法，就是兩人並肩平躺，呈海星的形狀，就像達文西的畫上那個樣子，使得我們的體重均勻分佈在墊面上。

我就對她說：『你還好嗎，寶貝？』

『很好啊！』

『需要什麼嗎？』

『我們有的，都不要了。我很舒服，也很輕鬆——而且有你在我身邊。』

『我也是。不過如果可以的話，你想要什麼？』

『哦……那麼來一客熱的軟糖聖代好啦。』

我再想了想。『不。還是來個巧克力聖代加蜀葵漿，頂上來個櫻桃，另外再來杯咖啡。』

『一杯咖啡。但是我還是要熱軟糖。 那是我在美國吃慣了特別愛好的。 我們丹麥人做冰淇淋拿手，但就是沒想到過，在冰淇淋上加熱的配料。來一客熱的軟糖聖代吧，最好來兩客。』

『好的。如果你要兩客，我也一定照付。我會死心塌地的全聽你的，我是——況且是你救了我的老命。』

她靠墊裏的手拍拍我的手。『亞力克， 您眞風趣——我好高興。 您想我們會不會活着離開這兒？』

『我不知道。但是我答應你這件事，我要竭盡全力爲你拿到那兩客熱的軟糖聖代。』

天亮時，我們倆都醒了。不錯，我是睡着了，而且我知道瑪格麗德也是睡着了的，因爲我比她先醒，聽到她的輕鼾；在她眼沒睜開以前，我靜悄悄地，沒去驚動她。我原沒想到我會睡着，可是睡着了我（現在）也不覺得意外——美好的床，絕對的安靜，宜人的氣溫，我倆都很疲倦……而且全無顧慮；因爲在天亮以前，什麼都不能做，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我在入睡的時候一直想着：不錯，瑪格麗德是對的；一客熱的軟糖聖代，勝過一客巧克力蜀葵聖代。我知道我夢到這麼一客聖代——在疑幻似眞的夢中我向它衝過去，想大咬一口……拿起匙子送到口中，才發現是空的，想來，我就是那樣醒過來的。

她轉過頭來面對着我笑了，看起來祇有十六歲左右，美若天仙。（——像一對雙生的小鹿。你好美，我的佳偶，你全無瑕疵。）『早呵！美人兒。』

她吃吃地笑起來。『早呵，美王子。睡得可好？』

『實在好極了，瑪格麗德。說眞的，我一個月以來都沒這麼好睡過。奇怪，我現在想要的，是在

床上吃頓早餐。』

『好的，先生。馬上來！』

『去你的。我不該提吃東西。我想來個吻就行了。想來我們可以湊合一個吻，不至於把我們翻下水吧？』

『應該可以，不過我們還是小心點。只要把臉轉過來；身體別動。』

這吻只是象徵性的，而絕夠不上瑪格麗德特有的愛情熱吻。我們倆都相當小心，儘量避免影響我們這艘代用救生筏的平衡度。我們憂慮的還有比掉下海更重大的事——至少我是這麼想。

我決定說出來和她討論，一起來担心。『瑪格麗德，根據餐廳外邊的那張地圖，靠近馬薩特蘭的墨西哥海灣，就在我們東方。船什麼時候沉的？我是說，如果它沉了的話，什麼時候撞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午夜以後，這我可以確定。卡奴特國王號預定在上午八時到達，所以那個海岸可能在我們東方一百多哩處，也許就幾乎在我們頭頂上。那兒多山，如果天上的雲退了，我們可能會看得到那些山。要是像昨天一樣，今天雲也可能會退。你長距離游泳如何？如果你能夠看到山，你想游過去嗎？』

她的話回得很慢。『亞力克，如果您想這麼做，那我們就試試看。』

『我祇是說說。』

『在溫水裏，要我游多遠都行。有一次我就游過大海峽（丹麥的斯托爾海峽），那兒的水比這冷得多。但是，亞力克，大海峽裏沒鯊魚。這兒可有鯊魚。我看到過。』

我嘆口氣。『我很高興你說出來了；我本來一直不想提。蜜糖，我想我們應該留在這兒，保持安靜，不要亂動，免得引起注意。我願意免了早餐——特別是要免了鯊魚的早餐。』

『人並不會那麼快就餓死的。』

『我們不會餓死的。如果一定得選一條路，你會選那條？餓死？還是晒死？鯊魚咬死？還是渴死？在所有的有關海上救生和魯賓遜漂流記故事中，我讀到的那些英雄總有點什麼東西，用來解決問題。我呢，連根牙籤都沒有。更正錯誤：我有你；這就扭轉了情勢。瑪格麗德，你想我們該怎麼做？』

『我想我們會遇救。』

我也是這麼想，但是因爲某種原因，我不想跟瑪格麗德討論。『我很高興，你說出來了。但是你爲什麼這樣想呢？』

『亞力克，你以前可曾到過馬薩特蘭？』

『沒到過。』

『那是個大漁港，商業兼休閒娛樂。一大清早，就有成百條的船出海。最大最快的，一小時跑好幾哩。如果我們在這兒等，他們會發現我們的。』

『你是說，在這麼遼闊的海洋，也許會發現我們。但是你說得對，游泳求生無異自殺；我們最好的做法和機會，就是留在這兒，堅持到底。』

『他們會搜尋我們，亞力克。』

『他們會嗎？爲什麼？』

『如果卡奴特國王號眞的沉了，船長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在那裏落船掉下海的；他到岸以後——大概現在該到了——就會要求日間搜救。那麼就會有人出動在海上進行全面搜救。』

『聽起來很合理。』（我另有想法，根本完全不合常理。）

『我們的問題是要活到到他們找到我們，儘量避免鯊魚、口渴、日晒的危險，而這一切都需要保持安靜。完全安靜而且要始終一直安靜。』但是有一點，我想，在日出後，我們必須不時的偶爾轉個身，好分散日晒的傷害。』

『那就得禱告有個有雲的陰天了。還有，也許我們不該說話。那就不會那麼容易口渴——呃？』

她好一陣一語不發，我以爲她已經照我提議的，開始自我約束。可是，她又開口說：『我的愛，

我們也許活不了啦。』

『我知道。』

『假如到頭來我們還是會死，我寧願再多聽聽您的聲音，再把握機會告訴您我有多愛您。』

『當然，我的甜蜜寶貝，你是對的。』

儘管如此，我們說話仍然不多，在我，只要接觸到她的手就夠了；對她，似乎也是如此。

很長一段時間之後——猜想該有三個鐘頭——我聽到瑪格麗德倒抽了一口氣。

『什麼事讓你驚慌？』

『亞力克！看那兒！』她指着那邊，我望了過去。

本來我應該吃驚的，可是我早先略有心理上的準備：高高地飛在空中，十字形的，有點像隻鳥在空中滑行，但是大得多而且顯然是人工造出來的——一架飛行機器。

我知道飛行機器是不可能的；在工學院我讀過西蒙．紐康教授著名的數學證明，說蘭雷教授和其他一些人士想建造一具能載人，重於空氣的航空器，那種努力注定要失敗；因爲比例理論已經證明，這個大得夠載人的怪物，卻載不起一具能使它飛離地面的熱能動力機——又如何能載人?

既然科學對這個荒唐構想做了論定判決，研究發展的經費就轉投入飛船，獲得重大的成功。

然而，在過去幾天，對於『不可能』的想法，我又獲得了一個新的觀點，所以當一具實際的飛行機在我們的空中出現，我並沒有大吃一驚。

我想瑪格麗德一直在屏着呼吸，等到它從我們頭上飛過，遠遠地朝地平線飛去以後，才算鬆一口氣。我先是一楞，但是接着我就强自鎮定，恢復了平靜的呼吸——那眞是個美妙的傑作，銀白色的，又帥又快。我無法判定它有多大，不過那些黑點要是窗子的話，那它可就相當大了。

我沒法看出，到底是什麼在推動它飛行。

『亞力克……那就是飛船嗎?』

『不是。至少不是在我告訴你關於飛船的事那時所說的飛船。這個東西，我要稱它「飛行器」。

我只能告訴你這些；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事。』

『哦?』

『我們不會死了……而且現在我知道了，船是爲什麼撞沉的。』

『爲什麼，亞力克?』

『就是阻止我，不讓我核對那一個指紋。』

第九章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馬太福音　二五：三五

『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冰山撞船之所以發生就是要阻止我，不讓我把我的指紋跟賈拉漢駕駛執照上的指紋加以比對。船說不定沒沉；因爲對這件陰謀而言，那並不重要。』

瑪格麗德沒說什麼。

於是我就得溫和地追問：『有話嗎？親愛的，那就說吧。把你心裏的話說出來，我不在乎，就算我癡心妄想好了。』

『亞力克，我可沒那麼說。我也不曾那麼想過。』

『是啊，你並沒有說過。但是現在我錯亂失常，絕不能用喪失記憶就隨便推掉，搪塞過去。那就是說，我們大概都看到了同樣的東西。你看到什麼了？』

『我在空中看到一種奇怪的東西。我也聽到了，你告訴我那叫飛行機器。』

『是啊，我想該那麼叫吧——當然你也大可叫它，呃，「笨蛋隨風飄」我覺得還不錯，又新鮮又奇怪。那麼這玩意又是個什麼樣子呢？你說說看。』

『那玩意兒在空中走動。從背後那邊來的，在我們頭頂經過，接着就在那邊消失不見了。』（她指的方向，我認爲是北方。）『它的形狀像個十字，或者說像個十字架。橫條上好像有鼓起來的四個包。它的前端有眼睛，像鯨魚一樣；尾巴像鯨魚的水平尾巴。一條長翅膀的鯨魚——亞力克。一條飛在空中的大鯨魚！』

『你認爲它是活生生，眞的鯨魚嗎？』

『噓，不知道。我想不是。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想。』

『我想不是活的，該是個機器。一個飛行機器。長着翅膀的船。不管它是——機器，還是飛鯨——你可曾見過像這樣的東西？』

『亞力克，這東西太怪，怪得讓我難以相信眞是親眼見過。』

『我懂你的感覺。不過你先指給我看的——所以絕不可能能是我唬你，騙你相信的。』

『你不會騙我。』

『我當然不會。我眞高興你先看到，最親愛的；那就是說，事情的確是眞的了——不是我熱昏了頭做出的白日夢。這玩意兒並不是從你熟悉的世界中來的……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也不是我所說的飛船；它也不是來自我生長的那個世界。所以說，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另外一個——第三世界。』

我嘆了口氣。『第一次，花了一艘兩萬噸的大海輪向我證明，我已經換了個世界。這一次，只看到一眼在我原來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東西，就足夠使我明白他們又來了，又在作怪了。他們趁我昏迷過去的時候改換了世界——我想他們就是這麼幹的。很可能他們這次做的，就是不讓我核對那個指紋。免得我胡思亂想，幻想以爲全世界都在玩陰謀。但是，這並不是幻想。』

『亞力克……會不會我們兩個都在幻想？我們都經歷了一場大的折磨——您而且又撞了頭；也許在冰山來撞時，我也撞了頭。』

『瑪格麗德，我們兩個不可能有完全一樣的精神錯亂失常。如果你醒過來的時候，發現我不見了，你的答案也許對；可是並沒有，我仍然在這兒。除此以外，你還得找出個理由，為什麼像我們所在的南方，居然會有冰山。精神錯亂做為解釋是比較來得簡單明瞭，可是這個陰謀是衝着我來的；你只不過是運氣不好，剛好牽了進來。我心裏很難過。』其實我並沒有眞正難過。在大海中的一隻小筏子上孤伶伶一個人，可不好受。現在有瑪格麗德共處，那可是十足的人間天堂。

『我還是認為，做同樣的夢是——亞力克，你看又來了！』她指着說。

最初我並沒看到什麼，後來才看到一點；一個小點慢慢大起來，成為一個十字架形的東西，我認出是個『飛行機器』，我眼看着它愈來愈大。

『瑪格麗德，它一定是去而復返。也許「它」已經看到了我們，要不就是「他」看到了我們。反正是已經看到我們了。』

『或許吧。』

它愈來愈近，我看到它從我們右邊飛過，瑪格麗德突然說，『這不是剛才來的那一個。』

『而且，絕對不是一條飛鯨——』

『那不是鯨魚，那東西不是活的；亞力克，你說得對，那是個機器。天，你眞的相信裏面有人嗎？嚇死我了。』

『我心想要是裏面沒有人，那才更可怕。』（我記得有個從德文翻過來的科幻故事，說有個世界什麼都沒有，全是自動機器當家。）『其實它來得很好。現在可以證明我們不是在做夢，也不是幻想。我們的確身在另一個世界。因此，我們會遇救出險。』

她猶豫地說：『我沒弄懂您說的話。』

『那是因為你還在儘量避免說我精神錯亂——這點我很感謝你，親愛的，但是說我精神錯亂，那是最蠢的假設。如果作弄我的那傢伙有心要我死，最容易方便的時機，就是藉着那座冰山；甚至於更早的時候，可以利用那個火坑。但是他還沒有準備下手，至少目前還沒有；他只是在耍我，就像貓玩

老鼠。所以我會得救，你也會得救，因為你和我在一起。別再爭了，認命吧，親愛的。幾天下來，我已經習慣，我發現一旦看開了，放下心來以後，就沒什麼了。狂想、錯亂、糊塗，這是處陰險亂世唯一合理的不二法門。』

『但是，亞力克，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那個樣的吧。』

『天底下本來沒有什麼「應該」，親愛的。人生（觀）的要義就是接受宇宙或世界的一切現實，而不是千方百計，硬要它變成某種事先想好了的固定形式。』我接着說：『哎呀，可別滾下去。剛剛證明我們有救的時候，你總不願意下海去餵鯊魚吧！』

接着來的一個鐘頭左右，什麼事都沒再發生——除了看到兩隻大旗魚。天上的雲禁不起日晒逐漸退去，我開始着急，希望早點獲救；我認定那是他們欠我，該為我做的，可別讓我晒個三級傷害。瑪格麗德比我稍微能多禁得起點一點日晒；她是金髮，加上全身晒得就像烤好的吐司麵包那樣金黃——好可愛！但是我，除了臉和手，全身死白像青蛙肚皮那樣白——經熱帶的烈日炙晒一整天，我一定會住院或者情況更糟。

東方地平線那邊，似乎有點灰色不規則的輪廓，那很可能是山——如果那些眞的都是山，那麼幾哩外就是陸地了。如果——

又有一個飛行機器出現了。

它略微有點像另外那兩個飛行機器。兩機並排向海岸飛去，第一個從南方來，第二個來自北方，不時地向兩側兜來兜去。

它從我們北方飛過，回過頭來，在我們頭上四周轉來轉去，它飛得很低，低得我可以看到裏面的人，我想是兩個人。

它的樣子很難說得清楚。先假想有個巨大的箱形風箏，長約四十呎，寬約四呎，上下兩面距離約有三呎。再假想把這個大風箏，垂直地套在一個船形的東西上，船形有點像愛斯基摩皮舟，但是比較大，

大很多——船形或船體相當於箱形風箏的大小。

在這個接合體底下，又有兩個較小的船形物，跟中間的大船形體平行。船形主體之一端有一具發動機（後來我看到的），在它前端有個空氣推進器，樣子像在水中的推進器——這也是我後來才看到的。當我最初看到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結構物，那個空氣螺旋槳轉得極快，快到眼睛簡直就看不見它了，但是人可以聽到它的聲音。這個怪物所發出的聲音，震耳欲聾，響個不停。

這個機器朝着我們，直衝下來——簡直就是一隻鶚鷹俯衝下來啄魚的德行。

拿我們當魚！瑪格麗德並沒有尖叫出來，可是她的確用力緊緊地抓着我的手。我們不是魚，機器不能而且也不會吃我們，事實雖然淺而易見，但是機器對着我們俯衝過來，實在可怕。

儘管我怕，我還是看清楚了，這個東西比我預估的大出兩倍。它上面有兩個人共同駕駛，在機器前端窗後並排坐着。推動機器的發動機竟然有兩具，裝在箱形風箏翅膀中間，一具在駕駛左側，另一具在駕駛的右側。

最後一瞬間，這個機器一下子回升起來，就像一匹馬縱身跳欄的姿態，簡直是擦着我身邊過去的，它打起來的强風，幾乎把我們吹下墊去，它發出來的噪音，震得我們的耳朵嗡嗡作響。

它飛高了一點，朝我們這邊彎回來，又向下滑，只是沒正對着我們。機下有一對較小的船形物觸着水面，拖出一條漂亮的水花像彗星尾巴——那玩意兒慢了下來，就在水面停住，居然沒沉！

這時那個空氣螺旋槳轉得很慢，我才第一次看清它的樣子，心裏不由在讚嘆它的構造如此巧妙。我懷疑，它並沒有像飛船上所用的導管式空氣螺旋槳那麼有效；但在導管操控不易或不可能使用的地方，它仍不失爲解決問題的妙法。

但是，那發動機的噪音，未免大得過分。正如同我一位教授說過，噪音永遠都是低效率的副產品。設計完美的發動機應該是像墳墓一樣安靜。

這個機器回過頭，又朝我們飛來，但飛得很慢。兩位駕駛把飛行機飛到離我們只幾呎處，幾乎停

下來。機中一位駕駛，從窗後艙中爬出，左手握在箱形風箏兩翼間的一根支柱上，另外一隻手裏，拿着一捲繩索。

就在飛行機器經過我們的時候，他把繩索向我們拋過來，我一把抓住。

我把繩子遞給瑪格麗德，『讓他拉你進去。我會滑進水中，跟着就來。』

『不要！』

『你是什麼意思，「不要」？現在沒時間爭辯。就照我的話做吧！』

『亞力克，別出聲！他想告訴我們一件事。』

我氣惱的閉上嘴，瑪格麗德在聽着。（我聽也是白費；我的西班牙語僅限在『謝謝』、『請』；不過機旁的大字我認得——EL GUARDACOSTAS REAL DE MEXICO——墨西哥皇家海岸巡防隊。）

『亞力克，他在警告，要我們特別小心鯊魚。』

『哇！』

『是啊。我們應該留在原處，他會慢慢的拉起繩索。我想他是不想讓我們落水，直接從墊上拉入機中。』

『眞了不起，我服了他！』

我們試了，但沒成功。起了一陣風，飛行機器受的影響，比我們還大得多——水濕透了的這隻日光浴浮墊，根本就動不了。機上的那個人被迫放鬆繩索，免得把我們拖下水。

他向我們大聲喊着，由瑪格麗德來回答。就這樣喊來吼去的對了一會，她回過頭來對我說，『他說要我們放開繩索。他們會再回來，這次會直接到我們面前，慢慢的下來。等飛行機器靠我們最近的那一刻，我們撲上去抓住，再進入機內。』

『好的。』

那個機器離開了，不久又折了回來。在我們等候的時候，我們倒不無聊，因爲有大鯊魚露出水面

的背鰭可以觀賞。鯊魚並沒有攻擊我們；顯然牠還沒下定決心，不知道我們到底好不好吃。我想牠能看到的，只不過是個浮墊的底面而已。

飛行機器在水上直對着我們開過來，活像一隻大蜻蜓點水而來。我說，『親愛的，等它靠我最近的時候，你就撲上去抓住支桿，我會推你上機。然後我再跟着上來。』

『不行啊，亞力克。』

『怎麼說「不行」？』我有點煩躁，瑪格麗德一直都是柔順依人——怎麼突然變得這樣頑固，而且在最不利的時機上。

『你沒有辦法推我；你沒有牢靠的立足處，用不上力。而且你也不能站起來，甚至於連坐起來都不行。哦，你向右，我向左，我們同時撲出去。誰要是沒抓住，我們就一起回到浮墊，要快！飛行機就要回來了。』

『但是——』

『就照他告訴我們的做吧。』

時間所剩不多，飛行機幾乎已經到了我們頭頂。飛行機下連接那一對船形物的『腿』，跨在我們浮墊的兩邊；一邊差點碰到我，另外一邊幾乎擦到瑪格麗德。

『跳！』她大叫一聲。我就側身撲過去，一把抓住支桿。

當時幾乎把我的右臂連根拉斷了，但我還是繼續動着，像隻猴子——雙手都攀住飛行機的底座，一腳登上水平的那個小船形物，再回過頭來看。

馬上看到機內伸出一隻手在接瑪格麗德——她爬上去，到了風箏翼的頂上，接着就看不到了。我再回頭爬——突然一個翻身上了翼頂。平常我是沒有這種身手，但是這一次受了後面的鼓勵——一個看了就讓人作嘔的大魚鰭，大得絕不像條正經的魚，已朝着我腳下分水前進。

我發現自己已經在駕駛艙的旁邊。另一位駕駛從窗子伸出頭來，對我笑了笑，打開了小門。我一頭鑽進去，看見瑪格麗德已經在裏面了。

艙內共有四個座位，前面的兩個，坐着那兩位駕駛；我們坐在後面兩個座位。

在我身邊的這位駕駛，四周看看，說了幾句話，就一直——我注意到了！——望着瑪格麗德。當然她是全身赤裸裸的，可是錯不在她，而且一位正人君子就不該這樣盯着看。

『他說，』瑪格麗德解釋說，『我們必須扣上安全帶。我想他是認眞要我們這樣做的。』她拿起皮帶有釦的那頭，皮帶另外一頭是固定在機艙的架上。

我這才發現我坐在一個皮帶釦上，把屁股上晒傷處戳破了個洞。先前沒注意到，是因爲有更多的事，分了我的心。（爲什麼他不盯住自己看？我幾乎快要對他怒吼了，我完全忘記他曾經冒着生命危險救了我們兩個人的命；我居然認爲他想乘人之危佔一個弱女子的便宜。）

兩個駕駛員一問一答，非常熱烈，瑪格麗德也夾在中間打岔。我就問：『他們在談什麼啊？』

『那個人好可憐，他要把身上的襯衫脫給我穿……我並沒有極力回絕。他們實在是一番好意，很夠義氣，親愛的，而且我又不是不懂，我只是覺得在陌生人面前，還是先穿點衣服比較自然。』她一面聽着，一面轉告我，『他們在爭誰有這個特權。』

我默不作聲，心裏在向他們兩位道歉。我敢說連羅馬教宗在他一生中，偶爾也難免偷偷地瞄個一眼吧。

在右座的那一位顯然赢了。他在位子上歪扭着身子好不容易脫下了襯衫，回過頭把襯衫遞給瑪格麗德。『Señorita, Por favor。』（小姐，請。）他還另外補了幾句話，我都聽不懂。

瑪格麗德漂亮大方地回謝，跟他們繼續聊着，同時輕快地一套就穿上了那件襯衫。襯衫遮住了她大部份的身體。她轉過臉來對我說，『親愛的，這位機長是嘉西亞中尉，他的助理是鍾斯士官；他們隸屬墨西哥皇家海岸巡防隊。這位中尉和那位士官兩個人都要給我襯衫，但是士官猜拳赢了，所以我就穿了他的襯衫。』

『他實在非常慷慨。問問他們機內可還有什麼我能穿的東西。』

『我來問問看。』她講了好幾句；我聽見提到我的名字。接着她用英語說：『兩位先生，可否容

我介紹我的丈夫：亞歷山大・郝更生・賈拉漢先生。』說完又再改用西語。

過一會兒她得到了回答。『中尉先生實在很抱歉沒有您可穿的東西。但是他起誓說在到達馬薩特蘭巡防隊總部以後，一定馬上給您找衣服。現在他要求我們兩個人都扣緊我們的安全帶，因爲就要起飛了。亞力克，我好害怕。』

『別怕，我會握着你的手。』

士官先生回過頭來，手裏舉起一個水壺。『喝水?』

『哦，老天，當然要!』瑪格麗德欣然地接過去，猛灌幾口。

水從來沒有這麼香甜可口過。

在我們還回水壺的時候，中尉先生看了看，哈哈一笑，翹起大拇指比個鼓勵的手勢，接着便加速了發動機。發動機一陣狂吼，飛行機器轉個身頂風前進。整個早上風一直在增强中；現在小浪頂端都出現了一個個的小白圈。他繼續加速，發動機更激動得劇烈地顫抖。

然後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力量，打擊着海上的波浪。我想不通我們爲什麼沒有墜毁。

突然間我們飛離水面二十呎， 波浪的撞擊力消失了。 震動和噪音依然繼續不斷。我們陡然急升——又翻身掉落，我幾乎把剛才喝下去的水全部吐出來。

中尉先生回過頭來，大聲地喊着說話。

我很想要提醒他眼睛應該看着路!

『他在說什麼?』

『他說要我們看看他所指的那邊。他會指給我們看——那條差一點就把我們吃掉的大鯊魚。』

果然，我看到一個灰色的鬼東西，尖尖的魚鰭破水而出。眼看就要撞上那個灰色的鬼東西時，我們已經斜刺裏一飛冲天， 我的臂部受到突來的强大壓力，我的耳朵嗡嗡作響， 這時要不是意志力堅强，克制得體，早就吐到主人身上去了。

飛行機恢復平飛，這時才覺得比較舒服，只是噪音和震動太大。

躲在海岸線後崎嶇的小山， 原來在浮墊上很難看得到， 在空中却一目瞭然，海岸也看得很清楚了。士官先生轉頭過來，向下面那個城鎭指指，說了句話。『他說的是什麼?』

『士官先生說，我們回去剛好趕上午餐，可是我覺得應該是早飯。』

我突然發現我的胃等不及了。『我不在乎他說午餐還是早飯，只要告訴他，別再費事去燒烤那隻馬了；我可以生吃，一口吞下去。』

瑪格麗德翻譯過去；兩位駕駛大笑起來。接着一個俯衝，中尉先生把飛行機降落在水面；同時回頭和瑪格麗德說話——她繼續保持微笑，可是她的指甲幾乎要刺破了我右手的手心。

我們降落了。每個人都好好的，沒有受到傷害。可是飛船還是比這玩意兒好得多。

午餐！一切全都美好極了。

第十章

你必汗流滿面纔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

創世記 三：一九

飛行機在馬薩特蘭港內水面降落，半個鐘頭以後瑪格麗德和我就跟士官先生走進海岸巡防隊的士兵餐廳。午餐時間已過，但是他們還是爲我們開了一桌。我也穿上了衣服——一條粗棉布的工裝褲。赤身裸體跟穿了一條褲子其間的差別，就遠比廉價工裝褲和上好的貂皮大衣之間的差別要大得多。不相信您一試就知。

一艘小艇開出來，靠在飛行機停泊處；我走到我們降落的碼頭另外那頭，進入巡防隊總部的辦公大樓，在那兒等他們爲我找褲子——從頭到尾一直有陌生人在瞪着我，其中有很多是女的。現在我才明白，人在大庭廣衆戴着腳鐐，是種什麼樣的味道。眞可怕！自從我五歲在主日學發生過一次不幸的意外以後，我就從來再也沒感到過這麼窘過。

可是事已至此，而且面前有吃有喝，只要眼前好過，就得樂且樂吧。誰說過『飢不擇食』來着？

他可眞說對了；我們的午餐吃起來美味可口。薄薄的煎餅，夾着濃濃的肉滷，烏青豆，熱騰騰的燉肉，一碗黃色的小番茄，外帶一杯濃黑的苦咖啡——夫復何求？就算最講究美食的人，恐怕也沒有如此享受過，我這頓飯吃得又樂，又開心。

（最初我有點不高興，因爲我們在士兵餐廳吃飯，而沒跟中尉先生到軍官餐廳去用餐，過了好久以後，我才想通自己是犯了一般老百姓併發症：那就是，沒有軍事經歷的平民在下意識裏會不自覺地把他個人的社會地位，跟軍官的職位相提並論。認眞仔細想想，這種想法未免可笑——可是大家的想法都是這樣啊。噢，也許並非全世界都是如此，至少全美洲都盛行吧……在這兒每個人都自以爲『和別人一樣好，一樣行，而比大多數人更强，更高。』）

士官先生這時已經穿回他的襯衫。在他們正爲我找褲子之際，有個女的——我想一定是個女傭；墨西哥海岸巡防隊似乎並沒有女性職位編制——她奉命去爲瑪格麗德找些穿的衣物：一件上衣和一條寬鬆的大裙子，兩樣都是棉布的，顏色很鮮艷。這套服裝樣式簡單，顯然是廉價貨，可是穿在瑪格麗德身上還是那麼美。

這時候，我們兩個仍然都沒鞋子。沒關係——反正天氣溫和乾燥沒雨，鞋子可以暫緩。我們吃飽穿妥，人又平安——加上這一切盛情照顧，使我感覺墨西哥人眞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好人。

喝完第二杯咖啡，我說，『甜心，我們該怎樣向主人告辭，才不至於唐突呢？我想我們應該儘快找到美國領事。』

『我們還得去總部辦公大樓那邊。』

『還有手續？』

『可以這麼說。看來他們還要問一些細節，說明我們怎麼會漂浮在海上。我們的經歷任誰聽了都會覺得怪異可笑。』

『我也是這麼想。』

我們跟（海軍）軍區司令第一次會面，並不怎麼順利。要是當時只有我一個人的話，他一定會直

接了當的指我說謊……但是一個充滿自負的男人，面對瑪格麗德就不便開口了。

最大的問題在我們那條船：卡奴特國王號客輪。

船沒沉，它又沒進港——它根本從來就沒存在過。

這事我只是略感詫異。就算它變成一艘多桅船，或者古羅馬型每邊有五排槳的船，我也不會吃驚。我私心妄想會再來一條名字相同的怪船——按規則理當如此。可是事實不然。

瑪格麗德指出一件明顯可以作證的事實：這個馬薩特蘭不是她以前到過的那個城鎮。這個城比那個小得多，而且不是個觀光都市——的確，卡奴特國王號本該在這兒停靠的長碼頭，在這個世界並不存在。我想這個事實比飛行機更能使她相信，我『精神錯亂』事實上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假想。她曾經到過這兒；當時那個碼頭又大又堅固；現在不見了。這一點使她動搖了原來的想法。

指揮官不相信我的話。他盤問中尉先生的時間更久。看來他不大喜歡中尉先生。

另外還有件事，我當時不明白，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瞭解。中尉先生的上司階級是：Captain（陸、空軍上尉）；指揮官的階級也是Captain（海軍上校）。可是他們階級並不相等。

海岸巡防隊沿用海軍官階。然而，駕駛飛行機的那小部份人員，却採用陸軍官階。我想這種細微末節的差異，有其歷史上的淵源。有些情況，雙方接觸之間難免發生摩擦；四條的或者航海的Captain在心裏先就不肯完全相信一個駕駛飛行機器軍官的報告。

中尉先生帶回兩個赤身露體的人，又是一派不合情理的胡言；這位四條的官兒似乎把我們供述不可信的那部份，全部怪罪到中尉先生頭上了。

中尉先生全無懼色。我想他對一位從未離開過水面的軍官，必然打心底瞧他不起。（坐過他那玩命驚險飛行機，我才了解他爲什麼不向『海平面級的人』示弱臣服。甚至於連我所遇見的那些飛船駕駛們，也傾向把世界分成：飛的和不會飛的。）

過了一會兒，這位指揮官發現自己既無法動搖中尉先生，也不能動搖瑪格麗德，更無法不透過瑪格麗德翻譯，直接和我談話，只好聳聳肩吩咐下去，結果我們都去吃午飯了。我本來以爲事情就此結束。

我們第二次和指揮官會面時間很短。他告訴我們，當天下午四點，我們要去見移民法官——兼管移民的法庭，並無單獨專管移民事務的法庭。當時，我們又接到一張賬單——由法官安排付款。

瑪格麗德拿過那張紙條，嚇一跳；我追問他剛才說了些什麼。她翻譯；我看着那張賬單的項目。

總金額超過八千披索！

並不需要多高深的西班牙文素養，就可以看懂那張賬單；因爲幾乎所有的文字，都是英文的同根字或同系字。Tres horas 就是英文的三小時，我們應付三小時使用Aeroplano 的費用——這個字早先我聽瑪格麗德講起過；就是指的他們的『飛行機器』。我們還得償付中尉先生和士官先生所花的時間。外加一個成（乘）數，我斷定是應攤的經常費用，要是不對也差不了多少。

還有『飛行機器』用油和使用兩項費用。

褲子寫的是pantalones ——有一筆就是我現在穿着的這條褲子的費用。fadda就是裙子，camusa 就是上衣——瑪格麗德那身衣裙，顯然並不便宜。

有一項令我十分吃驚，不是價錢，而是這筆賬居然也會開出來；午餐費每人十二披索。（我原以爲我們是客人。）

另外還有一項，指揮官的談話費。

我開始盤算八千披索合多少美元——起先想問，可是想想就不說了，因爲我想在這個陌生的世界，美元的購買力有多大，我們還不知道呢。

瑪格麗德和中尉有聲有色的討論付賬的事，中尉面有窘色。她聽完對方的話，就告訴我，『亞力克，這不是中尉先生的意思，就連指揮官也不能怪他。這些服務費用——海上救生，飛行機之使用，其他各種費用——都是皇家特區規定徵收的。我想，皇家特區就是所謂墨西哥城。中尉先生告訴我，高階層正在進行一項經濟運動，强迫要求一切公共服務自給自足。他說如果指揮官不要我們支付救生費用，一經皇家稽察查到，就會扣指揮官的薪津抵付。而且皇家委員會可能按情節輕重，另外給予相

當程度的處罰。中尉先生要您知道，他對於這件事感到非常難過。如果飛行機是他的，我們一定被視爲上賓，免費乘坐。他會永遠把您看成哥哥，把我看作妹妹。』

『告訴他我對他也有同樣的感覺和情分。請講得動人一點，至少跟他的話一樣漂亮。』

『我會的。還有士官先生也要我這樣告訴您。』

『那你也這樣爲我表達我的心意吧。但是問問看美國領事館在那兒，怎麼走。我們有麻煩了。』

中尉先生奉命要我們務必在下午四點出庭；這就結束了談話。中尉指派士官陪着我們前往美國領事館，辦完事再一同回來。他並特別表示歉意；因職務關係不能親自奉陪——兩腳後跟咔嗒一聲立正，低頭向瑪格麗德一躬，在她手上親了一吻。就這麼個簡單的表態，贏得不少的好處；我可以看得出瑪格麗德已經芳心大悅。可惜在堪薩斯沒人敎過這種溫雅的禮貌；眞是我的一大損失。

馬薩特蘭位於半島上，海岸巡防站在南岸，距離燈塔不遠(燈塔是全世界最高的——極爲壯觀)；美國領事館在北岸，跨城約有一哩長，沿着艾門大道一直到底——很可愛的一條路，大約在半途中，還有個漂亮的噴水池，更增加了優美的情調。

但是，瑪格麗德和我，兩人都光着腳。

士官先生並沒提起要叫輛計程車——而我又說不出口。

最初，光腳似乎沒有什麼。在這林蔭大道上，還有別人也光着腳，其中並不完全是兒童，小時候我曾經把光腳看成一種享樂，一種特權。整個暑假都打着光腳，開學以後才勉强穿上鞋子。

走過一排房子以後，我心裏在奇怪，爲什麼在兒時一直希望打光腳？不久以後，我就要瑪格麗德請士官先生走慢點，好讓我儘量找陰涼處走；這個討厭的人行道，簡直在煎我的腳！

(瑪格麗德一直都沒抱怨過，現在也是毫無怨言——這時我有點兒惱她。我一直都因瑪格麗德超凡入聖的勇氣和定力，得到很多慰藉與鼓勵——我實在很難趕得上她。)

從那兒以後，我就全心全意地呵護我那可憐的、受折磨的、細嫩粉紅色的雙腳。我眞後悔，想不通當時爲什麼會離開天府之國——美國。

『我因爲沒鞋子而痛哭，等我看到還有人沒腳，就心平氣和了。』我不知道這句話是誰最先說的，但這是我們文化傳統的一部份，應該保持。

我眞的親身經歷到了。

還沒到半路，在艾門路和西登街交會處的噴泉旁邊，我們碰到一個沿街討錢的乞丐。他向我們仰望，笑着，手中舉着一把鉛筆——說他『仰望』是因爲他坐在一個小輪子的平台車上；他沒有腳。

士官先生喊他的名字跟他打招呼，扔了個銅幣給他；那個乞丐用嘴巴接住，再投入自己的口袋中，高聲喊，『謝了！』接着就轉過臉來望着我。

我趕緊說：『瑪格麗德，請你向他解釋，我現在身無分文。』

『好的，亞力克。』她蹲下身來，面對面地跟他說話。然後她站了起來。『畢樸說要我轉告您，沒關係；有朝一日您發財時，他還會找上您的。』

『請告訴他，到時我一定會再回到這裏。一言爲定。』

她照說了。畢樸對我笑了，飛給瑪格麗德一個吻，向士官和我敬了個禮。我們就繼續前行。

於是我就再也不斤斤計較我的腳了。畢樸驅使我重新衡量我的情形。自從得知墨西哥政府並不認爲救我是種光榮反而要我付錢，我就一直難過，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上了圈套，爲人所乘。我自言自語地說，我的同胞們抱怨說墨西哥人是吸血鬼，靠美國和外國觀光客過活，那絕對沒錯！當然，中尉和士官兩位例外——別人就很難說了。好吃懶做的寄生蟲，他們全都是！——一個個伸出手來乞討美國人的金元。

就像畢樸。

我在心裏回想當天見過的那些墨西哥人以後，每個人我都記得，我就爲我的小心眼感到愧疚。墨西哥人只不過跟著那羣人，在那條漫長暗淡的路上，朝着永恆的黑暗走去。有的人盡了力負起本分的担子，有的沒有。還有些人，勇敢謙和地負着非常沉重的担子，就像畢樸。

昨天我還過着豪華奢侈的生活；今天却就身無分文，還負了債。幸而健康依舊，我有頭腦，有雙

手——而且，還有瑪格麗德。我的負擔不重；我應該樂意承當。謝謝你，畢樸！

美國領事館門頂掛着一面小小的美國國旗，門上有個銅質的美國國璽。我拉了拉門邊的門鈴線。

等了好久，門才開了個縫，有個女人的聲音傳出，要我們走開（我不需要別人翻譯，她的意思很明白）。門正要關，士官先生就大聲吹口哨，喊了出來。門縫又張大了些，彼此就搭上話了。瑪格麗德說：『他要她告訴安博羅友先生，說這兒有兩個美國公民，一定要馬上見他，因爲他們今天下午四點就要出庭。』

我們又等。大約過了二十分鐘，女僕放我們進了門，引我們進入一間陰暗的辦公室。領事走了進來，他眼睛盯住我看，追問我怎麼敢打斷他的午睡？

接着一眼看到瑪格麗德，口氣才緩和下來：『有什麼可以效勞的嗎？光臨敝處，可否容我敬您一杯酒？還是咖啡？』

儘管光着脚，衣服又粗俗，瑪格麗德風度却不減，仍然是個淑女——我只算個一文不值的小民。千萬別問我何以致此，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影響所及，男人方面特別顯著；女人亦復如此。試試看來個理智分析，你就會發現你說話常帶這一類的字眼：皇家的、高貴的、紳士、生來就是——都牽涉到違背美國民主理想的觀念。這是否證明了關係瑪格麗德一些什麼，或是關於民主理想的一些事情。那我要留給學生當練習做出解答。

安博羅友先生是個自大而一無是處的人物，但是見到他我鬆了口氣，因爲他說美語——眞正道地的美語，絕非英語；他生在德州的布朗茲維。我有把握，他的父母是非法進入的墨西哥人。他利用在美國墨僑及墨裔美國人士吃得開的政治才能，鑽營到一個舒服的閒差；閒來告訴在蒙特蘇墨之國的美國旅客，爲什麼他們得不到自己急切想要的一切。

果然，他最後又告訴我們了。

我儘量讓瑪格麗德出面講話，顯然在這方面，她比我行。她宣稱我們爲『賈拉漢夫婦』——我們在來這兒的途中，同意使用這個稱呼。在我們遇救時，她曾經用過『郝更生．賈拉漢』，後來向我解釋，由我選定，到時候我可以藉口硬說聽話的人記憶失誤，再選用『郝更生』；姓名定爲『賈拉漢．郝更生』。不對？哦，那我一定稱呼錯了——對不起。

我的全名就用『郝更生．賈拉漢』，因此，爲了方便而簡稱『賈拉漢』；對她我一直都叫『賈拉漢』，連我自己都這樣稱呼幾乎有兩個禮拜了。在我走出美國領事館以前，我又撒了十幾個謊，好讓我說的話更能使人相信。我不想找不必要的痲煩，把事情弄得更複雜；『亞力克．賈拉漢夫婦』來得最爲簡單明瞭。

經過一再翻來覆去（其中卡奴特國王號縮小了，變成我們的私家遊艇），安博羅友對我說：『那不行啊，賈拉漢先生。我甚至於連一張暫時代替你遺失護照的臨時文件，都不能發，因爲你連一點證據都沒有，無法證明你是美國公民。』

我回答說：『安博羅友先生，我眞大吃一驚。我知道賈拉漢夫人是有點特別腔調；我們早就告訴你，她生在丹麥。可是我這種口音你還會聽不出嗎？』

他做出個極爲中南美化的聳肩的姿態。『我對中西部的鄉音不在行。在我聽起來，你可能生來就帶着比較刺耳的英國音，後來進入演藝界登台演戲——誰都曉得，一個能幹的演員，演什麼人聲音就像什麼人。英格蘭人民共和國最近不惜一切，就想把他們那些好吃懶做的睡蟲放養移到美國來；你可能是英格蘭的林肯人，而不是內布拉斯加的林肯人。』

『你眞的那麼想嗎？』

『我怎麼想不是問題。事實是我不知道你是美國公民，就不能簽發文件說你是美國公民。實在抱歉，還有沒有別的事我可以效勞？』

（你什麼也沒做，怎麼能夠『還』爲我做些『別的』呢？）『說不定你可以給我們一點指引或建議。』

『可能吧。但我不是律師。』

我把開給我們的賬單拿給他看，加以解釋問他。『這賬單對嗎？收費都合理嗎？』

他看了一遍。『這些費用當然合法，符合他們的法律，也符合我們的。合理？適當？你不是告訴過我，他們救了你們的命嗎？』

『那是毫無問題。噢，只不過當時另有一個機會；如果海岸巡防隊沒看到我們，有一條漁船也許會把我們救起。可是海岸巡防隊看到了，也救了我們。』

『難道你們的命——兩個人的命——不值八千個披索嗎？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我的命貴得遠比那還要多。』

『領事先生，不是那個意思。我們沒錢，連一文都沒有，全都隨船沉入海底了。』

『那麼就滙錢進來啊。你們滙錢可由領事館轉給你們。這個我可以幫得上。』

『謝謝你，那樣太花時間。現在是我怎麼才能讓他們要債的手放開我的脖子？我聽說這位法官要現金，而且要立刻付淸。』

『噢，沒那麼糟。他們不容許像我們那樣宣告破產，那倒是眞的。但是他們却有個相當古老的負債監禁法。只是備而不用——爲嚇阻而設。實際上，法庭會酌情安排，讓你找個工作賺錢還債。柯雷蒙先生是位厚道而有人情味的法官；他會照顧你的。』

除了向瑪格麗德說了些無聊的花言巧語以外，話就說到這兒爲止。我們走過去跟士官先生會合，他一直在後面享受女僕給他的特別招待。我們就直接前往法庭。

柯雷蒙先生果如博安羅友領事說的那麼可愛。因爲我們先向書記官備了案，我們承認債務但無錢償還，我們就沒再受審。我們只是經安排坐在一間人不多的法庭裏面，等候法官審完排定的案子。他很快處理完好幾個案子，有些案情不大，罰款了事；有些是債務的案子；有的需要繼續開庭，下次再審。我沒法說明多少當時進行的一切，因爲耳語會遭到白眼；瑪格麗德也不能告訴我多少，但他一定不是個狠心，從重量刑的法官。

法官手頭的案子全都理完了；書記官一聲吩咐下來，我們就又囘到那羣『歹人』中——多數都是農民——有的欠了罰金，有的欠了債。接着我排隊站到一個長而低的平台上，面對着一羣人。瑪格麗

德問人這是怎麼囘事？囘答說：『La subasta（拍賣僱工）。』

『那是什麼？』我立刻問她。

『亞力克，我也說不出，這個字我不懂。』

別的人案子一個個都解決了；我心想大多數的人早先都來過。最後台上只剩我們兩個人，另外留下來看我們的那個人，穿著入時，看起來非常濶綽。他笑着跟我說話。瑪格麗德爲我作答。

『他說什麼？』我問她。

『他問你能不能洗碗，我告訴他你不會說西班牙話，溝通有困難。』

『告訴他我會。當然我希望的並不是這種工作。』

五分鐘以後，我們的債就全數付淸，而我們也有了個老闆，詹姆・威樂先生。他付瑪格麗德每天六十披索，付我三十個披索，外加食宿。法院的費用兩千五百個披索，加上兩個非居民工作許可證的費用，再加戰爭捐印花稅。書記官爲我們算出總債額，然後爲我們計算出來：只要一百二十一天——四個月——我們對僱主的義務就可以解除。當然，如果在這期間我們花了錢，那就另作別論。

他又指引我們怎麼去工作的地點：大肚城餐廳。我們的老闆早就坐着他的私家汽車走了。老闆坐車；還債的代工只好走路。

第十一章

雅各就為拉結服事了七年。他因為深愛拉結，就看這七年如同幾天。

創世記 二九：二〇

有時爲了好玩，每當洗碗盤的時候，我就計算自從上工替詹姆先生洗的碗盤，累積到現在該會有多高。在大肚城餐廳，二十個普通盤子叠起來有一呎高。一個咖啡杯加碟子，或者兩個玻璃杯，因爲都沒盤子那麼好叠，我就規定相當於一個盤子，我另外還有別的規定。

馬薩特蘭大燈塔高達五百一十五呎，比華盛頓紀念碑只低四十呎。我還記得我完成第一個『燈塔高』的那一天。那週開始，我就先告訴瑪格麗德，說我快要達成我的目標，預計在星期四或星期五上午可以完成。

果然，星期四晚上完成——當時我走出洗碗間，站在通往餐廳的廚房門口，看見瑪格麗德，我高高地擧起握着的雙手，就像拳師獲勝答謝觀衆的那個樣子。

瑪格麗德停下手邊的工作——替每個客人在安排點菜——拍起手來。這一來她就得向客人解釋，

到底是怎麼回事，結果又使她花了幾分鐘走過洗碗間，交給我一張十披索的鈔票，是那桌男主人給我的賀禮。我要她替我回謝，並且轉告他，已經開始了我的第二塔，這個成果要獻給他們全家。

結果又引得威樂太太派她的丈夫前來追問瑪格麗德爲什麼在浪費時間，不專心工作而在那兒胡鬧，結果詹姆先生又追問客人給我多少小費，照扣工資。

老闆娘實在不該抱怨；瑪格麗德是她店中最好的女侍，唯一會講兩種語言的女侍。我們來威樂先生太太處上工的第一天，就請來一個招牌工，漆了個醒目的牌子——『**本店通英語**』。從那天以後，就有了說英語的顧客上門，瑪格麗德又做了英文菜單（英文菜單比全西文的菜單，價錢約高百分之四十）。

詹姆先生不算是個壞老闆，人很和樂，他大體上對員工還不錯。我們工作了一個月左右，有一天他告訴我，當時若非法官不准我和瑪格麗德的合約分開單獨處理，他是不會出高價競標僱我，替我還債的。法官的顧慮是因爲我們是夫婦。（要不然，我只能找個下田的苦力工作，很難常常看到我的妻子——安博羅友領事早就告訴我，柯雷蒙法官是個心地寬厚的法官。）

我告訴詹姆先生，我很高興當初合併處理這件案子，但僱用瑪格麗德却證明他很有眼光。

他承認我說得沒錯。一連好幾個禮拜他都到場，參加每週三擧行的僱工拍賣，就是要找一個會說兩國語言的婦女或小姐，可以訓練充當女侍的人，於是爲了要瑪格麗德，只好把我也一併標了進來——但是他告訴我，他並不後悔，因爲他從來沒看過洗碗間這麼乾淨，碗盤這麼清潔，餐具銀器這麼雪亮。

我向他保證，幫助大肚城餐廳和精明能幹的店東詹姆先生維護榮譽，提高聲望，是我個人至高的光榮。

事實上，要我不去改善洗碗間的環境，那也很難。當我接管洗碗間之初，地上的污泥厚得可以在上面種洋山芋了；但在污泥底下，約有半吋處，却是堅實的水泥地。我清除了污垢，爲了保持水泥地的清潔——我仍然光着腳。後來我又要了些蟑螂藥粉。

每天早上，我掃地掃蟑螂。每天晚上在打烊以前，我到處撒克蟑藥粉。征服蟑螂（我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跟牠們打個平手，逼牠們後退，經常保持牽制作用。

至於談到我洗碗盤的水準，那絕對差不到那兒；我母親好潔成癖，而我因爲在大家庭中的地位，打從七歲到十三歲，一直在她的法眼下洗刷碗盤，後來畢了業，接下送報的工作，才告終止。

但是千萬不要因爲我碗盤洗得好，就以爲我會樂此不疲。小時候討厭，現在我還是討厭。

那我爲什麼還要做呢？

那還不明顯嗎？只有洗碗才能跟瑪格麗德在一起啊。有些欠債的人可以逃得掉——如果趁黑夜逃掉不見了，我想不會有人費事去追回的——但是以一對夫婦，女的是白膚，碧眼，金髮，在當地到處惹眼；男的又不會說西班牙語，想逃是不容易的。

我們倆努力的工作——除了禮拜二是休假日，每天從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中間有兩小時午睡時間，和各半小時午餐和晚餐時間的空檔。）

在餐廳大樓後面有個小閣樓，那就是我們的天地。那兒很熱，白天熱的時候我們很少在裏面。到了晚上十一點那兒就非常舒適。在馬薩特蘭，像我們這個社會階層大多數的居民，在室內都沒有自來水。但是我們是在一間餐廳大樓中工作；其中有抽水馬桶，在上班時候和別的員工共同使用；下班以後，就完全由我們專用。（後面還有個無底的大茅坑，在上班時我偶爾會用——我想瑪格麗德一定從來都沒用過。）

樓下有淋浴的設備，由於洗碗間需要，所以大樓設有一具大型的熱水器。威樂夫人經常責怪我們熱水用得太多；（瓦斯是花錢買的！）我們悶不吭聲地聽着，熱水想用多少還是照用！

我們跟國家（政府）簽訂的僱用合約，規定僱主要供我們食宿（法律規定，還要供我們衣服，可是等我知道，那已經不重要了），就是因爲這樣，我們才睡在那兒，當然也吃那兒的——不是主廚的拿手好菜，但吃得相當不錯。

『有愛之處，青菜都成珍饈，吃得開心；否則，大魚大肉也難下嚥。』只要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那就夠了。

由於瑪格麗德有時會收到小費，特別是外國人給的比較多，所以她慢慢地積蓄了一些現金。我們儘量少花——她爲我們兩個買了鞋子——她存錢好讓我們在僱用合約終了時，可以動身北上。我沒存幻想，指望在我們北方的那個國家就是我生長的故鄉……但起碼會是這個世界中，跟我故鄉最相似的地方；那兒說英語，而且我有把握，那兒的文化跟我們早已習慣的文化，比較接近。

客人給瑪格麗德小費的事情，就在第一個禮拜，使我們跟威樂夫人發生了摩擦。儘管在法律上詹姆先生是我們的僱主，威樂夫人却實際掌有餐廳——這是師傅阿滿說的。詹姆．威樂從前是餐廳的領班，後來跟店東的女兒結了婚。這麼一來，他就成了餐廳的經理。他岳父去世以後，大家就都把他看成店東了。但是他太太却掌握實權，控制經濟，把牢收銀機。

（我也許應該說明，我們稱他一聲『詹姆先生』，因爲他是我們的老闆；在社會一般人的眼中，他可沒有『先生』的尊稱。Don這個尊稱不容易翻成很恰當的英文，但僅憑擁有一個餐廳並不能使一個人得到這種尊貴的頭銜——舉例說，身爲法官就受人這樣尊稱。）

在第一次看到瑪格麗德收受小費的時候，老闆娘就要她交出——每週結束，她自會分到應得之成數。

瑪格麗德直接走進洗碗間找我。『亞力克，我該怎麼辦？在卡奴特國王號船上，小費是我主要的收入，那兒從來沒人要求跟我分賬。她有權這麼做嗎？』

我告訴她不必把小費交給老闆娘，只消告訴她，今天收工時我們會跟她討論這件事。

做僱工唯一最大的好處是跟老闆意見不合，不至於會被解僱。當然他可以解僱，但是那一來，威樂家勢必白白損失掉投資在我們身上約一萬披索的金錢。

到了收工的時候，我已經確定爲了爭取小費，瑪格麗德該怎麼說了（我是過了一個月，聽足了西班牙話以後，才敢開口）：

『先生，夫人，我們不懂這種有關我個人收受贈予的規定。我們想去見法官，請他看看我們的合

約怎樣規定。』

正如我早先所懷疑的完全一樣，他們不願意爲這件事去見法官。他們在法律上有權要求瑪格麗德工作，但是他們無權過問第三者送給她的錢。

事情並沒有了結。威樂夫人因此惱羞成怒，貼出一張告示：『**不收小費**』，同時在菜單上，也加上同樣的聲明。

僱工無權罷工。可是另外還有五位女侍，其中兩個又是廚房大師傅阿滿的女兒。就在老闆娘威樂夫人下令禁止收受小費的當天，就只剩下瑪格麗德一個人，餐廳裏的女侍全跑了，不得已，她只好作罷。但是我相信她永遠都不會寬恕我們。

詹姆先生以員工看待我們；他太太却把我們看成奴僕。儘管老話常說：『錢能役人』，但還是有很多不同的人。雖然我們爲了還債，努力工作，儘量做個忠於職守的員工，但絕不願做奴隸，所以我們就注定要和威樂夫人鬥上了。

就在爲小費爭執以後不久，瑪格麗德察覺到老闆娘在窺探我們的臥室。如果這件事屬實，那是無法去防止的；房門沒有上鎖，在我們工作的時候，她可以隨時進入我們的房間而不怕我們撞見。

我本來想弄個機關，但是遭到瑪格麗德的反對。從那兒以後，她索性把錢帶在身邊。

我們並沒有讓威樂夫人破壞我們的快樂。而且我們也沒讓我們未定的婚姻地位，影響我們那稍帶『不正常』的蜜月；噢，因爲我總是喜歡對不明白的事務亂加分析，這個毛病差一點弄糟了我們的關係。幸而瑪格麗德比我實際得多。我原想以聖經並不禁止一夫多妻制，只是現代法律和風俗習慣不容許，來說明我和她之間的關係是合理的，可是，她立卽打斷了我的話，她對於所羅門王有幾位妻子，幾位小妾，毫無興趣，而且也絕不會把他或者舊約聖經中的人物，看成她個人行爲的榜樣。如果我不願意跟她在一起生活，直說無妨！明明白白地說出來！

我閉口不再說話。有些問題最好保留，現代的新思想强求『徹底說個明白』是錯誤的，錯誤的程度至少和解決問題的機會一樣大。

關於一個男人有兩個妻子的合法性方面，她對聖經的權威極爲鄙視，所以我後來又向她問起過——不提一夫多妻（我避開那個敏感麻煩的話題）；我只問她對於聖經大體上的可信度，有何感覺。我向她解釋說，我生長所在的教會主張嚴謹解釋全本完整的聖經，而不是漏洞百出，有缺失的聖經。聖經是上帝實實在在說的話語——但是我也知道，別的教會覺得精神比文字話語更重要——有些教會過於自由開放，難得再顧及到聖經。可是所有教會的教徒，都自稱爲基督教徒。

『瑪格麗德，在我担任正道聯合教會的執行副祕書期間，我每天都跟國內新教派的教徒有所接觸，並且和天主教的教士經常聯繫，商談很多可使大家組合，共謀團結的事宜。我明白了我自己的教會，並不是唯一有資格判定美德的教會。人可能在宗教的基本教義上混淆不清，但他仍是個好公民、好的基督教徒。』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笑了起來，然後繼續往下說：『或者反過來說，我有位天主教的朋友，莫亥非神父曾經告訴我，甚至於連我都能擠進天國，因慈悲的天主大智無窮，必會寬容新教徒的無知和頑劣。』

這段話說的時間是禮拜二，我們休假的日子，就是每週餐廳休業的那一天，因此我們是在冰箱山的山頂上——山名用西語讀比英語好聽——當時剛吃完中午的野餐。這座山位於市中心區，靠近大肚城餐廳，但却是個像鄉野的休閒聖地；當地的公民遵循西班牙人的習慣，把小山化成公園，而不是在山上建公園。是個令人樂而忘返的地方——

『親愛的，我永遠都不會想說服你，要你改信我的宗教。但是，我的確想多多了解你。我發現我對於丹麥的各種宗教或教會所知不多。我想，路德教徒最多吧——但是丹麥可像其他歐洲國家，也有自己的國教嗎？不論是否，你屬於那個宗教，還有貴教是嚴守教條字義的，還是比較開放自由？——那麼，無論是那樣，你個人感覺如何？還有，記住莫亥非神父所說的一切——我同意他的看法。我絕不信我的教會是進天國的唯一聖門。』

我正躺在那兒，四肢完全伸展開來；瑪格麗德坐着，雙手抱着彎起的兩膝面向西方，凝望着海

洋。這樣一來，她的臉偏了過去，沒對着我。她並沒有回答我的質疑。我接着輕輕地問她：『親愛的，你可聽到我的話？』

『我聽到您的話了。』

我又等了一下，接着說：『如果我問的是我不該問的，那我道歉，收回剛才的問題。』

『不，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得回答這個問題。亞力克，我不是基督徒。』她的手放開了兩膝，轉過身來，瞪着我說：『您可以離婚就像我們結婚那麼簡單，只要說句話告訴我就行了。我絕不會爭；我會悄悄地走開。但是，亞力克，當您告訴我您愛我，後來又告訴我，說我們在神前結了婚，當時您並沒有問過我信什麼宗教。』

『瑪格麗德。』

『我在聽着啊，亞力克。』

『首先，快去把你的嘴洗乾淨。然後再求我寬恕。』

『也許剩下的酒還足夠漱淨我的口，但是我不能因爲沒告訴您這點，就求您寬恕。我隨時都願意據實告訴您，但是您沒問過。』

『說離婚就該去把你的嘴洗淨。要你求我寬恕，那是因爲你居然敢亂想在某些情況下，我會離棄你。卽使你實在不聽話，我也許會揍你，但是我永遠都不會離棄你。富也好，窮也好，生病也好，健康也好，我不會離開你，現在直到永遠。聽着，我愛你！好好的記住這一點。』

她突然倒入我的懷中，哭了；她只哭過兩次，這是第二次。我只好做我唯一能夠做的——吻她。

我聽到背後有人喝采，回過頭去看。小山頂就正對着我們，當天大多數人都在工作，來這兒的人極少。可是我發現上面居然有兩個觀衆——兩個街頭小混混，其中一個看到我在看他，又大聲地做出接吻的聲音來。

『滾開！』我大聲一吼。『快滾！Vaya con Dios！瑪格，這樣說對不對？』

她對那兩個小混混說了兩句，他們就走開了，臨走還大笑了好幾聲。這樣打斷我們，對我來說倒

恰是時候。在她說出傻氣却又情義十足的那段話以後，瑪格麗德需要我保證使她安心；該說的話，我都說完了。可是這件事眞使我驚心動魄。

我剛要說話，就又想到今天說的已經夠多。瑪格麗德也不說話，氣氛靜得讓人難受，我總覺得事情不能任它擱在那兒，擱在邊上隨時還會掉下去。『親愛的，那麼你的信仰是什麼？猶太教嗎？我現在才想起在丹麥也有猶太人。並不是所有的丹麥人都是路德教徒。』

『是有些猶太人，沒錯，但那是千不得一。不是啦，亞力克。呃——在丹麥還有更古老，更早的神呵。』

『比耶和華還早嗎？那不可能。』

瑪格麗德什麼話也沒接——她一向如此。凡是遇到她不以爲然的事，她常常都是一語不發。她似乎從來沒有興趣，想辯白說贏人家；在這方面，她一定跟百分之九十九的全人類都不相同……很多人寧願受罪、惹禍，就是嘴上絕對不肯認輸。

所以我發現我自己不得不雙向同時進行，才能繼續維持討論，不致因缺乏支持和鼓勵而中斷。『我收回剛才那句話。我不該說「不可能」。那話只是根據阿瑟主教所定而爲一般人接受的年表時間。如果接受他定的時間，那麼這個世界創造的時間是在五千九百五十八年以前（以今年十月爲準）。當然，那個時間本身並非聖經問題；海斯推算的時間不同，哦，我想那是七千四百零五年——別的學者獲得的數字也都略有出入。

『但是他們一致認定，約在基督生前四千或五千年前，發生這件獨特的大事——創造天地。在那個時候，耶和華創造了這個世界，同時因此也就創造了時間。時間無法單獨存在。由此推論，就不可能有什麼事物，什麼人，或者別的神，會比耶和華更早。因爲是耶和華創造的時間，對不對？』

『我希望我能夠不說話。』

『啊呀，親愛的！我只是跟你在做學術上的探討；我剛才沒有、現在沒有，以後也永遠不會有意傷害你。我那麼說那只是根據一般公認的定時方法推出來的情況。很顯然你用的是別的方式。你可願

意說給我聽聽？——而不是每次一開口，可憐的老亞力克就像個柵欄，讓你從頭頂跳了過去，好嗎？我在學校受教育學做牧師，重視傳道說教；討論出於自然，就像魚會游水一樣。可是現在由你來說，讓我來聽。說說關於這些更古老的神。』

『你本來就知道的，最古最大的神，我們在每個禮拜中間的那天拜祂，明天就是祂的日子。』

『今天禮拜二，明天——禮拜三！Wotan！那是你的神？』

『奧丁神（Odin）才對。Wotan 是德語把古斯堪地那維亞語誤譯錯拼出來的字眼。奧丁天父和他的兩個弟弟共同創造了天地。開始一切皆空，什麼都沒有——後來別的情節大都跟創世記中的記載相像，甚至於連亞當和夏娃都像——只是另有其名：Askr和Embla。』

『說不定那就是創世記呢，瑪格麗德。』

『你是說？』

『聖經就是上帝的話，尤其是著稱的欽定英譯本聖經，因爲譯出的每個字都經過禱告確實認定，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學者們，最精心的傑作——意見未能協調一致時，就禱告求主明示。所以欽定的英譯聖經就是上帝的話。

『但是無論那兒都沒寫出只有這個才是上帝唯一的話。別的種族，在別的時期，用別的語文寫出的神聖經文，也可能是受神啓示而記錄下來的……如果跟聖經相容的話。這就是你剛才所說的，對不？』

『呵，那也只在創造天地，亞當和夏娃這兩方面呀，亞力克。時間的先後根本配合不起來。你說過世界約在六千年以前創造的啊？』

『大約是在那時候。海斯的說法更早。聖經中並未提到時間；年月日的時間是近代的發明。』

『就連那個更久遠的時間——海斯的？——仍然是太短。十萬年還差不多。』

我開始想要據理力爭，畢竟有些事太離譜令人難以相信；接着就想起我曾經警告過自己，不可堵住瑪格麗德的話。我改口說：『說下去，親愛的，你們的宗教經文可曾提到，在那幾萬年間，發生過些什麼事嗎？』

『幾乎一切都在文字發明以前發生的，有的在古代吟唱的史詩中流傳下來。但是就連那些，也是在人類學會羣居形成部族，而奧丁又教他們唱詩以後，才開始的。在人類開始狩獵維生以前的那一段最長的時期，都是由冰霜巨人（Frost Giants）統霸世界。但是編年表方面眞正的差別在這兒，亞力克。聖經上說的是從創造天地到大審判日，接着就是「至福的千年」——人間的基督王國，然後是天上大戰和世界末日。在那之後，就是天國和永生——時間到此爲止。這話可對？』

『對。末世論學專家也許會認爲過於籠統，但是大體上你說得全對。細節是記在啓示錄中——我該說是聖約翰的啓示錄。很多先知都曾親臨目睹這些最後的經過，但是只有聖徒約翰才知道完整的故事……因爲基督親自把啓示錄傳授給約翰，以防選民爲假先知所欺騙。應該是創造天地在先，而後墮落、喪失天寵，再經過幾百年長的戰亂和考驗，隨之而來的是末日之戰，最後緊跟着大審判和天國。親愛的，你的宗教又是怎麼說呢？』

『末日善惡的決戰，我們稱做Ragnarok而不叫Armgeddon——』

『我不懂名詞有什麼關係。』

『拜託，親愛的，名字叫什麼是無關緊要，但是所發生的事才重要。在你們的那個大審判的日子，壞人被挑出，跟好人分開了；得救的上天堂享極樂永生，定罪的下地獄受永罰。對吧？』

『對的，但是上帝太愛世人，甚至於已經定罪的人，最後也可能得救；沒有那個靈魂是完全無法救贖超度的。別的神學家認爲這種說法是異端邪說，卻是深得吾心。我從來不喜歡永世不能超生的想法。我是個感情用事的人，親愛的。』

『我知道，亞力克，正因爲這樣我才愛您。您一定會發覺古老的宗教很合您的心意，因爲根本就沒有永罰。』

『沒有嗎？』

『對的，的確沒有。在世界末日善惡決鬥一戰之後，這個世界就毀滅了。但並不表示一切都結束

完了。經過一段很長的休息恢復期，一個新的宇宙又創出來，它更美好、更潔淨，而且絕沒有現世所有的那些邪惡。這個新世界又會過個好多萬年，直到冷酷邪惡的勢力，再跟光明祥和的力量對抗起來……於是又出現一段安息的時期，再來一個更新的世界，給人類再一次新生的機會。事事都無所謂終了結束，事事也都無所謂完美無缺，而是一再永遠不斷地人類又有了新的機會，做得比上次更好，生生息息，世新又新，永無休止。』

『這個說法你可相信，瑪格麗德？』

『我覺得這個說法比較讓人內心容易接受，不像基督教中所說的，得救的人沾沾自喜，受罰的人惶恐悲痛那樣的景況。如果這是眞的，那麼那些可憐的在地獄中受罰的靈魂之所以會在那兒，完全是耶和華一手造成，每個細節早經過計劃定論了的，對不對？』

我愣了。全能，全知，全愛三者在理論上完全融合統一，是神學中最棘手困人的問題，一項連耶穌會教友都會嗑掉牙齒的難題。『瑪格麗德，全能之神的奧祕，有些事不易解釋得清楚。我們凡人必須接受我們天父對我們的慈愛德意，儘管我們不一定明白祂的神工。』

『難道一個嬰兒，在他被摔到岩石上腦漿迸裂之後，還要去瞭解上帝的德意嗎？是不是他就此直接前往地獄，稱頌主的無窮大智知大德呢？』

『瑪格麗德，你在胡說些什麼？』

『我在說舊約中有幾處提到，耶和華親自下令處死嬰兒，有的時候命令把嬰兒在岩石上活活摔死。看看詩篇開首這麼寫着：「在巴比倫的諸河之濱——」；再看看何西阿書中，天主耶和華說：「嬰孩必被摔死，孕婦必被剖開」；另外還有以利沙和熊的那件事。亞力克，您內心眞的相信你們的神會讓熊把小孩子撕裂，而只是僅僅因爲他們開玩笑摸了祂老人家的光頭？』她在等我回話。而我也在等着她的下文。她就又說了：『那些母熊和四十二個兒童的故事，可句句都是上帝的話？』

『當然那都是上帝的話！但是我不敢强充我完全了解其中的眞意。瑪格麗德，如果你想要得到天主所做每件事的詳盡解釋，你就祈禱求祂啓示。千萬不要都塞過來壓我。』

『我並不是有意要逼您，亞力克。眞對不起。』

『不必道歉。我自己也從來沒有了解那些熊的事，只是我沒讓這事動搖我的信仰而已。說不定那只是個寓言。瑪格麗德，你們的奧丁天父難道就沒有非常好殺的事蹟嗎？』

『規模不同。耶和華一城又一城的毀，男人、女人、小孩，連最小的嬰兒，每個人都不放過。奧丁只在跟他大小相當的對手交戰時才殺，但是最重大的差別是：奧丁天父不是全能的，也沒有自以爲全智，完全聰明。』

(有一段神學可以避開那個最棘手的問題——如果祂不是全能，那麼你怎麼能稱祂是『神』呢？)

她繼續說下去。『亞力克，我唯一的愛人，我不要攻擊您的信仰。我不喜歡那樣做，也從來沒這樣想過，更希望類似的事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但是您的確直接了當的問過我，是否相信聖經是有確實根據的——我指的是你們的聖經。我必須也直接了當地回答您，我不相信。舊約中的耶和華，或是Yahweh，在我看來是個有虐待狂、兇殘嗜殺、大規模屠殺滅種的惡棍。我不明白祂怎麼居然會和新約中溫和可親的基督扯得上關係。甚至於還有個更玄的「三位一體」。』

我正想開始回答，她卻趕緊又接着說了下去：『親愛的，在結束這個話題以前，我必須要告訴您我一直在想着的事。你們的宗教能否找得出一個解釋，來說明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邪門怪事？一次是我，兩次是您遭遇的——？』

(這件事和問題也一直不斷地在我心頭翻攪！)『不能。我眞希望手頭有一本聖經，來找出一個解答。雖然我用心想過，目前還是找不出一點能讓我安心應付的線索。』我嘆了口氣。『眞是令人喪氣。不過——』我對她笑笑，『上天把你跟我安排在一起。只要有瑪格麗德在，任何地方對我都不是異鄉。』

『親愛的亞力克，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爲古老的宗教裏的確有個解釋。』

『什麼？』

『不是個令人樂觀的解釋。在這一世輪迴的開始，魔神LOKI被降服了——您可知道這位魔神?』

『知道一些。專門惹是生非的害人精。』

『惹是生非這字眼用得太溫和客氣；他作惡多端。幾千年以來一直都關在牢中，用鍊子鎖在一塊巨大的岩石上。亞力克，人類歷史每個循環的終了都是同樣一種方式開始的。魔神想逃脫枷鎖……結果禍亂就此發生。』

她愁苦地望着我，『亞力克，我很難過……可是我的確相信，魔神逃脫了。種種跡象都明白的顯示出來。現在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們進入了諸神與邪惡間最後的大決戰。世界末日已經來臨。我們的世界就要結束了。』

第十二章

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啓示錄 一一：一三

就在我心裏仔細琢磨那個美妙的下午，瑪格麗德在冰箱山上跟我講的那些事的時候，我就又洗完了另外一塔高的盤子。那些事瑪格麗德也沒再向我提起過；因爲只要合理，她絕不爭辯。我會相信她說的老鬼魔神或者神鬼大戰毀滅世界的說法嗎?當然不會!我會相信一個無知野蠻民族神話中的半神，居然改變了整個宇宙嗎?哎呀，別扯了，還當眞有那麼回事呢!

我是個現代人，虛心而有容納一切的雅量——但絕不是虛空得完全任風亂吹。聖經中一定有個合理的解釋，可以說明我們遭遇的變亂。我大可不必再聽老死已久的異教鬼故事，去尋求答案。

我難過手頭沒有一本聖經。哦，過三條街那座方形大教堂，一定會有天主教的聖經……我想要的是一本英譯本，那也沒問題，城裏一定有，只是不知道在那兒。這使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佩服佈道大師

保羅（保羅・博隆尼斯弟兄）精確入微的記憶力。他在上個世紀行遍中部各州，不帶聖經而能到處傳教。保羅弟兄大有名氣是因爲他能夠憑記憶，立即說出任何一段聖經的出處，背出全文，一個字都沒有偏差。

我生得太晚沒趕上那個時代，所以沒有親眼看到他講道。但是像這麼好的記憶力，是一種特別的天賦，上帝難得恩賜幾人；我沒有理由懷疑保羅弟兄的能耐。

我個人沒有保羅的天賦。我只能背出創世記開始的幾章，詩篇中的幾首，路加福音中的聖誕故事，以及其他的章節。但爲了解決目前的問題，我需要詳盡地研讀所有的預言，尤其是著名的聖約翰的啓示錄。

善惡決戰的世界末日來臨了嗎？基督重臨降世就在眼前了嗎？當世界末日的大喇叭響起的時候，我還會以肉身活在這個世界嗎？

這想起來就令人心驚胆顫，可是馬虎不得。在那個大日子，好幾百萬的人都會活着；那些偉大的主人中，說不定就有亞歷山大．郝更生。我會聽到祂的呼喚，看到死者復活，接着一陣雲把我隨那羣人捲起來，在天上見到天主；然後就如應許的，從此永遠留在主的身邊？這是聖經中最動人的一段！

並不是我有把握在那個大日子，自己一定在得救之列，就算我的肉身眞能活到那個時候，身爲授有聖職的福音傳道牧師，並不一定能夠增加他個人的機會。教士們都明瞭這個無情的事實（如果他們眞誠不欺騙自己），但是一般人總以爲穿聖服的教士，可以走內線，佔點便宜。

沒那回事！做個教士，所有的藉口都沒了。他不能拿年幼無知的理由要求寬恕，也不能說不懂律法，或找別的一些藉口，那些藉口儘管在道德上欠完美，一般人說不定仍可用來爭取同情而得救，但是教士全用不上。

明白了這一點，我只好承認自己最近的紀錄不能保我進入得救之列。當然，我是重生了，有些人似乎認爲這是永久性的，就像一張大學文憑一樣；老兄，休想！我有自知之明最近積罪頗多：驕傲自大、行爲放縱、貪心、縱慾、通姦、疑惑，還有一些別的。

更糟的是，我並沒有因此而在內心有絲毫愧疚。

如果紀錄沒表示出瑪格麗德在得救升天之列，那麼我也沒興趣進天堂。這是我的眞心話。

我爲瑪格麗德不朽的靈魂担憂焦急。

瑪格麗德要想得救，唯一的途徑就是放棄異端，再求重生。但是這必須由她自己來做；我不能代替她做。

我能做的最多是勸她，鼓勵她自求重生。但我又必須非常小心。總不能手裏舞着劍，勸一隻蝴蝶落在自己手上吧。瑪格麗德不是一個對基督毫無認識的異教徒，只消開導施教就行了的。絕對不是，她生在路德教的家庭却明目張胆的背棄了。那是在什麼時候？爲了什麼？我沒問過，不過我想必定是在她開始想要脫離基督教信仰的時候。瑪格麗德爲人眞誠善良，我確信要不是經過長時間苦讀勤研，她絕不會做出這麼重大的改變。

瑪格麗德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等我花三十年的工夫來慢慢地了解她的想法，然後再摸索找出一最好的途徑嗎？還是世界末日已經近在眼前，就誤一天就更注定她永世不能翻身得救的噩運？

異教的世界毀滅和基督教的世界末日，兩者有一點相同：決戰之前先有重大的徵兆。我們會感受到這些預兆嗎？瑪格麗德認爲會的。至於我自己，我倒覺得在世界毀滅以前先來個變化，比另外的那個方式來得漂亮。所謂『另外的那個』就是我的狂想——可不可能一艘大船撞毁了，世界整個變了，目的只爲不讓我核對一個指紋？我在當時的確是這麼想的，可是，噢，算了吧，亞力克，您老大還沒那麼重要！

（難道當時我眞那麼重要嗎？）

我個人從來沒相信過說耶穌會再回到人間做主一千年的事。我明白在聖經中，一千這個數字經常一再出現，尤其是在預言中；但是我從沒相信過，全能的上帝一定要按一千——或別的定數來行事——只是爲了取悅那些數字命相學家。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有成千上萬的明智虔誠人士，他們極爲重視即將到來的第二個千年的末日，

並且認爲大審判的日子，世界末日，以及一切應該跟着來的，都會在同時發生。他們在聖經中找到了明證，並且堅持大金字塔上的線索，還有別的經書，都證實了第二個千年末日即將來臨。

但是這些人士對於千年的末日在那一天，持有不同的意見。公元二〇〇〇年？公元二〇〇一年？或者說正確的時間該是公元二〇三〇年，耶路撒冷時間四月七日，下午三點？學者們果眞能夠把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的日期和時間以及在祂臨死時的大地震——完全精確地換算成現世通用的時間。會不會就是陰曆所推算出的公元二〇三〇年的禮拜五耶穌受難日呢？鑑於我們一向關切，一直在努力求證，這絕不是一件等閒的小事。

但是如果我們不用耶穌的受難日，而取祂的誕生日做爲起點，來推算這個千年期，那麼顯而易見，這個幼稚的公元二〇〇〇年和那個稍微好一點的公元二〇〇一年，兩者都不算是一個兩千年期；因爲耶穌是在公元以前五年聖誕日生在伯利恆的。

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可是幾乎沒有人去仔細想過。

我主誕生降世，像這種歷史上第一等的大事，日期怎麼會算錯五年呢？眞令人難以置信！

很簡單，一位第六世紀的教士算術出了錯。我們現在通用的年月日時間（公元）直到耶穌誕生好幾百年以後，才開始採用。如果有人費過一番心思辨認過神殿柱石上刻的羅馬數字，他一定會體諒達紐斯．衣格色古（Dionysius Exiguus）弟兄的失誤。第六世紀時，識字的人不多，所以一直過了很多年，都沒人看出這個錯誤——等到有人發現，爲時已晚，來不及更改所有的紀錄了。

兩千年來這位大師的錯誤一直都無關緊要，可是現在却事關重大。如果千年說學派沒錯，世界末日就在今年聖誕節日。

請務必注意，我可沒說『十二月廿五日』。基督出生月日不詳。馬太說希律爲王；路加稱奧古士都當凱撒，昔蘭尼斯是敍利亞的總督。我們都知道約瑟跟馬利亞曾經從拿撒勒走到伯利恆來申報戶口（報名上冊）和完糧納稅。

此外就再也沒有別的資料可查了，聖經中沒有，羅馬的政府或民間紀錄中也沒有。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根據千年說，最後的大審判可能距離現在約有三十五年，要不然就在今天下午！

要不是爲了瑪格麗德，這種不能確定時間的事才不會讓我煩心，一連多日徹夜難眠。想想看，如果我的愛人馬上有危險，可能被打入無底的獄洞，從此就要在那兒永遠受苦，我還能睡得着嗎？如果是您，您會怎麼辦？

想想看，我一面光腳站在油膩的地上，洗盤子做工償債，一面盤算前前後後的大小事情。這情景看來眞是可笑！但是洗盤子並不需要花大腦；塞一點硬麵包在心裏慢慢啃着，也比較舒服一點。

有時我會把我目前難過的心情，跟以前一段時間比對思量，不由得想到，是否我還能夠找到出路，脫離迷境，重新回到我原來所在的位置和環境。

我眞的願意回去嗎？愛寶在那兒——聖經舊約並不反對多妻，可是四十六州都不許可。那一點早在當年北軍的大砲毀了蓋在鹽湖城反基督的神廟時，就已經永久確定了。當時的北軍監督執行，拆散了那些不道德的『家族』，把他們分散遷居各地。

拿瑪格麗德去換愛寶，即使恢復了我過去的權勢和地位，代價也未免太高。但我很喜歡我以前的工作，非常滿意在工作上有意義有價值的成就。自從基金會成立以來，我們那年的成就最高——我指的是非營利公司組織的正道聯合教會。『非營利』並不代表這種機構付不出合理適當的薪水，甚至於優厚的獎金；而我在那年達成我們有史以來籌募基金最高紀錄之後，度了個當之無愧的好假——因爲我身爲副會長，首要的職責就是保證我們的財庫常滿。

但是更令我心滿意足的是在葡萄園的勞力工作，因爲如果我們救贖靈魂的工作沒有達成目標，籌募基金就沒有意義了。

那年的成就如下：

㈠聯邦法規定墮胎係可判死刑的大罪。

㈡聯邦法規定避孕藥及避孕器之製造、販賣、持有、進口、運送、使用，任何一項或多項，都算重罪，監禁不得少於一年零一天，最高每項可達二十年——並已刪除『預防疾病專用』的僞善理由，以絕弊端。

㈢聯邦法規定，但未禁絕，賭博之管理與許可發照均收歸聯邦管轄，每次向前推進一步——有了這個立足點，就可以進而料理那兩個陷阱：內華達州和紐澤西州。分開來各個擊破！

㈣最高法院判決本會以顧問列席，規定一般或中量人口級之社區標準，應適用在各州的每一個城市。

㈤我們戒烟運動眞正的成就：菸草及菸品定爲須經醫師處方開給之藥品。所運用之策略，係新創定義『用以燃燒與吸入之各種物質』而將聞嚼菸草與吸烟的問題區分劃開。

㈥我們的年禱全會大會中，有好幾個我關心的案子，都有了進展。其中之一就是對於非基督教附屬的私立學校，一律取消免稅待遇。這件事的政策尚未完成，因爲涉及天主教學校的棘手問題。我們享有的優惠保護，應該擴大兼顧他們嗎？是不是該出擊的時候到了？究竟天主教是友是敵，在我們這些火線上的人來說，一直都是個極爲深奧嚴重的問題。

其困難的程度，至少相當猶太人的問題——會不會有什麼頗具人情味的解決之道？如果沒有，那又該怎麼辦？我們是不是應該勇敢的面對現實，挺身解決問題？這只有在私下關起門來才會討論。

另外一個是我個人最喜愛，最想做的計劃：天文學家之管教。一般人很少會想到天文學家怎麼胡作妄爲。我第一次注意是在我讀工學院的時候，因爲學校爲了增廣學生的知識要求選修，我選了投影（圖形）天文學。交給一個研究天文學的人一具比較大的望遠鏡，放手隨他去做，而不從旁指導，那麼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搞出一些危險的，一知半解的瞎猜推想，推翻了創世記中的古老事實。

處理這種胡鬧只有一種辦法：扣住他們的錢包！重新規定『教育學歷』不包括那些累贅無用的『大白象』：天文觀測台。只准海軍天文台免稅，減少員工，活動限在與航海有明確關聯之事項。（有些最爲大逆不道的學說，就是這些有終身職業保障的公務員，正事不夠多，太閒了才搞出來的。）

自封的『科學家』們通常都一無是處，但以天文學家最糟。

另外還有一件事每次在年禱會中提出，我都不贊成費時花錢去做的——婦女投票權。這些衝動放肆的女性，以『婦女參政運動者』自居，她們並不可怕，成不了大事，只不過起鬨引人注意，使自己覺得重要而已。這些人不必關起來，不必上枷示衆——千萬別讓她們得逞而成爲殉道的烈女！別理會她們。

此外還有別的有趣而且有價值的目標，我沒列入議程，並且在我調和排解的那幾次會議中，也沒讓人提出討論。我只把這麼目標記入『明年再議』的項目中：

男女分校。

巫妖與拜鬼恢復死刑。

考慮阿拉斯加解決黑人問題。

娼妓由聯邦政府管理。

同性戀——如何解決？重罰？外科手術？還是別的方法？

維護社會道德該做的事太多——問題是一定要考慮優先選擇比較能夠榮耀上帝的事。

可是這一切問題，一個個都那麼有意思，我從此也許再也不能繼續探討。一個剛剛還在學本地語言的洗盤子工，（連文法都不通，我敢這樣說！）那能在政治上成氣候，所以我不担心這一點，全心全意地貫注在我的眞正問題上：瑪格麗德的異端信仰；另外一個更近但並不那麼重要的問題——結束法定的僱工關係，早日北上。

在我們上工超過一百天的時候，我就找詹姆先生，請他算一算我們的債約何時滿期——很客氣的問：老闆，期限一到，我們會像脫兔一樣地離開這裏。請您早做準備。

我心裏估計我們應該工作的時間，一共是一百二十一天——而詹姆先生算出來的結果幾乎連我那半弔子西班牙話都嚇了出來，居然有一百五十八天之多。

我本來計劃好好的，我們下個禮拜就可以自由。這一來我們還得再過六個禮拜。

我急得趕快分辯，說明法院裁定我們負債的總額，除以標得之工資總值（每天瑪格麗德六十披索，我的工資減半），就得到一百二十一天，而現在我們已經工作了一百一十五天。

那有一百一十五天？只有九十九天；他遞給我個日曆，要我自己算。這時我才發現我們那些可愛的禮拜二都不算。或者說我們的僱主是這樣認定的。

『亞歷山大，』他補充說明，『你沒把未償付餘債的利息一併計入，你也沒有乘物價膨脹指數，沒扣稅，連聖母捐也沒扣。而你們要是生病了，我還得養活你們，嗯？』

（唉，是啊。以前我從來沒想過，總以爲僱主有義務照顧他的僱工。）『詹姆先生，您得標接收我們的那天，法院的書記官算定了合約給我們。他告訴我們，說我們的合約期是一百二十一天。他親自告訴我的！』

『那麼你到法院找書記官談吧。』詹姆先生轉過身去不再理我。

這一下讓我涼了半截。詹姆先生似乎樂意由我找官公斷，爽快的程度恰如早先不願意上法庭理論瑪格麗德的小費一樣。從這兒我可以知道，他早就處理過很多這類債約事件，確知合約規定，所以有恃無恐，不怕法官或者書記官判他敗訴。

直到晚上，我才有機會在私下告訴瑪格麗德。『我怎麼會把這件事錯得這麼離譜？我以爲書記官要我們簽債權轉移書以前，早就一切安排妥當。一共是一百二十一天，對不對？』

她沒有立卽回答。我釘着問，『那不就是你告訴我的嗎？』

『亞力克，儘管我現在常以英語思想——或者說最近多用西班牙語——但是在計算數字的時候，却仍然使用丹麥語。丹麥語中的六十說 tres——而這個字在西班牙語中是『三』。你明白我會因此很容易把數字搞混弄錯？因爲我習慣用丹麥語記數字，不是用英語或西班牙語。我當時以爲您自己做的除法計算。』

『不錯。不過書記官沒說「一百二十一」。我記得他沒用過英語，而我那時候還聽不懂西語。是莫諾先生向你說明了，由你翻譯給我聽之後我再計算，當時似乎完全符合他說的一切，或者說是你說

的一切。哎呀！眞是的，我不知道！』

『那麼我們何不暫時擱下來，等見到莫諾先生再問問看？』

『瑪格麗德，你知道我們在這個鬼地方，還要再苦五個禮拜，難道不煩嗎？』

『是煩，但也沒什麼大不了。亞力克，我一直都得工作。在船上工作比在學校教書來得更苦——但是我可以到處旅行，多看看新奇的地方。在這兒端盤子點菜，比在卡奴特國王號客輪上整理房間是苦了點兒——但是在這兒有您和我在一起，這就補償過來綽綽有餘了。我願意跟您回到您的家鄉……而那兒不是我的故鄉，所以我一時還不急於離開這裏，不像您那麼急切。對我來說，今天只要有您在，這兒就是我的家鄉。』

『親愛的，你是那麼明理，講理，那麼有修養，有時眞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

『亞力克，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要我們別再担心，一切都等見了莫諾先生以後再說。現在何不讓我替您搥搥背，按摩一下，使您輕鬆輕鬆呢。』

『太太，我聽你的！但是你得讓我有幸先替你按摩一下你那令我心疼、累壞了的小脚，我才讓你爲我搥背。』

我們兩個忙碌一陣之後，呵，荒山野地也美似仙境！

叫化子那還能挑三揀四？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來前去法庭，看到書記官的傳達，他告訴我說在當天開庭結束以前，我是見不到書記官的。所以我就訂了個『半約』在禮拜二開庭完畢以後跟書記官會面——『半約』是說我們一定得準時赴約；但莫諾先生並沒有敲定。（他祇能儘量，但願老天見憐成全。）

到了禮拜二，我們還是照常外出野餐，因爲在當天下午四點以前，我們見不到書記官。我們全副盛裝出發——一早就都洗了澡，我還刮鬍子修臉，穿上我最好的一套從詹姆先生那兒接收過來的衣服，乾淨清爽，而不是在洗碗間日常穿着的那條穿膩了的海岸巡防隊工裝褲。瑪格麗德穿的是她到馬薩特蘭第一天得到的那件花衣服。

我們兩個小心謹慎，儘量少出汗，不讓衣服沾到塵土。我們為什麼這麼在意重視，我一時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也許我們都覺得上法庭就該一本正經，全副盛裝吧。

照往常一樣，我們先走到噴水池那兒去看我們的老朋友畢樸，然後再大搖大擺地晃回來爬山。他親切地招呼我們，完全像多年的老友彼此寒暄交談，歡愉之情在西語中自然流露，但用英語是表現不出來的。每週都來看畢樸是我們社交生活中的大事。我們現在更了解他了——不是從他自己，而是從阿滿那兒聽來的——我對他更為敬重。

畢樸並不是以前就沒腿（我以前以為是）。他本來是個卡車司機，在暨藍哥大山內外開車。後來失事壓在車下動彈不得，過了兩天才被人救出。送到聖母院的時候，看起來已經死了。

畢樸可不是一擊就此不起的人，四個月以後他就出院了，有人為他捐錢買了部小台車，他拿到行乞許可證，就在噴水池旁擺攤開張——成為街上行人的朋友，很多權貴的朋友，也會向最苦命的人發出鼓舞安慰的一笑。聊了好久，問問關於保健與福利方面的事，也談談彼此的朋友。在回來以前，我拿了一張一個披索的鈔票送給我們這位朋友。

他還了回來。『兩毛五就夠了，朋友。你難道沒有零錢？還是想我找換零的給你？』

『畢樸，你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是眞心誠意的要你收下這點小禮。』

『不，不行，絕對不行。觀光客嘛，我不會客氣，一定會狠敲他們一筆，你是我的朋友，只要兩毛五就夠了。』

我並沒有再爭。在墨西哥，男人保有自尊，寧死不屈。

冰箱山高一百公尺，我們爬得很慢，我故意滯留在後面，因為不想讓瑪格麗德有追趕的壓力。從各種形迹徵候來看，我幾乎可以肯定她已經懷有身孕。她大概覺得現在還不適合跟我談，如果她不想談，我也不便問起。

我們找到了一個最可愛的位置，有棵小樹遮蔭但仍可看到四周的全景一覽無餘——西北遙望加州灣；向西可以看到太平洋以及兩百哩以外的山脈頂上似雲非雲的遠景；西南則沿我們所在的半島直到

瞭望山，在我們和瞭望山之間就是美麗的亞特拉斯海灘；再過去是頂山，也就是大燈塔的所在地，大燈塔本身雄據半島尖端，向南在城鎭那一邊就是海岸巡防隊的碼頭。東方和東北處，山脈連綿，遮住了一百五十哩以外的暨藍哥……今天晴空無雲，在感覺上我們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山峯。

馬薩特蘭散佈在山下，就像個玩具村落。從這兒望下去，方形的大教堂也像個建築師的模型。我百思不得其解，何以經常鬧窮的天主教能夠建造這麼漂亮的教堂，反而是基督教方面總是拿更新穎的建築物當抵押，不斷地增加貸款。

『您看，亞力克！』瑪格麗德叫了出來。『飛行中尉和飛行士官他們有了新的飛行機器！』她指點着讓我看。

果然，眞的有兩架飛行機停在海岸巡防隊的碼頭泊機處。一架是怪模怪樣的大蜻蜓形狀，就是曾經把我們從海上救起的那架飛行機；另外一架新的，看起來完全不同。最初我還以為部份機身沉入了水中；換句話說它看不見浮在水面上的船形物。

接着我才想到這架新的飛行機根本就是個飛船。飛行機機體本身就是個浮體，或者就是個船——密不透水的結構體。這架飛行機動力推進的發動機是裝在機翼上的。

我對這些急進的改變不大有信心。還是以前我們坐的那種飛船給人平實的安定感，比較對我的胃口。

『亞力克，我們下個禮拜二去看看他們吧。』

『好啊。』

『您想飛行中尉會不會請我們坐坐他的新飛行機呢？』

『要是指揮官知道，一定不會。』我並沒有說出來，我看那架新出來的玩意兒不太保險；瑪格麗德一向是什麼都不怕的。『但是我們先去看看他們，到時候再看。飛行中尉會很高興，當然飛行士官也會很樂。吃東西吧。』

她頑皮的哼着，一面攤開桌巾紙，從我帶的籃中取出野餐，放在上面。每逢星期二瑪格麗德都有

一次機會露一手，用她的丹麥菜和各國菜餚，來換換阿滿拿手的西班牙大菜的口味。今天她做的是丹麥三明治，丹麥人大都特別喜好——任何人只要嘗過一次也都會喜歡。阿滿准許瑪格麗德在廚房裏愛怎麼做就怎麼做，而威樂夫人從不過問——她從來不進廚房，那是在我們來此以前所達成的協議中約定的。阿滿是位個性剛强的女人。

今天的三明治特餐是以馬薩特蘭馳名又鮮又嫩的蝦爲主，蝦只不過是其中之一。我還記得有火腿、火雞，碎的香脆燻肉，沙拉醬，三種乳酪、各種醬菜、小胡椒，好幾種叫不出名字的魚，薄的牛肉片，新鮮番茄、番茄醬、三種生菜，還有一種我想是炸熟的茄子。謝天謝地，人並不需要了解食物就能享受——瑪格麗德把餐點擺到我面前；我樂得大嚼下肚，管它是什麼。

一個鐘頭以後，我開始打飽嗝，『瑪格麗德，我今天可曾告訴過你說我愛你了嗎？』

『說過了，可是不是現在。』

『我眞的愛你。你不但美麗，好看，勻稱的美，而且你還是位高明的廚師。』

『謝謝您，老爺。』

『你還希望聽聽誇獎你智慧上的特長嗎？』

『那倒不必，不要啦。』

『隨你。不過你要是改變了主意，可要告訴我。吃剩的東西留在那兒很討厭，等一下我要收拾乾淨。躺在我身邊，告訴我你爲什麼會跟我在一起生活。那絕不會是因爲我菜做得好，是不是因爲我是墨西哥西海岸盤子洗得最棒的人？』

『是。』她在繼續清理，直到野餐處完全復原，籃中的東西也放回整理就緒。

然後她才躺下來，靠在我身邊，一隻手臂伸到我的脖子底下——突然抬起頭來。『怎麼回事？』

『什麼——』接着我就聽到了。遠處傳來隆隆聲，愈來愈大，就像一列載滿貨物的火車經過急轉彎時所發出來的那種聲音。可是馬薩特蘭半島上根本沒有鐵路。

隆隆聲愈來愈大，地開始動搖。瑪格麗德坐起來。『亞力克，我怕。』

『別怕，親愛的。有我在這兒。』我起來伸手拉她再躺下來，緊緊地摟着她；這時大地在我們身下上下震動，隆隆的聲音大得令人難以想像。

如果您曾經歷過一次地震，那怕是個小地震，您的體會當然比我描述的深刻。如果您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我講的您也不會相信——我描述得愈精確，您一定愈不肯相信。

地震令人最難過、最可怕的，就是那兒都沒處抓……眞正嚇人的是聲音——狂亂的魔吼鬼號——身下裂石擠磨的聲音，建築物崩裂的聲音，受驚的尖叫，傷亡的哭號，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動物哀鳴和悲嘶。

而這些聲音都一直沒有停過。

這樣不知道經過了多久，那個本來已經夠大的聲音，居然又增大了一倍。我勉强用手肘支着地立起來看。大教堂的圓形屋頂，像個肥皂泡樣的破了。『噢，瑪格，你看。不，你別看——這太可怕了。』

她半坐起，沒說話，臉上默默的毫無表情。我一直摟着她，俯視半島，掠過瞭望山，看看大燈塔。

大燈塔愈來愈斜。

我眼看着它先是傾倒一半，然後慢慢地，十分莊重地全倒了下去。

在城鎮的那邊，我看到停泊在那兒的兩架海岸巡防隊飛行機在波中盪舞；新的那一架，一邊翅膀泡進水中；水很快淹過了機身——接着整個飛行機不見了，這時有一陣烟塵從市區中升起直上空中，那是成千上萬噸粉碎的泥土、磚瓦、石塊揚起的烟塵。

我看看餐廳，找到了『大肚城餐廳』的招牌。就在我望着漆着招牌的那堵牆的時候，牆龜裂了，倒向街道中間，灰沙彌漫，頃刻間那塊地方便湮沒了。

『瑪格麗德！不見了，餐廳不見了，大肚餐廳不見了。』我還指着那邊。

『我什麼也沒看到呵。』

『不見了，那是已經毀了。噢，眞得感謝主，阿滿跟那幾位小姐今天沒在餐廳！』

『是呵。亞力克，什麼時候才會停下來呢？』

眞的停下來了——來得突然，停得更突然。妙的是灰塵一下子也全消了；沒有嘈雜混亂的聲音，沒有傷亡的叫喊聲，也沒有動物的哀號聲，全都沒有了。

大燈塔又恢復原樣聳立在原處。

我向塔左望一眼，看看停在那兒的飛行機——沒了。連原來固定飛行機的大樁也不在了。再回過頭來看看城鎭——一切平靜如常。大教堂絲毫無損，依然美好如常。我再找一找大肚城餐廳的招牌』我還是找不到。在那個角上有個建築物，但是形狀有點怪，而且窗子也不同。『瑪格——餐廳那去了？』

『我不知道。亞力克，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他們又在作怪了，』我憤憤不平的說。『改變世界的傢伙。地震過了，這個城市就不是我們原來的那個了。看起來很像，可是並非同一個城市。』

我只對了一半。在我們決定下山以前，隆隆的聲音又開始了。接着就是搖擺……聲音愈來愈大，地愈來愈動得厲害，於是這個城市就全毁了。我看到大燈塔再一次裂開倒了下去。大教堂又倒塌了。烟塵再度揚起，隨着而來的是叫喊哀號。

我舉起緊握的拳頭，向空擊出。『天殺的！停了吧！一連兩次太過火了！』

我並沒有遭到『天』打雷劈。

第十三章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傳道書 一：一四

接下來的三天我想不提也罷，因爲沒什麼好談的。街上地上到處都是血，到處都是塵土。刼後餘生的人，而沒受傷，沒因憂傷過度倒下去，沒嚇昏過去，或者慌亂失常動彈不得——總之，就是我們這些的少數——在廢墟找尋，看看在磚石泥土覆蓋下，能否救出幾個生命。但是面對着成噸的岩石，赤手空拳又能做多少呢？

就算此時往下挖也已經爲時太晚，其實一開始就來不及了。現在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我們聽到了嬰兒如小貓的叫聲，就非常小心的搬開一塊石頭，而儘量不牽動任何東西，惟恐輕輕的壓力也會影響到下面，直到終於看到聲音的來源。那是個嬰兒，剛剛才死，他盆骨壓碎了，頭的一邊撞爛了。

『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

我轉過頭去，心裏作嘔。從此我再也不讀詩篇第一三七首的經文了。

那天晚上我們就睡在冰箱山腳的山坡上。天黑了，我們不得不停下工作，而且又因到處發生搶刼，搶刼的人極可能强暴殺人。必要時，我準備爲保護瑪格麗德不惜一死——當然能夠避免正面衝突時，我也不會充英雄做無謂的犧牲。

第二天下午，墨西哥的陸軍到得很早。我們一直毫無收穫——只是一又一次在廢墟上漫無目的挖掘着。軍隊禁止我們的行動，所有的居民都撤離災城，趕回半島的北部，到了河對岸的火車站。我們都候在那兒——新喪偶的男女，剛失去父母的孤兒，受傷躺在臨時担架上的，負傷不良於行的；有的雙眼茫然，一語不發。瑪格麗德和我算是幸運的；我們只是骯髒飢渴，還有地震而造成的皮肉之傷罷了。我要更正聲明的是：是兩次地震。

可還有別人也親身經歷過兩次地震？

我遲疑停住沒問 。我似乎成了這次世界轉變事件中的唯一觀察人——當然瑪格麗德都跟我在一起，因爲我抱着她。是否還有別的受害人呢？還有沒有以前在卡奴特國王號客輪上的人，他們也像我這麼謹愼地閉口不提這件事嗎？怎麼問呢？對不起，朋友，這個城市是不是昨天或以前的那個城市？

我們在火車站等了兩個鐘頭以後，開來一部陸軍的水車——每個難民發個洋鐵皮做的杯子，有個士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槍在維持排隊的秩序。

日落以前，水車又載了水，帶了麵包回到營中；瑪格麗德和我共同分到四分之一條麵包。就在那個時候，一列火車開進站來，一面從車上卸下補給品，同時陸軍人員就開始接裝難民。瑪格麗德和我很幸運，上了客車的車廂——大多數的人都進了貨車車廂。

火車開車北上。誰也沒問過我們想不想北上，也沒向我們要車費；全馬薩特蘭在作大撤退。在未完全復恢飲水供應以前，馬薩特蘭是死人和老鼠的荒城。

旅程中沒有什麼好說的。車在行進，我們忍勞受苦。鐵路在瓜馬斯處離開海岸，向北直行經索諾拉通往亞利桑那——風景優美，但是我們那有心情欣賞。我們儘量多睡，醒了也續繼裝睡。每當停車時，就有人開溜——除非又被警察抓囘來。在我們到達索諾拉的諾加里時，車上的人只剩下一半；這

些人似乎正朝着亞利桑那的諾加里進行。

我們在地震後的第三天午後到達這個國際大門。我們被驅進剛好過交界處的收容所中，有個穿軍服的人用西班牙語向我們致辭：『歡迎，各位朋友！美國樂意在鄰邦遭遇災難時，伸出援手。美國移民單位特別簡化手續，以便能夠儘快地照顧各位。首先我們必須要求各位都要作除虱澡。然後大家都可以領到綠卡，在美國各地找工作定居。但是離開營地以後，你們也許會發現勞工代理人或代理公司對你們會有所幫助。另外這兒還有活動廚房！餓了就由山姆大叔作東，請各位吃個第一頓大餐。歡迎各位光臨美國！』

幾個人有問題發問，瑪格麗德和我却直奔通往『去蝨除虱處』的那個門口。我對這個名字頗有反感。

或許也應該吧。經過在廢墟挖了一整天，後來上了一間不大乾淨的火車車廂，又跟一大堆久不洗澡的人羣一連在那擠了兩天，我還能問心無愧地硬說我自己絕對全身無蝨嗎？

除虱澡其實並不那麼難受。就是在監督下洗個淋浴，在西班牙語勸告下使用藥皂，徹底擦搓生毛髮處，務必要清潔。同時，我的衣物正在作消毒或熏蒸——我想大概是蒸熱消毒器——然後我得光着身子等二十分鐘，才能領囘衣物。在等候的時候，每過一分鐘，我就更爲惱火一分。

可是一旦穿好衣服，我的氣就消了，這才想通誰也沒有故意逞威風欺壓人或者耍人；只不過在緊急之際處理事情，難免損及人性尊嚴。（墨西哥難民似乎頗有反感，我聽到不少怨聲。）

她從婦女那邊的出口走出來，看到我一笑，頓時一切都稱心如意。她怎麼一走出除虱浴室，就好像剛從衣帽盒中出來似的，裝束那麼整潔，那麼美好挺呢？

她走上前來對我說：『沒讓您等得太久吧，親愛的？眞對不起。裏邊剛好有個燙衣板，我就抓住機會把衣服燙了燙。衣服剛洗好拿給我的時候，眞難看極了。』

『我等多久都無所謂，』我撒了個小謊。『你好美呵。』（這絕非撒謊！）『我們現在去吃飯吧？』

『是不是還有什麼表格要塡，或者手續要辦？』

『噢。我想我們還是先去廚房吧。我們不想要綠卡，那是給墨西哥公民的。至於我，我必須解釋我們怎麼失掉我們的護照的經過。』這番解釋我早在心中擬好了稿， 在火車上也已向瑪格麗德解說過：我們是觀光客，住在高潮大飯店；地震來襲時，我們在海灘，所以我丟了衣服、錢、護照等等等等，因爲我們住的旅館全毀了。我們很幸運還能夠生還，身上的衣服還是後來紅十字會給的。

這個故事有兩大優點：高潮大飯店確實已經全毀，其餘情節又不易查考求證。

現在想去活動廚房領餐，就得先排領綠卡的隊伍。好不容易挨到桌邊。在那兒有個人把一張檔案登記卡推到我的面前，用西班牙話說：『正楷書寫你的姓名，姓在前名在後。寫明你的住址。如果地址在地震中已經毀掉，加以說明，並且另寫個別的地址——堂表兄弟姊妹、父親、神父、牧師、或其他任何人，只要他的地址在地震中未毀的都可以。』

我搬出我那套說詞。那位官員就抬起頭來說道：『朋友，你在躭誤時間，擋住隊伍動不了啦。』

『可是，』我說，『我並不需要綠卡。我也不想要一張綠卡。我是從國外回來的美國公民。我是在解釋我爲什麼現在沒有護照。我的妻子情況也是這樣。』

他用力捶一下桌子，『老兄，你的口音可以聽得出你是美國土生土長的，但是你丟了護照我幫不上忙。我還有三百五十位難民急待處理，另外還有一列火車就要進站。我在半夜兩點以前休想上床睡覺。你爲什麼不幫幫我們雙方的忙，接受一張綠卡呢？那又不會毒你害你，反而會幫助你入境。到了明天，你大可以再找國務院，去爭你的護照——可不該找我。對不對？』

我笨，可絕不頑固。『好吧。』我寫的地址是詹姆先生的；我想這是他欠我該我的。他的地址有個好處：是另外一個世界。

活動廚房正如我們想像的，像慈善救濟機構施飯處的做法，但却是美國式的烹飪，我已經好幾個月都沒吃過——而且我們正好很餓。餐後水果吃的是史塔克最香甜的蘋果。我們出來走到諾加里的街上，夕陽仍在——自由了，洗過澡，吃飽飯，進入美國完全合法，或者幾乎完全合法。我們至少跟十七週以前在海上被救起的那兩位赤身露體的傢伙來比，要幸運十倍。

但是我們仍然是命運之神手中的孤兒，嗷嗷待哺，身無分文，無家可歸，除了身上的衣服，一無所有，而且我三天沒刮鬍子，再加上衣服經過消毒什麼的處理之後，人看起來就像個背街僻巷的流浪漢。

沒錢的情況特別令我難過，因爲我們的確有錢，瑪格麗德積下來的小費，鈔票上應該是共和國，印的却是王國；錢幣的兩面也不對。有些錢幣含銀，當銀子賣也許還值一點錢。可是，又不容易立即兌現。要是硬拿我們身上的錢來花，那簡直是自找麻煩。

我們究竟損失多大？可惜沒有宇宙和宇宙之間的兌換率，無法換算。或許用相當的購買力來比較推算——幾打鷄蛋，幾公斤糖。但是又何必再去費事？再多那也是過去的事，現在都已經丟了。

這就像我剛到馬薩特蘭所做的兩件事一樣是白費力氣，徒勞無功。在我主持洗碗間擔任首長的時候，我曾經寫信寄給：㈠亞歷山大·郝更生的老闆：神學博士端迪丹尼·杜佛大師，正道聯合教會會長；㈡亞力克·賈拉漢在達拉斯的律師。

兩封信都沒收到回信。信也沒退回來。這正如我所料，無論是亞力克的世界，還是亞歷山大的世界裏，都沒有飛行機器。

我還想再試一次——但是希望不大；我已經知道這個世界，賈拉漢和郝更生都會感覺奇怪。怎麼說呢？在到達諾加里以前，我什麼都沒注意。可是到了這裏，在收容所裏居然有（您可要坐穩，別嚇倒了）——電視。一個很漂亮的大盒子，一邊有窗戶，窗戶中有活生生的畫面，有人……而且盒中有聲音傳出來，就是那些畫中人說的話。

除非在您生活的那個世界有這種新發明，那您早已習慣，認爲理所當然不足爲奇了；否則您要是活在一個沒有電視的世界——那您一定不會相信我說的話。跟我學學吧，因爲我一再被迫相信令人難以相信的事物。是有這麼一個新發明，是有這麼一個世界，這種新發明在那兒像腳踏車一樣普遍，它的名字叫電視——或者有時稱做T.V.或者 Video（影視）或者甚至於叫 Idiot box（呆盒子）——

如果您聽說了這個偉大奇妙的東西有那些用處，那您就會了解最後那個外號的意義了。——

假如您流落異鄉，身無分文，無處投靠，既不願意進警察局，又怕壞人襲害；臨急求救最好的去處只有一個地方。您通常在那個城市裏的一些腐敗遊樂區可以找到：

救世軍。

我拿起電話簿，毫不費事立即找到救世軍的會所地址。

花了二十分鐘，錯拐了一個大彎，瑪格麗德和我終於找到了救世軍。外面人行道上有四位仁兄——一個吹法國號，一個打大鼓，兩個揮敲着小手鼓——引來一羣人。他們起勁地唱着『萬世磐石』讚美基督；但是缺少個男中音，我眞想加入他們的工作行列。

在距離救世軍大門只有兩個店面之前，瑪格麗德就停了下來，拉住我的衣袖。『亞力克，我們一定要這麼做嗎？』

『呃？怎麼，有什麼不對勁嗎？親愛的。我以爲我們已經講好了的。』

『那裏，老爺。您只是告訴我而已。』

『嗯——也許是吧。那你不想去救世軍了？』

她先深深地吸口氣再吐出來。『亞力克，打從——從我脫離路德教會以後，我沒再進過教堂。現在走進去——我想我會有罪惡感。』

（親愛的天主，我該怎樣來開導這個小孩呢？她背棄神並不是因爲她不信神……而是因爲她的尺度標準比祢的更嚴謹。請祢引導——趕快引導！）『寶貝，如果你有罪惡的感覺，我們就不進去。可是你要告訴我，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我已經計窮了。』

『喔——亞力克，還有沒有別的機構，可以在急難時投靠求助的呢？』

『唉，當然還有。像這麼大的一個城市，天主教一定有好幾個收容所，新教也會有幾個，也許猶太教也有一個。此外——』

『我是說那些非教會的機構。』

『瑪格麗德，我們都知道，這實在不是我的家鄉；在這方面的事，你知道的可能跟我一樣多。這裏很可能有好幾個機構收容無家可歸的人，並不是由教會辦的，但我不能確定。通常這方面的事自然而然由教會全部接管——而別人也不想辦。假如現在天色還早，那也許還可以找到一個適合的機構。可是這個時候我能夠想到的，只有找警察局求救……』

『在哥本哈根或斯德哥爾摩，或是奧斯陸，我會直接去警察總局。你只要要求，他們就會給你找個地方睡覺。』

『我必須提醒你，這裏不是丹麥，不是瑞典，也不是挪威。在這裏，他們也許會把我打入醉牢，把你關進娼妓感化院。然後到了第二天早上，說不定還會給我安個無業遊民的罪名，也未可知。』

『美國眞有這麼惡劣嗎？』

『我不知道，親愛的——這不是我原來的那個美國。但是我不想用吃苦受罪的方式去求證。寶貝，如果我不計較地爲他們工作，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救世軍過一晚，而你就不會感覺罪過了呢？』

她非常愼重地考慮着；瑪格麗德最大的短處就是完全沒有幽默感。善良溫厚，好處實多。童心好玩，的確是的。可是幽默感？『人生是眞實的，做人應該眞誠——』

『亞力克，如果可以那樣安排，我不會覺得進去不對。我也願意工作。』

『那倒不必，親愛的。到時候用得上的是我的專長。當他們今晚招待那些孤苦無依、爲社會所遺棄的人飽餐一頓以後，你就會看到，全墨西哥以及全美國重量級的洗盤子冠軍了。』

就這樣我重操舊業，洗起盤子來了。我也幫忙分發聖詩的歌本，佈置晚間佈道的會場。我向行政助理愛迪·麥考弟兄借一把安全刀和一片刀片時，告訴他我們是怎麼來到這兒的——在墨西哥海岸度假，地震來襲時，我們正在海灘亭受日光浴——就是那一套準備應付移民有關單位而未能派上用場的謊話。『全丟了；現金、旅行支票、護照、衣服、回家的票，其他一切的東西。可是，我們很幸運，我們生還了。』

『天主的神臂維護了你們。你告訴過我說你重生了嗎？』

『很多年以前。』

『我們迷途的羔羊如果能夠跟你多多接觸，對他們會大有好處。做見證的時候，你可願出面親自告訴大家關於你們的經歷？你是第一個見證人。噢，那天我們在這兒都感覺到了，但那只是碗盤震動叮噹發響的聲音。』

『當然樂意。』

『好極了。我替你去拿刀片。』

就這樣我做了見證，告訴他們關於那次地震的經過，描述逼眞可怕，不過還是沒有像眞的那麼可怕——我再也不願看到一隻老鼠，或者一個死嬰兒——我當衆感謝主使瑪格麗德和我都沒受傷。我發現這是我多年以來最誠摯的禱告。

愛迪牧師要求滿屋子身有異味的流浪漢和他一同禱告，感謝主保住了賈拉漢弟兄和姊妹，讓他們能夠生還。他藉此做了個非常動人的祈禱，內容包括從約拿直到第一百隻羔羊，引發了屋內到處此起彼落『阿門！』的高呼聲。

一個老酒鬼走上前來，說他終於看到了神的恩典和神的慈悲，他說他現在要爲基督效命，終生事奉基督。

愛迪牧師爲他特別禱告。接着又請別的人到前面來——他是一位天生的傳道人，他從我們經歷的事蹟中找到了一個主題，在晚間用來講道，並且引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節，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節，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事先早就準備了這兩節——也許沒有，因爲凡是一位敬業稱職的傳道人，都能夠從這兩節引伸發揮，說個沒完。不管怎麼說，對於我們突然的出現，他能立即構思，做爲盡善的利用，相當不錯。

他很喜歡我們，而且我有把握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他才告訴我，讓我跟瑪格麗德同住在一間女子宿舍中。佈道大會完畢，聚餐後，就在我們還在打掃整理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們沒有單獨做爲夫婦睡的房間——他們不常有夫婦住客——但是當晚賈拉漢姊妹似乎又是女子宿舍中的唯一住客，所以我何

必再住男子宿舍？當然那兒沒有雙人床，只有雙層舖——抱歉了！但是至少我們能夠在同一個房間。

我向他致謝以後，我們就很高興地上床就寢。兩個人如果眞的想睡在一起的話，本來就可以共一張很窄的床而不嫌小。

第二天早上瑪格麗德自告奮勇爲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做早餐。因爲正規的廚子並不做早餐，這就變成該誰做誰就來做的工作。做早餐並不需要個科班出身的大廚師——麥片粥，麵包，瓦倫亞亞香橙，咖啡。我留她在那兒洗盤子，並要她在那兒等我回去接她。

我一出去就找到了工作。

前一天晚上洗盤子的時候，收聽無線電（這裏叫收音機）得知，美國失業嚴重的程度已構成政治和社會問題。

西南部隨時都會有農田勞力的工作，但是昨天我推掉了那種工作。我並不是不屑做那種工作；從我長大能用乾草叉以後，我一連在收穫季節工作了好幾年。可是我不能帶着瑪格麗德下田。

我沒指望找個教士工作；我甚至對愛迪牧師都沒提起我曾經授過聖職。傳教士總是有失業的問題，總是有那麼多空的講道聖壇——但更過分的，連教堂中久餓有素的老鼠都會餓死。

但我幸而有第二種專長。

洗盤子專家。

不管有多少人失業，總會有洗盤子的工作在求人。昨天，就在我從邊境入口到救世軍的路上，我看到三家餐廳在窗上貼着『徵求洗盤碗人員』的廣告——我之所以注意這些廣告，是因爲從馬薩特蘭到此地，一路坐在車上有很多時間考慮，認定自己別無其他可以賺錢的本領。

沒有可以賺錢的技能。我的聖職不是在這個世界頒授的；我也得不到這個世界頒授的聖職，因爲我提不出證明曾在那個專修班或神學院畢過業——

我當然不算工程師。

我也無法教書，因爲我拿不出正式的憑證——我甚至於不能證明我自己曾經中學畢業！

一般來說我不是個銷售員。不錯，我曾經表現過出人意表的天分，在籌募基金方面高明的手法，可與第一流的高手媲美……可是這一方面我也沒有紀錄，也沒有名氣。有朝一日我也許會東山再起，可是今天就急需現金呀。

那麼還有什麼機會呢？我看過報紙上的人事廣告。我不是一個財稅會計，也不算那一種技工；我不懂軟體設計師是幹什麼的，我跟電腦完全扯不上關係，我不是護士……

我可以一直說下去『我不是』的那些專長，而這些又都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速成學會的。可是空談徒勞無益，我能夠做什麼？在我們熟悉適應這個新世界，同時學習處事的方法和技巧的時候，怎樣來養活瑪格麗德和我自己，這些考慮才迫使我充當僱工。

能幹可靠的洗盤人永遠不會餓肚子。（他只有可能會被壓死。）

第一個地方不好聞，廚房看起來很髒；我沒停留就走了出來。第二家是個連鎖經營的大旅館，洗碗間用了好幾個人。老闆出來望望我就說，『這是給墨西哥人幹的工作，你不會喜歡就在這兒的。』我想分辯，他不讓我開口。

第三家不錯，這家餐廳比大肚城餐廳略大一點，廚房很乾淨，經理的態度尚未逾越常有的橫蠻。

他警告我說，『這個工作只付最低工資，沒有調升也不會增加。每天餐廳管一頓飯。我要是抓到你偷東西，那怕是根牙籤，你就得立刻走路——絕無第二次機會。你的工作時間由我安排，而我也可以隨我的需要任意更改。現在我要你在中午到四點，六點到十點兩個時段工作，每週五天。要不然你也可以每週工作六天，但是沒有加班費。加班費是在我要求你一天工作超過八小時的時候才付，或者是每週工作超過四十八小時以外的時間發給。』

『好的。』

『那好，讓我看看你的社會福利（保險）證。』

我把我的綠卡遞過去。

他還了回來。『你想要我按照綠卡以每小時十二元五角算工資付給你嗎？你原來不是墨裔，你想要害我，讓政府找我麻煩？你那張卡是那兒弄來的？』

於是我就把原爲移民單位備妥的那段美妙的托詞，再搬出來放給他聽一遍。『什麼都丟光了。我甚至於不能打電話要人滙錢給我；我一定得先回去，才能動用那些財產。』

『你可以申請公共救濟或者補助啊。』

『先生，我太臭硬了。』（我不知道怎麼去辦，我又無法證明我就是我。你就不必再問了，讓我洗盤子吧。）

『很高興聽你說這句話。我指的是你說的「臭硬」。我們國家就需要多有一些像你這樣的人。到社會福利局那兒去，要他們發一張新的給你。他們會發給你的，就算你想不起來舊的號碼，他們也會照發。然後你再回到這裏，開始工作——哦，我現在就開始用你，列入薪餉册中。但是你一定要做完一整天，才能領到工資。』

『那很公平。請問社會福利局在那裏？』

就這樣我來到聯邦大樓，再扯了一遍老謊，有必要的地方添油加醬補充了一點。那位嚴肅的發證小姐堅持要講解社會福利工作概況給我聽， 講詞顯然是記熟背下來的。 我敢打賭她從來沒有過『客戶』（她對我就是這樣稱呼的）像我這麼聚精會神地聽講。她講的一切在我聽起來都是新鮮的。

我用的名字是『亞力克．賈拉漢』。這並不是有意選定的。這個名字我已經用了好幾個禮拜，聽到以後本能上就會答應——說出以後又不便再說，『對不起，小姐，我的姓名實際上叫郝更生。』我開始工作了。在四點到六點我休息的那段時間，我就到教會（救世軍）去，知道瑪格麗德也有了工作。

那只是臨時工作，三個禮拜——但是三週的時間恰到好處。教會的廚子一年多都沒休過假，這次她女兒生產，她想去旗桿鎮探望。所以瑪格麗德就在這段時間接替了她的工作——以及她的臥室，當然也是暫時性的。

所以賈拉漢弟兄和姊妹倆都極爲好過——當然也是眼前罷了。

第十四章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貲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衆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傳道書　九：十一

洗盤子的工作祇勞力，不勞心。我每天都有八小時，可以思索問題尋求答案。什麼問題？一切問題。五個月以前，還在我完全了解的那個世界——或者說我認爲我完全了解的世界——我的行業是最受人尊重的，我的工作稱心如意，如今我什麼都沒把握，一無所有。

更正聲明，我有瑪格麗德。對於任何男人都夠富有了，就算拿全中國的財富來換瑪格麗德我也不肯。但是就連瑪格麗德也是個莊嚴的合約，我到目前尚未能夠完全履行。在神的眼中，我已娶她爲妻，但是我並沒有養活她。

沒錯，我是有工作——但實際上是她在養活自己。在牛呂先生僱用我的時候，我並沒有讓他那個『最低工資，沒有增加』的條件給嚇倒。每小時十二元五角，在我眼中是白花花的一大筆錢——是

啊，在維契杜（在另一個世界我的那個維契杜）很多男子只靠每週十二元五角來養家。

我沒想到的是在這個餐廳——不是價錢貴的大餐廳，十二元五角還買不到一個鮪魚三明治（這家餐廳的價錢實際算便宜的）我從小就習慣認定一塊錢或一元是大錢；要把每天賺一百元想成貧苦級的最低工資，我一時是難以接受的。

十二元五角一小時，一百元一天，五百元一週，兩千六百元一月——貧苦？仔細的、好好的聽着：在我生長的那個世界裏，這個數目已經超過夢想的橫財了。

在這個等於『元』的『元』來計算物價和工資的社會裏，問題是如何才能適應，如何才能養活我自己和瑪格麗德（還有我們的孩子，假如我猜得不錯，第一個很快就會來了）；而在這個世界裏，我沒有文憑、沒受過訓練、沒有朋友、沒有認識的人，毫無可資查考的記錄和資料，亞力克，除了洗盤子以外，你到底還有什麼長處？

今天我洗盤子洗得很樂，但是不久以後我一定要爲我所愛的人力爭上游，最低工資當然是不夠用的。

現在終於面臨這個最重大的問題：親愛的主耶和華，你安排給你僕人的這些徵兆或兇兆表示的眞意是什麼呢？

有的時候，一個信仰堅定的敬拜神的人也得從跪拜中站起來，跟天主直言交談。主啊，告訴我該信什麼？難道這些欺人的大徵兆和奇蹟就是祢要的，而由那些非基督的鬼物降下來誘惑祢的選民的嗎？還是，這就是世界末日的眞正預兆？我們會聽到祢召喚的聲音嗎？

還是，我像尼布甲厥撒那樣發瘋了，而這一切只是在我失常錯亂的心頭發出的幻覺？

如果其中之一是眞確的，那麼另外兩個就是錯的。我該怎樣來決定？萬邦之主，我得罪冒犯了祢嗎？

有天晚上在我走回救世軍的途中，我看到一塊牌子，上面的話可以看成是對我禱告的直接回答：『現在活着的好幾百萬人永遠不會死。』那塊牌子由一個男子扛着。一個小孩跟在後面散發傳單。

我故意躲開沒接。我一生中有好幾次看到那塊牌子，但是我一直都儘量避開『耶和華的見證人』。他們死硬頑固實在難以相處，而且正道聯合教會本身又是聯合教會的機構。在籌募基金及從事政治活動的場合，必須（當然同時也要遠避異端）避免在教義枝節上的爭端。咬文嚼字的神學家毀了有效的組織。如果有個教派堅持只有他們才懂得——唯一完全的——眞理，而凡是不同意的人都是異端邪教，那麼我們怎能把這個教派納入，在主的『葡萄園』中從事實際的聖工呢？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們就把他們留在正道聯合教會之外。

儘管如此——也許這次他們對了。

這樣一來我面臨到十萬火急的大問題：如何引導瑪格麗德，在『大號角』響起聽到主最後的召喚以前回到主的身邊。

但是『如何』又得看在『何時』而定。主張『千年前說』的神學家對於最後『大號角』的日期，看法完全不能一致。

我用科學的方法。任何爭論總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查看聖經。所以我就這樣做了，現在我住在救世軍教會裏，我可以借用聖經。我就查了又查，看了又看……這才知道爲什麼『千年前說』的學者們對日期的認定有這樣的差異。

聖經就是上帝的話；這點不容任何人懷疑弄錯。但是上帝並沒有向我們保證過，說聖經容易閱讀。

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的主和祂入世的化身：神的愛子，拿撒勒的耶穌，救世主基督向祂的門徒保證，就在他們那個世紀（就是公元一世紀）會看到祂回來。還有在別處，也有好多次祂應許過祂在一千年過後會回來，要不然就是兩千年；或者別的一個時期，是在福音傳遍全人類，傳遍每個國家以後的那段時期？

到底那個才對？

如果您讀得正確，這些全對。耶穌的確在祂十二位門徒的時代回來過；祂是在祂第一個復活節回來的。那是祂第一次回來，絕對必要，這樣才能證明給世人，祂的確是神的兒子，祂就是神。再過一千年，祂又回來了；由於祂的大慈大悲，祂判定再給祂的人民另外一個恩賜，再多給一段察看表現的時間，而不是把罪人立刻打入地獄深淵。祂的慈悲是無窮無邊的。

這些日期不易讀出，那是可以想得到的，因爲祂絕不願意因爲結算清理的日期延期而鼓勵罪人繼續犯罪。這個時代何時結束？大號角和大召喚何時來臨？大審判的日子又在何時？就在現在！你什麼警告都得不到。沒時間讓你在臨終前懺悔。你必須活在恩寵中；要不然，那個時刻一旦來臨，你就會被抛入火湖，在那兒飽受煎熬直到永遠。

上帝的話就是這麼說的。

在我覺得，大審判日子的聲音亦復如此。

我沒有寬裕的時間來引導瑪格麗德回到羊欄（教會）……因爲召喚可能就在今天來到。

怎麼辦？怎麼辦？

一個凡人，無論什麼問題都大得無法解決，但只有一件事能做：藉禱告把自己交託給主。我就是這樣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禱告總是有求必應的，但是必須能夠體認確定眞正的答案……。

同時橋歸橋，路歸路，我還是要工作，而且當然選擇每週工作六天而不是五天（三萬一千兩百元一年！）——我能多賺一毛就多一毛可以花用。瑪格麗德什麼都需要，我也是。尤其是我們都急需鞋子。我們在馬薩特蘭災變時穿着的鞋子本來不錯——就馬薩特蘭當地的農民而言；但是穿着經過兩天在災後廢墟爬上爬下，又從那以後一直再穿到現在，從來沒脫下來過；鞋子早該丢進垃圾箱了。所以我們需要鞋子，每人至少兩雙，一雙工作時穿，一雙外出應酬。

另外還有很多東西。我並不全都知道女人需要的一切，但是一定比男人的需要來得複雜。我一定得把錢交到瑪格麗德的手中鼓勵她購買她需要的東西。我將就邋遢地過，除了必要的一雙鞋子一條粗布的工作褲，別的需要不多。不過我買了刀片，又在靠近救世軍教會的理髮訓練班理了個髮，在那

裏如果找生手的學徒來理只要兩元，我就理了個兩元的。瑪格麗德看了看，輕聲說她也會理，這樣可以替我們省兩塊錢。她拿起剪刀，修剪了那個學徒替我理壞的地方……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花過理髮錢。

可是省兩塊錢不足補償我更大的損失。我在牛呂先生僱用我的當時，心裏眞以爲每工作一天，就會拿到一百元。

他並有給我那麼多，他也沒有欺騙我。請聽我慢慢道來。

我第一天做完工很累但也很樂。自從大地震以後從來沒有這麼樂過，我是說，快樂是相對的。我來到出納櫃台前停下來，牛呂先生正在那算賬，郎恩烤肉店已經打烊。他抬起頭來問我：『還習慣吧，亞力克？』

『還不錯，老闆。』

『路加告訴我，說你幹得不錯。』

路加是主廚，一個大塊頭的黑佬，並且是我名義上的老闆。事實上他從來沒管過我，只是告訴我東西放在什麼地方，讓我知道該做些什麼。

『很高興聽他這麼說， 路加是位好廚師。』餐館附送的每日一餐，我都在四點吃。路加向我解釋，工作人員可以點菜單上任何的菜來吃，唯有牛排和排骨例外。他說今天如果我要燉肉或者烤獅子頭（肉圓），我可以儘量添加剩菜。

我選了獅子頭，因爲他的廚房聞起來看起來都潔淨。一個廚子的好壞但看他做的獅子頭，就可以分辨明確。我把剩菜覆蓋在肉圓上，不再加番茄醬。

路加切給我的櫻桃糕特別大，另外還加了一杓香草冰淇淋……

『路加很少誇獎白人工作人員，』我的僱主繼續說，『從來沒誇過墨裔 。所以你一定幹得很好。』

『我希望如此。』我開始有點不耐煩。我們都是主的子民，但是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黑人對我工作的意見有了份量。我一心只想拿到錢，好趕快回到瑪格麗德的身邊。

牛呂先生合起手來，手指扠在一起，兩個大拇指互相繞着。『你要錢，對不對？』

我抑住煩躁，『是的，老闆。』

『亞力克，洗盤子的工資，我寧願每週一付。』

我大失所望，我相信我的沮喪已形於色。

『別誤會我的話，』他補充說，『你是按時計算工資的。所以你願意的話，是可以在每天工作結束以後領取工資。』

『那麼我願意。我需要錢。』

『讓我把話說完。我之所以願意按週結付洗盤人員的工資，而不按日支付，那是因爲有些工人，經常都是拿了錢就去買瓶香甜的白葡萄酒痛飲一醉，從此好幾天見不到面，再露面時又吵吵鬧鬧的要討回原來的工作。還上勞工局去投訴。嘔人的是說不定我眞會讓他復工——再由他如法炮製的混一天——我用過此地的混混，就曾經這樣來來去去的。

『這種情況發生在墨裔的工人不多，因爲通常他們都存錢寄回家去。但是我沒看過那個墨裔人能使路加滿意的……我不能沒有路加，他比任何一個洗盤子的都來得重要——路加通常可以告訴我那個黑仔行不行，幹不幹得久，好的黑仔總比白人能幹。但是好手總是想要往高處爬……若是我不提升他們担任二廚什麼的，他們很快就會跳到別家餐廳去，所以這總是個問題。如果一個洗盤子的能爲我一連工作一個禮拜，我就心滿意足了。如果能保他工作兩週，我會樂昏了。若是做上一個全月，那大概一生難得一見了。』

『我能爲你做上三個禮拜，』我對他說，『現在我可以領我的工資了吧？』

『別催我。如果你願意每週一領，我會把你每小時的工資再加一元。那麼在一週結束的時候，你可以多拿四十元。你說好不好？』

（不對啊，應該是每週多出四十八元，我心裏這麼想。只是洗洗盤子，一年幾乎就拿到三萬四千元，哇！）『那該是每週多四十八元，』我回答說。『不是四十。因爲我選的是每週工作六天。我需

要錢。』

『好吧。那我就每週付你。』

『請等等。能不能從明天開始?我今天需要點現金。我妻子和我什麼都沒有，我就衹穿着的這身衣服，我的妻子也是這樣。我可以耐心再多撐幾天，但是有些東西女人是非要不可的。』

他聳聳肩。『隨你吧。但是你今天的工資沒有每小時一元的加給。明天你只要遲到一分鐘，我就算你是自己不要這份工作，我再把徵人的牌子掛回窗上。』

『我不是酒鬼，牛呂先生。』

『我們到時候看吧。』他轉身過去對着他的記賬機，在鍵上敲了幾下。我不懂，也不知道他搞些什麼。那是架算數機，但又不像貝比積（Babbage）計數器。機上有按鍵，有點像打字機。但是機頂有『窗』，靠着某種奇術還是魔法，『窗』上就顯出數字和文字。

算術機嗡嗡飛動，響着鈴聲，現出信號；他伸手進去拿出一張卡片，遞過來交給我。『拿去吧。』

我拿過來仔細看看，又沮喪起來。

那是一張三吋寬七吋長的硬紙卡，上面打了很多小孔，並且印了字，文字說明那是諾加里商業儲蓄銀行的支票，由朗恩烤肉店開出給受款人亞力克·賈拉漢的支票——不對，不是一百元。

五十一元兩角七分。

『有什麼不對嗎?』

『我原以爲是每小時十二元五角的。』

『我就是按那個付給你的。八小時按最低工資付的。你可以自己核對那些扣除代繳的項目。賬不是我算的；這是一部IBM—1990型，IBM有長期懸賞，凡是有人發現這一型的IBM機器和這一項的程式開錯一張付款支票，就可以獲得一萬元獎金。你再看看，付款總額——一百元；所有的扣繳都逐項列出，全部加起來再扣掉。然後再把你算出的結果跟IBM的來比對。可別怪我，法律不是我

訂的——而且我比你更不喜歡這些法規。你可知道每一個來到這兒洗盤子的人，無論是偷渡進來的墨人還是本國公民，都要我付現金，怎麼可以不理會那些扣繳?你知道要是第一次被他們抓到我這麼做，罰金會有多重嗎?第二次抓到我又會怎麼樣呢?不要怨我——去找政府理論。』

『我只是不懂。這一切我都陌生。你可以告訴我這些扣繳是些什麼項目。比如說，這裏有一項叫做「ADM—N」是什麼?』

『那是管理費，可別問我爲什麼要付，因爲要記賬由我記，而我並沒有獲得記賬的報酬。』

我再看看別的扣繳跟那些印出的細字核對。『SOCSEC』代表社會福利（保險）。今天早上那位小姐才向我解釋過……我當時告訴她，儘管這個構想極好，我覺得等我眞正決定參加以後再說；目前我尙無能力負担。MEDINS（醫保），HOSPINES（住院），DENTINS（牙保）倒是一目了然，只是目前我也沒有能力負擔。但是，PL—217又代表什麼呢?DEPEDUC和UNESCO又是什麼呢?

還有『所得稅』到底是什麼?

『我仍然不懂。這一切對我而言全是陌生的。』

『亞力克，你不是唯一不懂的人。但是你爲什麼說完全陌生?在你一生中一直都有的……而且你爸爸，你爺爺那一代就有了。』

『抱歉，所得稅是什麼?』

他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你確定不需要去看看「司令客」（Shrink）嗎?』（精神病醫師。）

『「司令客」是什麼?』

他嘆口氣。『現在我需要去看了。喂，亞力克，拿着就是了。至於扣繳，去找政府理論，可別找我。你看樣子說話還算老實，也許在馬薩特蘭大地震中，你碰傷了頭。我只想趕快回家吃顆「蜜糖」（Miltown，鎮靜劑或安眠藥）。所以，你還是拿着吧。』

『好吧。可是我不知道去那裏兌換?』

『那沒問題。你背書，我就給你現金。但是要保留票根。因爲稅捐處一定要看到所有的扣繳票根才會退稅給你。』

『那我也不懂。不過我會保留票根。』

工資還沒拿到手就先去掉了幾乎一半，着實令我嚇一跳。不過我們還是過得愈來愈好，因爲瑪格麗德跟我兩人每週一共收入四百元，不但足夠餬口，還有餘錢購置衣物和必需品。理論上她現在拿的工資，和她代理廚子時的工資一樣，每小時二十二元，每週二十四小時，每週共得五百二十八元。

而事實上她也有扣繳，所以她的淨收入每週祇有兩百九十元。這仍然是理論上的數字。因爲每週還要扣五十四元作爲住宿的費用——相當公平合理，在我調查外面租金的行情以後，我認爲如此。事實上是相當便宜的。此外又規定我們每週應付一百零五元的飯錢。麥考弟兄最初按每週一百四十元算我們的飯錢，並且拿出賬簿說明正廚奧安女士每天付出十元餐費……所以我們兩個應該定爲每週一百四十元。

我認爲還算合理（看了朗恩烤肉店菜單上的價目以後）——理論上公平合理。但是我每天最大的一餐是在工作處吃的。我們最後協議，瑪格麗德照付十元，我出一半。

這樣一來，瑪格麗德五百二十八元的週薪，實際上只拿到一百三十一元。

能拿到就不錯了。正如同大多數的教會一樣，救世軍手裏收來的剛夠餬口……有時候還不夠餬口呢。

不論如何我們一週過得比一週更好。第一週下來，瑪格麗德就買了新鞋，高級漂亮，是在貝尼百貨公司買的。定價三百五十元，剛好碰上大減價，算兩百七十九元九角。

當然她爭了半天，在我沒買鞋以前，她不肯買新鞋。我告訴她我們還有一百多元——下個禮拜——可以給我買鞋，請她幫我存着免得我花掉。她這才滿意地同意了。

就這樣到了下週一，我也去買鞋，買得更便宜——軍用剩餘物資，又好又牢又舒服的鞋子，比任何鞋店賣的都耐穿。（一切都定當了之後，我又要想配雙在正式場合穿的鞋子。一個光腳的窮光蛋要

提高自己的身價地位，可眞不簡單。）然後我們就到親善零售商店爲她買了套衣服和一套夏服，爲我買了工裝褲。

瑪格麗德要我再多買些衣服——我們仍然剩有將近六十元。我執意不肯。

『爲什麼不買呢，亞力克？你需要衣服，無論怎麼說都跟我一樣迫切……但是我們存的錢幾乎都全花在我身上了，那不公平。』

我回答說：『那裏需要，我們就花在那裏。下個禮拜如果奧安女士如期回來，你就沒工作了，我們就得動身走了。所以我們還是省下來當車費。』

『動身到那兒去，親愛的？』

『到堪薩斯去啊。這個世界我們兩個都陌生，但是却又熟悉——同一種語言，同一個地方，歷史有些也相同。在這裏我只是個洗盤子的，賺的收入不夠養活你。但是我深信堪薩斯——在這個世界的堪薩斯——跟我原來生長所在的那個堪薩斯很像。在那兒我更能適應。』

『縱使海角天涯我都會跟您去，親愛的。』

救世軍教會距朗恩烤肉店將近一哩；每天四點到六點那段休息時間沒有回『家』的時候，我通常在飯後就到城裏的圖書館去看書，使自己熟悉這個世界的一切情況。在這裏看的書，以及閱讀客人有時留在餐廳的報紙，是我獲得再教育和重新學習的主要機會。

在這個世界，威廉．詹寧．布萊恩先生的確當過總統，他溫和的政策使得我們沒捲入歐洲大戰。他進而調停促成和談。費城條約多少使得歐洲恢復到一九一三年以前的景況。

我沒聽過在布萊恩以後的幾位總統，他們不在我的世界，也不在瑪格麗德的那個世界。接着我就完全被書中的描述吸引住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當今總統的名字：約翰．愛德華二世基督陛下，世襲美國與加拿大總統，海恩尼斯伯公爵，魁北克伯爵，衞教大師，窮人的守護人，和平軍總元帥。

我看看他的照片，他當時正在亞伯達做貧基的工作。他身體高大，肩膀很寬，溫文爾雅，身上穿着一套很講究的制服，胸前掛的勛章足夠保護他永不感冒。我仔細端詳他的長相，問我自己：『你會

向這位老兄買舊車嗎？』

但是我越想，就覺得越是合理。美國人，在整個二又四分之一個世紀中都是自成一國，一直都在念念不忘他們自己推翻的王位或王權。然而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眉飛色舞地談論歐洲的皇室，簡直垂涎欲滴。最富有的人千方百計地要把女兒上嫁皇族，甚至喬治亞親王也行——在喬治亞有位『親王』是農夫，他家附近有個最大的糞堆。

我不知道他們從那兒僱來這位皇家大少。也許他們遠從伊斯多麗（Estoril）請來的，要不然就從巴爾幹半島那幾個小國進口來的。恰如我一位歷史教授指出的，到處都有失業的皇親國戚在找工作。失業的人那還能挑剔，這我知道的最清楚。

奠基的工作，砌石堆磚也許並不比洗盤子更枯燥乏味。但是時間較長。我想。我從來沒當過國王。我不敢說，如果有人給我個當國王的工作，我到底會不會接受；除了工時較長以外，還有很多難處。

在另外一方面——

拒絕一個你明知道不會有人送給你的王位，按定義那是酸葡萄。我捫心自問，最後決定我也許可以說服自己勉強接受，就算是為自己同胞所作的犧牲吧。到時我會為此向主祈禱，直到我完全確定天主真的要我接受這個重擔。

我實在並不憤世嫉俗。我深知人在勸自己接受上帝要他們做他們本來一直想要做的事上，他們有多脆弱——在這方面，我並不比別的兄弟好到那裏。

但是令我驚奇異常的事，加拿大居然跟我們美國會合成一國。大多數的美國人都不懂為什麼加拿大人不喜歡我們（我也不懂），但是他們的確不喜歡我們。說加拿大人會投票贊成跟我們合併，使我大吃一驚。

我走進圖書館櫃台，借了本最近的美國通史。剛開始要讀，就看到牆上的掛鐘已經將近四點……所以我不得不把書又還回去，以便及時趕回去洗盤子。我沒有借書證或者外借的權利，因為我付不起

非當地居民應付的保證金。

比政治改變更重大的是科技與文化方面的改變。我幾乎立卽理會到，這個世界在物質或物理上的科技比我原來那個世界更進步。事實上在我一看到『電視』展示設備的時候，就立刻體會出了。

我從來都沒想通電視是怎麼來的。我想在公共圖書館看些書來了解一下，可是立刻就碰壁撞上一個叫做『電子學』的學科（不是電學，而是叫電子學）。所以我就仔細地研讀電子學，又遇到一大堆最唬人數學公式和胡言亂語。從熱力學使我決定應主聖召從事傳道工作以來，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密密麻麻的公式。我想羅拉理工學院是無法應付這樣的天書——至少是在我還沒畢業那時的羅拉學院。

可是這個世界高超的科技在電視以外還有很多方面。就拿指揮交通的紅綠燈來說。

您能否想得到有一種情況，在交通最壅塞的十字路口，完全沒有警察——只用沒有人性私心的顏色燈號——就能指揮裕如嗎？

相信我，這就是諾加里現有的設備。

設備的功能操作如下：

在每個忙碌的十字路口至少設十二個燈號，三個一組共四組，每組燈號各對東南西北一個方向，每組燈號都有罩，只能從它所屬的方向看到，有紅燈、綠燈，和琥珀色的燈，光度很强可在一哩以外看到，卽使在强烈的日光下也能看到。而且不是弧光燈，都是强光度的愛迪生燈——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些燈要經常不斷地一閃一滅，一連好幾個小時都不能發生故障；甚至於每天二十四小時，一連好幾天都不會出故障。

這些燈都高高地裝在電線桿上，或者懸在十字路口，以便汽車駕駛和機車騎士，在老遠處就能清楚地看到。譬如說南北方的綠燈亮時，東西向的燈號就亮紅燈——南北的交通就可通行，東西向的交通就得停下來等候，完全就像有個警察在那兒吹哨子舉起雙手，指揮南北通行東西停候一樣。

換句話說，這些燈代替了警察的手勢。

至於琥珀色燈是代替警察的哨子；用來預告提醒情況卽將改變。

這些設備還有很多別的妙處，譬如電動計數裝置，可以決定亮燈時間，以達到最理想的交通流動效果，還有控制左轉或者方便行人的特別燈號；但是眞正大驚特奇的事是：人居然都聽燈號指揮。難道人眞的都溫順像綿羊一樣，就這麼容易控制？不對。我覺得很奇怪，就去圖書館查到一些統計資料。這個世界的暴力犯罪率，比我所生長的世界來得更高。是這些怪燈號造成的嗎？我認爲不是這樣的。我想這裏的人，儘管彼此之間有暴力動粗的傾向，却都認定遵守交通燈號是理所當然該做的事，或許是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眞是大奇特奇。

另外科技方面明顯的差異是在航空。並不是我老家的那個世界中那些看起來很舒服、清潔、安全、安靜的飛船——不是，絕對不是！這裏的有點像大地震以後，我們做苦工還債的那個墨西哥所見到的那種飛行機，但是這裏的飛行機要大得多，快得多，聒噪得多，飛得也高得多，簡直像全然不同的新品種——或許就是不同的新機，因爲名字叫『噴射飛機』。您可想得出一輛大車子在離地面八哩的上空飛行？您可想得出這輛大車跑得比聲音還快？您可想得出一種尖叫會震得您牙痛？

人們把這個叫『進步』。我懷念那輕於空氣既平穩又舒服的齊伯林伯爵號飛船，因爲我躲不掉這些龐然大物。每天都有好幾次，一架這種怪物從教會頂上尖叫飛過，相當低，朝城北的機場降下去。噪音令我煩心，弄得瑪格麗德很緊張。

儘管如此，大部份科技的改善革新的確是進步——更好的供水裝置，更好的室內室外照明，更好的道路，更精美的建築，各種機器減輕人力操勞提高工作效果。我不是個夢想重回大自然的怪人，從未輕視工程新知，而且我比大多數人更有理由重視工程學。大多數瞧不起科技的人，如果一旦失去工作技能的依靠，就會餓死。

到諾加里快三個禮拜的時候，我終於可以實現我夢想，那將近五個月的計劃——從我們一到諾加里就開始積極籌劃（但是因爲當時無力負擔，不得不延後）。我選定在禮拜一兌現，那天我剛好休假。我告訴瑪格麗德要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因爲我要帶我的女朋友外出享樂，我也全副盛裝——新

衣服，新鞋子，新襯衫；刮了鬍子，洗了澡，連指甲也修剪整潔了。

好可愛的艷陽天，又不熱。我們兩個心情愉快，因爲先是奧安女士來信給麥考弟兄說，如果情況許可她想在那兒再多留一個禮拜，其次我們的錢也已經夠我們兩人回堪薩斯，維契托的車票，當然只是剛剛夠——但是奧安女士來的消息意味着，我們又可以再多存四百元，除了路上吃用，到達以後還不致完全一文不名。

我帶着瑪格麗德到了我找工作那天看到的那個好地方——在遊樂區以外的一個老式冰淇淋小店。

我們在店外停下來。『丫頭，看到這個地方了吧？記不記得我們漂在遼闊的太平洋上躺在浮墊上講的話？當時我們並沒指望還能活多久——至少我是沒有指望過。』

『親愛的，我怎麼會忘記呢？』

『我曾問你如果你能得到想要的任何東西，那麼你最想要什麼時，你還記得你當時回答的是什麼嗎？』

『當然記得！那是一客熱的軟糖聖代。』

『對！今天就算是你的生日，親愛的，現在你就要吃到那個熱聖代了。』

『噢，亞力克！』

『別哭兮兮的！我受不了一個女人哭哭啼啼。要不你也可以來客巧克力麥酒，或者一客鋸末聖代，隨你高興，想要什麼就來什麼。但是在我帶你來這裏以前，我已經確定這裏有熱的軟糖冰淇淋了。』

『我們吃不起。我們應該省下來當路費啊。』

『我們吃得起。一客熱軟糖聖代只五塊錢，兩客十塊，而且我高興了還會賞一塊錢小費給服務小姐。男人不只靠麵包生活，女人也不是。太太，走吧！』

我們入座，招呼我們的服務小姐很漂亮（當然沒我的新娘子漂亮）。我替瑪格麗德拉開椅子，讓她在背對着街的那個位子坐了下來。『我叫黛蜜，』服務小姐說着就遞給我們菜單。『這麼可愛的日

子，兩位想來點什麼？』

『我們不需要菜單，』我說。『來兩客熱的軟糖聖代好了。』

黛蜜想一下。『好，如果兩位願意多等幾分鐘的話。熱的配料還得現做。』

『幾分鐘，誰會在乎？我們已經等了比那要久得多了。』

她微笑着走開了。我望着瑪格。『我們已經等得夠久了。對不？』

『亞力克，你眞是個多情體貼的人，那也是我深愛你的原因之一。』

『我是個情癡，現在直流口水想吃熱糖聖代。但是我要你來看看這個地方，還有別的原因；瑪格，想不想咱們也開個像這樣的店？我們倆一起來。你做老闆，我洗盤子再兼打雜、跑腿、保鏢；反正別的我全都包了。』

她看來似乎也有意思。『你說眞的？』

『一點也不假，當然我們不能一下子就自己開店；我們一定先要存些錢，但不必很多，只要按我的計劃來做。地方小一點無妨，只要明淨舒適——自己油漆裝修一新。一個冷飲和冰淇淋的供應專櫃，再少加幾個項目：熱狗、漢堡、丹麥開口三明治，就這些夠了，也許再來個湯，湯用罐頭來做該沒問題，存貨也不必太多。』

瑪格麗德一臉吃驚的樣子。『不要罐頭湯，我可以自己做眞的；比罐裝的更價廉更好吃。』

『我遵從你的專業決定，夫人。堪薩斯有六七個小小的大學城；每個地方都歡迎這樣的小店。我們也許可以先選個已經開着的，老爸老媽式的小店——幫他們做一年，再盤過來。店名改成「熱糖聖代」，或者「瑪格三明治」。』

『熱糖聖代。亞力克，你想我們眞的能幹得起來嗎？』

我靠近她的身邊，拉着她的手。『我有把握我們做得起來，親愛的。而且也不必拚命工作累得半死。』我抬頭看，『那個交通燈在瞪着我。』

『我知道。每次燈號改變的時候，我都可以在你眼中的反光上看到。要不要換換位置？我無所

謂。』

『我也不在乎。只是覺得對人有點催眠作用。』我低下頭來看看桌子，再抬起頭來看燈號。『嗨，燈滅了。』

瑪格麗德轉過頭去看。『我看不到。在那裏？』

『啊，這個討厭的鬼東西已經不見了。看來似乎沒錯。』

我聽到身邊有個男人的聲音。『你們兩位要點什麼？啤酒還是葡萄酒？我們沒執照，不賣烈的東西。』

我四周看看，有個男服務生站在那兒。『黛蜜到那兒去了？』

『誰是黛蜜？』

我深深地呼吸，平服了心跳才說：

『對不起，兄弟，我不該進來的，我發現錢包忘在家裏。』我站起來。『走吧，親愛的。』

瑪格麗德睜大眼睛，一語不發靜悄悄地跟我一起走了出去。走出之前再四處看看，沒看到什麼改變。我想這裏是個正經的地方，喝啤酒的好去處。但不是我們可以開心地吃冰淇淋的地方。

當然也不是我們的世界。

第十五章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箴言 二七：一

出來以後，想也沒想，我就領着她朝救世軍教會走。瑪格麗德一直默不作聲，緊抓著我的胳膊。我是該害怕的；可是我卻憤怒冒火。當時我嘴裏嘟囔着：『他們這些混球！他們這些天殺的！』

『在罵誰啊，亞力克？』

『我不知道。就因爲不知道誰才最可怕。就是正在作弄我們的。也許是你的朋友ＬＯＫＩ魔神。』

『他又不是我的朋友，正如撒旦不是你的朋友一樣。我怕魔神，他對人世所做的一切都令我恐懼。』

『我不怕，我生氣；魔神也好，撒旦也好，管他什麼，這最後一手實在太過分了。沒有道理。他們爲什麼就不能再等三十分鐘？那客軟糖聖代簡直幾乎到了我們嘴邊——他們一下子又給拿走了！瑪

格，那是不對的，那不公平！那簡直是殘忍得下流，毫無意義。就像捉到飛蟲活活地把翅膀給拉掉一樣。我瞧不起他們，管他們是誰。』

何必再去繼續談我們解決不了的那些事，瑪格麗德就說了：『親愛的，我們現在要往那兒去呢？』

『呃？』我突然停了下來。『怎麼，去教會啊，我心想是這樣。』

『這樣走路對嗎？』

『怎麼，是啊，當然——』我停下來左右四周看看。『我不知道。』我一直自然而然地走着，因爲自己的注意力全爲憤怒吸引住了。現在我發現地形地物都沒把握。『我想我大概迷路了。』

『我現在知道我是迷路了。』

又花了半個鐘頭，我們才搞清方位。附近的環境有點像，但都不對。我找到朗恩烤肉店所在的那排街坊，但是就找不到朗恩烤肉店。最後還是由一位警察指引我們才找到了教會……但是建築物變了樣子。使我大吃一驚的是：麥考弟兄是在裏邊，可是他不認識我們，他的名字叫麥克納布。我們就退了出來，儘量漂亮自然地走出來。其實，那裏漂亮自然得起來。

我們順着我們來的路往回走——慢慢地走，因爲反正沒有目標。『瑪格，我們現在又回到三週以前的境況了，只不過腳上穿了鞋子比較好而已。口袋裏裝滿了錢——但是有錢而不能用，因爲這些錢在此地一定是怪異無用的……如果我硬要拿出來花，必然落得安享鐵窗滋味。』

『你的想法可能是對的，親愛的。』

『就在前面轉角處有一家銀行。與其試着花花看，我何不走進去，只消問問這種錢值不值錢。』

『那該不會有什麼損害吧。會嗎？』

『應該不會的。但是我們的朋友魔神老怪可能另有花招，隨時都會使出來。哦，我們可得小心。這樣吧——你拿着所有的東西，只留一張鈔票給我。如果他們抓起我來，你就裝作不認識我。』

『不要！』

『你什麼意思，說「不要」？沒有必要讓兩個人都關進牢裏。』

她滿臉頑强，一語不發。一個不肯說話的女人，誰還能跟她爭辯？我嘆了口氣。『聽我說，親愛的，我能夠想得出的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我去找個洗碗的工作。說不定麥克納布弟兄今晚會讓我們在教會裏過夜。』

『我也要找個工作。我會洗盤子，或者掌廚，或者做別的工作。』

『我們到時候再看。跟我一起進去，瑪格，要坐牢就一起坐好了。但是我已經想清楚了怎樣來處理這件事而不會坐牢。』我拿出一張國庫鈔票，先把它揉得皺皺的，再去掉一個角兒。然後我們一同走進銀行，我手裏拿着那張鈔票，就好像剛從地上撿起來的一樣。我並沒有走到出納的櫃台；而是去找圍欄後面坐在大辦公桌的銀行官員。

我倚着圍欄，對裏面最靠近的一位說話；他桌上的名牌可以看出他是位副理。『對不起，副理！可否向您請教個問題？』

他看起來有些不耐煩，可是答話時並沒有表示出來。『我會儘量試試看。你想要問的是什麼事？』

『這張眞是錢嗎？還是舞台上演戲用的錢，或者是別的東西？』

他看了看，又再仔細地看看。『很有意思。這個你從那兒弄來的？』

『我太太在人行道上撿來的。是眞錢嗎？』

『當然不是。誰聽過有二十元的大鈔？表演用的錢也說不定。要不然就是廣告宣傳。』

『那麼它就不值錢了？』

『它值回本身的紙價，只此而已。我懷疑它甚至於不能算是僞鈔，因爲並沒有亂眞的意圖。不過，財政部的督察也許會想看一看。』

『好的。那麼您可以負責處理了？』

『是的。但是他們會找你談話，我想一定會的，請留下你的姓名和住址。另外，還有你太太的，因爲是她撿到的。』

『好的。我要一張收據給我。』我寫了『亞歷山大．郝更生先生與夫人』和朗恩烤肉店所在的地址，但沒寫出店名，然後愼重其事的接過那張收據。

走出銀行到了人行道上，我就說：『看吧，我們什麼也沒損失，還是一樣好好的。現在該是我找些髒盤子的時刻了。』

『亞力克——』

『有事嗎？親愛的？』

『我們原是要去堪薩斯的。』

『我們是要去那兒。可是我們的車票錢，現在只值紙價。我還得再賺點錢，我能賺。我以前賺過，我當然能夠再賺。』

『亞力克，我們現在就去堪城。』

半個鐘頭以後，我們就在到土孫的公路上步行，向北前進了。每當有車經過的時候，我們就招手希望能搭個便車。

一共步行了三段路，我們才到達土孫。在土孫，向東朝德州的巴索前進，或者繼續沿八十九號公路前進，兩者都是一樣，因爲八十九號公路在北往鳳凰城之前先就向西彎了個大圈。最後我們決定搭便車北上。

這次我們是在八十九號公路和八十號公路交會處的司機休息站搭到的便車。我不得不承認，司機老爺之所以聽進我們的請求，完全是因爲瑪格麗德的天生麗質——如果只有我一個人，我可能現在還站在那兒發呆呢。現在我該說這一路上，除了我不計較低賤、汚穢、困難，情願接受任何誠實的工作以外，就全靠瑪格麗德的美貌和她的魅力。

這個事實使我心裏很不受用。我怕想波提乏之妻以及蘇珊娜和長老的故事，我發現自己竟然氣惱瑪格麗德，而只是因爲她一向美麗大方，溫馨可親。我幾乎快要告訴她，不要再向陌生人微笑，也不要左顧右盼。

這種衝動在第一次日落時來得最爲强烈。當時那位司機在路邊圍着餐廳和加油站的那塊綠地休息區停了下來。『我要去喝兩杯啤酒，吃一客上腰牛排。』他大聲的說。『你怎麼樣，瑪姬丫頭？要不要來客難得的上好鮮牛排？這個地方可是把牛趕進廚房現殺現燒的喲。』

她對他笑了笑。『謝謝你，史蒂夫。我還不餓。』

我的心上人說的不是眞話。她知道，我也知道——而且我相信史蒂夫也一定知道。我們前一頓飯是在教會吃的早飯，那是十一個小時而且一個世界以前的事了。在出了土孫的那個司機休息站，我曾經想用洗盤子工作換一頓飯，但是一下子就被回絕了。所以直到現在，我們整天都沒吃過東西，只是在公共飲水器處喝了點水。

『休想瞞你老奶奶了，瑪姬。我們一路已經過了四個鐘頭，你該餓了。』

我趕緊開口免得瑪格麗德再堅持咬定那句假話——我確定那是爲我而說的。『史蒂夫，她的意思是不好意思接受別的男人邀請吃飯。她指望我來請她。』我接着說，『但是我要代她向你致謝。我們兩個都要謝謝你讓我們搭車。一路愉快極了。』

我們仍然坐在他卡車的駕駛座位上，瑪格麗德坐中間。他傾身向前，轉過頭望着瑪格麗德，『亞力克，你以爲我想伸進瑪姬的褲子裏去，是不是？』

我回答得不怎麼自然，說我並沒有那種想法；其實我心裏一直就認爲他隨時都在打主意……我起反感的不僅是他那不夠義氣的說法，而且也討厭他粗野下流的用詞。但是在我幾經波折之後才明白，在我生長的世界裏說話禮貌的規則，未必在別的世界也完全適用。

『噢，算了，你是這麼想的，我又不是昨天才出生的，我大半輩子跑在路上，閱歷多了，對那些虛情假意早就看穿看厭了。你以爲我想對你的女人下手，只因爲遇到的每個色狼都動她的腦筋。但是我可以老實的告訴你，老弟，沒人在家，我絕不上門。而且我一眼就可以看出，瑪姬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的。我在好幾個鐘頭以前就確定了。可喜可賀；愛情專一的女人實在難能可貴。不是嗎？』

『是啊，當然是，』我勉强的附和。

『所以啊，還是把你那些豎起來的羽毛都收回去吧。你就要帶你太太去吃飯了，你已經爲了搭車而謝過我了；但爲什麼不請我吃飯來表達謝意呢？——免得我獨自一個人吃飯。』

我眞希望我當時臉上沒有露出難色，那一瞬間的猶豫沒讓他察覺。『當然，史蒂夫。我們理應回報請你。呃，可否容我安排安排？』我開始要下車。

『亞力克，你裝得也並不比瑪姬好到那裏。』

『對不起，怎麼了？』

『你以爲我沒長眼睛？你沒錢。如果你不是窮乾得一個子兒也沒了，差不多也快光了，你絕請不起我一客上腰牛排，說不定連客藍盤特餐的客飯都不夠。』

『那是眞的沒錯，』我保持着自尊——希望如此——說的。『我必須要做的準備和安排是要找餐廳的經理商量。我想用洗盤子的工作來抵付三客牛排大餐。』

『我想你會這麼做的。如果你只是一時缺錢，你會搭乘灰狗，而且你們會有點行李。如果錢少而尚不致餓肚子的程度，你們會步行省下錢來吃飯，但是仍然該有點隨身的行李，一只皮箱或者一個背包也好。但是你們什麼行李都沒帶……而且你們兩個都衣冠楚楚——天哪，在沙漠中穿得這麼整齊！這一切都說明了必然有過突發的變故。』

我啞口無言。

『想想看，』他繼續說着。『也許這個交會站的主人會讓你洗洗盤子。更可能的是，就在這一刻就有三個偷渡入境的墨西哥人，像在海底尋撈珍珠一樣，在鑽求工作，而這位主人早就在當天回絕了三個人；因爲這個地方剛好在圍牆漏洞處，墨西哥特別觀光客進入的南北主要通道上。不管怎麼說，我是等不及你洗完盤子；我今天還得連夜駕車趕路。所以我們來個約定，你請我吃飯，我借錢給你。』

『我可是個沒指望還錢的貸款人。』

『不，你是個信譽良好的貸款人。就是銀行所稱的人格貸款，是所有貸款中最可靠的一種。將

來有一天，也許就在明年，也許遠在二十年後，你會另外碰到一對忍饑挨餓的年輕夫婦，而且身無分文。到時候你可用同樣的方式，請他們吃一頓飯。那就算還我了。那麼他們也會照樣幫助別人，又算是還了你。懂了嗎？』

『我要用七倍來回報你的情分。』

『同樣的一次就夠了。那以後，都算是你行善的樂趣。好了，我們還是去吃飯吧。』

岩頂居餐廳實惠但並不豪華——約莫在另一個世界裏的朗恩烤肉店那種規模。有櫃台也有很多桌子。史蒂夫領我們坐了一桌，很快就有個年輕漂亮的女招待走了過來。

『好呵，史蒂夫。好久不見。』

『好，小丫頭！白兔試驗結果如何？』

『兔子死了。你的血驗得如何？』她對着我和瑪格麗德微笑。『兩位好！來點什麼？』

我利用時間看看菜單，當然先看右邊的——價錢使我大吃一驚。吃驚的是，我發現價目水準又回到我最熟悉的了。漢堡一客一角，咖啡五分，客飯七角五分到九角——這些價錢我都一目了然。

我望着菜單說，『請來個乳酪巨無霸大漢堡，中等略熟好嗎？』

『好的，亞力克。你呢，親愛的？』

瑪格麗德也要了同樣的漢堡，只是中等稍嫩。

『史蒂夫？』這位女招待再問。

『那就一共來三份啤酒——庫爾牌的——三客上腰牛排，一客五分、一客七分、一客八分的。另加烤番薯、蛋捲和沙拉、熱麵包。甜點飯後再說。來三杯咖啡。』

『知道了。』

『我要你見見我的朋友，海如；這是瑪姬和她的先生亞力克。』

『你這位男士眞有福氣！嗨，瑪姬；很高興能認識你，不過我替你難過，竟然跟着這麼一位伴。史蒂夫有沒有向你推銷什麼？』

『沒有啊。』

『那就好，什麼也別買，什麼也別簽，也不要和他打賭。眞高興你安安穩穩地結了婚；他呀！在三個州都有太太。』

『四個，』史蒂夫加以更正。

『現在四個了？恭喜啊。女士洗手間從廚房進去，瑪姬；男士洗手間要繞到後面去。』她很快地離開了，裙子一擺就輕盈地走開了。

『這個女孩可眞不錯，』史蒂夫說了，『你們都曉得大家怎麼談論女招待，尤其是在卡車司機休息站工作的。可是，海如大概就是這條公路上唯一不賣的女招待了。走吧，亞力克。』他起身領我出門繞到後面的男士洗手間，我緊跟着他。等我對他剛才講的話會過意來，爲時已經太遲，來不及反對他在女士面前那樣講話。繼而一想，我又不得不承認瑪格麗德並沒有起反感——只不過視爲談話的資料。事實上，對海如反而是一種誇獎。我想我應付這些個悶人的世界改換，所遭遇最大的困難，不在經濟，不在社會行爲，不在科技，而竟然在語言，以及在這方面有關的風俗習慣和種種禁忌。

我們回來的時候，啤酒已經在桌上擺好等着我們，瑪格麗德也在等着我們，看起來安靜清新。

史蒂夫向我們敬酒。『乾杯！』

我們也回敬一聲『乾杯！』。我先是淺嘗，接着喝得愈來愈多——在沙漠中經過那麼長的一整天，這正是我需要的。我在卡奴特國王號客輪上道德的沉淪早已包括習慣喝啤酒了。我在工學院做學生的時代，也曾喝一點，因爲當時沒錢讓我揮霍學壞。我覺得這個啤酒滋味極佳，不過還是比不上當年船上的丹麥啤酒。你可知道聖經中並沒有任何一個字反對啤酒？事實上，啤酒這個字在聖經中的字義是『泉』或『井』。

牛排極爲美味可口。

啤酒美食當前，興之所至竟然向史蒂夫解說我們如何落難到接受陌生人的接濟……只是沒有把實際情況完全說出來。當時瑪格麗德就對我說，『亞力克，告訴他吧。』

『你認爲我該告訴他嗎?』

『我認爲史蒂夫理應知道，而且我信得過他。』

『好啦。史蒂夫，我們是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陌生人。』

他沒有大笑，也沒微笑；他只是看起來聽得入神。他接着說，『飛碟嗎?』

『不是的。我是說另外一個宇宙，不只是另一個星球而已。不過看起來又像同一個星球。我是說，瑪格麗德和我身在一個叫亞利桑那的州裏，所在城市叫諾加里，那只不過是今天上半天的事。可是一下子一切都變了。諾加里縮小了，完全變了樣子。亞利桑那倒是看起來差不了多少。不過我對這一州並不很熟。』

『地區。』

『對不起，你說?』

『亞利桑那是個地區，不是一個州。州的地位已經投票否決掉了。』

『噢。那個做法在我那個世界中也是一樣的。事關納稅。可是我們並不是從我的世界那兒直接來的。也不是從瑪格的世界來的。我們是來自——』我停了下來。『我說得不夠清楚。』我望着瑪格麗德。『你能夠解釋嗎?』

『我解釋不出來，』她回答說，『因爲我自已也不明白。但是，史蒂夫，那是眞的。我來自一個世界。亞力克來自另外一個。我們兩個又生活在第三個世界裏。今天早上我們又進入了第四個世界。而現在我們又到了這兒。那就是我們一點錢都沒有的原因。不，我們有錢，只是在這個世界不能用。』

史蒂夫說：『讓我們先來談這一個世界再說別的，我有點頭暈眼花，被你們搞糊塗了。』

我說：『她離開過兩個世界。』

『不對，親愛的——是三個。你可能忘了那個冰山的世界。』

『沒忘記，我算在裏邊了。我——稍安毋躁，史蒂夫。我會儘量一個一個的說，每次只說一個世界。當然要說清楚並不容易。今天早上——我們走進在諾加里的一家冰淇淋店，因爲我要請瑪格麗德吃熱軟糖聖代。我們在一張桌子旁，面對面坐下來，就像現在一樣；而我剛好也面對着一組交通號誌燈——』

『一組什麼?』

『一組交通號誌燈，紅的，綠的，還有琥珀色的。就因那樣我才看出來我們又改換了世界。這個世界並沒有號誌燈，至少我還沒看到，這裏只有交通警察。但是在我們今天早上從那兒來的那個世界，他們沒有交通警察，而用交通號誌燈代替，來指揮交通。』

『聽起來好像他們用鏡子來辦事的。可是這又怎麼扯上請瑪姬吃熱軟糖聖代呢?』

『那是因爲當我們船難後在海上飄浮的時候，瑪格麗德想吃一客熱軟糖聖代。而今天早上我第一次有機會買給她。當交通訊號燈突然消失不見了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們又改換了世界——而那也就意味我的錢毫無用處了。所以我就不能買一客熱軟糖聖代請她吃了。今晚也就不能請她吃晚飯了。沒有錢啊。我是說沒有能花的錢。你懂我說的一切嗎?』

『我想我落後了很多。你們的錢怎麼了?』

『噢。』我伸進口袋，掏出小心收藏的車費錢，拿了一張二十元的鈔票，遞給史蒂夫。『沒什麼。你看看這一張。』

他仔細地看了又看。『各種公私債務通用之法幣。倒滿像那麼回事。但是鈔票上的圖像又是何許人物?還有從什麼時候起，他們印起二十元的國庫大鈔了?』

『我想，在我的世界從未有過。人像是威廉·詹寧·布萊恩，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一年間的美國總統。』

『他沒在亞克朗的賀拉斯·曼恩學校待過，從來沒聽過他。』

『在我讀的學校，他是在一八九六年當選的，不是在十六年以後。在瑪格麗德的世界，布萊恩先生從未當過總統。嘿！瑪格麗德！這個說不定就是你的世界！』

『你爲什麼有這個想法呢，親愛的?』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在我們離開諾加里北上，我沒看到飛行的場地，也沒有什麼飛行的跡象。而且我剛剛想到，我一整天都沒聽到或者看到一架噴射飛機，或者隨便那種飛行機。你呢？』

『沒有啊，我也沒聽到或看到過。只是我一直沒想到這一點。』她又接着說：『我幾乎可以肯定，在我們附近就未曾有過。』

『那就對了！說不定這是你的世界。史蒂夫，此地航空方面的情況如何？』

『航什麼呵？』

『飛行機、噴射飛機，隨便那一種飛行機。還有飛船——你們有飛船嗎？』

『那些東西聽起來都怪怪地。你在說飛，眞的飛起來，就像隻鳥高高地飛在空中？』

『對啦，對啦！』

『不是吧，當然不會是那樣飛。你也許說的是氣球？我見過一隻氣球。』

『不是氣球。哦，飛船嘛，算是種氣球；可是形狀是長的，不是圓的——外形像枝雪茄，而且有發動機推動飛行，就像你那部卡車一樣。飛船每小時可飛一百哩，也許還要更快——通常飛得相當高，一千呎到兩千呎，高過大山羣峯。』

這還是第一次史蒂夫顯得驚奇，而不是僅僅聽得有趣。『全能的上帝！你們眞的見過那種東西了？』

『我還親身坐過呢，一連好多次。第一次坐的時候我才十二歲。你在亞克朗上學？在我的世界，亞克朗製造最大、最快、最好的飛船，在全世界是最有名的。』

史蒂夫搖搖頭。『花車遊行經過的時候，我剛好出去喝酒沒在家，而錯過了眼福。這就是我一生的故事。瑪姬，你見過飛船？坐過沒有？』

『沒有。我那個世界沒有飛船。但是我坐過飛行機，只有一次，驚險刺激，眞是過癮，也很可怕。可是我還想再坐。』

『我相信你一定想的。要是我，我恐怕連膽都會嚇得掉了出來。可是我還是想坐那麼一次，就算

死了我也認了。朋友，我開始相信你們了。你們說得直截了當。又有這張鈔票，如果這眞是錢的話。』

『那是眞的錢，』我一口咬定，『只不過是另外一個世界用的。史蒂夫，再仔細看看，很明顯地那不是你們這個世界現在用的錢，可是那也不是演戲用的錢或者舞台上用的。會有人費那麼大的工夫刻鋼模印出那麼精美的東西，就爲了演戲要在台上使用嗎？刻模製版就是指望印出的鈔票能爲人們接受當錢來用……可是票面金額又不對——那個你一定最先發現。你再等一下，』我的手伸進另外一個口袋。『喲！果然還在。』我拿出一張十個披索的鈔票——墨西哥王國的鈔票。『我們在大地震前積蓄的錢——瑪格麗德在大肚城餐廳得來的小費——大多數我都燒掉了，只留了幾張當作紀念。再看看這一張。你懂西班牙文嗎？』

『不算懂。』他看看墨西哥的錢。『這個看起來沒錯。』

『再仔細瞧瞧，』瑪格麗德提醒他。『印着Reino的地方是不是該印成 República？除非在這個世界裏墨西哥的確是個王國？』

『墨西哥是個共和國……一部分由於我的協助促成保持那個政體的。我當海軍陸戰隊服役期間，曾經在那兒充任選舉裁判；眞是奇妙，幾個海軍陸戰隊員，全副武裝起來，就能維持一次公正的選舉。好了朋友，我服了你們；墨西哥不是王國，而且身邊連飯錢都沒有的走路遠行的旅客也不應該帶着印有王國字樣的墨西哥錢。也許我神智不清竟然跟你們打成一片，有同樣的想法。這怎麼解釋啊？』

『史蒂夫，』我冷靜地說，『我眞希望我知道。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我瘋了，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你，我，瑪格，這家餐廳，這個世界——都是我頭腦發燒熱昏後的產品。』

『如果你想要，你可以認爲自己是虛幻的，可是別把瑪姬和我也一起扯進去。你可還有別的解釋？』

『呃……那要看。史蒂夫，你看不看聖經？』

『那個嘛，看，也可以說不看。有時在路上，在床上徹夜難眠沒東西可看，也拿過聖經贈送協會

供應的聖經翻一翻。所以說有時也看。』

『還記不記得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節?』

『哈?我該記得嗎?』

我就背給他聽。『那是一種可能，史蒂夫；這麼多次的世界改換可能是魔鬼送來的訊息或徵兆，用來迷惑欺騙我們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和基督重臨在人間建立王國的先兆。你且聽聽怎麼說的：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召聚了來。

『這就是那兩節全文的內容，史蒂夫。也許這一切都是在末日前種種災難的假象，要不然這些都是神蹟預告我們基督就要重臨人間。不管是那個，我們都面臨世界末日了。你有沒有重生歸主?』

『唔，我不能肯定地說有。很久以前我是受過洗，但是當時年紀太小不能自主。我也不常去教會做禮拜，只是朋友結婚或者喪葬，才偶爾去教堂。假如當年我是洗乾淨了，我想我現在也該有點銹垢了吧。我想我不合格。』

『不合格。我確定你是不合格的。史蒂夫，世界的末日到了，基督也快要重臨人間了。現在你最急迫該做的——每個人都一樣!——就是把你一切煩愁和苦難，全都交託給耶穌，用他的寶血來洗淨，藉着他而獲得重生。因爲在事前得不到警告或者招呼，大號筒一旦響起，除非你蒙恩納入耶穌的懷抱安享永樂，要不然就會拋下硫火煉獄，在那裏永世受苦。你必須要早做準備呵。』

『你還眞行!亞力克，你可曾想過改行當個傳教士?』

『我曾經想過。』

『你應該進一步去做，而不只是想想而已，你應該當個傳教士。你剛才說的每個字每句話，就好像你自已全都深信。』

『我是相信。』

『也許是該想想了。對了，我得謝謝你設想這麼深刻周到。可是現在我希望他們今天夜裏可別舉行天國降臨，因爲我還得把這車貨運出。海如!帳單拿給我，親愛的；我得趕快上路把貨送出去。』

三客牛排大餐總價三元九角；六杯啤酒共計六角，加起來一共四元五角。史蒂夫付錢用的是一個五元的金幣，在錢幣收集以外從來沒有見過——當時我很想拿過來看看，可是沒有藉口。

海如拿起來看了看。『這兒一帶不多見，』她說：『一元的大銀幣倒是常有，有些是紙幣，不過老闆並不喜歡紙幣。當然你可以留下這個，史蒂夫?』

『那我豈(妻)不是失而復得了。』

『去你的；我才不要做你的第五位妻子。』

『我心想的只是臨時安排。』

『那也不行——五元金幣也不幹。』她把金幣丟進她圍裙的口袋裏，又掏出個五角的銀幣。『找您的錢，親愛的。』

他推回給她。『五角錢好幹什麼?』

她拿了那個銀幣，裝了起來。『啐你臉上給你好看。謝了。晚安，很高興各位光顧。』

在進入旗竿鎭以前約三十五哩的一路上，史蒂夫問了我們很多關於我們看到的那幾個世界的情形，但是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他說話只是在保持我們之間的話能夠繼續談下去。他特別有興趣叫我描述飛船、噴射飛機、飛行機，反正任何技術方面的東西都讓他著迷。電視，他發現那比飛行機更難相信——說得也是，我也是這樣想，但是瑪格麗德向他保證她曾經親眼看過電視；而瑪格麗德又很難

讓人不相信她。我這個人，可能讓人誤會認成個騙子。可是瑪格麗德人家就不會。她的聲音和態度都有份量讓人心服。

在旗竿鎮，剛剛快到六十六號公路處，史帝夫把車開到路邊停住，車沒熄火，發動機還在動着。『如果你們一定要往東去，』他說，『大家下車，但是你們想要北上，歡迎繼續上車前行。』

我說：『我們一定得去堪薩斯，史帝夫。』

『我知道。當然兩條路都可以到，但是六十六號公路好像最大最可靠的機會……不過爲什麼大家都要去堪薩斯倒把我弄糊塗了，我眞想不通。你們要走的就是前面那個岔路，靠右邊一直走下去，絕對錯不了的。要注意聖大非產業道路。今天晚上你們準備住在那裏過夜？』

『我一時還沒有計劃。我們會一直走，走到搭上一輛便車再說。如果找不到，而我們到時候又實在太睏，那就在路邊找個地方睡一覺——反正天還暖和。』

『亞力克，你要聽你杜得利老大叔的。你們今天晚上不能睡在沙漠；現在是很暖和，但是到了後半夜會把人凍僵。你也許還沒留意，但我們是從鳳凰城一路開上來的。而且就算大毒蜥蜴沒來咬你，沙蚤是絕對不會放過你們的。你們一定要租個小棚子過夜。』

『史帝夫，我沒有辦法租啊。』

『天主會給你準備好的。你是相信的，對不對？』

『對的，』我回答得並不自然。『那個我相信。』(可是他也幫助那些自助的人。)

『所以就讓天主爲你們準備吧。瑪姬，關於這件世界末日的事，你同意亞力克的看法嗎？』

『我當然沒有不同意！』

『那麼，亞力克，我會好好地想一想……今天晚上就開始，先去看看聖經。現在你們順着六十六號公路走下去，注意着有個地方寫着：「小屋出租」。別管「汽車旅館」，別進「路邊客棧」，沒有什麼「席夢思軟床」或者「專用浴室」之類的字，只是簡簡單單的「小屋出租」。如果索價超過兩元，回頭就走。多比比還還價，說不定一元就可以成交住下來。』

我並沒有很注意去聽，因爲我在發火，心裏很生氣。拿什麼還價？他明知道我一文不名——難道他不相信我的話？

『我這就跟你們說再見了，』史帝夫繼續說。『亞力克，能不能開一下那邊的門？我就不下車了。』

『我來。』我開了門走下車，才想起禮貌。『史帝夫，我要謝謝你這一切；又請我們吃飯，又請我們喝酒，還有這一路長途的便車。願上帝眷顧你，保佑你。』

『謝謝你。這算不了什麼。這個給你。』他伸進口袋拿出一張名片。『那是我業務用的名片。實際上是我女兒的住址。你們到了堪薩斯，留張卡片或字條給我，好讓我知道你們一切是否順利。』

『我一定會的，』我拿了他的名片，然後開始要接瑪格麗德下車。

史帝夫喊住了她，『瑪姬，難道你不向老史吻別嗎？』

『怎麼不？當然要，史帝夫！』她回頭側對着坐在座位上的他。

『這還差不多。亞力克，你最好轉過身去。』

我並沒有轉過身去，只是儘量不去看，不過還是從眼角瞄了一眼。如果再長過半秒，我想我會上車把她給拖下來。可是我不得不承認瑪格麗德並沒有勾引挑逗；她完全是順從，而以已婚的婦女絕不親吻別的男人那種方式來吻他。

我認了。

終於結束了。我扶她下了車，關了門。史帝夫大聲喊，『再見了，小傢伙！』車子已經開動。就在車速加快的時候，他按了兩聲喇叭。

瑪格麗德說：『亞力克，你在生我的氣。』

『沒有。感到意外倒是眞的，甚至是震驚，失望，悲哀。』

『別對我使蠻，哼！』

『呃？』

『史蒂夫開車載我們兩百五十哩，又請我們吃大餐，我們把我們那些荒謬的遭遇講給他聽，他也沒笑我們。而現在你却狂妄自大，盛氣凌人，只是因爲我親他親得重了點。但那是爲了要謝謝他幫助我和我的丈夫所做的一切。我不能忍受你這種態度，你聽到了嗎？』

『我的意思只不過是——』

『別說了！我不要聽解釋。因爲你錯了！我現在生氣了，我會一直生氣，直到你明白自己錯了的時候。所以好好的想一想吧！』她轉身就朝着六十六號和八十九號公路交會處奔去。

我趕緊跟上去。『瑪格麗德！』

她沒回答，反而步伐加快。

『瑪格麗德！』眼看着她在前面——

『瑪格麗德哪！我錯了，對不起，我向你道歉。』

她一下子就停了下來，回過身來雙手摟住我的脖子，哭起來。『噢，亞力克，我實在太愛你了，你這個鬼騙子！』

我沒有立即回答，因爲嘴在忙着。後來我才說話，『我也是那麼深愛着你，不過什麼是鬼騙子？』

『就是你呵。』

『噓——要是那樣，我就是你的騙子，你這個鬼受我的騙就一直纏着我不放。從此以後，再也不要離開我了。』

『我不會了。永遠再也不會。』我們的嘴又像剛才那樣忙碌起來。

過了一會兒，我的臉縮回一點對她悄悄地說：『我們沒有訂床位。我也沒想過要訂。』

『亞力克，摸摸你自己的口袋。』

『呃？』

『在親我的時候，史蒂夫告訴我，要你摸摸口袋，要我對你說：「天主會爲你準備。」』

我在上衣左邊口袋中摸出一個金幣。我從來不曾拿過。這枚金幣感覺特別溫暖，特別厚重。

第十六章

必死的人豈能比神公義麼。人豈能比造他的主潔淨麼。

約伯記 四：十七

請你們教導我，我便不作聲。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錯。

約伯記 六：二四

在旗竿鎮市中心的一家雜貨店，我把那枚金幣換了九個一元銀幣，九角五分零錢，和一塊象牙肥皂。買象牙肥皂是瑪格麗德的主意，『亞力克，雜貨店可不是銀行，換錢他也許不願意，除非你跟他買東西。我們需要肥皂。我要洗你的內衣，還有我的，我們兩個都要洗澡了；而且我懷疑史蒂夫要們租的那種廉價住處也許沒供應肥皂。』

她兩點都想對了。雜貨店老闆看到十元的金幣眉頭一皺，可是沒說什麼。他拿起金幣，在櫃台的玻璃板上丟下來聽聽聲音，然後從收銀機後面取出個小瓶子，再把金幣進行酸鹼試驗。

我沒說話，他也不作一聲的數了九個一元銀幣，一個五角的，一個兩角五的，以及兩個一角的錢幣，找給了我。我並沒有立刻拿起錢幣，還是穩穩地站在那兒，照他的方法把每個錢幣都做了聽音試驗，都是用他的玻璃板當面試的。做完了，我把一個一元銀幣推過去還給他。

他還是沒作聲——他自己也聽到了那個假銀元的鈍聲。他在收銀機上記了一筆『無銷貨收入』，就另外換了個銀元給我（這個聽來淸脆有如銀鈴），再把那個假的放進現金抽屜的最裏面。然後他就轉過身去。

在市郊，到溫諾的半路上，我們找到一個破舊但適合我們標準的地方。瑪格麗德用西班牙話來講價。店主開價五元。瑪格搬出聖母馬利亞和三位聖使來證持公道。後來她提出給價五個披索。

這一手我沒弄懂；我知道她身邊沒帶披索。當然她絕不會想用我帶着的那些不能用的『皇家』披索來付給他吧？

我後來也沒搞淸楚，因爲店主還價三元，說上帝可以作證那是最低的實價，不能再少。

他們以一元五角成交，接着瑪格麗德又花了五角租了乾淨的被單和一條毯子——一共付了兩元，但要求包括枕頭和枕套。她談成了，可是店主又要求加一點討個好運吉利。瑪格麗德給他加一角，他深深一鞠躬，就把房間交給我們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我們又上了路，養足了精神，全身潔淨，舒服快樂，就是肚子餓。半個鐘頭以後，我們到了溫諾，肚子更餓。我們在一間拖車餐室解决了飢餓：一叠麥餅一角，咖啡五分——第二杯免費，奶油和糖漿儘量取用。

瑪格麗德吃不了她那份麥餅——份量太足——所以我們兩個換了盤子，把她剩下的餅全都掃光了。

牆上有個牌子寫着：當面付現——免付小費——閣下可有準備面臨大審的日子？那位大廚兼跑堂（我想也是店東）有一本『守望塔』撑在他的竈邊。我問，『弟兄，你可有最新消息，大審的日子何時來臨？』

『別開玩笑。永恆的事可是要在地獄中長久受苦的。』

我回答：『我沒開玩笑。根據種種跡象及徵兆，我想我們已經進入啓示錄第十一章第二第三兩節所預告的那個七年時期了。我只是不知道我們到底進入多深了。』

『我們已經進入到了後半期了，』他回答我說。『那兩個見證人目前正在傳道。反基督的勢力在外邦興起。你已經得救了嗎？如果還沒有，最好趕快歸主。』

我回答，『所以你也要準備好：因爲你不知道人子在什麼時刻來臨。』

『你最好認眞相信！』

『我眞相信呵。謝謝這麼可口的早餐。』

『那裏。願天主照顧你。』

『謝謝你。願主也祝福你，保護你。』瑪格和我就離開了。

我們又向東前進。『甜心你可好？』

『吃飽了，很快樂。』

『我也是。昨夜你做的那件事使我特別快樂。』

『我也是。而且，親愛的，你隨時做的都是，每一次都是呵。』

『呃，是呵，就是那個。我也有同樣的感覺。總是那樣。可是我的意思是指的你在那以前說的話。史蒂夫曾經問你關於大審的日子，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而你當時告訴他說你同意。瑪格，我沒辦法說出我多担心你一直沒有决定重新回到耶穌的懷抱。可是很明顯地你在回頭，重新回到光明，只是還沒跟我談論過而已。』

她終於低聲輕輕地說，『親愛的，我願意讓他安心。如果我能夠的話，我一定會。可是我不能呵。』

『怎麼？我不懂。你解釋一下好嗎？』

『我並沒有告訴史蒂夫說我同意。我只說我沒有不同意。』

『可是那還不是一樣嗎？』

『不一樣，親愛的。我當時沒對史蒂夫說我同意，但是如果照實直說，我當時會說：任何事，我絕不會公開表示跟我丈夫不同的意見。如果我們有不同的意見，我會和你私下討論。不會當着史蒂夫的面，不會在任何人面前。』

我仔細琢磨她的話，好幾次話到口邊都打住了——最後才說，『謝謝你，瑪格麗德。』

『親愛的，我這樣做爲了我的自尊，也是爲了你的自尊，我生平恨見夫婦不和——爭辯——公開大吵。如果你說太陽表面佈滿亮晶晶的綠色小狗，我不會當衆爭辯。』

『呵，可是的確是！』

『老爺？』她停住了，看起來一臉吃驚的樣子。

『我的好瑪格，不管什麼問題，你總有溫和的答案來化解。如果我那天居然在太陽表面看到亮晶晶的綠色小狗，我會儘量記得在私下和你討論，絕不讓你當衆爲難受窘。我愛你，我把你對史蒂夫說的話想得太多，就是因爲我眞的在乎才担心。』

她拉着我的手。我們又走了一段路，一直都沒說話。

『亞力克？』

『哦，我的愛人？』

『我並不願意要你担心。如果我錯了，而你將會進入基督的天堂，我還是願意跟你同去。如果這件事一定要回頭再信耶穌——看來是要這麼做——那麼我也願意。我會盡力。我不能答應一定辦到，因爲信仰不是單憑意志取捨的。但是我一定會盡力去做。』

我停下來親吻她，剛好開過一部汽車，滿車的人都看得起鬨。『親愛的，我不能要求再多的了。我們來一起禱告好嗎？』

『亞力克，我還不想。讓我獨自一個祈禱——那我會。等我們一起禱告的時機到來，我會告訴你的。』

那不久以後，就有一對牧場夫婦讓我們搭上他們的車進入了溫斯羅。我們在那兒下車，他們沒問過我們什麼，而我們也沒說過什麼，也可算得上某一種特別的紀錄吧。

溫斯羅比溫諾大得多；就沙漠中的城鎮來說，溫斯羅算是個相當不錯的地方——猜想人口約有七千。在那兒我們發現有機會可以實現史蒂夫間接建議過而且我們在前一天晚上又研討過的事。

史蒂夫說得對；我們的穿著不適合行走沙漠。的確，我們身不由己，因爲世界突然改換，我們來不及應變。可是我沒見過還有別人在沙漠中穿着整套西裝。我們也沒看到過英國女子穿着成套的女裝。印度婦女和墨西哥婦女穿着裙子，但是英國婦女却穿各式各樣的寬鬆長褲、運動褲、牛仔褲、短褲、騎士褲等等。很少有人穿裙子，成套的正式服裝更是從來沒有。

而且我們的服裝卽使在城市中穿著也不合適。不合時宜，因爲式樣看起來過於老舊。別問我怎麼不合適，因爲我對式樣並不內行，尤其是婦女服裝的式樣。我穿的那套衣服當時穿在我僱主身上的時候，曾經又帥氣又高貴，但那是在另外一個世界，在馬薩特蘭那個地方……可是現在這個世界的亞利桑那大沙漠中，穿在我身上不成體統，像個癟三。

到了溫斯羅鎮，我們找到了正好是我們需要的地方：接風(Second Wind)陳衣店，物美價廉，百貨齊全，現金交易，貨無保證，概不退換——所有二手衣物，售前均經清洗消毒。這幾行字的上面，另附西班牙文說明。

一個小時以後，經過逐件翻挑細選以及瑪格麗德的殺價，我們都穿上了適合行走沙漠的便裝。我穿一條卡其布的褲子，配一件襯衫，再戴一頂略帶西式的草帽。瑪格麗德穿得相當少：短褲既短且緊——短緊得有些不雅——而上身的衣服還不如一件緊身胸衣，只比乳罩好一點。這件上衣叫套頭露肩運動背心。

當我看到瑪格麗德這麼一套穿著，我就在她耳畔輕輕地說，『我絕對不准你穿着那一套丟臉的衣服見人。』

她回答：『不要一大早就來唬人。天太熱。』

『我不是開玩笑。我不准你買那套衣服。』

『亞力克，我不記得什麼時候要你許可過。』

『你在反抗我嗎？』

她嘆了口氣。『也許我是吧。我並沒想要。你有刀片了嗎？』

『親愛的，我說過我不會跟你公開爭吵。這套衣服有一件圍裙，我正準備要穿。就讓我穿了，把帳結掉。然後我們出去私下再談。』

『你要宰了我？』

『我這兒有你的內褲，你的襪子。還需要別的東西嗎？』

『不要了。瑪格麗德！不要搪塞我。』

我火了，不過還是依她的話等出去再說。我也許該承認，經她小心處理，我們走出那家陳衣百貨店，反而比進來以前多賺了錢。怎麼會呢？我從我僱主詹姆先生接收過來那套衣服，穿在我身上怪的，可是一穿到陳衣店老闆的身上就看起來剛好合身漂亮——事實上他很像詹姆先生。所以他很樂意交換，甚至我要了那麼多——卡其布襯衫和褲子，還要外加草帽，他都幹了。

可是瑪格麗德還另外要搭點別的東西。她要求五元折現，最後以兩元成交。

就在結賬時，我知道她又已經用同樣高妙的手法，把那套訂做的但是她再也用不着的衣服高價脫手賣出去了。我們進店身上帶着七元五角五分，出店時身上的錢已經增加到八元八角……還有我們兩個都是一身全副沙漠旅行服裝，一把梳子（兩人合用）、一把牙刷（也是合用），一個背包，一個刮鬍刀，再加內衣褲和襪子——都不是新的，可是保證完全消毒衞生。

我不善心計，尤其是跟女人打交道。我們出去到了公路上空曠處，本可在瑪格麗德還沒說話以前，我就可以跟她私下來談——那想到我早就輸定了。

她一路走一路說，『噢，親愛的，你不是有話要跟我談嗎？』

『噓，穿了那條裙子，你的服裝就過得去了，勉强過得去了。但是大庭廣衆你不可以穿那些短

褲。懂嗎？』

『我就是要穿那些短褲，如果天很熱的話。今天就很熱。』

『可是，瑪格麗德，我教你不要穿的——』她解開圍身裙，脫下來。『你在反抗我！』

她把裙子摺得整整齊齊的。『我可以把這個放到背包裏嗎？好嗎？』

『你是在故意反抗我！』

『可是，亞力克，我不必聽你的，而你也不必聽我的。』

『可是——聽我說，親愛的，要講理啊。你知道我平常沒發過命令，但是做妻子的應該順從丈夫。你是我的妻子嗎？』

『你說我是，我就是，直到你說不以前我都是。』

『那麼你就有義務順從我。』

『沒有，亞力克。』

『可是，順從是爲妻的首要義務啊！』

『我可不同意。』

『可是——這簡直瘋了，簡直胡鬧！你是要離開我了嗎？』

『沒有。除非你把我休離。』

『我反對離婚。離婚是不對的，違反聖經教義。』

她沒搭腔。

『瑪格麗德……請你把裙子穿上。』

她輕聲地說，『你幾乎說動我了，親愛的。能不能說明你那什麼要我這樣做？』

『甚麼？因爲那些短褲單獨穿，看起來不雅，我覺得下流！』

『我看不出，也想不通一件衣服居然會下流，亞力克。有些人是下流的，沒錯，難道你說我這個人下流？』

『呃——你在曲解我的話。你在公開的場合穿着那些短褲而沒穿裙子，你的身體暴露太多，看起來不雅觀。現在，走在公路上，你的腿全露了出來……比如說，經過車輛中的人就會看到。他們的確看到了，我看到他們眼睛瞪得老大的盯着！』

『那好呀。我希望他們欣賞。』

『甚麼？』

『你告訴過我，說我美，可是那也許是你對我偏愛。我希望我的容貌長相，別人看了也舒服，也認爲美。』

『別開玩笑，瑪格麗德；我們在談你裸露的大腿，赤裸裸的。』

『你在說我光着腿，光就光，天熱時，我就希望光着腿。你皺眉頭幹什麼，親愛的？難道我的腿很醜？』

（你真美，我的佳偶；你完美無瑕！）『親愛的，你的腿很美，我早就一再告訴你好多次了；但是我不希望別人分享你的美。』

『美讓人分享又不會減少，亞力克，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你說說看我的腿怎麼會不雅。你能說得出道理來嗎？我想你不能。』

『可是，瑪格麗德，裸露在本質上就不雅，裸露誘人引起慾念。』

『眞的嗎？看了我的腿就會讓你興奮嗎？』

『瑪格麗德！』

『亞力克，別再發威擺譜了！我不過問了一個簡單問題。』

『又一個不當的問題。』

她嘆着氣說，『我想不通那個問題在夫婦間怎麼會不適當，而且我永遠都不會承認我的腿有什麼不雅，或者裸露有什麼不雅。我曾經當着好幾百個人赤身露體過——』

『瑪格麗德，你！』

她看來大爲吃驚。『當然你明明知道？』

『我那麼知道。聽你說眞嚇我一跳。』

『眞的，親愛的？可是你很清楚我很會游泳。』

『那又跟游泳有什麼關係？我也游得很好。可是我沒光着身子游；我穿着泳裝。』（可是我又很清楚地想起在卡奴特國王號游泳池中的情景——當然我的愛人一向是裸體游泳的。我這才發現自己弄得下不了台。）

『噢，是啊，我在馬薩特蘭見過這種泳裝，還有在西班牙。但是，親愛的，我們又迷路了。問題並不僅在光腿是否雅觀，或者我該不該跟史蒂夫吻別，甚至於也不在我是否必須聽命於你。你在强我所難。我始終願意做你的妻子，那是我一生最大的心願——如果你將來的目的地是天堂，我也願意跟你同去。但是，親愛的，我不是小孩子，我也不是奴僕。因爲我愛你，所以我願意讓你高興。但是我絕不會僅只因爲我是你的妻子，就一定得聽你的命令。』

我可以說我爲她的雄辯駁服了。是啊，我是可以這麼說，可是那不是眞話。我還在想怎麼回她的話，就看到有一部超過我們的車減速慢了下來。我聽到那麼一聲口哨喊『狼。』那車子就在前面停住，向我們倒過來。『要搭車嗎？』有人在喊問。

『要！』瑪格麗德回答，趕緊跑上前去。當然我也跟了上去。

那是部旅行車，開車的是個女的，旁邊坐個男的。兩個人的年齡都跟我差不多，或者還要大一點。男的回身伸手打開後門。『爬進來吧！』

我扶瑪格麗德進去，自己再上了車，關上車門。『坐得下嗎？』他問。『要是擠，就把那些破爛丟下座位。我們從來不坐後面，所以什麼東西都像受了地心引力似的全朝車後堆。我們倆叫克萊德和蓓雪。我們姓龐。』

『他才胖（龐）；我只不過豐滿而已。』開車的女士補了一句話。

『你們聽了該會覺得好笑。不過我早就聽得多了。』他可是眞胖，像學校運動員那種大骨架肉嘟

嘟的，而後來又再增加了體重的肥仔。他太太對他們兩個形容得都極恰當；她不算肥，只是多了些肉墊附身。

『龐太太，龐先生好。我叫亞力克，她叫瑪格麗德，我們姓賈拉漢。謝謝你們讓我們搭車。』

『不要那麼拘禮，亞力克。』她回答，又問，『你們準備到那兒？』

『蓓雪，拜託開車要看着路。』

『克萊德，如果你看不順眼我這樣趕這頭老牛（破車子），那我就停車換你來。』

『噢，沒有啦，沒有。你開得很好。』

『那你就閉嘴，要不然我就依照K項條文行事。亞力克，去哪兒呢？』

『我們要去堪薩斯。』

『哇！我們去的沒那麼遠；我們到善伯市要向北轉，那麼下去只有一小段路，約有九十哩。不過還是歡迎你們搭車。你們到堪城做什麼？』

（我要到堪城做什麼？ 開個小小的冰淇淋店……引導我妻重新歸主……為大審的日子早做準備——）『我去那兒洗盤子。』

『我先生太謙虛，』瑪格麗德平靜地說。『我們想在大學城開個小餐館兼賣冷飲。但是在目標達成以前，也許我們會洗盤子。或者什麼工作都幹。』

所以我就解釋了我們的遭遇，為了怕他們無法相信，有的地方改了，有的就省略了。『餐廳一掃而光，我們的墨西哥合夥人死了， 我們一切都沒有了。我說「洗盤子」， 那是因為這種工作總是好找。不過別的工作我也願意都試試看。』

克萊德說：『亞力克，有了那種態度和想法， 你會很快地東山再起， 快得連你自己都意想不到。』

『我們損失了金錢財富，只此而已。我們還不太老，一切可以從頭再來。』（親愛的天主，求祢大審的日子稍延時日，好讓我能重新幹起，願祢成全。阿門。）

瑪格麗德靠過身來捏我的手，克萊德看到了，他在座位上轉過身來，面向着我們和他太太。『你們一定會起得來的，』他說了。『有你太太支持你，你一定會成功。』

『我也這樣想。謝謝你。』我知道他為什麼轉身回過頭來面對我們，好看看瑪格麗德。我心裏很想告訴他眼睛自重不要亂看，可是當時情況又不容許我那樣做。除此以外，很明顯的是龐氏夫婦並不覺得我愛人身上的穿著。龐太太穿的也一樣，或者說更那個一點，或者說更少更露一點。衣服少而露得多，我也不得不承認，她儘管沒有瑪格麗德那麼美艷絕倫，看起來也是滿漂亮的。

在彩色沙漠（Painted Desert）停車，下來觀賞真正令人難以置信的自然美景。我以前曾經看過一次；瑪格麗德從未見過，看得呆住了。克萊德告訴我們，他們每次經過都會停下來看，儘管早已看過千百次了。

更正聲明，我以前看到過一次；那是在另外一個世界。彩色沙漠使我一向深感懷疑的事得到求證的機會：造成這些狂野變化的不是大自然；那是人類和人的作為——那也只是其中之一部分因素。而唯一明顯的解釋似乎就直覺想到人類的妄想狂或幻覺。如果是這樣，我就不該聽他擺佈；我必須要好好照顧瑪格麗德。

克萊德買了熱狗和冷飲給我們，說什麼也不讓我付錢。當我們回到車內，克萊德坐上駕駛座，要瑪格麗德到前面和他坐在一起。 我心裏不高興，可是又說不出， 因為接着蓓雪就說，『可憐的亞力克，還得忍受在在舊麻袋上受罪；別生氣，老弟；到善伯市轉彎處只有二十三哩……或者由克萊德開車，還不到二十三哩。』

這次克萊德花了三十分鐘。可是他在轉彎處陪我們，一直等到我們搭到去蓋洛普的便車才離開。

我們在天黑前早就到達了蓋洛普。儘管我們口袋裏還有八元八角錢，似乎也該是找找髒盤子的時候了。蓋洛普的汽車旅館和小客棧多得幾乎像當地的印第安人的人口那麼衆多。而這些旅館客棧，幾乎一半都附設餐廳。我問過十三家，才找到一家需要洗盤子的。

十四天以後，我們又到了奧克拉荷馬市。如果你認為時間太漫長，那是對的；每天只走五十哩。

但是其間還發生了很多事，我實在感覺到自己心態顛倒失常了——世界一次又一次的變來換去，而每次都給我造成最大的困難。

曾經見過猫玩鼠吧？老鼠永遠休想有機會贏，老鼠若有天賦頭腦，牠該知道；可是老鼠還是一再不斷地想逃……每次總是被抓回來。

我就是那隻老鼠。

或者說我們兩個都是，因爲瑪格麗德跟我在一起……是她才使我活下去。她從無怨言，從不放棄。所以我也不能放棄努力。

例如：我想過，紙幣在每次世變之後就毫無用處了，硬幣像金幣或銀幣總還可以商量折換，不當貨幣用而當金銀來賣。所以後來我有機會拿到硬幣，我就捨不得脫手，絕不願意把硬幣換成紙幣。

聰明的傢伙，亞力克，你還眞有頭腦。

所以到了蓋洛普的第二天，瑪格麗德和我靠洗碗（我）和整理房間（她）換得一間房間住下小睡。當時我們並沒打算眞的大睡，我們只是想在飯前稍作休息；那天過得又長又苦。我們沒揭起床單就倒在床上睡了。

我剛剛輕鬆下來，就覺得腰下有個硬東西頂着。我清醒地知道，在我轉身的時候，我旁邊口袋藏的銀元滑了出來。所以我就把手臂輕輕地從瑪格麗德的頭下鬆了出來，撿回銀元重數一遍，加起零錢算好以後，順手放在離床邊一呎的床頭櫃上面。然後我再平躺下來，手臂再滑進瑪格麗德的頭下，就呼呼入睡了。

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四下一片漆黑。

我一下子全清醒過來。瑪格麗德仍然枕在我臂間輕輕地在打鼾呢。我輕輕地推她：『甜心，醒醒。』

『唔？』

『好晚了。我們可能已經錯過晚飯了。』

她這才很快的醒了過來。『把床頭燈打開好嗎？』

我摸索着在找床頭櫃，差一點從床上掉下去。『找不到那鬼東西。黑得簡直像鑽進煤堆中間了。等一下，我找找床頭頂上的壁燈。』

我驚覺地下了床，朝房門走過去，碰倒了張椅子，就是摸不到門，再繼續四處亂摸，最後總算找到門了，再摸了幾下又在門邊找到了開關。床頭頂上的壁燈開亮了。

過了好長一段懸悶的時刻，我們兩個都一語未發。後來我才毫無意義，也沒必要地說：『他們又來了。』

這個房間毫無格調，正像一般最便宜的客棧那種千篇一律的房間。但是從很多細微的地方可以看出，這不是我們當初住進來睡的那個房間。

而我們的銀元全都不見了。

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我們的東西全都不見了——背包、乾淨的短襪、換洗的內衣、梳子、刮鬍刀，每樣東西。我找遍了，查過了，的確都沒了。

『這一下可好，瑪格。現在怎麼辦？』

『老爺，一切聽你的。』

『哦——我不知道管廚房的是否還認識我們。可是他們也許還會讓我洗盤子吧。』

『說不定他們會要用個女招待。』

門有彈簧鎖扣，而我們沒鑰匙，所以我就把門留了一吋的縫開着。門外是空地，隔着停車場對面就是辦公室——角上的那間有亮燈的招牌寫着『辦公室』——一切如常，只是和我們原來工作的那個汽車旅館樣子不同。在那個汽車旅館，經理辦公室是在中間房舍的末端。中間房舍是咖啡廳。

沒錯。我們是錯過了晚餐。

還有早飯也沒了。這家旅館沒有咖啡廳。

『呃，瑪格啊？』

『那條是去堪薩斯的路?』

『那條吧……我想應該是的。但是我們面臨兩個選擇。我們可以回到房間繼續睡覺,一直睡到天亮。要不然就出去,在公路上招手攔個便車,摸黑上路。』

『亞力克,我看選擇只有一個。如果我們回房上床再睡,一天亮醒過來我們更餓,情況也不會好轉。說不定反而更糟,讓他們抓個正着,說我們不付房租偷住——』

『我可是洗過好一大堆盤子(賺來)的!』

『不是在這兒,在這兒,你沒洗過。那他們可能會找警察來。』

我們就動身上了路。

這就可以說明我們前往堪薩斯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和迫害。是的,我是說『迫害』。如果妄想狂就是相信周圍的世界都在謀害算計你的話,那麼我已經成爲妄想狂了。

可能是吧。如果是這樣,瑪格麗德就是我妄想或者幻想的一部分——那可是我不能接受的答案。總不會兩個瘋子碰到一起的同幻同感吧。

直到中午我們才弄到東西吃,到了那個時候,我開始看到鬼了,而一般健康的人看起來那只不過是捲土揚塵的怪旋風。我的帽子已經消失在那夾纏不清的藤蔓之中,而在我頭頂新墨西哥的太陽對我的情況毫無一點幫助。

從工地開來裝滿人的汽車載了我們進了格蘭鎭,買了頓午餐請我們吃了,才留我們在鎭上。就算我再經證實的確神智不清,我絕不笨;我們所以能有車搭,又有人請吃午飯,那全是因爲瑪格麗德穿着暴露緊綳的短褲,吸引了那羣男人。這使我感觸良深。我一方面在享用他們請我的午飯,(我很欣賞,吃得開心。)一方面在想;但是我只是在心裏暗自思想,沒說出來。

他們離開我們之後,我就說:『向東去嗎?』

『是,老爺。但是我想先到公共圖書館去看看,如果此地有的話。』

『噢,當然!那當然。』早先,在我們朋友史蒂夫的那個世界,那裏沒有空運使我懷疑那也許是瑪格麗德生長的同一個世界(因此也就是賈拉漢的家鄉所在的世界)。在蓋洛普,我們在圖書館查證過這一點——我在百科全書中翻過美國歷史,瑪格麗德查看過丹麥的歷史。我們每人花了五分鐘就確定了,史蒂夫的世界不是瑪格麗德出生的世界。我查到布萊恩曾在一八九六年當選過,但是後來在任上去世,由他的副總統亞瑟·西華接替他的總統位置——而那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一切;後來只是很快地翻過去,瞄瞄那些歷任的總統和歷次的戰爭,那都是我從來沒聽過的。

瑪格麗德完成了她的調查,氣得直皺鼻子。出了圖書館不必再交頭耳語了,我就問她氣什麼,她不肯說,我便說道,『這不是你的世界,親愛的;我確定絕不是的。』

『當然不是。』

『可是我們什麼也沒找到,只是些令人消極茫然的東西。可能有很多個世界,都沒有航空。』

『我很高興這不是我的世界!亞力克,在這個世界,丹麥是瑞典的屬地。那多可怕?』

說眞的,我不懂她爲何這麼生氣。兩個國家都是北歐人,非常相像——至少我以爲如此。『我很抱歉,親愛的。這些事我懂得不多。』(我曾經到過斯德哥爾摩一次,很喜歡那個地方。現在似乎不是告訴她的時機。)

『而那本混書竟然寫着,斯德哥爾摩是國都,柯爾十六世是國王。亞力克,他連皇族都不是,那麼他們怎麼能告訴我,說他是我國的國王!』

『但是,甜心,他不是你的國王。甚至連這個世界都不是你的。』

『我知道,亞力克。 如果我們一定得在此地定居——如果世界又不再改換——我能夠歸化入籍嗎?』

『那當然。我想應該是可以的。』

她嘆了口氣說,『我不要做瑞典人。』

我默默地沒搭腔。有些事我是幫不上她忙的。

所以一到格蘭鎮，我們就直奔一所公立圖書館，看看這個世界可有最新的變化或者改換。既然我們沒看到過飛行機或者飛船，那麼又可能我們到了瑪格麗德的世界。這次我先翻閱『航空』——沒看到飛船，但却有飛行機器……是在本世紀初由巴西的亞伯特・聖多・敦蒙博士發明的——看到這位發明人的名字，我覺得很好玩，因爲在我那個世界，他是飛船方面的先進，名氣之大僅次於齊伯林伯爵。很明顯的是，這位博士的飛行機器，跟噴射機比起來顯得很簡陋幼稚，甚至連飛行機也比不上；它們似乎是些新奇的玩物，而算不上交通工具。我就略過去再看美國歷史，先看威廉・詹寧・布萊恩。

我連他的名字都找不到。其實我早就知道這不是我的世界。

可是瑪格却是滿面笑容，幾乎等不及離開談話禁區就想告訴我什麼了。『在這個世界裏，整個斯堪地那維亞（北歐）就是一個國家，哥本哈根是國都。』

『那好啊！』

『瑪格麗德皇后的兒子菲力德親王，加冕登基成爲埃立克・古士達夫國王——毫無問題是討好樂了外國人。可是他是眞正的丹麥皇族，而且是個十足的丹麥人，連腦袋瓜骨子裏都全是眞的。這才對啊！』

我儘量表明我也覺得開心。我們兩個身無分文，還不知道當天晚要到那兒安身住下來，她居然樂得像個過聖誕節的小孩子……而只是爲了件我根本想不出有什麼緊要的事。

搭了兩段短短的便車，我們到了阿布奎基，我就決定值得在那兒多留一段時間——那是個大地方——即使落得非投靠救世軍救濟也在所不惜。但是很快我就在當地的假期大飯店的咖啡廳，找到了洗盤子的工作，而瑪格麗德也在同一個咖啡廳担任招待工作。

我們在那兒工作了還不到兩小時，她就回到洗盤間塞了樣東西裝進我褲後的口袋裏。當時我正彎下腰在水池中洗盤子。『給你的禮物，親愛的！』

我回過身來。『嗨，俏人兒。』我摸摸口袋——一個像是旅行用的刮鬍刀——刀頭、刀柄、刀片

都可卸用，裝在個防水的小盒中，盒的大小像本袖珍的新約聖經，它的設計就是放在口袋中攜帶用的。『偷來的嗎？』

『那倒未必。小費啦，在大廳雜貨櫃台買來的。親愛的，等你一有機會停下來休息的時候，就先刮個鬍子。』

『讓我來給你開開竅，娃兒。你是因爲長得漂亮才受僱當差的，我受僱是因爲我腰桿硬朗，心智軟弱，性情隨和。他們並不在乎我的長相。』

『可是我在乎。』

『你隨便一點願望，我都會奉若聖旨。現在請離開這裏，你就誤了我們的生產。』

當天晚上，瑪格麗德就解釋給我聽，她爲什麼沒買別的東西，就先買刮鬍刀給我的原因。『親愛的，並不只是因爲我喜歡你臉光鬍短——儘管我是眞的喜歡！這些魔神鬼怪作弄人伎倆不斷地來，每次我們都得重新再找工作活命。你說別人不在乎洗盤子人的長相……可是我要說，看起來乾淨清爽，對找任何工作都有幫助，絕不會有害的。

『而且另外還有個原因。由於這麼多次的改換和變化，你不得不留絡腮鬍子，留個一次，兩次——我可以算出五次來，每次都要超過三天。最最親愛的，你剛剛刮過鬍子，看來又高又顯得氣色特別好。那樣也使我快樂。』

瑪格麗德又爲我做了纏腰錢袋——實際上是個布袋縫在一條布做的帶子上——她要我睡覺時也繫在身上。『親愛的，每次改換突變發生，我們沒帶在身上的東西都全丢了。晚上脫衣上床時，我要你把刮鬍刀和硬幣全都放到這裏面。』

『我想沒那麼容易我們就能鬥得過魔鬼。』

『也許不能，可是我們不妨試試看。每次突變我們都保住了身上的衣服和口袋中帶着的東西。照說這麼做合規矩，似乎應該有用。』

『亂來的那還會有什麼規矩。』

『也許不是亂來的。亞力克，如果你不願意穿着這個睡覺，你介意讓我來穿嗎？』

『噢，我穿。不過那阻止不了魔鬼，如果他眞的要從我們身上拿走什麼——而且我也並不眞正担心那一點。那次他把我們丟進太平洋，我們身上一絲不掛赤裸裸的，他還是把我們又拖上來了——記得嗎？眞正令我担心的是——瑪格，你可曾注意到，每次經歷一次突變，我們倆都在一起？至少是牽着手的？』

『我注意到了。』

『突變在一眨眼之間發生。如果我們沒在一起，沒拉着手，連碰也沒碰到？那會怎樣？你說說看。』

她一語不發，沈默良久，我知道她不想回答。

『啊哈，』我說了。『我也是。可是我們不可能像連體雙生的一對，隨時都連接在一起。我們一定要工作。我的愛人，我的生命，魔鬼或者魔神，或者別的惡魔鬼怪，他們隨時都能作祟來害我們，他們可以隨便趁我們沒接觸的那一瞬間，把我們永久分開。』

『亞力克。』

『我的愛，你說啊？』

『魔神老鬼這麼久以來隨時都能向我們下手，把我們分開。但是並沒有發生。』

『所以也可能再過一秒鐘就會發生。』

『是啊。不過也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

我們繼續闖蕩下去，又受了好多次突變的折磨。瑪格麗德的防範措施似乎並不管用——不過有一次倒是派上了用場，當時我差一點因爲非法持有銀幣而坐牢。但是一下子來個突變（那是我們看到過最快的一次），就使我們立刻脫了罪名，證據證人全都沒了。我們發現身在一個陌生的法庭裏，很快就因爲沒有傳票不應到庭的理由而被趕了出來。

可是我的刮鬍刀還留在身上。

我們繼續上路，還是用我們的老辦法（我的手和大拇指加上瑪格麗德的美腿：從很久以前我就自己心裏承認，既然逆來不可避免，何不泰然順受）。後來一位卡車司機在他要北轉離開六十號公路處，把我們放下來到了個很美的地方——應該是德州境內。

我們已經出了沙漠，進入低平的青山翠谷之中。多美的一天，可是我們又累又餓，滿身大汗，又髒又臭；因爲迫害我們的那些傢伙——魔鬼還是別的什麼鬼——他們又爲自己創了空前的紀錄：三十六小時中，居然一連來了三次突變。

一天之中，我曾經在同一個城市，同一個地址幹過兩個洗盤子的工作……結果分文都沒拿到。那是很難向孤客牛排館要工資的，如果就在眼前它突然一變而成了費文烤肉店。向費文烤肉店也是一樣拿不到錢，因爲就在三小時以後，它又搖身一變而成了個舊車場。這些驚變唯一好的地方是由於鴻福大運（還是陰謀安排），每次瑪格麗德總在我身旁——一次是她來找我，我當時正和老闆結算工資，她就在那兒等我；另外一次，她當時正在跟我一起工作。

第三次驚變把我們連夜從住處趕了出來，而那個住處是瑪格麗德用勞力換租來的。

所以那位卡車司機把我們放下來的時候，我們已經疲憊不堪，飢餓、骯髒。當時心亂神離已經到達了個新的高峯。

我們走了幾百碼，碰到一個清澈可愛的小溪，這在德州是難得一見的。

我們在連溪的涵洞上站住。『瑪格麗德，想不想淌淌水，在小溪裏走走？』

『親愛的，我想的不只是在水中走走。我要下去洗澡。』

『嗯——對了，從籬下鑽過去，沿溪走過去五十或者七十五碼左右，路人應該是看不到的。』

『甜心，他們如果願意，可以來排隊喝采助興；我還是照洗。還有——水看來很清潔。喝下去安不安全？』

『上流處嗎？當然。自從冰山難後，我們每天都在冒着更大，更可怕的危險。現在要是有點東西可吃——比如說吧，你喜歡的熱軟糖聖代，要不然你也許寧願來個炒蛋？』我提起籬下的鐵絲，好讓

她從底下爬進去。

『願不願意將就一下，就吃一支奧亨利棒好不好？』

『還是來個銀河吧，』我回答，『如果我能隨心所欲來選的話。』

『我恐怕你不能選了。奧亨利棒是手頭有的唯一可吃的東西。』她在爲我拉着籬下的鐵絲。

『也許我們該停下來，不要再空談食物或者我們沒有的東西，』我說着就爬了過去，站起來以後又接着說，『我現在連臭鼬鼠都吃得下。』

『吃的東西我們的確有啊，先生。在我的背包中有一支奧亨利。』

我突然停下來。『太太，如果你再開玩笑，我可要揍你了。』

『我沒開玩笑啊。』

『在德州，用根不粗於大拇指的棍子修理妻子可是合法的。』我伸出大拇指。『你看那裏有沒有這麼粗的棍子？』

『我會去找一根。』

『你從那兒弄來那支棒棒糖？』

『路邊的小店，就是費思理請我們喝咖啡，吃甜甜圈的那家。』

費思理先生就是我們剛從一部卡車上下來，在半夜讓我們搭上他的車那位人士。我們每人吃了兩個小的甜甜圈，一杯加糖加奶精的咖啡，那就是我們在二十四小時內所有的全量卡路里熱量。

『這頓打暫緩。太太，要是你偷來的，稍後再告訴我。你眞的有一支活生生的奧亨利？還是我樂昏了頭，信以爲眞了？』

『亞力克，你會相信我去偷一根棒棒糖嗎？那是在飯後當你和費先生去洗手間的時候，我向銷貨機投幣買的。』

『怎麼買？我們又沒錢。沒有這個世界的錢。』

『是沒錯，亞力克。但是我背包中有個一角銀幣，那是兩次世變以前的硬幣。當然，嚴格說來，

它現在不算是個能用的一角硬幣。但是我看不出有什麼眞正損害，如果售貨機願意接受的話。而售貨機的確是接受了。在你們兩人回來以前，我就把糖藏了起來……因爲我沒有三個一角硬幣，到時候沒有辦法也請費先生吃。』她又認眞的問：『你認爲我欺詐了嗎？使用那個一角的硬幣？』

『那是技術上或法律上的專門問題，我不想深究……只要我能分享犯罪所得。而那樣一來，就使我與主犯同罪。喔……是先吃呢，還是先洗澡？』

我們吃了一頓野宴大餐，和着清溪流水冲服下肚。然後我們再下水洗澡，潑打着水花，笑着鬧着——我會記得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 瑪格麗德的背包中還有肥皂， 而我用我的襯衫當毛巾。我先爲瑪格麗德擦乾身上的水，再擦自己。當天乾燥溫暖的空氣，也幫了點忙。

浴後立刻發生的事是避不了的。我平生從來沒有在戶外做過愛，更不用說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有人問我或是要我，我一定會說在心理上那是不可能的；我會過於拘謹自持，太清楚這事粗鄙下流。

令人驚喜的是，我可以告訴你，儘管明明知道種種情況，我竟能毫無拘束而且完全能夠……也許因爲當時瑪格麗德春情激盪，實在太撩人吧。

我也從來沒有在草地上裸體睡過。我想我們大概睡了一個鐘頭。

當我們醒來的時候，瑪格麗德一定要爲我修面。我自己不善修面也不能修，因爲沒有鏡子，但是她能而且修得又好又快。我們站在水裏，水深到膝；我用手搓攪生出大量的肥皂泡沫，塗在我臉上。她爲我修臉，我隨時補加肥皂泡沫。

『就這樣，』她終於說了， 並且給我驗收認可一吻，『行了。 現在只要冲洗乾淨。不要忘了耳朶。我去拿毛巾，你的襯衫。』她爬上岸去。我彎下身掏水洗臉。

『亞力克——』

『我聽不清楚。流水聲音太大。』

『快點，親愛的。』

我站了起來，擦掉眼中的水，四周看看。

我們所有的東西全不見了，全沒了，只剩下一把刮鬍刀。

第十七章

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裡。往後退，也不能見他。他在左邊行事，我却不能看見。在右邊隱藏，我也不能見他。

約伯記　二三：八—十

瑪格麗德說，『你拿那塊肥皂做什麼?』

我深吸了口氣，又吐了出來。『我沒聽錯吧?你在問我拿那塊肥皂做什麼?』

『我是說你想要做什麼?』

『喔——我不知道。可是別管那個。怪事發生了……而你却在問我一塊肥皂的小事。』

『亞力克，怪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就不算什麼怪事了；只不過令人厭煩而已。太多了，太過火了。我想高聲大叫痛哭出來。所以我才問肥皂。』

在我心亂如麻快要發狂的時候，瑪格麗德那句話像股冰冷的清水冲醒了我。瑪格麗德?她歷經冰山和地震的突變而處之泰然，她臨難從無哀怨……她想大叫了?

『我很難過，親愛的。你給我修面的時候，我手裏是拿着那塊肥皂。可是在我沖臉時，那塊肥皂就不見了。也許我把它放到岸邊了。可是我想不起來。那有什麼關係嗎？』

『那倒不一定，我想。不過那塊佳美香皂，只用過一次，要是我能把它找回來那就是我們全部所有一半的財產了，這把刮鬍刀是另外的那一半。你也許放到岸邊了，可是我沒看到那塊香皂。』

『那麼就是不見了。瑪格，在我們髒到非用香皂不可的時候以前，我們還有更急切的事要操心。食、衣、住。』我趕緊爬上岸。『鞋子。我們現在連鞋子都沒了。我們怎麼辦？我束腳難行，可眞是困住了。如果面前有個哭牆，我會對牆大哭。』

『別急，親愛的，要沉住氣。』

『如果我只是輕輕地哭一兩聲發發怨氣，可以嗎？』

她靠近我身邊，抱着親我。『儘量的哭吧，親愛的，爲我們倆哭個痛快。然後我們再來決定怎麼辦。』

在瑪格麗德的懷抱中，我不能也不會一直是頽喪不振的。『你有沒有什麼主意？我想不出別的，覺得我們該摸索着回到公路上，想辦法攔個便車搭上……可是以我目前的情況我又不想。甚至一片無花果樹葉也引不起我的興趣。你可看到無花果樹？』

『德州有無花果樹嗎？』

『德州什麼都有。現在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回到公路，開始走路呵。』

『光着腳？爲什麼不站在路邊招手攔車？我們光着腳走不了多遠的。我的腳太嫩。』

『腳走走會堅强起來的。亞力克，我們必須要繼續前進。爲了我們的信心和士氣，愛人。如果我們就此罷手，我們只有死路一條。我很明白我們的處境。』

十分鐘以後，我們就在公路上慢慢地向東走去。但是公路並不是我們走過的那條。這條公路不是兩線，而有四線，而且公路兩旁還有鋪好的寬廣路肩。隔路的籬欄不是三條刺絲構成的鐵絲網，而是

鋼鏈構成的，高度到達我的頭頂。要不是有那條小溪，我們還眞不容易走進來。我們回到溪中，屏住呼吸，從籬下水中溜了進去。這就又使我們全身濕透（而且現在又失去了襯衫毛巾），幸好曖和的空氣在幾分鐘之間幫我們脫乾了。

這條公路上來往的車輛，也比我們原來走過的那條路上來得多，有的是貨車，有的好像是客車。車行都很快速。究竟多快我不得而知，不過我覺得比我見過的至少要多快一倍。也許速度跟越洋的飛船一樣快。

公路上巨大的車輛應該是貨車，但却像鐵路貨運的廂車，而不像一般卡車。長度甚至超過鐵路貨車。可是就在我瞪着看的時候，我才看清楚每輛車由三節聯成一體。我是在算輪子的數目才看出來的。每節車共有十六個輪子，最前面有點像火車頭的那節又多了六個輪子，全車共有五十四個輪子。這可能嗎？

這些龐然巨獸疾行無聲，只聽到劃車而過的風聲和輪胎滾地的呼嘯。我當年動力學的教授一定會滿意讚賞的。

最靠近我們的那一線車道上，車輛較小。我想該是客車，可惜看不見裏面。車上本該是窗子的地方，看起來像鏡子或者磨亮的鋼板。這些較小的車輛，都是長而且低，流線型的車身好像飛船。

現在我才看出這不是一條公路，而是兩條。靠近我們這邊的車輛，都是向東行駛的；至少遠離百碼以外，那邊路上的車輛都是向西進行的。再過去，只是約略可見，就是北邊的籬欄，所圍的路線之多，範圍之廣，是我平生所僅見的。

我們拖着疲憊的光腳，沿着路肩邊側前進。我開始對攔到便車的機會感到悲觀沮喪。即使他們能夠看到我們（似乎沒有把握），他們怎麼能夠一下子就停下來，很快地就讓我們上車呢？儘管如此，我還是向每一輛過路的車子招手照攔不誤。

我把焦慮悶在心裏。經過一段難熬的時間，一部車剛從我們身邊經過，就退出快車道，進入路肩，在離我們約四分之一哩前方停了下來，接着就朝我們倒過來；倒車的速度快得我認爲用來前進都

嫌太快。我們很快地從路肩退下讓開。

車在我們身邊停住了。車身上有塊寬一碼，高至少也有一碼，像颶風避難地窖門那樣的東西張了開來，我往裏一看才發現是坐人的車廂。司機向外望望，笑着對我們說：『我眞不敢相信。』

我勉强笑着回答。『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可是我們現在既然到了這兒，可否幫忙讓我們搭個便車？』

『也許吧。』他對着瑪格麗德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你這麼漂亮，怎麼變成這樣了？』

瑪格麗德回答說，『先生，我們迷路了。』

『看來是囉。不過怎麼連衣服也丟了呢？被綁架了嗎？還是怎麼了？沒關係，那以後再談。我叫傑利·法未司。』

我回答。『我們是亞力克和瑪格麗德，我們姓賈拉漢。』

『幸會。呃，你們不像持有武器的——除了你手上的那個東西，賈拉漢小姐。那是什麼？』

她拿出來遞過去給他看。『一個刮鬍刀。』

他接了過去，看了看，又還了給她。『不是才怪。自從我小時還不用刮鬍子那個時候起，就從來沒見過那種東西。不過，我想你不會用那玩意兒來刼我的車吧？爬進來吧，亞力克，你可以坐在後座；你妹妹在這兒跟我坐。』這個車殼的另一部分張開了個門。

『謝謝你，』我回答，心裏難免酸酸地覺得求人就得看人臉色，不是味道。『瑪格麗德不是我妹妹，她是我的妻子。』

『好福氣！你反對你妻子跟我坐在一起嗎？』

『噢，當然不會！』

『我想那個回答足夠使張力强度計嗡嗡震響 。大妹子 ，你最好還是到後面 ，回到你丈夫的身邊。』

『先生，你邀我同坐，而我丈夫又有話表明認可了。』瑪格麗德輕快地側身滑入前座。我想要開

口又閉住了，發現我沒什麼好說。我爬進後座，發現車內比車外看來還大，座位寬敞而舒適。門都放下關了起來，『鏡子』現在都成了窗子。

『我現在就要把它開回進入車流，』車主人說了，『安全第一，可是千萬亂闖不得的。有的時候，這部老爺車猛跳亂顛就像頭印度聖牛，吼個六七聲才肯走。不行呵，等一等。你們要去那兒？』他望着瑪格麗德問。

『我們要去堪薩斯。法未斯先生。』

『叫我傑利好了，大妹子。你爲何一絲不掛？』

『我們沒衣服，先生。全丟了。』

我接着說。『法未司先生——傑利——我們落難了，一切全都丟了。不錯，我們是要去堪薩斯，但是先得在那兒找點衣服——也許是紅十字會，我也不知道。我得先找個工作，賺點錢，那樣我們才能去堪薩斯。』

『原來是這樣的。我想我大概知道了。那你們怎麼去堪薩斯呢？』

『我心想繼續一直前進 ，到了奧克拉荷馬市 ，再向北走。沿着主公路走下去 。反正我們是步行。』

『亞力克 ，你眞是迷路迷糊塗了。 看到那邊的籬欄嗎 ？你可知道在欄內走路被抓罰款有多重嗎？』

『不知道。』

『糊塗是福。你們要是在旁邊小路上走，就好多了，因爲在那行走還算合法，至少可以放過。如果你們是去奧克拉荷馬市，我倒可以幫你們一程。等一等。』他動了動他面前的操縱裝置。他沒碰方向盤或者什麼輪子，因爲車內根本就沒什麼輪子，僅有的就是兩個手把。

車子先是微微顫抖，接着就橫跳過去。我感覺像是墜入一個軟綿綿的團堆中，全身發麻有如受了

靜電感應。車子顛簸得像怒海中的小船，幸有那『軟圍』護持使我不至於撞來碰去。突然靜了下來，只剩下微顫在繼續輕輕地抖着。車外景物在快速的移動着。

『好了，』法未司先生說了，『現在可以說給我聽了。』

『瑪格麗德？』

『當然，親愛的。你應該告訴他。』

『傑利……我們是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

『噢，算了！』他哼了一聲。『不要又是一只飛碟！這麼一來這個禮拜就來了四只。你又在說故事了？』

『不是，不是故事。我從來沒見過飛碟。我們來自地球，只是……不同的一個。我們當時正在六十六號公路走着，想要去堪薩斯——』

『等一等。你剛才說「六十六」。』

『是啊，本來就是。』

『這條路在改築以前就叫六十六號公路。可是從那以後改名「州際四十」，就再也沒叫過別的名字，爲時已經超過四十年了，說不定五十年了。嗨！時光旅客！兩位可是？』

『今年是那個年代？』我問了。

『一九九四年。』

『那也是我們的年代，星期三，三月十八日。要不就是今天早上。在突變發生以前。』

『現在仍然是這個日子。 但是——老弟，別再老是跳來跳去。先從頭開始，管它當時是什麼時間，只要告訴我你們怎麼走進籬欄的，又怎麼是光着身子。』

我就把經過全告訴他了。

當時他就說，『那個火坑，沒燒了你？』

『只燒起個小泡。』

『只是個小泡。我推想你到了地獄也能安然無恙。』

『喂，傑利，他們眞的在燒着的炭火上走。』

『我知道，我見過。在新幾內亞見過。只是從來沒有想過要自己試試看。那個冰山——倒是把我弄糊塗了。冰山怎麼會攔腰撞上一艘客輪？冰山在水中是靜止不動的，總是這樣的。當然船會撞冰山，但是損壞處該是船首。對不對？』

『瑪格麗德？』

『我不知道，亞力克。傑利說的聽來有道理。可是發生的事也是眞的。』

『傑利，我也不懂。我們當時在船首的一間特別客房中；可能整個船首部分都被撞凹了進來。但是，如果瑪格不知道，我當然也不會知道，因爲我的頭被撞就像盞燈樣的昏暗了。是瑪格麗德在托着使我浮在海面——我告訴過你。』

法未司若有所思地望着我。在我說話時，他轉過他的座椅，面向着我們兩個。他還教瑪格麗德怎麼鬆開座椅轉變方向，轉過來以後，使我們三人成個親密的談話圈，幾乎彼此的膝蓋都碰到了——而使他自己背向車前交通現況。『亞力克，這位郝更生先生後來下落如何？』

『也許我話沒說清楚那一點——其實我自己也並不十分清楚那一點。眞正不見了的是賈拉漢。我才是郝更生。當我走過火坑，發現自己到了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我就發覺自己接了賈拉漢的位子而代替了他，正如我剛才說的那樣。大家都叫我賈拉漢，似乎都認定我就是賈拉漢——而眞的賈拉漢却不見了。我想你可以說我撿了方便現成的方式爲自己脫出困境……可是看看我的處境，萬里迢迢遠走他鄉，沒錢、沒票，沒人聽過亞歷山大·郝更生的名字。』我聳聳肩，無可奈何地攤開了雙手。『我犯了罪：穿他的衣服，在他的桌上吃飯，應着他的名字。』

『我連這事的皮毛都沒摸透。也許你長得實在太像賈拉漢而瞞過了幾乎每個人……可是你的妻子會察覺內在的差異。瑪姬？』

瑪格麗德用憂傷深情的眼光注視着我，很堅定地回答說，『傑利，我丈夫自己搞混了。一種怪異的健忘症。他就是亞力克・賈拉漢。沒有什麼亞歷山大・郝更生。根本從來就沒有過。』

我弄得無話可說。的確，瑪格麗德和我已經有好幾個禮拜沒討論過這件事；而且事實上，她從來沒有直截了當地承認過，說我不是亞力克・賈拉漢。我又學到了（一次又一次地！）誰也休想辯贏瑪格麗德。每次我自以爲已經贏定，後來總是落得你說什麼她就是一言不發。

法未司對我說，『說不定就是頭上撞的那一下，亞力克？』

『不會，頭上撞的那一下算不了什麼——幾分鐘昏過去暫時喪失知覺，只此而已。而我的記憶並沒有空白或者缺失。反正那是在過火坑兩個禮拜以後發生的事。傑利，我的妻子是位了不起的女子……但是在這一點我不能和她苟同。她存心想要相信我就是亞力克・賈拉漢，那是因爲在遇到我以前，她早就愛上了賈拉漢。她所以相信是因爲她需要那樣做。可是我當然知道我自己是誰：我是亞歷山大・郝更生。我承認健忘症可能會有些怪異的影響……但是有一個線索是我無法假造或僞裝出來的，那個線索可以强而有力地說明，我，亞歷山大・郝更生，絕不是亞力克・賈拉漢。』

我拍拍自己早就大大挺了出來的肚子。『這兒就是證明：我穿的是賈拉漢的衣服，我早先告訴過你。但是他的衣服並不全合我身。在過火坑的那個時期，我相當胖，體重太重，在這兒掛着一大堆多餘的鬆軟肥肉。』我又再度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賈拉漢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中間顯得太緊。我必須盡力提氣縮進小腹，然後屏住呼吸，才能繫上他每件褲子上的腰帶。那絕不是過個火坑，一眨眼之間就可以發生變化的。其實也沒有改變。在郵輪上吃了兩個禮拜特別豐盛的美食，就給我加了個凸起的小肚子……而這就證明了我並不是亞力克・賈拉漢。』

瑪格麗德不僅沉默無言，而且表情也絲毫沒有透露什麼。但是法未司堅持要問：『瑪姬？』

『亞力克，在你還沒過火坑以前，你就有了那種衣著上的問題。原因是一樣的。豐盛的美食吃得太多。』她笑着說。『我很抱歉頂駁了你，我的愛……可是我非常高興你還是你。』

傑利說，『亞力克，一個男人爲了讓個女子對他那樣另眼相看，那怕只是一次，甘願冒險走過火

坑的，可是大有人在喔。你們到了堪薩斯的時候，你最好去看看精神科醫師；你一定要把健忘症給徹底治好。誰也瞞不住女人對她自己丈夫的知覺。她跟他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給他灌過腸，聽過他的笑話；一個替身不管長得多像，絕不可能矇混得了的，卽使雙生的兄弟也不可能。有很多細微的小事只有妻子知道，別人是永遠無法了解的。』

我就說了，『瑪格，聽你的了。』

她回答，『傑利，我丈夫說我必須自己來辯白更正——某些部分。當時我對亞力克了解還沒有妻子對自己丈夫那麼深刻。當時我還不是他的妻子；我只是他的情人——爲時只不過幾天。』她笑着說。『但是大體上你是對的；我認得出他本人。』

法未司皺了皺眉頭，似乎頗不以爲然。『我又搞糊塗了。我們在談到底是只有一個男人，還是兩個。這位亞歷山大・郝更生——亞力克，告訴我關於他的一切。』

『我是個新敎的牧師，傑利，正式由眞理啓示會任命的——也就是啓示兄弟會，正如剛才你聽我提到過的。我是五月二十二日在維契托城外，我祖父的農莊中出生的。』

『嘿，你這個禮拜過生日哩！』傑利特別提到。瑪格爲之一愣。

『可不是。我自己太忙還沒想到。那是一九六六年。目前我的雙親和祖父母都不在世了；我大哥還在經營我們家的農場——』

『那就是你爲什麼要去堪薩斯的原因了?去找你大哥?』

『不對。那個農場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就是我出生長大的那個世界。』

『那麼你爲什麼還是要去堪薩斯呢?』

我一時答不出話來。『我也說不上什麼道理。說不定就是回歸故鄉的向心力吧。或者說那也許就像馬羣奔回正在着火的馬棚。我自己也不知道，傑利。但是我一定要回去，試着去尋找我的根。』

『那是言之成理，我很了解。再說下去。』

我告訴了他我求學的經過，並沒有隱藏我先學工程的事實——其後再轉神學並在研究班畢業時接

受聖職出任牧師，接着參加正道聯合教會。我並沒有提到愛寶，我也沒提我當教區牧師並不很成功（我個人認定），那是因爲愛寶不喜歡與人交往，而教區的居民也都不喜歡她。不可能把所有的一切細節全都包進一段短篇的自傳裏——但是事實上，要想不影響瑪格麗德的合法地位而讓人起疑心……我就根本不能提起愛寶。我絕不能這樣做。

『大概就是這些了。要是你在我那個故鄉的世界，你可以打電話到堪薩斯州，堪薩斯市的正道聯合教會總會，查證我的身分和一切。我們那年工作成績良好，我獲得特別度假。我搭乘了北美航空公司的齊伯林爵號飛船，從堪薩斯航空站起飛，到了舊金山，到了希羅，到了大溪地。從那裏我上了卡奴特國王號客輪，那就差不多到了現在，因爲別的我都已經告訴你了。』

『你聽來誠實可信，你說得生動有趣——你重生得救了嗎？』

『當然是！不過現在我恐怕我不在上帝恩寵之列……我會繼續努力爭取。我們現在已經面臨世界末日，兄弟，情勢急迫；你重生得救了嗎？』

『以後再說。熱力學的第二定律是什麼？』

我拉長了臉，『熵值恆增。就是這一條栽了我當了我的。』

『再告訴我一些關於亞力克．賈拉漢的事吧。』

『我能告訴你的不多。他的護照上記載，他是在德克薩斯州出生的。他留的地址是在達拉斯城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其餘的你最好問瑪格麗德；她了解他，我不認識他。』（我並沒有提到那筆瓶煩棘手的一百萬。我無法解釋，所以就略過不提了……而瑪格只是聽我說並沒見到那筆錢。）

『瑪姬？你可否補充點有關亞力克．賈拉漢的事？』

她遲遲沒有回答。『除了我丈夫說的，恐怕也沒有什麼我可以補充的了。』

『嗨！你不給我面子。你丈夫詳盡地說明介紹了吉給爾博士；難道你就不能說明一下另外一面的海德先生嗎？說到現在，我們對他仍然一無所知，只是在達拉斯一個通信的地址，就什麼都沒有了。』

『法未司先生，我確定你從來沒在船上當過女服務員——』

『沒，我沒當過。但是小時候，我曾在貨輪上當過房間部的服務生——跑過兩個航次。』

『那麼你就會了解，一個女服務員對於她的乘客知道的事情很多。她知道誰多久洗一次澡，她知道誰多勤換穿衣服。她知道每個乘客的味道——每個人都有味道，有的好聞，有的難聞。她也知道那位乘客讀些什麼書——或者不讀什麼。尤其是最重要的，她知道誰才是眞正的君子，誠實，慷慨，體貼，熱情。凡是爲了衡量一個人需要而又能夠知道的，她全都知道。可是她也許不會知道乘客的職業，家鄉，學歷，或者別的只有朋友才會知道的一切細節。

『在過火坑那天以前，我曾經有四個禮拜是亞力克．賈拉漢的女服務員。往後兩個禮拜，我成了他的情婦，我倆相愛如癡如狂。他在過火坑以後又過了好多天的健忘，我們才重新恢復了歡樂的關係——的確我們恢復了往日的歡樂，我又覺得很快樂了。而現在我已經成爲他的妻子有四個月了——這幾個月是有些困難艱辛，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而且目前仍然是，我相信將來永遠也都是。這就是關於我丈夫我所知道的一切。』她笑臉對着我，眼中熱淚盈眶。這時我才發現我自己也是一樣。

傑利嘆氣搖搖頭。『這事得所羅門王出面。而我又不是。你們兩個說的我都相信——而其中之一必然不對。不過沒有關係，我和我太太都崇尚回教徒好客的作風，這是我在最近一場戰爭中學來的。兩位可願意接受邀請在寒舍過個一兩夜？你們最好還是答應了吧。』

瑪格瞄我一眼；我就說，『我們答應！』

『那好。現在看看老闆在不在家。』他轉過座椅面向前方，摸了摸。過了一會兒有個燈亮了，又聽到嗶的叫了一聲！他的臉照得發亮，他說話了：『公爵夫人，這裏是您最心愛的先生。』

『噢，朗尼，久違了。』

『不對，不對，再試試看。』

『亞伯？東尼？喬治、安迪、吉姆——』

『再來一次，一定要猜對；有朋友跟我在一起。』

『好的，傑利。』

『朋友要來家吃飯，也許還要住一兩天。』

『好的，親愛的。幾位？性別？還有什麼時候到家？』

『我來問問賀伯。』他又動了動什麼。『賀伯說二十七分鐘。有兩位客人；坐在我身旁的這位約二十三歲，加一點減一點，長捲的金髮，深藍色的眼睛，高約五呎七吋，重約一二〇磅，別的基本資料還沒查過，但是跟我們女兒的差不多。女性，我確定她是女性，因她穿的還沒有脫衣舞娘那麼多。』

『好啊，死鬼。我會把她的眼珠給挖掉。當然，我先把她餵飽了再下手。』

『好極了。不過她沒有威脅性，因爲她丈夫在身邊看得很緊。我說過沒有，他也是光的？』

『你沒說。眞有意思。』

『要不要他的基本資料？如果要的話，你想安心輕鬆地要呢，還是聚精會神的聽？』

『我的愛，你眞是個老不修，我這樣稱呼是再也恰當不過的。好了，不要再讓客人受窘了。』

『公爵夫人，照我這樣把他們帶來，到時候可就有熱鬧好看了。他們兩個都全身精光，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衣服。可是我猜想他們這樣見人，可能會侷促怕羞。所以請帶着衣服在大門口接我們。她的基本資料你全有了，除了——瑪姬，伸給我一隻腳。』瑪格立刻伸出一隻腳，舉得高高的，什麼話也沒說。他用手量量。『你的涼鞋我想就合了。他嘛，拿札帕多斯的，或者我的。』

『他別的尺碼大小？算了，開玩笑的。』

『他的身高和肩寬跟我的相近，但是至少我比他重二十磅。所以取我那瘦小的骨架子做標準吧。如果雪碧有一屋子野仔在家，請你務必不要讓他們接近大門，一定得嚴格執行，絕不容情。這兩位都是溫文爾雅的；我們一定要等到他們穿好衣服，才爲他們介紹見面。』

『知道了，我會照辦，比可士官。可是現在你該介紹他們跟我認識啊。』

『是我疏忽了，我的愛，這位是瑪格麗德．賈拉漢，她是亞力克．賈拉漢的夫人。』

『嗨，瑪格麗德，歡迎光臨寒舍。』

『謝謝你，法末司夫人——』

『凱絲玲好了，大妹子，或者就叫凱蒂吧。』

『凱絲玲。我說不出如何感激你們幫了我們那麼多……就當我們落難的時候！』我的愛人哭了起來。她突然收住淚，定了下來。『這是我丈夫，亞力克．賈拉漢。』

『您好，法末司夫人。謝謝您。』

『亞力克，立刻帶着那個女孩來我這兒，我要親自迎接她。歡迎你們兩位。』

傑利插話說：『公爵夫人，賀伯說二十二分鐘。』

『回頭見，停話。我要去忙了。』

『通話結束。』傑利轉過座椅。『凱蒂會找一套漂亮的衣服給你穿，瑪姬……不過總該有個自然法則對你仍然適用吧。比如說，你冷嗎？我只顧呱啦呱啦說話太多，就沒想到。我自己穿着衣服，就把這部老爺車子弄得涼快了些。不過賀伯會調整過來適應你的。』

『我是北歐人，傑利，我從未感覺過冷。倒是大多數房屋我覺得太暖，反而不習慣。』

『亞力克，那麼你呢？』

『我夠暖了，』我回答，其實是說了個小謊。

『我相信——』傑利開口要說——

——就在這個時候，天突然開了，大放光明異彩，比大白天還要亮；我突然悲上心頭，明白了我自己無能，沒有早日引導我的愛人重獲天主的恩寵。

第十八章

撒旦回答耶和華說，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
約伯記 一：九

你考察，就能測透神麼。你豈能盡情測透全能者麼。
約伯記 十一：七

我在等候着呼喊的聲音。

我的心情複雜，左右爲難。我想要登天享受極樂嗎？我願意現在就被一把提起來送入耶穌慈愛的懷抱中嗎？是的，親愛的主，我願意！但丟下瑪格麗德嗎？不，不行！那麼你情願被打入地獄了？是的——不，可是——你要拿定主意啊！

法未司先生抬起頭來望着。『看那個小傢伙走了！』

我抬頭從車頂望出去。在我們頭頂又有了另外一個太陽。眼看它縮得愈來愈小，漸漸失去了光

彩。

我們那位主人繼續說：『剛好準時！昨天我們被擋下來等候；錯過那一點升空時刻，就得另排時間。候在發射台上，還是要消耗單氫燃料，甚至只等一個太空軌次，薄利就全賠進去了。而昨天並沒有延誤或者錯失，完全是國家太空總署的一位大屁股下令進行毫無價值的複查一些數字。』

他似乎講的是一口英國英語。

瑪格麗德吃驚地問，『法未斯先生——傑利——那是什麼？』

『呃？連發射升空都沒見過嗎？』

『我不知是什麼叫發射升空。』

『嗯……對了，瑪姬，你和亞力克來自另外一個世界——或者好幾個世界——到現在這個事實還沒有灌進我的腦子裏。你們的世界裏沒有太空旅行囉？』

『我不能確定你指的是什麼，不過我想我們沒有。』

我心裏相當明白他說的，所以就插嘴說：『傑利，你在說飛往月球，對不對？就像宙斯·佛恩。』

『沒錯。相當接近。』

『那是個以太船或者光船？飛往月球？老天哪！我的摩西！』說溜了嘴冒出句不敬的口語。

『慢着。那不是光船。那只是個無人駕駛的貨運火箭。不是飛向月球；只是到獅子星爲止——走的是低層的地球軌道，從那裏回來以後，在加耳維斯敦外海落水，撈起來再運回北德克薩斯港，在那裏重整後再於下週重新出發。但是有些貨還要繼續轉運前往月兒城或者太閣下——有的貨甚至遠到火星與木星軌道上的小遊星。明白了嗎？』

『呃……還是有點不懂。』

『那就是，在甘迺迪第二任期——』

『誰？』

『約翰·甘迺迪啊。他是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九年的總統。』

『眞抱歉，看來歷史我得從頭學起了。傑利，在幾個世界之間撞來撞去，最令人困惑難解的不是最新科技，像電視或者噴射機——甚至連太空船都不是；而是不同的歷史。』

『哦——等回到家，我會找本美國的歷史給你，還有太空旅行的歷史。我的家到處都有的是，我完全迷上了太空——從小就開始玩模型火箭。現在，除了黛安娜航空貨運公司，我還有個雅各天梯和豆蔓仙藤——兩個到目前還賠稅金，不過——』

我想他看到了我的臉色。『等你翻一遍我給你找出來的那些書以後，我們再談。』

法未司回過頭看看他的操縱裝置，碰了碰一個東西，瞄一眼，再敲了一下，就說了，『賀伯說我們在三分鐘又二十一秒之後會聽到聲音。』

聲音眞的來了，我倒有點失望。我原以爲會來個一聲雷配合那道怪光。結果來的只是沉悶聲音，轟隆轟隆地哼了幾下，然後就不了了之的結束了。

幾分鐘以後，車離開了公路，一彎轉回個大圈，在原路底下的隧道中鑽過去，出來就上了一條較小的公路。我們在這條小公路（我注意到是八十三號）停留了大約有五分鐘，車內就又發出嗶嗶聲，閃出亮光。『我聽到了。』法未司先生說。『收住你們的馬。』他轉動座椅，面向前方，伸手握住那兩個手把。

底下那幾分鐘眞有意思。這使我想起先賢漢尼拔的事蹟，他說：『要不是爲了榮譽（面子），我寧可走路來。』法未司先生對於每次眼看就要撞車總是差那麼一點都躲過了的情況，似乎並不以爲是驚險或者玩命。一次又一次的，那個『歡園』保住了我們，使我們逃過了撞傷，或骨折。有一次從機器中發出的信號對着他嗶嗶嗶嗶的叫；他就吼了起來：『別叫了！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使我們差一點又撞上了。

我們轉進一條較窄的支路，我斷定是私有的，因爲進口處的拱門上寫着：法未司別莊。我們上了坡。到了頂上，隱在樹林中的那個宏偉大門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

就在那兒我們見到了凱蒂。

如果各位一直讀我的追述讀到現在，就該知道我跟我的妻子眞正相愛。那是根本不變的，就像光速，就像天父的愛。你知道嗎？我現在發現我可能同時再愛別人，一位女子，而不會分減我對瑪格麗德的愛，也不會心想要把那位女子從她合法的伴侶那裏給奪過來，更沒有慾望想佔有她，或者說至少沒那麼强烈。

看到她我才知道五呎二吋是女子最恰當的身高，四十歲是最恰當的年齡，一百一十磅是最恰當的體重，女低音是最恰當的音色和音域。可是我的愛人沒有完全符合這些條件，那並不相干；凱蒂自我完全滿足本身的一切，所以這些條件在她身上都顯得全是最恰當最完美。

但是她首先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她那熱情待客的方式。

她從她丈夫那兒知道我們全沒衣服；她也聽他說知道我們在裸體的情況下會侷促不安，羞於見人。所以她爲我們每人都準備了衣服。

而她自己也裸着身體。

不，那不正確；我是赤身裸體，她是沒穿衣服。那也不盡正確。赤裸？一絲不掛？還是脫光？沒穿衣服？不對，她生着天生的自然美，就完全像人類始母夏娃在未墮落以前原來的樣子。她出於自然，看來完全合宜，使我奇怪以前自己怎麼會有那種錯誤的想法，認爲沒穿衣服就等於不正經，就是淫邪的。

那兩個蚌殼門張開了；我先下車，再扶瑪格麗德下來。法未司夫人丟下她手中拿着的東西，抱住瑪格麗德吻着說：『瑪格麗德！歡迎你。』

我的愛人也擁抱回親，鼻子在唏噓哽咽。

接着法未司夫人伸過手來。『我也歡迎你，亞力克·賈拉漢先生。』我接過她的手，並沒有用手去握。而是拿在手中像是稀世珍磁，我低下頭來望着。我眞想親吻下去，可惜我從來沒學會怎麼來

吻。

她爲瑪格麗德準備了一套夏裝，色調剛好配合她的眼睛。式樣飄逸使人有世外田園的美感；穿着就讓人想到森林女神。這套夏裝披在左肩，右肩全空向下，但有多重叠層包身。這件簡便的衣服的兩邊，都用長絲帶束成花結；向下去的那一端穿過小縫，使得兩端都圍着瑪格麗德的腰繞過一周，然後在她右邊再打個結束起來。

我這才發現這是一件誰穿都會合身的衣服。它可以隨各人的身段收緊或者放鬆，完全看怎麼束結而定大小。

凱蒂給瑪格一雙藍色的涼鞋來配她的衣服。給我的是一雙札帕多斯的涼鞋，是皮帶鏤空的墨西哥式的。這雙鞋子也像那件衣服一樣，幾乎也可以大小隨之，誰都能穿。她給我的褲子和襯衫一看就像我在溫斯羅那家陳衣店換來——不過這都是用夏季輕毛料特別訂做的，可不是廉價棉布大量生產的成衣。她給我的短襪也合我的腳，而那條衞生短褲也剛好是我常穿的尺碼。

她照顧我們穿好衣服以後， 草地上還留有衣服——她自己的。我這才明白她穿着衣服走到大門口，在那兒才脫掉衣服，等候歡迎我們——就像我們這樣『穿着衣服』的。

那是禮貌。

穿好了衣服，我們就上了車。法未司先生等了一會兒才開車就道：『凱蒂，我們的客人兩位都是基督教徒。』

法未司夫人聽了似乎很高興。『噢，多有意思呵！』

『我也是這麼想，亞力克，你是聰明人，一點就通；這些地方基督教徒不多，在凱蒂和我面前，你們心裏有什麼就說什麼，不必有任何顧慮……但是有別人在旁邊，還是不要提起你們的信仰比較好些。懂我的意思了嗎？』

『喔……我恐怕還沒弄懂。』我的頭腦在暈眩，我的耳朵在嗡嗡地作響。

『不錯……做個基督教徒在這裏並不違法，德克薩斯州有宗教信仰自由。不過基督教徒並不十分

受歡迎，所以基督教的禮拜大多在地下暗中進行。哦，如果你們想要跟你們主內的弟兄姊妹連絡接觸，我想我們可以設法找到一處古墓地窖。凱蒂？』

『噢，我相信我們能找到知道的人。我可以放出幾個探子去打聽一下。』

『如果亞力克說好的話，親愛的。亞力克，你不必怕有人會用石頭砸死你；這裏不是化外偏遠的蠻荒，不會那麼危險。我只是不願有人歧視你們，讓你們受到羞辱。』

凱蒂．法未司喊了聲，『雪碧。』

『哦！對了。亞力克，我們的女兒很乖巧，就少女來說算是最有教養的了。可是她現在是個實習女巫，最近才改信古教的——因爲新近入教，又是年輕富有活力，她極爲認眞入迷。雪碧對客人不會無禮失態——因爲凱蒂把她從小調教得很好。而且，她知道她不聽話我會活活地剝掉她的皮。不過你們如果能夠儘量避免刺激她，不讓她受到任何壓力，那就幫了我很大的忙。因爲我相信你們也明白，每個青少年就像一顆定時炸彈，隨時都會一觸卽發。』

瑪格麗德替我回答了：『我們會儘量小心注意。這個「古教」——可是敬拜奧丁神的？』

我感到一陣寒心……就在我自己方寸已亂的時候。但是我們的主人回答，『不是。至少我知道不是。你們可以問雪碧。如果你們情願冒險聽她滔滔不絕說個沒完的話；她還會向你們傳教，拉你們入教。厲害得很呢。』

凱蒂接着說：『我從來沒聽到雪碧提過奧丁。最多她只談到「女神」。德魯茲不是拜奧丁的吧？眞的我也不知道。我怕是雪碧認爲我們古板過時沒救了，所以從來不跟我們談論神學。』

『那麼我們暫擱下來不談，』傑利說着，就開車上路了。

法未司公館長而低，迂迴曲折，給人一種安樂闊綽的感覺。傑利打了個轉把車停在門口簷下；我們都下了車。他在車頭上拍拍，就好像那是匹馬，在牠脖子上摸摸拍拍一樣；車子就自行走開了，就在我們走進屋子的時候，它從屋外的角上轉了過去。

他們家儘管華麗而且有德州佬的闊綽，但我不想多作介紹，因爲我所到之處每個景況都維持不久

不定，不值得逐一詳盡敍述；我們看到的大多數景物，傑利都一律稱做『幻景』。我怎麼來說呢？冷凍凝住的夢嗎？立體電影畫？讓我這麼說吧：椅子倒全是實物，桌面也都是眞的沒錯；屋內別的東西嘛，最好先仔細地摸摸清楚，看看到底是不是美則美矣，而實際上只是空中的一道彩虹……鏡花水月全是虛的。

我不知道這些鬼玩意兒怎麼搞出來的。我想可能是在這個世界裏的物理定律，跟我年輕時那個堪薩斯的有些不同。

凱蒂領著我們走進一間傑利說是他們家的『家庭康樂室』。傑利突然站住了。『噁心的印度淫窖！』

那是間很寬大的房間，天花板看起來高得不像單層平房的。每一面牆，每個拱門，壁櫥或是小間，底檻還是橫樑，到處雕滿人物。可是全都是那一類的人物！我發現自己臉都紅了。這些人物顯然都是從印度南方那個黃得出了名的廟窟中臨摹而來的。窟中淫畫描陳百態，動作淋漓入微，眞是無奇不有，萬邪並出。

凱蒂說：『對不起，親愛的！孩子們曾在這兒跳舞來着。』她趕快衝到左邊，溶進一羣雕像中，接着就不見了。『你要來個什麼，傑利？』

『呃，來個雷明頓二號。』

『來了。』

突然淫猥的雕像不見了，天花板一下子降低了，變成有橫樑用水泥石灰飾成的建築物；有一面牆變成了有景色的窗子，看到的像是猶他州山嶽（不像德克薩斯州的）；對面的牆上有個巨大的砌石壁爐，爐火熊熊在噼噼啪啪地燒着；家具改了樣子就是一般常稱做『教會式』典型的；地是石板砌成的，上面鋪着美洲印第安地毯。

『好多了，謝謝你，凱絲玲。坐下來吧，大家都坐啊——找個地方坐下來。』

我坐了下來，避開了那個很明顯的『老爸椅』——特別大而且有軟墊皮套。凱蒂和瑪格一起坐在

一張沙發上。傑利坐上那個老爸椅。『我的愛，你想喝什麼？』

『甘百利加蘇打水好啦。』

『娃兒喝的。那你呢，瑪姬？』

『甘百利加蘇打也對我的口味。』

『那就來兩份娃兒喝的。亞力克你呢？』

『我也跟女士們一樣好了。』

『老弟，柔弱的女性我就隨她們算了。可是一個大男人絕不行。再點個別的吧。』

『喔，那就來個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

『我要是有馬，會用馬鞭抽你。別再那個樣子，你只有這一次最後的機會了。』

『呃……巴本（威士忌）加白蘭水？』

『省省吧。傑克丹尼加水吧。那天，有個人在達拉斯要點愛爾蘭威士忌，別人把他扛起來遊街示衆，事後他們向他道歉；原來他是個北方佬，不了解情況。』這一段時間裏，我們的主人一直用手指尖在他身邊的小桌上敲個不停。接着他停下了他那煩躁的敲擊，然後突然在我椅邊的桌上，出現了一只德州杯子，裏面裝着棕色的飲料，另外還有一杯水。我發現別人的飲料也都送到了。傑利舉起杯子。『爲南方聯邦省錢！來，乾了！』

我們喝了酒。他繼續說下去，『凱絲玲，你可知道我們家那個小混球躲到那裏去了？』

『我想他們都在游泳池裏吧，親愛的。』

『難怪。』傑利又恢復了他那緊敲的動作。突然在空中出現了一個少女，坐在臨空不知從那裏伸出來的跳板上。雖然當時室內全是陰涼，她却在艷麗的陽光中，全身滿是水珠。她面向傑利，背對着我。『喂，小鬼。』

『呵，老爸。親親。』

『休想。上次我是什麼時候打你屁股的？』

『我九歲生日那天。因爲我用火燒敏姨。現在我做錯什麼了？』

『擺着那麼多金光閃閃、油滑溜溜，天神的玩意兒；你又在家裏的康樂室中留着那些下流、淫猥的春宮節目在那兒放着，是什麼意思？』

『別找碴訓我，可愛的老爸；我看過你那些書。』

『別管我書房中有什麼；回答我問你的話。』

『我忘記關掉了，老爸。對不起。』

『那頭母牛也是這樣對墨非太太說的，可是火還是照燒下去。聽着，女兒，你知道你可以隨意調出自己想看的節目；但是看完以後，你一定要調回原來你看到的。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去調，你可以歸到零位任其自然消除。』

『知道了，爸。我一時忘記了。』

『不要那樣扭來扭去，一副委屈不耐煩的樣子；我訓你還沒有訓完呢。還有「高士哲大銅球」，那個節目你從那兒弄來的？』

『學校裏啊。那是我印度密宗瑜伽課的教學帶。』

『密宗瑜伽？扭屁股？你不必上這樣的課。你媽知道嗎？』

凱絲玲心平氣和地走過來：『是我鼓勵她選這個課的，親愛的。雪碧有天分我們都知道，但是天分才能不經訓練琢磨是無法完全充分發揮的；她需要訓練。』

『那？這方面我從來不跟你媽爭，所以剛才的話我收回。那麼那個帶子，你怎麼弄來的？關於版權涉及的法律你都是熟悉的；我們兩個都還記得傑弗遜星船節目帶所引起的那場火爆紛爭——』

『老爸，你比大象還可怕！難道什麼都記一輩子從來就沒忘過？』

『從來不會，比那還要厲害。你要小心你說過的每句話都可能會寫下來，留着在日後某時某處來對付你。還有沒有話說？』

『我要求找個律師！』

『哦，原來你眞是盜錄的！』

『難道你眞的希望我這麼做了嗎？那樣你才好幸災樂禍。很抱歉，老爸，可是我付了目錄費，用現金一次付清的，由學校圖書館服務部替我錄的。怎麼樣，自作聰明的人。』

『你才自作聰明呢。你白白地多花了錢。』

『我可不這麼想。我喜歡它。』

『我也喜歡。但是你浪費了錢。你本來可以找我要。』

『哈！』

『我明白了！最初我以爲你動了手腳開鎖進了我書房，或者念咒作法開鎖進去的。很高興聽到你只是捅了個洞。花了多少錢？』

『啊……四十九塊五。那是學生優待價。』

『還算公道，我付了六塊半。好吧，不過以後學費賬單裏要是出現了這一筆費用，我會從你的零用錢中扣回來。可是還有一件事，小糖球——我帶了兩位很有教養的人到我們家來，一位紳士。我們走進大廳，那兒本該是個大廳。結果這兩位人士看到的却是一套古典的印度春宮全集，驚心動魄的彩畫。你自己想想看？』

『我是無心的，沒有想到會——』

『既然如此就算了。不過驚嚇別人，尤其是客人，絕對是不禮貌的，所以下次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會回來吃飯嗎？』

『會的。如果我能提早脫身，就跑啊，跑啊，跑回來。約會啦，爸。』

『什麼時候到家？』

『不能確定啊。整晚都是聚會。我們在排演仲夏夜之夢，十三人小組巫會。』

他嘆了口氣說。『我想我眞該謝謝那三個老巫婆，你才一直服用那種（避孕）藥丸。』

『藥丸熱是種時髦。不要那麼死板嘛，老爸；參加半夜舉行的巫會沒有誰懷過孕，誰都知道。』

『就只有我不知道。好了，我們來表示感謝你願意跟我們共餐。』突然她一聲尖叫，從跳板上掉了下去。畫面也跟着她向下移去。

她撲出水面吐出了兩口水。『老爸！你推我！』

『你怎麼能這樣說呢？』他裝出一本正經的口氣在說。那個活生生的畫面就消失了。

凱蒂．法未司聊着說，『傑利一直老想駕御他女兒。那當然不可能。他實在應該帶她上床，一解他逾倫的相思之苦。可是他們兩個都太拘謹不會那樣做。』

『太太，你是不是提醒要我揍你啊？』

『是啊，最親愛的。你不必强迫她，只要把你的心意明白地說出來，她就會哇一聲哭出來，全聽你的了。那一來你們兩個就會過個有生以來最快樂的時光。難道你說不是這樣嗎，瑪格麗德？』

『我會這樣說的。』

當時我太痲木並沒有讓瑪格麗德接的話給嚇着。

晚宴豐盛，連最講究美食的人都會大樂狂歡，會使一般社交的大宴會顯得相形失色。席開在正式的餐廳中，就在家庭康樂室中用不同的節目放的『幻景』排出來的。天花板更高了，窗子也更高了，間隔勻稱，窗邊垂着落地的布帘，窗外景色看到的是正式花園。

有個家具裝着輪子，自動地走了進來，那並不是個『幻景』——或者說並不很像。那是個餐車（就我所知），它本身有食品、餐具、爐具、冰箱——等於一個設備齊全的活動小廚房。這個結論存疑有待求證。我能說得出的就是，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僕人出現，也沒看到女主人動過、做過什麼。不管怎麼說，她的丈夫還是誇獎了她的烹飪——他儘量的誇讚，我們也跟着誇。

傑利倒是做了點事；他切割了烤肉（上好的肋肉，足夠一隊飢餓的童子軍飽餐一頓），分菜給每個人，只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分。盤子裝滿了，就很平穩地自行繞桌送到該給的人的面前，像個在軌道上行駛的玩具火車——可是看不到火車和軌道。難道是機器經幻景隱了形嗎？我想大概是吧。可是那簡直是用一種神祕捲藏了另外一個神祕了。

（我後來才知道在那個世界，喜歡擺架子的德州人家故意在人前多用僕人炫耀。可是傑利和凱蒂的作風喜好簡樸平實。）

我們桌上一共六人，傑利坐一邊，凱蒂坐他對面；瑪格麗德坐在傑利右側，他女兒雪碧在他左側；我坐在女主人的右側，在她的左側是雪碧的男友。這一來他就面對着我，我右邊坐着的是雪碧。

那個年輕人的名字叫洛茲克．賴曼．柯佛遜三世；他根本就沒存心要記我的名字。我很久以來就一直懷疑我們人類的男性，絕大多數都應該從小就養在一個桶裏，從小口中送東西進去餵他。等到十八歲的時候，再做愼重的決定：是把他從桶中放出來，還是索與連那個小口也給堵死。

小柯佛遜也沒讓我找到一點理由改變我的想法——看來我會贊成塞住那個口。

早先，雪碧曾經說明過他們同校。可是他看來跟法未司家裏的人陌生，就像跟我們初見面一樣。凱蒂問他，『洛茲克，你也是實習巫師？』

他臉色變了，就好像聞到了怪味噁心得想吐的樣子，幸好雪碧替他解圍，才不必回答這種膚淺的問題。『媽！洛早在好幾百年以前就拿到他的聖證了。』

『對不起，我搞混了，』凱蒂心平氣和地說。『那就是你實習期滿拿到的證書了？』

『不是證書。那是把聖刀，伯母，在祭典中用的，可以用來——』

『雪碧！這兒有教外人在。』柯佛遜向雪碧皺眉，再瞪瞪我。我心想把他揍個鼻青臉腫來個黑眼圈該多漂亮，可是我沒讓我這種想法在臉上表露出來。

傑利就說了，『那麼你就是個畢業的 Warlock（巫師）了，洛？』

雪碧又搶着說。『老爸！正確的說法是——』

『嘴閉起來，小糖球，讓他自己回話。洛？』

『只有無知的人才那麼說——』

『停！有些事我是無知，那我就會去請教問人，就像現在我正在問。無論怎麼說，你不能坐在我的桌前當面指我無知。好了，你能不能回答我的話而不剝蘆筍（揭短）？』

柯佛遜碰了一鼻子灰（鼻孔更形分開了），可是竭力自持。『巫師這個字通常兼指男性和女性的巫業術士。Wizard 這個名稱可以用，不過在技術上並不完全正確；它是指妖術家或魔術師……但是並不是所有的魔術師全是巫師，而且並不是所有的巫師都會魔法或幻術。不過 Warlock 這名字不僅讓人難過而且也不正確，因爲它涉及魔鬼的崇拜——而巫教並不拜鬼；而且字源的本義是「背誓的人」——巫師並不背誓。更正聲明：巫教不准違背誓言。巫師如果一次背誓，甚至於對教外的人，就要受到處分；如果情節重大，甚至會開除教籍。所以說我不是個畢業的 Warlock 。我目前身分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合格術師」，也就是巫師。』

『說得好！謝謝你。爲了剛才我用 Warlcck 稱你說你，我請你原諒——』傑利等着。

過了好半晌，柯佛遜才連忙說，『噢，當然！無心之過不怪。』

『謝謝你。再補充一下你剛才對字源的說明，巫師這個字來自Wicca 和 Wicce，前者意指「智慧」，後者意指「女人」……這也許說明大多數的巫師是女性，也許我們的祖先還知道一些我們現在不知道的事。不論如何，「巫術」就是「智慧技藝或術業」的簡稱。對嗎？』

『呃？噢，當然對！智慧。這就是古教的一切內涵。』

『好極了。小伙子，仔細地聽我說，智慧包括不無故發怒。大自然的法則是不重視瑣碎小節，智慧的人也是如此。瑣碎的小節就像一個女孩子在有教外人在場的時候解釋聖刀——其實並不是那麼祕不可宣的——還有一個老糊塗用了個不當的字眼。我說的你都懂嗎？』

再一次傑利等着回話，接着他非常低聲地說，『我在說，你都聽懂了我的話嗎？』

柯佛遜深吸了一口氣。『我懂你的話了。一個有智慧的人不計較小節。』

『很好。要不要我再給你切塊烤肉？』

柯佛遜當時沒再說話，我也沒說話，雪碧也是。凱蒂和傑利和瑪格麗德一直在彬彬有禮地聊天，根本就沒注意到有一位客人已經當衆給結結實實地修理了一頓。過了一會兒，雪碧說：『老爸，你和媽期望我參加禮拜五的拜火禮嗎？』

『用期望這字並不恰當，』傑利回答，『如果是說你已經選了本教的另一個教會的話，現在應該說「希望」比較接近事實。』

凱蒂補充說，『雪碧，今天晚上你覺得你的小組巫會才是你唯一需要的教會，可是那也許會有改變……而且我了解古教並不禁止教徒參加別的宗教禮拜。』

柯佛遜插話說，『那反應出好幾百年、好幾千年的迫害，法未司夫人。到了現在我們的教律中仍有規定，每個巫會的會員必須公開參加一項現行社會認可的宗教。不過我們不再過於認眞執行了。』

『我明白了，』凱蒂覺得他說得不錯。『謝謝你，洛茲克。雪碧，旣然你新加入的教會鼓勵教友兼入外教，你多參加也許對你爭取良好的印象有所幫助。你可能需要這些印象分數。』

『正是這個意思，』她爸爸附和贊成。『印象分數。你可曾想到過，乖女兒，你老爸身爲教會的主腦人物，有硬實可靠的支票簿，很可能關係到他在德州銷售的凱迪拉克名車比人都多的事實嗎？』

『老爸，那麼說聽起來多可恥？』

『是沒錯，不過也賣了很多凱迪拉克。還有，別把那個叫拜火會，你也知道不是。我們崇拜的並不是火的火燄，而是火所代表的精神。』

雪碧手裏在揉着餐巾；當時一下子看起來就像個困惑的十二三歲的小女孩，而不是她外表看起來那麼成熟的女子。『爸爸，就是呵。火燄對我始終代表着治療、潔淨、和永生——直到我研究巫術，巫教的歷史。老爸，對巫師而言……火是他們用來害我們的！』

我當時嚇得幾乎窒息過去。我想在感情上我一時還不能接受：一個是可憎的普通小太保，而另外一個是到那裏再也找不到更善心好客的這對夫婦，傑利和凱蒂的漂亮可愛的女兒——他們兩個居然同流爲巫。

是呵，是呵，我知道：出埃及記第二十二章十八節說，『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其嚴重有如上帝直接授給摩西的十誡那樣，這話是當着全體以色列子民說的——

我怎麼在跟兩個巫師同桌共餐？

罵我懦夫我只好認了。我並沒有站起來當面指斥他們，我一直坐在那兒沒動。

凱蒂說，『心肝，寶貝！那明明是中古時代的事！不是這個時代，不是現在，不是在這兒。』

柯佛遜說，『法未司夫人，凡是巫師都知道這種恐怖隨時都會再發生，甚至一次歉收的季節就會觸發災禍。撒冷市殺巫事件沒過太久，距此也不算太遠。』他接着說，『目前到處仍有基督教徒，他們只要做得到就會放火，就像撒冷慘案一樣。』

這是讓我閉嘴不說話的大好機會，可是我忍不住溜口而出，『沒有巫師在撒冷被燒。』

他望着我質問。『你知道什麼？』

『火燒是在歐洲，不是在這裏。在撒冷市，巫師是被吊死的，但是有一個是被壓死的。』（火紹沒用過。天主吩咐我們不可容他們存活，可沒要我們害死他們。）

他又望着我。『哦？你好像贊成用吊的了？』

『我從來沒說過那種話！』（親愛的天主，寬恕我！）

傑利插進來說話了。『我宣判這個話題到此出局，桌上不許再提起。雪碧，如果那會令你不安或者使你想到慘痛的場面，我們不想讓你參加。說到吊刑，那麼對達拉斯牛仔的外野手，我們又能怎樣呢？』

兩個鐘頭以後，傑利．法未司和我又坐進這個房間，不過這次室景是雷明頓三號：窗外大雪紛飛，地板間偶有一陣寒風，偶爾傳過幾聲狼叫——熊熊的爐火覺得很舒服。他爲我們倒了咖啡，又在梨形的高腳杯中斟了白蘭地，酒杯之大足夠當金魚缸用。『你聽過有貴族的白蘭地，』他說。『就像拿破侖和卡羅斯。可是杯中的這種酒却是王者之酒——王種之純連血友病都遺傳下來了。』

我灌了一口；沒覺得有什麼好笑。我心裏難過還在想着巫師，死前掙扎的巫師；兩腳一蹬，要不然就是在火中亂蹦。而那些人都有着像雪碧那麼可愛的臉。

聖經中有沒有『巫師』的定義？會不會這些近代的巫教術士根本就不是耶和華所指的『巫師』？別再逃避現實了，亞力克！就算出埃及記時代所指的巫師就是眼前在德州的巫師，而你是法官，

她也認了罪，你能把凱蒂的小女兒判處吊刑嗎？你會推她落井入陷嗎？別再推拖逃避了，小子；你活到現在就一直在逃避着。

彼拉多（總督）洗手再也不幹了。

我不會將巫師判處死刑！求主成全，別的我也都不願意做。

傑利說，『這杯酒敬祝你們創業成功，你和瑪格麗德共同的事業。輕啜慢飲就不會醉；反而會使你的心情鎮定，智慮敏銳。亞力克，現在你告訴我，你憑什麼料定世界末日就快到了？』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裏，我經仔細查證，發現不只是一項預言符合這些跡象，而是有很多的預言；啓示錄，但以理書，以西結書，以賽亞書，保羅致帖撒羅尼迦之書信，另外又在哥林多書中也有。

令我驚奇的是傑利居然也有一本聖經。我選出了幾段一般人容易懂的，寫下了章次和節序，以便他回頭稍後再行查看。當然有一段是帖撒羅尼迦第四章十五節到十七節，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全部五十一節，還有路加福音中的同樣的預言，第二十一章——以及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三十二節包括了對很多人困惑不解所謂『這個時代』的暗示在內。基督實際上說過的是：凡看到這些跡象和徵兆的這一代的人都會活着見到祂的重臨，聽到大呼召喚，親身經歷大審判的日子。如果全部讀完，神示的信息是很明白的；錯誤百出都是因爲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所致。無花果樹的寓言就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在以賽亞書和但以理書以及另外幾處，我只爲他找出舊約中與新約中並行相當的預言。

我把列出的那些預言的章節遞給他，再三囑咐要他仔細研讀。並且告訴他，如果遇到任何疑難，只要再多讀廣讀，並求神啓示解決。『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他說，『亞力克，有一件事我承認，過去幾個禮拜的新聞我看來覺得很像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戰。譬如說明天下午說不定就來臨了。也可說這就無異是世界末日和大審判，因爲這一戰就所剩無多，沒什麼可以救回來重整的。』他愁容滿面。『我過去常担心雪碧將來生長所在的是個什麼樣的世界。現在連她能不能長大我都不知道了。』

『傑利，盡心努力去爭取，求得天主的恩寵，然後帶領你的妻女。你並不需要我，你什麼人都不

需要，只需要耶穌。他說，「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啓示錄三章二十節。』

『你相信。』

『我相信。』

『亞力克，我眞希望我能夠跟你有同樣的想法。要是世界還是像現在一樣，那就令人感到安慰了。可是從死亡已久的那些先知的夢想中，我看不出明證；讀了怎麼想似乎都通，莫衷一是。神學院從來都沒有多大幫助；就像半夜裏在黑暗的地窖中找一隻黑猫，而那隻黑猫根本就不在那裏。神學家各憑一己之見立說。噢，我的教會也是這樣——不過至少我的教會還誠實，承認神卽宇宙的神天合一論。任何人如果敬神拜三位一體的眞神而仍堅持他的宗教是一神教，那麼他就可以相信任何事物了——只要給他一點時間去充分理解。請恕我的直言。』

『傑利，宗教方面，直言和坦率是必要的。「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這又是約伯記，第十九章。祂也是你的救主，傑利——我祈求你能找到祂。』

『機會不多，我恐怕沒有機會了。』傑利站了起來。

『你還沒有找到祂呢。不要就此輕易放棄。我會爲你祈禱。』

『謝謝你，多謝你好心幫忙。鞋子還合腳好穿嗎？』

『舒服，相當舒服。』

『如果你堅持明天上路，你必須確定你穿的鞋子從這兒到堪薩斯的路上，絕不能磨腳起泡。有把握嗎？』

『有把握。而且確定明天一定要走。如果我們留下來再多耽一天，你會把我們寵慣壞了，就再也不想離開了。』（眞正的原因我不能告訴他，我實在受不了那些巫教和拜火，非得趕快離開不可。不過我不能讓自己的偏惡影響他的心情。）

『那麼我領你到臥室去，輕一點，因爲瑪格麗德可能睡着了。除非這幾位女士熬夜甚至熬得比我們還晚。』

到了臥室門外，他伸出手來。『如果你是對的而我錯了，那麼你告訴我，甚至於連你也可能會有閃失。』

『沒錯。我沒有主的恩寵在身，現在沒有。我必須努力重行爭取。』

『那麼，我就祝你好運。不過如果你萬一有個閃失而錯過了，務必到地獄來找我，好嗎？』

就我所知，我可以說傑利是完全認眞的。『我不知道會不會准許我那樣做。』

『努力去爭取。我也會盡力。我向你保證。』他向我做了個鬼臉，『到時候別有地獄風味的殷勤款待，可眞火熱哩！』

我回他一個鬼臉。『一言爲定！』

又是一次我的愛人沒脫衣就睡着了。我沒出一聲對她笑笑，然後在她的身邊睡下來，扶起她的頭枕在我的肩上。我是想要她慢慢地醒過來，然後再幫這個讓我心疼的小傢伙脫掉衣服，讓她上床好好地睡。一時之間我心頭有上千的——不對，只是幾十個——想法都要弄個明白。

一覺醒來才發現天已經逐漸在亮了。接着又感覺到床怎麼扎得人癢癢地，而又梗得難受。天更亮了，原來我們是身臥在草堆上，在一間穀倉裏面。

第十九章

亞哈對以利亞說：我仇敵啊，你找到我麼。他囘答說，我找到你了，因為你賣了自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列王紀上　二一：二〇

最後九十哩從克林頓到奧克拉荷馬城，我們是硬撐着走下去的，管他又落得身無分文，吃住無着。我們看到了飛船。

當然這就改變了一切。好幾個月以來，我一直都是個來歷不明的小子，身無分文，只靠洗盤子爲業，事實上只算個流浪漢。但是一旦囘到我自己原來的世界——有高薪的工作，在鄉里地位崇高，受人敬重，而且在銀行中有豐厚的存款。從此就結束了在世界與世界之間撞來撞去，那種令人厭恨的日子。

上午我們進入了克林頓，是搭乘一位農夫運果菜的便車進城的。我聽到瑪格麗德『呃』一聲，嘴張得大大地愣在那裏。我順着她張望的方向看過去——那兒果然是飛船！——銀白雪亮美極了。我看

不清楚它的名字，但船身上的標幟告訴我它是屬於東方航空公司的。

『達拉斯—丹佛快船，』我們的主人特別加以說明，從他的工裝口袋裏掏出錶來看看。『只晚六分。難得。』

我儘量壓抑住內心的興奮不讓它外露。『克林頓有航空站嗎？』

『噢，沒有。奧克拉荷馬城，是最近的。要放棄步行改飛嗎？』

『那很好啊。』

『可是怎麼會。弄得莊稼漢糊裏糊塗的。』

我一直跟他閒聊瞎扯，直到幾分鐘以後，他在城內市場外停車把我們放下來。這時只有瑪格麗德和我獨處，我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了。我開始親吻她，可是立刻又停了下來。奧克拉荷馬的道德嚴謹跟堪薩斯完全一樣；大多數的鄉里或社區對於當衆調情，都定有嚴峻的法律和規範。

我眞不知道到時候我會發現多麼難以適應；在過去那麼多個禮拜中，經過那麼多個世界，其中沒有那一個世界的道德標準，有我的故鄉世界那麼高。要一直都不犯錯不惹麻煩很難，因爲(承認了吧)我早已經習慣了當衆親吻我的妻子，也習慣了別的公開行爲，這些本身都是純眞無邪，只是在講究道德的社會中從來沒在大庭廣衆之下見過。更糟的是，我能保我的愛人不會惹禍上身嗎？我是在這兒出生長大的，能夠很快地順應當地的習俗……可是瑪格溫柔熱情就像隻小牧羊犬，她對於情感的表露毫無羞怯的顧慮。

我說，『抱歉，親愛的，我剛才想要吻你，可是現在我非得停下來不可。』

『爲什麼呢？』

『呃，我不能當衆吻你，不能在這兒，只能在私下。那是——入鄉隨俗啊。可是現在別管那個。親愛的，我們囘到家鄉了！我的故鄉，現在也是你的故鄉了。你是看到那個飛船的。』

『那眞是個飛船嗎？』

『千眞萬確，一點也不假……是我好多月以來所看到最美最樂的東西。只是先別期望過高，高興

得太快。我們知道這些個變換無常的世界，有些地方彼此極爲相像。我怕還有別的意料之外的可能：這是一個有飛船的世界……但却不是我的世界。噢，我不相信那個，不過我們還是別太高興。』

(我並沒有注意到瑪格麗德根本就沒有高興的表情。)

『你怎麼辨別這就是你的世界？』

『我們可以就像以前那樣來查證，在公立圖書館去查啊。但是此時此地有更快更好的辦法。我要找出貝爾電話公司。我會向雜貨店打聽。』

我想找電話公司而不是公用電話，那是因爲我要先查看電話簿，然後再打電話——是我的世界嗎？

是的，沒錯。電話公司有全奧克拉荷馬的電話簿，另外還有別州各大城市的電話簿——包括一本最熱的堪薩斯州，堪薩斯市的電話簿。『看到了吧，瑪格麗德？』我指着簿中列的正道聯合教會全國總會。

『我看到了。』

『這難道不令人興奮嗎？難道不會使你高興得雀躍起舞，縱情高歌？』

『我非常替你高興，亞力克。』

(她的話使人聽來像是說：『他像是眞心自然的嗎？而且有這麼多可愛的花。』)

電話簿圍着我們的這塊地方是個小凹間。所以我就急切悄悄地問，『怎麼了，親愛的？這是該快樂的時候。你難道不明白嗎？一旦我掛通了電話，我們就有錢了。就再也不必苦哈哈地打工了，再也不必提心吊膽怎麼才有飯吃，到那兒去睡覺。我們可以直接回家，乘有臥舖的火車回去——不，乘飛船回去。你會喜歡的，我知道你一定會喜歡，豪華中最豪華的。我們的蜜月旅行吧，親愛的，我們以前一直無力實現的蜜月旅行。』

『你不會帶我去堪薩斯城的。』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亞力克……你太太在那兒啊。』

請相信我，在我說那些話的時候，我已經有好多個禮拜連一次也沒想到過愛寶。我早已經在內心認定我從此再也見不到她了(再回到我的故鄉世界全沒指望過)，而且現在我又有了妻子，一位任何男人都想要的妻子——瑪格麗德。

我不知道第一鏟土碰到屍體上是不是也會激起同樣的震驚。

我强自定下心來。心定了一點。『瑪格，這件事我們可以這樣辦。沒錯，我是有個問題，不過我們可以解決。當然你要跟我一起前往堪城，你一定要去。但是到了那裏，因爲有愛寶在，我必須先找個清淨的地方讓你暫住下來，好讓我去把一切料理清楚作個了斷。』(作個了斷？愛寶到時候一定會拚命大吵大鬧。)『首先我必須掌握住我的存款，然後我必須找個律師。』(離婚？在一個當地只有一個法律依據而且只准受害一方請求的州裏嗎？瑪格麗德會成爲衆矢之的嗎？不可能的。讓瑪格麗德帶枷示衆？如果應愛寶要求，把瑪格麗德用木槓抬到街上遊行示衆以後，再趕出城去？我無論遭遇什麼都沒關係，愛寶把我的錢一毛一分全都拿光，我也不在乎——絕不能讓瑪格麗德受到我故鄉世界紅A字(通姦)戒律的懲罰。絕對不能！)

『事情一了，我們就去丹麥。』(不，不可能離婚。)

『我們就？』

『我們就去。親愛的，你是我的妻子，現在是，永遠都是。我去解決事情的這段時間，我不能把你一個人丢在這兒；世界也許又換了，那我就失去你了。但是在我掌管了我的錢以前，我們還不能去丹麥。都明白了嗎？』(不過要是愛寶把我銀行中的存款全都提光了那怎麼辦？)

『好的，亞力克。那我們就去堪城。』

(這只解決事情的某一部分，並沒有解決愛寶。沒關係，等事到臨頭再奮戰求生吧。)

三十秒過後，我的問題更多了。當然女接線生就替我接通長途而向對方收費。可是堪薩斯？堪薩

斯市有兩個，是堪薩斯州的，還是密蘇里州的？電話查詢接一通的費用就要兩毛五分，我告訴你的時候，請投下錢幣。第二號電話亭。

我走進那個電話亭，伸手從口袋中掏出一把錢幣，擺開數數看：

一個兩角的；

兩個三分的銅幣；

一個加拿大的兩角五分，幣面有女王的頭像（女王？）；

一個半元的；

三個五分的，不是五分的鎳幣，比較小。

這些錢幣中沒有那一個鑄有熟悉的北美聯邦名言：『上帝是我們的堡壘。』

我瞪着這堆從口袋中掏出來的錢幣和亂七八糟的東西，回想最後一次世界變換究竟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因爲明明上次賺的錢我拿到了，那就是昨天下午以後的事，但是早在我們早餐後搭到便車以前。就當我們昨夜睡夢中？可是我們並沒有丢掉衣服，也沒有丢錢。我甚至仍保有我的刮鬍刀，在我前胸口袋中放着。

算了，要想挖空心思去了解這些變換的細節只會令人發瘋。變換的確發生過；我到了這兒，是我的故鄉世界……它已經讓我身無分文。沒有合法可用的錢。

別無選擇之餘，那個加拿大兩角五分幣，眼前看來還眞管用。我並沒有自我辯解而心想十誡中的第八條不適用大公司的情況。而是心想日後再行贖還。我揀起那個錢幣，拿起電話的話筒。

『請問您要幾號？』

『請向對方收費接堪薩斯州，堪薩斯市的正道聯合教會。號碼是州號一二二四J。我跟接話人說話，誰都行。』

『請投兩毛五。』我投下那個加拿大的兩角五分幣，屏息以待——聽到叮咚一聲。接着總機就說：『謝謝你。別掛。請稍等。』

我等了又等。接着又再等了一會兒。

『你要接的堪薩斯城的電話——正道聯合教會回話說他們不接受由他們付費的電話。』

『等一等！請轉告他們說亞歷山大．郝更生牧師打來的電話。』

『謝謝你。請投兩毛五。』

『嘿！我連第一個四分之一的時間還沒用到。你們掛得太快了。』

『我們並沒有掛斷；是在堪城的對方掛的。』

『好吧，那麼請再打給他們，不過這次務必告訴他們不要掛斷。』

『好的，先生。請投兩毛五。』

『總機，如果我身邊有足夠的零錢，我還會掛向對方收費的電話嗎？接通了就告訴他們我是誰。亞歷山大．郝更生，執行副會長。』

『請拿着話筒稍候。』

就這樣我又在等着。等了又等。

『牧師先生？在堪城的對方說要我告訴你，他們不接受欠費電話，就算是——我照實引述——耶穌基督本人來也不接受。』

『那就在電話中講不通了。別處怕也講不通了。』

『我完全同意。而且還有呢，這位仁兄要告訴你，他從來沒聽過你（的名字）。』

『什麼，那——』我閉口收住了話，因爲在我聖職尊嚴的範圍內，我再也無法表露我自己了。

『是啊，實在是。我想問出他的姓名，他就掛斷了。』

『年輕人？老頭子？男低音，男高音，還是男中音？』

『男孩子發女高音。我有感覺他是個工友，在午餐時間接聽電話的。』

『我知道了。喔，謝謝你盡力幫忙。遠超過你應盡的職責，我個人認爲你的服務可圈可點。』

『那是我的榮幸，牧師先生。』

我離開了那兒，心裏懊惱，一直在埋怨自己，直到我們離開那個建築物，我才向瑪格麗德解釋。

『作法自斃啊，親愛的。「不接受欠費電話」那條規定是我自己當年定的。從敎會的電話登記簿上所作的分析早就證明了，毫無疑問的那些欠費打進來的電話，對敎會從來沒有過任何好處。十之八九都是討錢的電話……但是正道聯合敎會並不是個慈善救濟機構。敎會只收錢，並不施捨。那第十個電話打來的不是找麻煩的，要不就是個陰陽怪氣，莫名其妙的人。所以我就定下這個嚴格的規定並付諸實施……而且也立刻看到了成果。電話費一年就省了好幾百元。』我强自微笑。『做夢也沒想到，我居然會落在自己張的網裏，自作自受。』

『那麼你現在有什麼計畫，亞力克？』

『現在？出去上了六十六號公路，再開始招手攔車。我要我們在五點以前到達奧克拉荷馬市。那應該很容易，路不算很遠。』

『好的，老爺。不過爲什麼五點，我可以問問嗎？』

『你隨時都可以，什麼都隨你問。你是知道的。別再充最溫順，最有耐心的聖女格麗賽德（Griselda）了，甜心；自從你看到飛船，你就一直愁眉苦臉的。因爲在奧克拉荷馬市有個正道敎會的分會，我要在他們下班以前趕到。等着瞧，你就會看到他們打開紅毯，盛情地歡迎我們，親愛的，只要到了奧克市，我們的煩惱和困難就全都沒有了。』

那個下午使我想起穿行在高粱地裏，春天的高粱地。我們攔車並不困難——只是一次又一次都是短程。那條公路准許每時六十哩的速度行駛，可是我們每小時平均只走二十哩左右。我們又誤了五十五分鐘的時間，不過有很好的理由：免費吃了一餐。那個卡車司機每次去吃……就會買些東西請我們吃；原因是祇要瑪格麗德在場，幾乎沒有哪個活着的男人會祇顧自己吃喝，而不請瑪格麗德吃的。（那麼我也就有得吃了，因爲我是她的附件、跟班。我並不是在抱怨。）

我們吃東西吃了二十分鐘，接着他又花了三十分鐘玩彈球機，不知道用了多少個兩毛五的錢幣

……我站在那兒悶着一肚子火，而瑪格麗德却站在他的身邊，每次在他得分的時候，爲他拍手喝采。不過瑪格麗德知人善處，自有道理的。後來那位司機就一路送我們到了奧克拉荷馬市。他本來可以繞道，却專爲我們而進了城，在四點二十分的時候，把我們放在三十六街與林肯大道的交會處，距離正道聯合敎會分會只有兩排房子。

我吹着口哨走過那兩排房子。走着我就說了，『歡笑吧！親愛的，一個月以後——說不定更快——我們就會在提弗利用餐了。』

『眞的嗎？』

『眞的。你已經告訴我那麼多，我早就迫不及待了。那棟大樓就在那兒！』

我們爬上二樓，看到大門玻璃上的字：正道聯合敎會，就令人高興。進去吧。

『你先請，親愛的！』我抓住門把要替她開門。

門鎖着的。

我用力敲門，後來看到門鈴又猛按。接着敲了又按，按了又敲。

從走廊那邊走過來一個黑人，一手拿着拖把，另外一手提着水桶。快要經過的時候，我就向他招呼，『喂，大叔，這個房間的鑰匙你有嗎？』

『當然沒有，老兄。現在那裏面已經沒人。他們通常都鎖了門，到四點人都走了。』

『喔，知道了。多謝你了。』

『那裏，那是我的榮幸，老兄。』

又出來到了街上，我尷尬地對着瑪格麗德苦笑。『紅毯的盛情接待。四點下班。貓不在家，老鼠就胡來了。總有幾個人要倒楣的，你看好了。我再也想不出一句能夠完全適合這個情況的老話。噢，有了。要飯的還怎能再挑三揀四呢？夫人，今晚你可願意睡在公園裏？溫和的夜晚，看來也不會下雨。沙蚤再加蚊子，不另加費用。』

我們睡在林肯公園裏，高爾夫球場的草地上，綠油油軟綿綿的天然天鵝絨——蚤兵可是大大地與

旺。

儘管有那麼多的沙蚤，這一晚還是睡得很好。在第一個起早打高爾夫球的人來的時候，我們就起床了。而我們離開高爾夫球場並沒有什麼，只不過身上看來有點髒而已。我們利用了公園的洗手間，出來以後儀容整潔多了，感覺也爽快多了；我刮了臉，我們兩個都喝了免費的清水當早餐。大體上我覺得很愉快。當時時間還太早，那些在正道聯合教會的自命大少的哥兒們想來還沒上班。所以在我們碰到一位警察的時候，我就向他打聽公立圖書館的位置，接着又補問，『還有，航空站在那兒啊？』

『什麼來着？』

『飛船的飛行場。』

那位警察轉頭對瑪格麗德說。『小姐，他有毛病啊？』

一小時以後，當我們回到昨天下午去過的那個大樓，查看了大樓的住戶名單以後，我眞覺得自己有毛病，不對勁了……我感到難過但並不驚奇，名單中居然沒有正道聯合教會。爲了要確定事實，我走上二樓。那裏是一家保險公司。

『那麼，親愛的，我們到公立圖書館。去查查看我們現在所在的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好的，亞力克。』她看起來很愉快。『我最親愛的，我很難過你又失望了……可是我倒是放心了。我——我當時想到要見到你太太，就嚇得心慌意亂，一直在提心吊胆。』

『你不會碰到的，絕不會。我保證，啊，我也可以放心了。而且也餓了。』

我們又走了幾步。『亞力克，可別生氣。』

『我不會對你怎樣，最多給你個豐滿的油唇。怎麼回事？』

『我有五個兩角五的錢幣，都能用。』

『這個當兒我本該說，「丫頭，你在費列德菲是個好女孩嗎？」全說出來吧，你殺了誰？流了很多血嗎？』

『昨天，就是那些彈球機啦。每次哈利贏了，免費再打，他就給我一個兩角五的錢幣。「討個吉利，」他是這麼說的。』

我決定不揍她了。當然這幾個錢不能花，但是居然眞正能用。能用，那是說剛好合用在投幣售貨機上。我們經過一處遊樂場；像這一類地方通常都有投幣供應餐點的機器，而這一家果然也有。價錢貴得離譜——五毛錢一個三明治，既不夠大又不新鮮；兩毛五一杯的巧克力，幾乎還不夠一口。不過比我們在路上吃到的一些早餐還是好一點。我們當然不算白吃或者偷吃，因爲這些從我的世界帶來的錢幣都是眞銀的。

這下我們才去公立圖書館查證，看看現在我們必須要適應的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我們很快就發現：

這是瑪格麗德的世界。

第二十章

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卻膽壯像獅子。

箴言　二八：一

瑪格麗德興高采烈，得意的樣子就跟我前一天的心情完全一樣。她興致勃勃，笑容滿面，像十六歲。我四顧張望想找個僻靜的地方——書櫥後面或者一個角落——我可以在那裏吻她而不必担心學監。接着我就想起來，這是瑪格麗德的世界，沒有會注意或介意的……當時就在她站着的地方，我把她一把抱過來，盡情地痛快地吻了起來。

結果挨圖書管理員的一頓罵。

不，並不是因爲我們的動作，而是因爲我們發出的聲音太吵了。公開接吻本身並不會擾亂圖書館的安靜肅穆，根本不會。就在我答應保持肅靜，並爲剛才違規道歉的時候，我就看到在管理員的桌上有個陳列架：

新書：教育色情書畫——

年齡：六歲至十二歲

十五分鐘以後，我又在通往達拉斯的六十六號公路上走着，招手攔車。

爲什麼要去達拉斯？爲了一個律師事務所：歐哈羅，瑞格斯必，可潤派克，暨瑞格斯必。

剛一出了圖書館，瑪格就開始興奮地大談她能如何結束我們現在的困境：她在哥本哈根的銀行存款。

我對她說，『等一下，親愛的。你的存款簿在那兒？你的身分證明又在那兒？』

可想見的結局是，最樂觀最快也要好幾天以後瑪格麗德才能提到錢，更可靠的估計，要等幾個禮拜以後……而且就算那要多等好幾個禮拜一定會拿到錢，眼前就得先付出一筆相當可觀的電報費。大西洋的越洋電話呢？瑪格並沒有想到會有這種東西存在。（而且即使眞有，我想很可能電報比較便宜，反而更可靠。）

縱然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了，很可能實際付款要從歐洲郵滙過來——在這個世界沒有航空。

所以我們還是出發前往達拉斯。我已經向瑪格保證，最糟的情況，亞力克·賈拉漢的律師也會先撥給亞力克·賈拉漢一些錢，足夠讓他（我們）立刻脫離街頭流浪；要是運氣好，我們很可能接收到一大筆財富。

（就怕萬一他們認不出我就是亞力克·賈拉漢，而又證明我不是他——用指紋、簽字，或是用別的方法——那倒是把瑪格麗德一直藏在她那善良又迷糊的心中的『亞力克·賈拉漢』暗鬼一下子全部清理掉了。不過這一點我並沒有向瑪格麗德提起過。）

從奥克拉荷馬市到達拉斯有兩百哩路；我們在下午兩點到達那裏。我們先是在六十六與七十七號公路交叉處搭到了便車，就一直走進了德州的首府。我們在七十七與八十號公路交會處的三（位）一（體）河邊下車，然後步行走到史密斯大樓，前後一共花了半個鐘頭。

在七〇〇室中的接待小姐很像是舞台劇中的人物，而那類舞台劇正是正道聯合教會曾經花了很多時間很多金錢竭力想要消除的。

她穿了衣服，只是穿得不多；而她的化粧，瑪格說是『濃艷式』。她看起來很性感，也很美；而由於我新近學來的寬容開放，我簡直還滿欣賞這個罪惡的美色呢。她笑着說，『要我幫忙嗎？』

『這是個適合打高爾夫球的大好天氣。還有那位股東老闆在公司嗎？』

『恐怕只有可潤派克先生在吧。』

『他正是我要找的那位。』

『那麼我告訴他說誰要見他呢？』

（第一關我沒通過——還是她沒有？）『難道你不認得我嗎？』

『很對不起。我應該認得嗎？』

『那你在這兒工作多久了？』

『剛剛滿三個月。』

『那就是你不認得我的原因了。告訴可潤派克說亞力克．賈拉漢來了。』

我沒法聽到可潤派克跟她說的話，只好仔細地盯住她的眼神——我想眼睛是張大了——我感覺確是如此。可是她只說了一句話，『可潤派克先生要見你。』接着她轉過頭去對瑪格麗德說，『你在這兒等的時候，要不要我拿本雜誌給你看？還是給你來支大麻烟？』

我就說，『她要跟我一道去。』

『可是——』

『來吧，瑪格。』我很快地朝着裏面的辦公室走了進去。

可潤派克的門很好找；從裏面傳出來呱呱鬼叫聲的就是了。我一推開門，鬼叫聲就停了，我把着門讓瑪格麗德先走了進去。我跟着她走進去，他就說了，『小姐，你必須要留在外面等候！』

『不行，』我一口否決，同時關上門。『賈拉漢夫人要留在這兒。』

他顯得很吃驚，『賈拉漢夫人？』

『嚇着你了，我沒令你感到驚奇吧？上次跟你見面以後，我就結婚了。親愛的，這位是：山姆．可潤派克，是我律師團中的一位。』（他的名字是我從他桌上瞄到的。）

『久仰，久仰，可潤派克先生。』

『呃，很高興跟你會面，賈拉漢夫人。恭喜，恭喜。亞力克，恭喜你——你總是那麼有辦法的任你精挑細選。』

我說，『多謝。坐下吧，瑪格。』

『等一等！兩位，賈拉漢夫人不能留下來，眞的，她不能！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還有這種事。這一次我要有個證人在場。』不是，我並不知道他會使詐欺人。不過很早我就學精明了，跟立法的議員打交道，要是不讓你有證人在旁，那消息或事情就不妙了。所以正道聯合教會隨時隨地都有證人，就永遠都站在法內，四平八穩，而且這樣反而省錢省事。

瑪格坐了下來，我在她身旁坐下。在我們進來的時候，可潤派克跳了起來；他一直還是站在那兒的。他的嘴緊張地動個不停。『我應該打電話給聯邦檢察官。』

『打呀，』我同意他那樣做。『拿起那邊的話筒，打個電話給他啊。我們一同去見他。我們把一切全都告訴他。有證人。我們也來個記者招待會。大小各報全都請到，而不只是那些乖貓。』

（我知道些什麼？什麼都沒有。不過在必要時非吹不可的情況下，那就要大大的吹噓唬人。我怕了。這隻老鼠說不定會像被逼進死角，再無後路可退的老鼠，一下子翻身反咬——這是隻窮兇惡極的老鼠。）

『我眞的應該。』

『那就做呀，現在就做！我們來指名道姓，說出誰幹了什麼，誰拿了錢。我就是想要把一切和盤托出，全部公開……免得有人在我湯裏下了氰毒就來不及了。』

『不要那樣講話。』

『誰才更有權說話？誰把我從船上推下海去的？誰？』

『別望着我！』

『不，山姆，我想不是你幹的；你當時不在那兒。但是很可能是你的乾兒子。呃？』然後我就擺出一副同夥兄弟推心置腹的笑臉。『只是說笑，山姆。我的老朋友不會要我死的。可是你可以告訴我一些事，幫幫我的忙。山姆，讓人拋下去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可眞不好受，實在難挨——所以你虧欠了我。』（不，我仍然毫無所知……什麼也沒有，只知道這裏有個人良心不安——所以就乘機緊迫地來逼他。）

『亞力克，我們不要輕率急躁用事。』

『我並不急。但是我必須要有句話解釋交代。還有錢。』

『亞力克，我可以用我的名譽向你保證，對於你的遭遇我所知道的整個事實只有一點。那就是，這艘方頭（北歐人的）船進入了波特蘭港，發現你沒在船上。於是我不得不看在上帝的面上專程趕往俄勒岡去作見證，看着他們破開你那個堅固的盒子，而盒子裏只有十萬元，其餘的不見了。誰拿走了，亞力克？誰交給你的？』

他兩眼緊盯着我，我希望我臉上沒露出什麼。不過他的攻勢還是動搖了我的心。這話是眞的嗎？這個滑頭律師說謊會跟說話一樣輕鬆。難道是我的朋友，那位事務長，還是事務長和船長串通合謀，偷開了保管箱把錢拿走了？

要找出比較切合實際的假定，總是先選擇比較簡單的解釋。這個人說謊比事務長偷竊的可能性來得更大。而且很可能——不，一定會——在事務長想要下手謀奪失踪旅客的保管箱以前，船長會先出面。如果這兩位負責主管，不顧自毀前程和名譽的後果，居然聯手合偷，那他們何必還要留下十萬元？爲什麼不索性全拿掉而很漂亮地賣乖說不知道我保管箱中的內容？——事實上他們應該是這樣做的。事情是有點令人起疑。

『你指的是其餘的錢都不見了？』

『哦？』他向瑪格麗德瞄了一眼。『喔——可是，媽的，那兒應該還有九個十萬。就是在大溪地你沒交出去的錢。』

『誰說我沒交出去？』

『什麼？亞力克，不要再把事情弄得更糟了。Z先生是這麼說的。你想要淹死他手下的財務管事。』

我望望他就笑了。『你是說那幾個熱帶惡棍？他們想不表明身分也不給收據，就要把那筆現款全部拿走。我告訴他們絕對不行，所以那個機伶的小子就唆使他的打手把我拋進游泳池裏。嗯——山姆，現在我懂了。查出來看是那幾個人在巴比地到船上來過的。』

『爲什麼？』

『那就是你的人。他不但把錢拿走了；他又把我從船上推下海去。你知道了以後，不必麻煩再去安排引渡他回來，只要告訴我他的姓名，其餘的一切我都會自己安排。我親自來處理。』

『媽的，我們要那筆一百萬元。』

『你想你能拿得到嗎？最後還不是落入Z先生的手裏……可是你拿不到收據。我當時想要收據就遭遇了很多麻煩。別再傻了，山姆；那九十萬已經不見了。但是我該得的費用並沒有損失，仍然在那兒。所以就把那十萬交出來給我吧。現在就拿來吧。』

『什麼？在波特蘭的聯邦檢察官保管着那筆錢，留作證物。』

『山姆，山姆老弟，別想教你的老祖母怎麼去偷羊。留的證物證明什麼？誰被告了？誰被起訴了？罪名又是什麼？難道我被告發說我從我自己的保管箱裏偷走了些東西？什麼罪啊？』

『什麼罪？有人偷走了那九十萬，那個就是了！』

『眞的嗎？原告是誰？是誰聲明的，說那個保管箱裏曾經確實有過九十萬元？我當然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那麼是誰說的？拿起電話來，山姆，打給波特蘭的聯邦檢察官，問問他爲什麼要扣住

那筆錢——根據誰告的案子？讓我們來把這件事追根究底弄個清楚。拿起電話來啊，山姆。如果那個聯邦蠢佬吞了我的錢，我會追討要他吐出來。』

『你實在非常急切地要跟聯邦檢察官談話，這話由你說出來還眞想不到。』

『也許我嚴重的誠實症又發作了。山姆，你不願意打電話去波特蘭就告訴了我想要知道的一切。當你得到通知到那兒去，是以我的律師的身分代表我出庭的。美國旅客在船上失蹤，船是外籍的，當然他們會找那位旅客的律師來清理他的財產。然後他們會全部轉交給他的律師而由律師開出收據具領。山姆，你把我的衣物怎麼處理了？』

『呃？當然都送給紅十字會了。』

『你送了嗎，呃？』

『我是說在檢察官發還以後。』

『眞有意思。聯邦檢察官扣留了錢，儘管沒有人報告說錢不見了……但是當唯一可能犯的罪是謀殺的時候，他竟然放手把衣物全都發還了。』

『哦？』

『我，我是說我。誰推我的，是誰僱他推我的？山姆，我們都知道錢在那兒。』我站了起來，用手指着。『就在那個保險箱裏，那是理所當然的地方；你不會存入銀行，因爲會有記錄；你不會藏在家裏，因爲你太太會發現。而且你當然不會分給你的股東合夥人。山姆，打開吧。我要看看那裏面只有十萬元——還是一百萬。』

『你瘋了！』

『找聯邦檢察官來，請他爲我們作證。』

我把他氣得說不出話了。他雙手直抖。把一個小人惹得氣過頭了可就危險了——我比他高六吋，體重和別的條件跟他不相上下。他一個人不會攻擊我——他身爲律師——但是在經過門口或這一類地方的時候，我必須特別小心。

該是設法安撫他的時候了——『山姆，山姆，不要這麼認眞。你需要靠我的地方很多……所以我也不見外地囘靠你。只有慈悲的天父知道檢察官爲什麼會做那種事——這個賊佬現在極可能已經偷吞了……認定我人死了，再也不會有人追問。所以我這就去波特蘭找他，騎到他頭上，狠狠地扯住他的小辮子。』

『可是在那兒有傳票要抓你啊。』

『眞的嗎？什麼罪名？』

『騙婚誘姦。船上的一位女性船員。』難得他還厚道含着歉意地望着瑪格麗德。『對不起，賈拉漢夫人。可是是你先生要問的。』

『沒有關係，』她很爽快地囘答。

『我的確交遊廣闊來往朋友很多，不是嗎？不過她長得什麼樣子？她漂亮嗎？她叫什麼名字？』

『我從來沒見過她，她當時不在。她的名字？好像是個瑞典人的名字。我想想看。瑪格麗德·耿德遜，就是那個名字。瑪格麗德·耿德遜。』

瑪格麗德，虧她福至心靈，始終未出一聲——甚至於聽到別人說她是瑞典人的時候還是默不作聲。我驚奇地說，『我被控誘姦這位婦女？在一艘懸掛外國國旗的船上，在南太平洋某處的海上。結果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發出一張拘票抓我。山姆，你到底算個什麼樣的律師？竟然讓你的客戶因那種罪名而扣上一張拘票。』

『我是個精明的律師，我就是這樣的。正如你剛才說過的，誰知道聯邦檢察官怎麼做；在任命他們的時候，就把他們的大腦給拿掉了。現在談這些根本就不重要，因爲你已經死了，或者說我們大家都已經如此認定了。我只不過在留心保護你爲你好，讓你知道一切，免得你踏進去陷到裏面。給我點時間，我自會把事情全都擺平——然後你再去波特蘭。』

『聽來合情合理。這裏我沒欠什麼費用吧？有沒有？』

『沒有，不過，也可以說有，你知道那一椿買賣；我們向他們保證你再也不會囘來了，所以你離

開了，他們看不到你也就算了。可是在這兒，你又回來了，亞力克，你可千萬不能讓他們看到。在達拉斯別處也不行。實際上，在美國各州全都不行。話一傳開讓他們聽到了，他們一定會回頭找你算那些舊賬。』

『我是清白無辜的！』

他聳聳肩。『我所有的客戶都是無辜的。我說這些話像是個父親，完全是爲了你本身的利益。離開達拉斯。如果能夠遠走巴拉圭，那更好不過。』

『怎麼去？我身無分文。山姆，我必須要點錢。』

『我曾經那次拋下你不管或讓你失望過嗎？』他掏出皮夾子，數了五張百元大鈔，放在我面前。

我望了望。『那是幹什麼？小費嗎？』我拿起來揣進口袋裏。『這一點點錢還不夠用到布朗茲維。好啦，現在讓我們見見像個數目的錢吧。』

『明天再來找我。』

『別再玩花樣了，山姆，打開那個保險箱，拿些眞錢給我。要不然我明天就不來了；那我就去找那個聯邦佬，到時候會像小鳥一樣盡情歌唱（全抖出來）。在我跟他弄清楚以後——我一定會；聯邦的官員們樂得有個州作證，那是能使聯邦取勝一個案子唯一的方式——然後我再去俄勒岡拿回那一百萬。』

『亞力克，你在威脅我嗎？』

『你在玩花樣，我也玩玩花樣啦。山姆，我需要一部汽車，不是破舊的福特，要凱迪拉克。倒不一定非全新的不可，但用過的一定要外觀潔淨漂亮，內部要引擎良好。一部凱迪拉克再加個幾千元，那我們在午夜以前就可以到達拉里多，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蒙德勒。我會從墨西哥城打電話來，告訴你我的住址。如果你眞的要我去巴拉圭，從此就留在那兒，那你就滙款到墨城由我照辦。』

結果並沒有完全如我所要求的，不過我還是拿到了一部不算舊的潘迪。離開的時候我會拿到六千元現金，再前往一個舊車停車場去提車。並且我接受了山姆提出的條件——山姆會打電話安排一切。

他還答應打電話給海德大飯店，在那裏爲我們訂下蜜月套房，他會注意要他們一定把房間留給我們。然後和我約定要我在第二天上午十點再來。

我不願那麼早就起床。『改十一點吧。我們還在度蜜月呢。』

山姆咯咯地笑，拍拍我的背，就說好了。

出來到了走廊，我們向電梯走去，但多走了十呎；在那兒我打開太平梯的門。瑪格麗德沒說一句話就跟着走了進來。一進來之後別人再也聽不見我們談話。這時瑪格麗德才開口，『亞力克，那個人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他不是。』

『我好替你担心。』

『我自己也怕。』

『好可怕。我眞怕會要了你的命。』

『我的愛，我也爲自己的生命害怕。還有你。你只要跟我在一起，隨時就有生命的危險。』

『我絕不離開你。』

『我知道。不管怎麼樣，我們反正就是要在一起同心協力。』

『是啊。那麼你現在有什麼計畫？』

『現在嘛，我們去堪薩斯。』

『噢！那好，那麼我們就不開車去墨西哥了？』

『甜心，我根本連開車都不會。』

到了地下室停車場，我們從斜坡走上去，到了一條冷清的街上。從那兒離開史密斯大樓，我們走過好幾排房子，攔到一部計程車，坐到德克薩斯，太平洋站；再從那裏坐一部排班的計程車到了瓦

斯堡，位於達拉斯以西二十五哩處的一個城鎮，一路上瑪格麗德都非常沉默。我並沒有問她在想些什麼，因爲我知道：發現自己的愛人扯進一件使人感覺就是一羣歹徒騙子的無聊糾紛，心裏那還會快樂。我心裏作了愼重的決定，這件事以後我永遠不再向她提起。

在瓦斯堡我要求計程車司機讓我們在當地最流行的購物街上下車，街由他來挑。然後我就對瑪格說，『親愛的，我要給你買一條很重的金項鍊。』

『老天，我不需要金項鍊。』

『我們需要。瑪格，第一次我們到這個世界的時候——跟你，在卡奴特國王號船上——我就知道這裏的美元是軟的，沒有黃金做靠山，而現在我看到每樣東西的價錢，的確證實了這一點。所以，一旦世界又變換了——我們永遠沒辦法預料——甚至於這個世界的硬幣，兩角五分的，半元的，還有一角的，都不值什麼錢，因爲都不是眞銀的。至於我從可潤派克那兒拿到的紙幣——全是廢紙！

『除非我用它換成別的東西。我們先從金鍊子買起。從此你就掛着上床睡覺，連洗澡的時候也不要拿下來，除非你把它掛在我的脖子上。』

『我懂了。好的。』

『我們每人都買一兩個重的金飾，然後我要找個錢幣店——買些銀元，也許再買些金幣。而我的目的是要在這一小時之間把大部分的紙幣都花掉，只留到堪薩斯，維契托的公路車票錢；此地北上程有三百五十哩。你今晚整夜坐車受得了嗎？我想我們要離開德克薩斯。』

『當然！噢，親愛的，我眞想現在就離開德州，眞的，我現在還害怕。』

『是眞的，可是你不是孤單單一個人。』

『不過——』

『不過什麼，親愛的？不要再愁眉苦臉了。』

『亞力克，我已經四天沒洗澡了。』

我們找到了珠寶店，也找到了錢幣店；那些紙印的法幣我花了大約一半，剩下的留着當車費和在這個世界中作別的用途——就像吃飯，我們在店快要打烊以前去吃了一頓。我們在根茲鎭吃了個漢堡，不過那似乎在時間上已經很久了，在空間上也很遠了。接着我就決定搭當晚十點開的公路車北上——奧克拉荷馬市、維契托、沙林納。我買了票，又多付了一塊錢訂座位。然後我又像個酒醉的水手揮金如土地在車站對面旅館訂了個房間——明明知道進去不到兩個小時就要走了。

旅館訂得還是值得。我們兩個人都洗了熱水澡，輪流洗的；一個人不脫衣服先拿着另一個人的衣服、飾物、和全部的金錢；另外一個光着身子在洗。同時我的刮鬍刀始終拿在手裏不放，它已經成了尅制魔神老鬼戲謔的法寶。

我們兩人都換了新的內衣，那是在我們把紙幣換成可以保值的東西之際，臨時看到順便買的。

我希望還能剩點時間夠我們溫存一番，可是沒有時間了，等我洗完擦乾，我們不得不趕快穿好衣服出去結賬，趕到對面車站去搭車。沒關係，反正以後還有機會。我們爬進公路客車，把座位的靠背向後推，坐下來時瑪格的頭依在我的肩上。車向北進行，我們都睡着了。

後來我醒過來，那是因爲路況太崎嶇而顚醒的。我們剛好坐在司機身後，於是我欠身前去問他，『車改道了嗎？』在十二小時以前我們南下走過這同一條路，我想不起有過這麼不平的路段。

『不是，』他說。『我們已經進入奧克拉荷馬，就是這麼回事。奧州境內鋪了路面的路不多。有一小段是靠近奧市的，另外有一點是從這兒到古斯里之間。』

談話的聲音吵醒了瑪格麗德；她坐了起來。『什麼事啊，親愛的？』

『沒事。只是老鬼又在作怪耍我們了。再睡吧。』

第二十一章

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那裡來的。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所以他們在神的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

啓示錄 八：十三—十五

我在駕着一輛馬車，可是並不快樂。天氣太熱，馬蹄揚起的灰塵黏在汗濕的皮膚上，蒼蠅惹人討厭，連一點微風都沒有。我們大約靠近密蘇里、堪薩斯，和奧克拉荷馬的交界，只是不能確定位置。我已經有好多天沒看過地圖了，而路上再也沒有汽車行駛的公路指標了——路上根本就沒有汽車。

過去兩個禮拜（或多或少——我已經記不得日子了）盡是徒勞無功的苦惱，一再受到荒唐可笑的挫折。賣幾個銀元給當地的商家換點這個世界用的紙幣？——沒問題；我過去做過好幾次。但並不是每次都有幫助。有一次我賣銀元拿到了當地用的紙幣，於是就叫了客飯——剛剛叫完就蹦出另外一個世界，結果我們落得繼續挨餓。另外一次我受騙實在荒謬可惱，當時我只表示了點委屈，就聽他說：

『老鄉，持有那種錢幣是非法的。你是知道的。不過我還是出個價錢給你，因爲我喜歡你。願意接受嗎？要不然我只好盡我做公民的本分了？』

我接受了。他換走五兩白銀所給我們的紙幣，還不夠瑪格跟我在背街一家叫『媽媽餐』的小吃店吃一頓飯。

那個地方還是個很漂亮的社區。區外的牌子上寫出社區的名稱：

十誡社區

潔淨清白純正

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

過往勿入！

我們經過時沒進去。整整兩個禮拜我們都在盡力趕着從奧克拉荷馬到密蘇里、卓普林那兩百哩路。我被迫只好放棄原先要避過不走堪薩斯的想法。我仍然不想在堪薩斯市內或者附近停留，就怕萬一世界突然變換害我們落入愛寶的掌中。但是我在奧克拉荷馬市得知，最快而且確實也是唯一通往維契托的路，就是一定要繞個長路經過堪薩斯市。我們已經回到馬車交通的時代。

當考慮地球年齡的時候，從公元前四〇〇四年創世到現在一九九四年，共是五九九八年——就算六〇〇〇年——在六千年這段時間裏，八十年或九十年算不了什麼。從我的世界中那個馬車時代到現在，時間是多麼短。我父親是在那個時期（一九〇九年）出生的，而我的祖父不但從來沒擁有過汽車，他連坐坐都不肯。他認定汽車是魔鬼造的怪物，並且常引用以西結書的章句來證明。或許他是對的。

可是馬車時代的確有缺失的短處。明顯的就像沒有室內水管或自來水，沒有冷暖氣，沒有近代的醫藥。但是對我們倆却有一項雖不明顯但非常重大的難處：沒有卡車、客車，和一切汽車，那根本也

沒車可搭了。喔，有時候我們還是可以搭農家的牛車或馬車——可是並不比走路快得多。我們搭得到就坐，只是無論坐車還是走路，一天十五哩就不錯了——太好了，那就沒剩多少時間來工作賺錢餬口了，也沒地方睡覺了。

有個阿溪里斯與烏龜賽跑的老故事，它的歪理說每跑一步，剩下距離目標終點的路程就減半了。問題是：要多久才能到達目標？答案是：從這裏可以到達那兒。

那就是我們從奧克拉荷馬前往卓普林怎麼『進展』的情況。

還有別的事讓我心情更爲沉重複雜：我愈來愈相信我們眞的到了末日迫近的時日，說不定隨時都可看到耶穌重臨和大審判——而我的愛人，我永遠不能失去的人，她還沒有回到耶穌的懷抱。我忍住自己不去爲這件事而嘮叨地緊釘着她；爲了尊重完全由她自行處理的意願，我的確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來克制自己。由於爲她担心，我開始睡覺都睡不好了。

我也變得有點心神失常了(再加上我的胡思亂想，認定這些世變都是爲對付我個人而來的。)——狂妄得使我有了一個並無理由但却心甘情願的想法，相信完成這趟旅行對於我的愛人她那不朽靈魂的安全是極其重要的。親愛的天主，只要容我們到達堪薩斯，我就會不停地祈禱直到我使她回心轉意，並帶領她重沐天恩。噢，以色列的主神，求祢恩准我的懇求！

我繼續在找洗盤子的工作(或者任何工作)，儘管我們還有金銀可以兌換當地的錢。可是汽車旅館全都不見了，一般的旅館也很少；而餐館因爲配合不常旅行而大都在家吃飯的人的經濟現況，數目減少了，而且規模也都變小了。

在馬車行清掃馬房的工作倒是比較好找。我寧願洗盤子也比鏟馬糞好，尤其是因爲我只有一雙鞋子。可是我抱定主意接受任何誠實的工作，只要能繼續往前行！

您也許奇怪我們爲什麼不改搭鐵路貨運的便車。首先我不知道怎麼去搭，因爲以前從未搭過。更重要的是我不能保證瑪格麗德的安全。爬上一節開動中的貨車就有很多危險。但是更可怕的是因爲人：鐵路蠻漢和沿路的小混混——無業游民、流氓、流浪漢、癟三。不必再說明那些險惡，反正我要

她遠遠地離開鐵路和流氓出沒爲患的地方。

我一直還在担心。儘管我始終都嚴格遵守她的要求絕不勉強她，我却開始每晚當着她的面跪地大聲祈禱起來了。令我大爲開心的是我的愛人最後終於也加入了和我一同禱告，她也跪下來了。她禱告的聲音不大，於是我自己停止出聲，只在末了說出：『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我們仍然沒有談起這件事。

我竟然自己駕起馬車了(老天，好熱啊！——這叫『旋風天』——我祖母郝更生一定會這麼說)。那是因爲我在馬車行担任清潔馬房工作的緣故。跟往常一樣，做完一天我辭工不幹了，告訴我的臨時老闆，說我太太和我必須上路前往卓普林，因爲她母親病了。

他告訴我說他有一套馬車需要還給途中的下一個城鎭。他的意思表示說他手頭的馬車和小馬實在都太多了，他自己的和別家的，要不然他可以等有過路行商再順便帶過去。

我答應替他還馬車，由他付我一天工資，照他付給我鏟糞刷馬那種極爲低廉的價錢付給我。

他却還特別聲明在幫我的忙，因爲我的妻子和我反正是要去卓普林的。

他佔住理了，立場又是那麼堂皇；我就答應了。可是他太太除了在我們住進她們家以後供應早餐，還做了頓午飯請我們。

所以我並不會不樂意趕那套馬車，儘管天熱得難受，煩惱又多。我們每天都前進一點，就更接近卓普林一點。現在我的愛人一直都在禱告。終於現在開始像是『毫無問題一定成功』了！

我們剛剛到達這個城鎭的邊區(羅文爾?拉辛?我眞希望我能記得)，我們就碰上了不折不扣完全像我童年所看到的一幕：野外佈道大會，一種古老的奮興歸主大會。路的左邊是個墓地，維護得還算不錯，不過草都漸漸枯萎了；對面右側就是奮興會的帳篷，搭在草地上。我奇怪在墳場近旁設佈道大會到底是巧合，還是故意特別安排的？——如果端迪牧師有關聯的話，那我就知道是出於安排的；大多數的人見到墓碑不會不想今後長遠的日子的。帳篷附近停滿了一排排的馬車和農家的獸車，外面設了個臨時的柵欄。帳篷的另外一側有好幾個野餐桌，桌子是用一大塊木板支在一個鋸木架上搭起來

的；我可以看到桌上留有午餐的殘渣。這是個認眞的佈道大會，一早就開始了，中午停下來午餐，然後接着在整個下午繼續舉行——毫無問題會停下來吃晚飯，再下來又繼續直到大會認爲當天再也沒有可救的靈魂才散會。

（我瞧不起那些只有五分鐘『靈詞』鼓舞人的近代都市牧師。人們都說比利·聖弟能夠講道一連講七個小時，只喝一杯水——接着晚上又講，再講到第二天。難怪異教的崇拜傳開了像株綠月桂樹！）

靠近帳篷有輛雙馬的篷車。車旁漆字：『聖經』巴納比弟兄。車前掛着一塊帆布，上面寫着：

古老的宗教！

『聖經』巴納比弟兄

每次大會聖靈治療

上午十點—下午兩點—下午七點

六月五日星期天起每天，直到

!!!大審判日!!!

我對着小馬說話，拉拉韁繩讓牠知道我要停車。『親愛的，你看那個！』

瑪格麗德看了牌子上的字，沒說什麼。

『我佩服他的勇氣，』我說。『巴納比弟兄敢賭自己的聲望說大審判日子的來臨，會在收割麥子以前……那可能就在年初，如果以現在這麼熱的天氣來看的話。』

『可是你認爲大審判日是快到了。』

『沒錯，不過我可沒有把職業聲望賭上……只是我那不朽的靈魂和進天國的希望。瑪格，每個人看聖經所了解的預言都略有不同，或者很不相同。目前那羣主張基督在千年至福期前重臨世間的人士

中，大多數人都預料那個日子不會在公元兩千年以前來臨。我想要聽聽巴納比弟兄說的道理，他也許另有見地。你介意嗎，如果我在這兒躭一個小時？』

『你希望躭多久我們就躭多久。不過——亞力克，你希望我也進去？我一定要嗎？』

『哦——』（是啊，親愛的，我當然希望你進去）『你難道寧願坐在車裏等嗎？』

她的沉默就是十足充分的回答。『我懂了，瑪格，我不會强拉着你的手臂硬要你進去。不過有一件事——好多個禮拜以來，除了極其必要，我們從來沒有彼此分開過。而你也知道原因。幾乎每天都會突然轉換成另一個世界，我不願意你一個人坐在這兒，而我在裏面離你那麼遠，萬一又遇到世變如何是好。喔，我們可以站在帳外。我看到他們已經把帳篷的邊捲起來了。』

她挺起胸來。『我眞蠢。不站在這裏，我們一起進去。亞力克，我眞的需要握着你的手，你說得對：世變來得太快。而且我不會要求你遠離同教的佈道會。』

『謝謝你，瑪格。』

『還有，亞力克——我會盡力！』

『謝謝你。非常非常謝謝你！阿門！』

『不需要謝（謝）我。如果你進你的天堂，我也要去！』

『那我們就進去吧，親愛的。』

我把馬車停在一排車的那一端，然後牽馬拴入柵欄中，瑪格一直都跟在我的身旁。我們回到帳篷的時候聽到：

『——你所在的那個角落！

『照亮你所在的那個角落！

『未蒙神祐的你可指引他們越過死亡！

『所以——』

他們用的樂器包括一架風琴和一個伸縮大喇叭。大喇叭令我驚奇，不過我很喜歡；再也沒有別的樂器比這種大喇叭更能配合『聖城』唱詩，充分發揮它的意境和韻味，而在配唱『天上神子親臨戰場』時，這種大喇叭更是少不了的。

大會有穿白色天使袍的唱詩班——我猜想是臨時組合成的，因爲白袍都是用白布在家中自己縫製的。但是這個合唱團在水準和氣派上短缺之處，全因熱誠而得到了補償。教堂的音樂不一定要怎麼好，只要誠心——還要大聲。

一條六呎寬的鋸屑路，直通帳中，兩旁擺着板櫈。路的盡頭緊接着一個兩呎寬四呎長的聖壇。引座人員按照我的意願領我們坐到前排。人多位子很擠，不過他還是讓人再擠過去，結果我們坐到靠中間走道的第二排，我坐在最外邊。不錯，後面是還有空位，可是在前面還有空位却遠遠地躱在後面位置上的人，每個牧師——其類多矣，何止千萬！——都瞧不起他們。

音樂一停，巴納比弟兄就站了起來，走到講壇台前，把手放在聖經上。『全都在聖經裏。』他輕聲地說。全場一片寂靜。

他走向前來，望遍全場每個人。『誰愛你？』

『耶穌愛我！』

『要讓祂聽到你說的話。』

『耶！穌！愛！我！』

『你怎麼會知道的？』

『全！在！聖！經！裏！』

我開始感覺出一種氣味，那種氣味我已經好久都沒聞到過了。教我講道學的教授曾經在研討會特別指出，一羣受宗教熱情鼓舞而眞正感動了的羣衆，會有一種强烈而且明顯的氣味（『臭味』是他的用詞），由汗味和男女性的荷爾蒙混合而成的味道。『同學們，』他告訴我們，『如果聽你們講道的羣衆聞起來太香或者太好聞，那就是你還沒有完全打動他們。如果你不能使他們流汗，如果他們沒有

發出渾身的體味而像個發情的貓那個樣子，那你就該放手別再幹了，可以過街去加入天主教了。宗教的興奮癡狂是人類最强烈的情感；有了，一聞便知！』

巴納比弟兄打動了他們。

（而我個人，我必須承認我從來沒打動過人。那就是爲什麼我後來改任組織和籌募基金工作的原因。）

『是的，的確都在聖經裏。聖經是神的話，不只是這句或那一句，全都是。不是譬喻的故事，而是句句實話實說。你會懂得這些眞理和事實，而這些眞理和事實就會使你得救。我現在讀一段聖經：「主一聲呼喚自天而降，有天使的聲音，有神的號角聲：死人凡是曾信耶穌的必先復活。」

『最後一句是大好的消息，各位弟兄姊妹：——死人凡是曾信耶穌的必先復活。那說的是什麼？並不是死人必先復活；是說信耶穌的才先復活。那些用羔羊血洗潔淨的人，藉着耶穌而重生的人，而他們又在耶穌第二次重臨人世以前就得主恩寵而先死亡，他們不會被忘記的，他們會先復活。他們的墳墓會張開，他們會奇妙地復活，恢復健康，體能完美，帶領着隊伍進入天國，然後在那兒，在偉大潔白的寶座旁，永遠快樂地住下來！』

有人高呼：『哈利路亞，讚美主！』

『祝福你，姊妹。啊，這是個好消息！所有已死的人，凡是信耶穌的，每一個人！愛倫姊妹，癌魔慘酷的手把她從家中奪走了，但她死時嘴中唸着耶穌的名字，她會幫忙帶領進天國的隊伍。亞薩的愛妻，在產中死亡但已沐主恩，她也會在那兒。你們所有的親人，凡是信了主的都會在那兒團聚，你們都會在天國看到他們。班弟兄，生前過着罪惡的生活，但是最後在散兵坑裏敵人一彈打倒他以前他就信了主，他將來也會在那兒……而他的情況尤其是好消息，證明了神在到處都可以找到。耶穌並不僅僅在教堂中存在——事實上有些華麗壯觀的大教堂，在那裏面反而很少聽到耶穌的名字——』

『你說得太好了，深得我心！』

『我以後還會再說這句話的。神是無所不在；你說話祂就會聽到。祂更容易聽得進你在耕田時說

的話，或者跪在床邊說的，遠勝過滿是脂粉香水的華麗大教堂中的祈禱。祂現在就在這兒，祂也答應你，「我永不拋棄你，也不會捨棄你。我站在門前叩門，如果誰聽到我的聲音來開門，我就進來跟他共餐，他跟我。」這就是他應許的，親愛的，說得明明白白的。毫不含糊，毫無誇張『解釋』，絕無所謂寓言深喩的別意。基督會親自等候你，只要你自己要求。

『要是你一旦眞的要求了，而你又藉着耶穌得到重生了，祂又洗淨了你的罪而你蒙了主的恩寵……那麼就怎麼樣呢？我讀給你們聽聽神應許信徒的話的上半段。你會聽到呼喚，你會聽到大號角吹出祂降臨的信息，正如祂所應許的，死人凡在生前信了主的都會活過來。那些枯骨都會站起，重生健康的新肉活體。

『然後呢？

『聽着，這是主的話：然後我們這些活過來的——那就是說你們和我，弟兄姊妹們；神在談我們大家。「然後我們這些活過來的和還活着的都跟他們一起騰雲駕上天去，在空中見到天主，從此就跟祂永遠在一起了！」

『我們就會這樣了！我們就會一直都是這樣了！在天國和主在一起！』

『哈利路亞，讚美主！』

『奉祂的聖名！』

『阿門！阿門！』

（我發現我自己也已加入他們，連說『阿門』！）

『但是有代價的。進天國沒有免票的。如果你沒求耶穌幫助你，那會怎麼樣呢？如果你忽略了而沒讓祂爲你洗淨你的罪，也沒在羔羊血中重生，那又會怎樣呢？會怎麼樣呢？嗯，回答我呀！』

全場的人都是安靜的，除了聽到粗重的呼吸聲，接著從後面傳出一個聲音說，聲音不大，『地獄之火。』

『地獄之火和刼罪！不是一段時間，而是永恆的！不是玄虛的或象徵性的火，只能嚇得人心慌胆

顫，燒起來最多也不過像七月四日烟火的那一種。這種火是眞火，是烈火，眞實的就像這樣。』巴納比弟兄就用力拍一巴掌敲在講台上，整個帳篷的人全都聽到了。『這種火會燒得爐子先是紅得像櫻桃的顏色，然後就全變成白色。罪人哪，你就在這種火裏，死去活來一直燒下去，永不休止。永遠都不會停！你再也沒有希望了。休想再求有第二次機會。你已經有過第二次機會……有的有過第一百萬次機會。甚至於更多。兩千年來，慈愛的耶穌一直在請你，在求你，從祂那裏接受祂在十字架上受難爲你換來的那個機會。所以，一旦身入煉獄，你掙扎着咳出獄中的燃料——那是硫磺，道地的普通硫磺，燒得臭氣燻人，燒爛你的肺，燙得你的罪皮滿滿的全都是泡！——當你在煉獄深處燃燒受罪的時候，可別哀鳴哭訴說痛得有多難過，而悔恨當初你怎麼知道會像這樣。耶穌完全懂得痛苦；因爲祂自己曾經死在十字架上。祂爲你而死。可是你不聽，而現在你入煉獄却在哀怨。

『就在那兒你一直被困着，受地火燒身之痛，苦到永遠！你在獄底深處發出的哀鳴是聽不到的；因爲別的億萬罪人的聲嘶哀號早就把你的聲音淹沒了！』

巴納比弟兄放低聲音又回到正常的音量。『你們願意在地獄裏永火燒身嗎？』

『不！』——『絕不！』——『有耶穌救我們！』

『耶穌會救你，只要你要求。凡信耶穌的人死後都必得救，我們都讀到了。那些當祂重臨時仍然還活着的人，只要他們早已重生而仍得天主恩寵的，也都會得救。祂答應過我們說祂會回來，並且當祂在世一千年和平公義治國的盛世期間，撒旦會被捆綁起來的。這就是至福極樂的一千年，各位朋友，這個日子就在眼前快到了。一千年一過，撒旦又要放開一段時間，到時會發生善惡之間的大決戰。天上也將會有戰爭。大天使米迦勒將成爲我方的大將軍，統領天使打擊古蛇（龍）——又是魔鬼——以及那羣墮落變節的天使。到時候撒旦會敗——一定會敗，那就是從現在算起千年以後的事。從那以後在天國永遠再也看不到撒旦了。

『但是，親愛的朋友們，那個日子距現在還有一千年呢。你會活着看到……如果你現在接受耶穌，在通知祂重臨人世的大號角響起以前，你就重生的話。那個日子什麼時候來臨？快了，很快就要

來了！聖經上怎麼說？在聖經裏，神告訴你不只一次，而是很多次，在以賽亞書，在但以理書，在以西結書，以及在四福音各書之中；只是沒告訴你祂重臨人世確切的時刻。爲什麼？那麼地毯底下明明有灰你還不是掃不到，就是那個道理！如果祂告訴你了，說祂會在公元兩千年新年那天到，就會有很多人先去荒唐個五年半，跟淫蕩的女子鬼混，亂拜邪神，破壞了每一條十誡……然後在一九九九年聖誕節那一週的某天某時，你在教堂裏信了主，痛哭悔過，再想辦法來敲定。

『萬萬不行，鮑兄！沒有優待。每個人都受相同的待遇。那個呼喚跟那個大號角可能就在幾個月內……說不定我這句話還沒說完，你就聽到了。到時候準備好了沒有，那全靠你自己了。

『不過我們知道快來了。怎麼知道的呢？還是從聖經裏。有種種跡象和徵兆。首先一件，沒有這個別的不可能發生，就是以色列的子民回到了應許的土地上——見以西結書，看馬太福音，再看看今天的報紙。他們重建神殿……而且的確他們已經建成了；就登在堪薩斯明星報上。另外還有別的跡象和徵兆，各種奇蹟——但是最大的是那些災難和折磨來試探和考驗人的靈魂，就像考驗約伯那樣。還有沒有比「災難」這個字眼更能說明這個二十世紀嗎？

『戰爭、恐怖、暗殺、火災、疫災。一再接連的戰爭。人類在歷史上從未遭遇過這麼痛苦的折磨。不過要是能像約伯那樣全都忍受下來，那麼最後必然能夠享受快樂和永久的和平——神的平安，非人所能參透的。祂伸出援手，祂眞愛你，祂一定會救你。』

巴納比弟兄停下來擦擦額上的汗，他用的大手帕早就濕透了。唱詩班（也許是看了他的手勢）開始輕輕地唱，『我們要在河邊相聚，好美好美的河，從神的寶座前流過——』當時一轉又改唱：

『就像我一樣，沒有央求——』

巴納比弟兄跪下向我們伸出雙臂。『請啊！難道你們不回答祂嗎？別再猶豫遲疑，趕緊接受耶穌，讓祂把你們全都擁入祂的慈懷——』

唱詩班繼續輕柔地唱着：

而祂的寶血却為我而流，
祂又邀我前來投靠
哦，神的羔羊，我來了，我來了！

聖靈眞的降臨了。

我感覺到祂的聖靈已經降臨我身，全心充滿耶穌的喜樂。我站起來，走出座位走入通道。這才想起還有瑪格麗德跟我在一塊兒的。我回頭看到她也盯過來望着我，她滿臉一副溫柔又認眞的表情。『來吧，親愛的，』我悄悄地說，領着她走進通道。然後我們一塊兒沿着木屑路向前走到神前。

在聖壇邊還有很多人走在我們前面。我爲我們找了個地方，把一支枴杖和一綑乾草推到旁邊理出來的空位，然後就跪了下來。我把右手放在欄上，前額也靠在上面；這時我左手還是一直擁着瑪格麗德。我祈求耶穌洗淨我們的罪惡，懇求祂接納我們進入祂的懷抱。

巴納比弟兄的一位助理耳語對我說。『你怎麼樣，還好嗎，弟兄？』

『我很好，』我很快樂地回答，『而且我妻子也很好。去照顧別的需要你幫忙的人吧。』

『祝福你，弟兄。』他就往別處去了。再過去遠處有一位姊妹正在全身扭動地折騰着，出神入迷已經在說天外方言了，他就停下來安慰她。

我再低下頭來，接着聽到馬的驚嘶尖叫，帳篷的帆布頂在『啪啪地』搖動。我抬頭看見開了條裂縫，愈裂愈大，然後整塊帆布就吹走了。大地在顫動，天全黑了。

世界末日的大號角震得我骨頭酸痛，大呼喚是我生平聽過最響亮的聲音，充滿喜悅和得意。我扶瑪格麗德站起來，笑着對她說：『現在來了，親愛的！』

我們被風吹了起來。

我們被吹得人仰馬翻，兩腳朝天，隨風飄盪。呈漏斗形的旋風，堪薩斯的龍捲風。翻滾撲跌之下硬把我和瑪格麗德拆開了，我拚命想翻回去可是辦不到。無法在龍捲風中控制住自己，只好聽它擺

佈。不過我知道她安然無恙。

暴風使我在空中打轉，一直都是兩腳朝天的，離地面約有兩百呎高。馬群都掙出欄外，沒被颳起來的那些人在地上驚得團團轉。龍捲風的威力又把我給推倒了回來，於是我向地面望望。

墳墓全都裂開了。

第二十二章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神的眾子也都歡呼。

約伯記　三八：七

我在空中翻轉，再也看不見墳墓了。等到我再轉回來朝下看時，已經看不到陸地——只有繚繞的祥雲大放光明，琥珀、橘黃、粉藍、綠金色的姿彩。我繼續搜尋瑪格麗德，可是飄近我身邊的人不多，都不是她。沒關係，主會保護她。她一時不在眼前還不會使我恐慌；我們已經一起通過了那唯一重大的關頭。

我想起過關。得來的多麼驚險！如果那匹老馬失蹄就擱了，而使我們晚了一個小時才到達途中那個地點呢?答案是：我們就永遠到不了啦。我們還在途中的時候，大號角就會響了，而我們都還沒有得到主的恩寵。那麼我們不但不會得救升天，反而會以未贖罪的身分接受大審判，然後直接打入地獄。

我能相信一切早就命中注定了嗎?

這個問題問得好。不過還是先談談我能回答的問題。我浮在雲上也不知道有多久了。有時我也看

到別的人，但是都沒有近到可以談話的。我心裏開始奇怪，什麼時候我才能看到主耶穌——祂會肯定地答應過，祂會『在空中』接見我們。

我必須要提醒自己，我的想法就像個小孩硬要要求媽媽現在就做，而得到的回答是，『要耐心點兒，乖乖。還沒到時候呢。』神的時間跟我的時間不同；聖經中早就說過。大審的日子必定忙碌，而我也毫無概念耶穌要執行些什麼任務。噢，對了，我知道有一項，那些張開的墳墓提醒了我。那些當年信了耶穌而早先死去的人（百萬？億兆？還是更多）要先去天國跟天父見面，主耶穌在這種光榮的場合當然要陪他們一起去；這是祂早已應許過的。

想通了就擱的原因，我的心情就輕鬆了。我安心樂意等輪到我的時候去見耶穌……等我看到祂的時候，我會要祂讓我跟瑪格麗德重聚。

我不再担心，不再急躁，完全的舒服，不熱也不冷，不餓不渴，人輕飄飄地就像一片雲，我開始感覺到神所應許的極樂和滿足。我睡着了。

我不知睡了多久。時間一定很長——我實在累透了；過去的三個禮拜都是苦痛難挨的日子。用手在臉上摸了一把，才知道已經睡了好幾天了；我的鬍子已長到邊幅不整的程度，那就是說至少兩天沒刮了。我摸摸胸前的口袋——還好，我那可靠的吉利刀，瑪格送的禮物，還扣在口袋裏好端端的。可是我沒有肥皂，沒有水，也沒鏡子。

這使我很煩惱，因爲我警覺到一陣號響（不是大號角——可能是當班執行任務的天使吹的），那號聲我不必問就知道是，『喂，醒一醒！該你了。』

眞的是——這麼一來，在『那邊點名』叫到我的時候，我就要帶着蓄了兩天的鬍子出面露臉了。眞窘！

天使們像警察一樣指揮我們，驅策我們排成他們要求的隊形。我知道他們都是天使；他們佩着雙翼，身穿白袍，體型英武——飛近我的那位身高九呎或者十呎。他們並沒有撲動翅膀（我後來才知道，佩掛翅膀只是爲了儀容，當作權威的表徵）。我發現自己能夠照着這些交通警察的指揮而行動。

在這以前，我一直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動；現在我只要憑心中的念頭就可以朝任何方向行動了。

他們先是把我們排成縱隊，單行，長達好幾哩。（好幾百哩？好幾千哩？）然後他們把縱隊橫排十二列並排——再分層叠合，上下共十二層。我是，除非計算錯誤，第四縱隊，第四層。我在縱隊中的名次大約是兩百名左右——在排隊時估計的——但是猜不到全列究竟有多長。

我們飛行經過上帝的寶座。

行前首先由一位天使站定在我們左翼的五十碼處。他的聲音清亮遠播。『大家聽着！你們要以這個隊形通過檢閱。隨時要保持位置距離關係。向左鄰看齊，向下鄰對正，向前鄰標直。各排之間與各層之間，全都距離十個腕尺，同排肘與肘間的距離是五個腕尺。不許擠攏，不許拉開肘間距離，在通過寶座的時候，也不可慢下來。如果有人破壞飛行隊規，就改隨隊尾……在此我要警告大家，等到（排尾到達）那個時候，聖子可能早已經離開了，恐怕只留彼得、保羅，或者別的聖使在那兒接見隊伍了。有沒有什麼問題？』

『一個腕尺有多長？』

『兩個腕尺等於一碼。隊中的人有沒有人不知道一碼有多長的嗎？』

沒人出聲。那位天使就接着問，『還有別的問題嗎？』

在我左側上方有個婦女大聲說：『有的！我女兒沒帶咳嗽藥，我替她帶來了。你能轉交給她嗎？』

『你這個人哪，請聽我向你保證，如果你女兒居然能把咳嗽帶進天國來，那一定純係心理作祟。』

『可是她的醫生說——』

『好了，別講了。我們這個隊伍該出發了。有特別要求可以在到達天國時提出。』

還有別的很多問題，大多數都很愚蠢，確定我好多年以來的想法：敬神並不意味有常識。

號角又響了，我們的飛行隊長大聲喊，『前進！』幾秒鐘以後又有一聲；他大聲喊，『飛！』我

們就前進了。

（附註：我用『他』來稱呼這位天使，因爲他看起來像個男的。那些看起來像女的，我就用『她』來稱呼。我從來都無法肯定天使的性別，如果有性別的話。我想他們是雌雄同體，只是一直沒有機會去求證，或者沒有勇氣去問。）

（這裏又有另外一個問題令我心煩。耶穌有兄弟姊妹；聖母瑪利亞仍然是處女嗎？我也從來沒有勇氣去問。）

在前面好幾哩處我們可以看到祂的寶座。這個不是天父在天國中的那個白色的大寶座，這只是在外面臨時搭成，供耶穌在這個場合用的寶座。儘管如此，這個寶座仍然相當宏偉，用一大塊鑽石刻出來的，鑽石的稜面映着耶穌的靈光，向四面八方反射出艷麗晶瑩的光芒。這是我所看過最美的，因爲耶穌臉上閃耀着燦爛的光輝，如果不戴太陽眼鏡，實在看不清楚祂的面貌。

沒有關係，反正你知道祂是誰。不用說自然會知道的。當我們至少還在二十五哩以外的地方，我就感覺到祂懾人的尊威。儘管我的神學教授早已提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眞正體會出聖經中形容感情所用的兩個字的意味：愛與（敬）畏。我敬畏寶座上的那位實體。現在我才知道彼得和詹姆士爲什麼會丟下魚網而跟隨了祂。

當然我沒有向祂提出請求，雖然我們經過時距離最近約一百碼。我在世間一向稱呼耶穌，或者向祂祈禱，都是直呼其名有成千上萬次了；當我看到祂以肉身出現在我眼前時，我只想到驅策我們的天使曾經答應過我們，當我們到達天國以後會有機會提出個人的請求。很快就到時候了。這個時候我心裏高興的在想瑪格麗德，在這個隊伍中的某處，她也看到了在寶座上的主耶穌……要不是我揥手引導，她可能永遠都見不到祂。這件事使我在望着祂那炫目的靈光而沉醉敬畏之餘，心裏感覺格外溫暖和舒暢。

經過寶座飛行幾哩之後，隊列向上方右側一轉，於是我們就先離開了鄰近地球的太空區，然後遠

離了整個太陽系。我們直朝着天國進行，加速前進。

你可知道，當人在太空回頭看地球時，地球就像個彎彎的月亮。我心裏奇怪那些相信地平說的人，會不會想要得救升天。這似乎是不可能，不過像這種無知的迷信跟信仰基督，並不是完全不能相容。有些迷信是完全禁絕的——譬如說，占星學和達爾文論。可是地是平的這個不實之說，據我所知，並沒有被禁止。如果此時此地有持『地平說』的人士在場親眼看到地球圓得像個棒球，他們會有什麼感受？（天主會不會慈悲爲懷讓他們感覺或者看到地球是扁平的？世俗的人又能不能懂得神的看法？）

到達天國附近似乎花了兩個小時。我說『似乎』是因爲實際上時間可能有很大的出入；不用人類的標準來測定。同樣地在感覺上，整個升天的過程似乎只不過兩天……可是後來我有理由相信可能有七年——至少推算起來該有這麼久了。時間和空間的測定如果沒有人間的鐘錶和準尺那就會很容易發生差錯。

在我們到達聖城的時候，我們的嚮導們要我們慢了下來，在進城以前先四處看看風景。

這可不是普通的觀光旅遊。新耶路撒冷（天國，聖城，耶和華首府）地形四方四正就像哥倫比亞特區，只是大得太多：每邊長一千三百二十哩，四邊總長五千兩百八十哩，總面積達一百七十四萬兩千四百平方哩。

這個大城使得洛杉磯市和紐約市相形見絀。

實際上聖城的面積有德克薩斯州六倍那麼大！這麼大，還是顯得擁擠。但是在我們這批人以後再來的人不會太多了。

城當然有圍牆，牆高兩百一十六呎，寬度也是一樣。牆頂分十二線車道——各道之間並無隔欄。可怕。城門共有十二個，每一面牆三個門，都是著名的珍珠門（的確是），這些門通常都是開着的——聽說一直會開着，等到末日大決戰時才會關閉。

牆本身是用晶瑩的碧玉建造的，但在牆腳有幾層底座比牆更爲光亮：藍寶石、玉髓、翡翠、紅白紋瑪瑙、橄欖石、綠寶石、黃玉、紫水晶——可能還有漏掉沒列入的。新耶路撒冷到處都是光輝燦

爛，人很難看得清楚——一下子看清楚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繞着聖城遊完一周之後，我們的飛行隊長令我們停住，就像在歐哈羅那些飛船一樣，留在原地待命，等候城門分配及通行訊號——而我希望至少能夠看一眼聖使彼得，可是沒有看到——他的公署在正門，猶大之門；而我們進的是對面的城門，亞瑟之門，在那裏由代表彼得的幾位天使為我們辦理登記。

儘管十二個城門全都開着，每個門都有好幾十位代表彼得的工作人員在辦理登記，而且驗關放行也全免了（因爲我們都是超度升天的——保證得救的人），我們還是要排隊久等，因爲要登記入境，領取臨時身分證，臨時床位分配，臨時餐廳分配——

（用餐，吃東西？）

不錯，我也是這樣想。我問爲我分配餐廳的天使，他（或她）低下頭來望望我。『吃點心隨各人喜好自行決定。永遠不吃不喝都不會傷身或者不舒服的。但是有很多人類和一些天使，他們以好吃爲樂，尤其是同飲共餐。隨你自己決定好了。』

『謝謝你。那麼床位分配給我的是單人的。我想要個雙人的，我本人和我的妻子。我要——』

『你是說，你以前的妻子。天國裏沒有婚姻，也不配婚。』

『呃？那就是說我們不能住在一起了？』

『不是那樣。只是你們兩個人必須同時分別向宿舍總監申請。到交換調整局去。務必記住，各人都要拿一份宿舍申請單。』

『可是問題是：我跟我的妻子失散了。我怎麼去找她呢？』

『這不在我職責專長範圍，去問詢問處。目前你就暫住基甸營區的單人宿舍吧。』

『可是——』

他（她）嘆了口氣。『你知道我在這兒坐了好幾千個鐘頭了嗎？你想得到會有多麼複雜？一下子要供應好幾百萬人類的需求：那些人有的是復活的，有的從來沒死過，另外還有新近賦予肉身的，這

還是第一次我們必須要裝設自來水供肉身的人類使用——你甚至會覺得那有多麻煩吧？我之所以會這樣說，因爲一旦裝了自來水，就得去找那些需要用自來水的人類——那麼還有鄰近地區！可是他們聽你的嗎？哼！拿起你的文件，從那個門進去，取一件袍子，拿一個神光暈環——想要的話，還可以再拿一台豎琴。沿着綠線去基甸營吧。』

『不去！』

我看到他（她）嘴唇在動着；他（她）可能在祈禱。『你認爲像你這個樣子在天國到處跑好嗎？你的儀容實在不整。我們還一時不能適應活着肉身的人類。喔……以利亞是我上次見到的，我要說你看起來就跟他一樣髒亂不雅，難以入目。除了丟掉那身破衣服，換上那件高雅的白袍，如果我是你，我會先去清理掉那些頭皮屑。』

『算了，』我以一副緊張的樣子在說。『沒人知道我受了多少折磨和苦難，除了耶穌誰都不知道。當你在這玉城金街，穿着潔淨的白袍，頭頂神光的暈環，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正在與撒旦搏鬥。我知道自己看起來不很整潔，但我並不是自己願意這個樣子來到這兒的。喔——在那兒我可以弄到些刀片？』

『弄到些什麼？』

『刮鬍刀片。吉利牌雙面刀片，或者同一類別牌的。就是這個。』我拿出我的刀片給他（她）看。『最好是不銹鋼的。』

『這裏的東西每樣都是不銹鋼的。不過到底那是什麼東西？』

『安全刮鬍刀。用來刮掉我臉上髒鬍子的。』

『好啦，讓我來處理掉那個東西。』他（她）伸手要來拿我的刀片。

我一把奪回來，『噢，不行，你不能拿走！詢問處在那裏？』

『在你左手邊。六百六十哩。』他（她）哼着鼻息回答。

我憤然走開。衙門嚕囌，連天國也是。在那兒我沒再問別的問題，因爲我理會出暗含的語意。六

百六十哩使我想到剛才參觀時的一個數字：剛好是從中間的城門（就像我現在所在的亞瑟之門）到天國中心的距離。天國中心就是父神，天主耶和華的白色大寶座所在之處。他（她）告訴我，並不很和善地，如果我不喜歡我所受的待遇，我可以申訴直接去找老闆——那就是說：滾吧！

我拿起我的文件，退出走開了，望望別的當權者的嘴臉。

籌備這次盛會大典的那位天使，加百利或是米迦勒，要不就是別的，早就料到有很多人類在這兒團團轉，每個人都有些不能適應天國現行制度的問題。『基路伯』廣泛地分散在人羣中。別又想到米開蘭基羅或是狄樂・羅比亞的雕畫；這些都不是膝上有凹紋的小仙童；這些都比我們新來的人要高出一呎半——像天使而有小仙童的翅膀並佩着『工作人員』的徽章。

說不定他們眞的都是天使；我向來都無法很肯定地來區分天使、小仙童、六翼天使，以及這一類的名稱；聖經似乎自以爲誰都會不告而知。天主教人士將天使分列九種不同的等級！憑什麼，誰授權這麼分的？聖經裏可是沒有！

我發現在天國只有兩種不同的等級：天使與人類。天使們自以爲優越（高人一等），並且毫不掩飾地讓你知道。而事實上，他們在地位上，能力上，特權上樣樣優先。得救的靈魂們屬於次等天民。基督教，也許天主教也是，流傳說得救的靈魂會眞的坐在神的膝上那個想法嘛，不是那麼回事！所以你得救以後進了天國——你就會立刻發現你自己是個剛上市的新毛頭，在那兒比誰都略遜一籌。

在天國中一個得救的靈魂，他的地位很像一個黑人在阿肯色州所處的地位。那全是那羣天使才使你眞正抬不起頭來。

我還沒有碰見過一位我喜歡的天使。

而這一點是得自他們對我們的感受。

讓我們從天使的觀點來看。根據但以理書，天國中有上億的天使。在大復活與大升天以前，天國一定是毫不擁擠，很好過活的地方，有很好的就業機會——有送信的，還有合唱團的工作，我確定天使們都很喜歡天國。

一下子進來一大羣移民，好幾百萬千萬（好幾十億？），有的甚至連大小便的習慣和規矩都沒有。這些人全都需要保姆來照顧。過了千萬年享樂的日子之後，突然之間天使們都得加班工作，來管理這簡直像一所極大的孤兒院。難怪他們都不喜歡我們。

不過……我也不喜歡他們。自以爲了不起！

我看到一位佩帶着『工作人員』徽章的基路伯，就問他最近的詢問處在那裏。他在肩頭挑了挑大拇指。『沿着大路下去直走六千個二二〇碼路段，就在從寶座流過來的那條河邊。』

我張大眼睛順着大路遠望過去，遙遙可見在寶座上的天父，有如初升的旭日。我就說，『那段距離超過六百哩。附近就沒有一個詢問處嗎？』

『人哪，就是故意這樣安排的。如果在每個角上都設一處，那麼每一個詢問處都會擠滿人，盡問些幼稚無聊的問題。現在這樣安排，人就不會費力老遠地趕去，除非他有眞正重要的問題要問。』

很有道理，但也令人氣惱。我發現自己又有了非天國，不屬靈的想法。我一向都把天國想成一定是至福極樂的地方——而沒有在塵世常見而折磨人的挫折。我先用英語數到十，然後再用拉丁語。『啊，飛行時間是什麼？有沒有速度限制？』

『當然你總不至於妄想以爲會准你飛到那裏吧，對不對？』

『爲什麼不呢？就是今天我飛來這裏的，接着又飛着繞城一周。』

『你只是自以爲是自己飛的。實際上，完全是你們的飛行隊上一手操縱飛行的。人哪，讓我給你一點小小的暗示，幫你避免麻煩。當你得到翅膀以後——如果以後你眞會得翅添翼的話——千萬別在聖城上空飛行。你會很快的栽下來快得使你牙痛。而且你的翅膀也立遭革除。』

『爲什麼？』

『因爲你不夠格，不配，就是這個原因。你這位新來此地的小老弟，以爲這裏是你的天下。要是你能夠近身碰得到的話，你恐怕連自己的名字都刻到大寶座上了。所以還是我來開導使你放聰明點。

天國一切行事只有一個規則：RHIP。你知道這個字義嗎？』

『不知道。』我回答，但說的並不全是眞話。

『聽着，好好學學。你可以不必理會十誡。這裏只有兩條或三條適用，而且你會發覺卽使你想要違犯也違犯不了。在天國中到處通行的金科玉律是：惟階級始有特權。在這個億萬年的永世中，你只不過是天軍中的一名新兵，階級不能再低了，是最沒有特權的。事實上，我能想得到你夠格享受的唯一特權就是容你在這兒，就只是容你存在此處。天主的極智命定你合格進入此處。但僅此而已。循規蹈矩安分守己，就會讓你一直留在這兒。至於你問到關於交通規則的事，天使或任何別的「天類」，都不許在聖城頂上飛過。不管在當班執行任務，或在擧行典禮時，全都不許。那並不是指你，卽使你有了翅膀也不是。我之所以强調這一點，因爲想不到有那麼多你們這些人類到了這兒，抱着錯覺以爲到了天國自身就自動變成天使。並沒有變，不可能變。人類就是人類，永遠不會變成天使。有時也許會變成聖使，可是也不多。想成爲天使，是絕不可能的。』

我倒數計時，用的是希伯來文。『如果你不介意，我還是想前往那個詢問處。既然不准我飛，請問怎麼到達那兒？』

『爲什麼你不早說？坐大客車。』

後來我坐上聖城運輸公司的一部大客車，轔轔然直奔遠處的大寶座而去。車無篷，呈船形，由車後上車，看不出有動力，沒有駕駛，也沒車掌。車按標定的車站停車，我就是這樣上車的。我始終沒發覺怎麼才能把車停住。

顯然城中人人都乘坐這些大客車（除了大人物，他們擁有自用專車）。甚至連天使們也是一樣。大多數的乘客是人類，穿著一般的白色服裝，頭頂着普通光環。但有幾個人穿著各朝各代的服裝，而頭上的光環也比較大，比較華麗。我注意到天使們對這些光環比較華麗的人相當有禮。但是天使們並不跟他們坐在一起。天使們都坐在車中的前排座位，這些特權階級的人類坐中排，而一般俗人小民（包括鄙人，我在內）全都敬陪末座。

我問一位我的同階要花多久時間才能到達大寶座。

『我不知道，』我得到這樣的回答。『我沒走過那麼遠。』這位靈魂似乎是個女的，中年人，人頗和善，所以我就採普通常用的話題。『那是堪薩斯的口音，對不對？』

她笑了，『我想不是。我生在法蘭德斯。』

『哦？可是你英語說得非常流利。』

她溫雅地搖了搖頭，『我從來沒學過英語。』

『可是——』

『我知道。你是最近剛到的。天國不受巴別語亂的影響。在這兒語言的變亂永遠不會發生……這對我有利，因爲我沒有語言才能——在我死前是我的一大障礙。在這裏就全沒問題了。』她很有興趣地望着我。『我可以請問您在那兒死的嗎？什麼時候死的？』

『我沒死，』我告訴了她，『我是活着被接升天的。』

她眼睛張得老大。『喔，多麼刺激動人呵！你一定非常聖潔。』

『我並不認爲如此。你爲什麼那麼說呢？』

『升天將會來臨——早來過了？——而毫無預兆或者象徵。至少我聽講知道是這樣的。』

『那是對的。』

『那麼沒有預兆，也沒有時間懺悔，也沒有牧師幫助你……你居然就有了萬全的準備！像聖母瑪利亞一樣潔淨無罪。你就直接一步登入天國。你一定聖潔。』她又接着說：『當我看到你的服裝，我就那樣想了，因爲聖使——尤其是殉道的——穿著通常都是跟他們在地上時完全一樣。我也看到了你頭頂上沒戴你那聖使的光環。可是那是你的特權。』她突然顯得害羞了。『你願意爲我祝福嗎？還是我太冒昧了？』

『姊妹，我不是聖使。』

『你不答應給我祝福了?』（親愛的耶穌，這怎麼會發生到我頭上來了呢?）『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我自己深知確信，我不是聖使，那你還要我爲你祝福嗎?』

『如果您願意……』

『好吧。頭低下一點來——』結果不但頭低了下來，她整個人都跪了下來，我一手撫在她頭上。『我以天父之子耶穌基督的眞正基督教會正式任命牧師賦有的權能，藉着聖靈的全能，賜福給我們這位主內姊妹。求主成全!』

我聽到四周有人附應『阿門!』；在場的人還不少呢。我感覺有些不好意思。我一直沒把握，我現在仍然沒有把握，自己有權在天國內爲人祈福。可是這位可愛的女子一直要求，我實在無法拒絕。

她淚珠盈眶抬起頭來望着我。『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知道什麼?』

『你是聖使。現在你已經罩上了!』

我追問：『罩上什麼了?』就在這時有個小小的奇蹟出現了。突然我從身外回頭看到自己：縐而髒的卡其褲，軍用剩餘品的襯衫在胳肢窩處有深色的汗漬，左胸口袋鼓着個刮鬍刀，長了兩天的鬍子，頭髮也需要理了……而我頭頂上却浮罩着一輪像洗臉盆那麼大的光環，閃閃發光!

『都站起來，』我反而說：『我們不要再招搖現眼了。』

『好的，聖使。』她又說：『你不該在這裏坐在後排。』

『我自會判斷。現在告訴我關於你自己的一切。』在她回到座位的時候，我四周望望，剛巧跟在前排獨坐的那位天使四目相對。他（她）示意要我前去。

我早就受夠了天使們凌人的盛氣；最初我不理會。可是每個人都注意到了只是裝作沒看見，坐在我身邊的這位很害怕，急忙在我耳邊催促，『至聖的使者呵，那邊天使在找你呢。』

我祇有屈從——一方面省事，另一方面我有問題要問那位天使。我站起來向前排走過去。

『你找我嗎?』

『是啊。你知道規矩。天使坐前排，人類在後座，聖使在中間，如果你坐在後面跟人類在一起，你就教了他們一些壞習慣。如果你自己不顧禮節，那你怎麼能夠維持你聖使的特權?這種事以後不要再發生了。』

我想到好幾句話都可以頂回他，只是在天國都不合宜的。我就轉而問他，『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問吧。』

『還要多久才會到達由大寶座流來的那條河的河邊?』

『爲什麼要問呢?你來日恆長，有的是時間。』

『那就是說你也不知道了?還是你不願意告訴我?』

『回到你該坐的地區坐下。立刻就去!』

我折回去，本想再找個位置坐回後排。但是我的那些同類却擠攏來，使我無處可坐。誰也沒說話，也沒人看我一眼，很顯然的是，沒有人會幫助我對抗天使的權威。我嘆口氣，只好就在中排坐下，獨自一人，因爲車裏只有我這個聖使（如果我的確是聖使的話）。

我不知道過了多久才到達大寶座。天國中，光無變化，天氣也不變，而我又沒錶。這簡直是枯燥得令人生厭的漫長日子。生厭?是的。寶石造的華麗天宮看起來美極了。十幾個用珠寶建造的天宮，就有十多個多彩多姿的景觀可賞。不過這些天宮會讓你打瞌睡，而六百哩全是一樣那就單調乏味得可怕了。我開始懷念，那怕是看個廢車場，垃圾場，或者（當然最好）一片綠色遼闊的鄉野。

新耶路撒冷是座完美的天城；這是我親眼看到的。但是乘車在漫長的一路上所看到的，教我不得不用醜陋的字眼來形容。

我從來沒查出來，到底聖城是誰設計的。設計與建造全由上帝授權，這是擺明了的。可是聖經並

沒有提到建築師或工程公司的名字。互濟會員說的『(宇宙的)大建築師』是指耶和華——可是在聖經中找不到根據。只有一次我問過一位天使，『誰設計這座城的？』他並沒有因我無知而嘲笑我，也沒責怪我——他看來好像沒想到那還是個問題。但是那對我一直都是問題：上帝親自創造(設計與建造)聖城的嗎？細到那顆最小的寶石，還是祂發包交給屬下去做的？

不管是誰設計的，我個人認為聖城有一大缺失——我不在乎有人說我狂妄不敬，居然胆敢批評神的設計。是有缺失，嚴重的缺失。

天國中沒有公共圖書館。

一位圖書管理員，她終生奉獻服務，為人解答一切問題，鉅細靡遺；她在天國比那羣傲慢的天使有用處，有幫助多了。天國中一定有很多具有這樣專長的女士。做個圖書管理員而能堅守崗位長達四十年之久，那必定要兼具聖人的品德和約伯的耐心。但是要執行業務，她們得先有書籍、檔案等的專業工具。只要給她們機會，我相信她們會建立檔案，將圖書分門別類理得好好的——只是她們到那兒去找書呵？天國中似乎沒有圖書出版業。

天國中根本就沒有工商業也沒有經濟。當年耶和華明令規定，在從伊甸園逐出之後，我們這些亞當的後代，必須汗流滿面才能活口。祂創造的經濟，從那時起一直奉行，到現在已經有六千年了。

但是在天國中並沒有實行。

在天國中，祂給我們吃的用的，而我們不必汗流浹背去追求去爭取。事實上，人不需要吃也不會餓死，甚至沒有飢餓的感覺，最多只是餓得有點胃口想吃，如果你想找個餐廳坐下來享受一番。我一生中吃過最好的漢堡是在河邊大寶座廣場外那家小小的午餐食堂吃到的。可是又一次的，我的話扯得太遠而離題了。

另外一項缺失，雖沒嚴重到影響我的愛好或鑑賞力但仍然很嚴重，那就是花園，這裏沒有花園，我是說除了在大寶座附近河邊生命樹的叢林以及少處幾處私家花園。我想我知道為什麼是這樣的，並

且如果我想得對，這可能是自我調整。直到我們抵達天國以前(升天的人再加上那些信主復活的人)，聖城的天民幾乎全是天使。其中一百萬左右是為信仰殉道者和以色列的子民，他們實在太聖潔而從未信過基督(大多數在主前三十年以前)就得救進入天國了；另外一批來自未開化地區——從來不知道有基督的品德高尚的靈魂。所以聖城的天民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天使。

天使們似乎都不喜歡園藝。我想那是理所當然——我無法想像天使跪在土地上，為一棵植物覆蓋土壤，他們根本就不是那種不怕手指中滿是泥土而去培植優良得獎玫瑰的人。

現在天使與人類的數目比例已經懸殊，至少是一與十之比，我想我們快要看到花園和果菜園了——還有園藝俱樂部，以及土壤保持等等的演講，園藝愛好人士那一套說不完的講究和方法，現在他們都可以一展所長全用出來了。

在天國中的人大多數都做他們眞心想要做的而毫無需求上的壓力。曾經要我為她祈福的那位可愛的女士(蘇珊)，她在法蘭德斯是繡花邊的，現在她開班教授有興趣學藝的人。我漸漸有了很强烈的感覺，對於大多數人，在安享永樂之餘眞正的問題是如何打發時間。(請問：配合賦予肉身重生的構想，還有沒有別的在其他各種宗教容許盛行而在基督教嚴禁而絕不許可的？能不能奬勵一個得救的靈魂，到了最後，而採用一種方法是把他送回爭鬥或者競爭中？如果不在地球上，可以送到別處？我必須拿起聖經翻找看看。令我大為驚奇的是，在天國這兒聖經似乎很難找到。)

詢問處就在生命之水的河邊；這條河來自上帝大寶座，沿着生命樹林流過來。大寶座從生命林中央聳出，但因過於靠近座底反而看不清楚了。就像在紐約市看最高的紐約摩天大樓，而你却站在樓下的人行道上仰望。實在比那更難。當然，更看不到上帝的臉。望上去有一千四百四十腕尺。你所看到的只是光輝……那就感覺到祂的存在。

詢問處的擁擠正如那位基路伯給我的印象一樣。詢問的人並沒排隊；團團圍住多達百人。我望著那麼一大羣人，心想要多久才能擠到枱前。可能嗎？我就這樣擠進去而不用那些在大廉價搶購日所使的最下流的技倆：故意踩人長鷄眼的腳，用肘頂，以及那些令男人怕去百貨公司的行為和動作。

我站在後面望着人羣，心裏在想怎麼辦。是不是還有別的方法，不必去踩人家的雞眼，就能找到瑪格麗德？

當我仍然站在那兒的時候，一位『工作人員』基路伯來到我面前。『聖者，你想要到詢問處櫃前去嗎？』

『當然想去！』

『跟我來。緊跟在我身後。』他手中拿個像鎮暴警察用的長棒。『讓開！讓路給聖使過去，趕快讓開！』一下子我就到了櫃前。我想沒人受傷，但是一定傷了某些人的感情。我並不贊成這種做法；我認爲待遇應該是大家一律平等。但是在這裏規定階級就有特權，就連個下士也遠比小兵高。

我回頭想謝謝那位基路伯；他早走了。櫃那邊問，『聖者，你想要問什麼？』一位天使正俯視着我。

我向他解釋我要找尋妻子。他搥着櫃子。『通常這不是由我們提供的服務。有一個人類組設的合作機構叫做「找尋親友愛人」服務社，他們才管這種事。』

『機構在那兒？』

『靠近亞瑟門。』

『什麼？我剛從那兒趕來的。那兒就是我登記進入的地方。』

『你應該早問爲你辦入境的天使。你剛剛登記入境的嗎？』

『相當近；我是被超度直接升天的。我的確問過那位天使……可使一下子被他擺手揮開了。他，她，哦，那位天使要我來這兒的。』

『那麼，讓我看看你的文件。』

我把文件遞過去給他。那位天使慢條斯理仔細地看了又看，然後就叫來另外一位天使，那位天使早已停下服務在望着。『屈爾！看看這個。』

所以第二次天使就看了我的文件，很像那麼回事的樣子點了點頭，把文件還了回來——瞄我一

眼，傷感地搖搖頭。『有什麼地方出錯了嗎？』我追問他。

『沒有。聖者，不幸你得到那種服務，如果那話出自一位天使而他居然不肯幫助他最親近的朋友，如果他曾經有過一位朋友；他沒幫忙。但是我有點驚奇他居然這麼無禮就打發了一位聖使。』

『我當時頭上還沒有光環。』

『那就難怪了。你後來才亮起來的？』

『我沒有亮。我是奇蹟得來的，從亞瑟門來這兒的途中得來的。』

『我明白了。聖者，你有特權把聖權記入報告中。另外我可以用遠聲器爲你辦理查詢。』

『我想那更好了。』

『我也是這樣想。放心，總會爲你辦的。如果我說的你都明白了。』

『你說得很明白。』

『但是在我還沒找服務社以前，先向聖彼得公署查查看你的太太到了那兒沒有，她什麼時候死的？』

『她沒死過。她也是被風雲捲起升天的。』

『原來如此！那就是說速簡檢查，不翻老賬。全名，年齡，性別（如有性別），××地方和日期，不，我們不需要。先說全名吧。』

『瑪格麗德·斯凡黛·耿德遜。』

『最好字母全拼出來。』

我照做。

『目前這就夠了。如果彼得的職員會拼字的話。你不能在這兒等；我們沒有接待室，就在我們對面有個小餐廳——看到那邊的招牌了吧？』

我轉過頭去看：『聖牛？』

『就是那家。菜不錯，如果你願意吃的話。在那邊等，我會回話給你。』

『謝謝你。』

『不客氣——』他再瞄了瞄我的文件，然後交還給我。『——聖使亞歷山大・郝更生。』

聖牛餐廳是我打從升天以來看過最溫暖舒適的地方：小小的潔淨清爽的午餐小館，就像回到了聖路易或者丹佛一樣，我走了進去。一位高大的黑佬背對着我，他的大師傅帽子從他頭上的光環伸出，他正當爐燒烤忙着呢。我在櫃台坐下，先清理一下自已的喉嚨。

『好好地把穩，不要慌。』他剛燒完一道菜，轉過身來。『我給您來點——哦，呵！聖人，我能爲您做點什麼？點吧，隨便您點！』

『路加！能看到你太好了。』

他睜大眼睛瞪着我。『我們以前見過嗎？』

『你難道不記得我了？我是曾經在諾加里的朗恩烤肉店替你工作過的亞力克。替你洗盤子的。』

他再瞪着眼看看我，深深地透了口氣。『你眞的瞞過我，我都看不出來了……聖使亞力克。』

『對朋友只叫我亞力克就好了。路加，這只是一種行政上的錯誤造成的。當他們發覺了的時候，我寧願把這個星期天的工作換個普通的光環。』

『請恕我懷疑——聖使亞力克。他們在天國不會犯錯，喂！亞伯！照顧櫃台。我的朋友聖使亞力克和我要坐在餐廳裏用餐。亞伯是我的副手。』

我跟一位又胖又矮的男子握了握手，他幾乎就像個法國大廚，只是裝得有點半弔子的味道。他除了頭頂有光環，頭上還戴着一頂名廚大帽。路加和我從邊門走進一間小餐室，找了一張桌子坐了下來。一位女招待走到我們面前，我又大吃一驚。

路加說，『海如，我要你見見我的一位老朋友，聖使亞力克——他和我過去是生意上的同事。海如是我們聖牛餐廳的招待。』

『我當年是路加的洗盤工作人員，』我告訴她說。『能看到你實在太好了！』我站起來，剛想跟她握手，立刻又有了更好的主意，我雙手擁抱起她來。

她滿臉笑容地望着我，似乎並沒感到意外。『歡迎你，亞力克！現在是「聖使亞力克」了，我知道了。我並不感到意外。』

『我感到意外，這是個錯誤。』

『天國中不會出錯的。瑪姬呢？她還活在人世？』

『不在那裏。』我向她解釋我們是怎樣被拆散的。『所以我才到這兒等消息。』

『你會找到她的。』她吻了我，很熱情但也很快——這才使我想起我有四天沒刮鬍子了。我要她坐下來，跟我的朋友坐在一起。海如說，『你一定會很快就找到她，因爲那是我們早就得到的應許，而且都一一實現了。在天國和自已的親友愛人重逢團聚。「到時候我們會在河邊聚首——」果然，就在那兒，就在門外。史蒂夫——聖亞力克，你可還記得史蒂夫嗎？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和瑪姬跟他一起同道的。』

『我怎麼會忘記他呢？他請我們吃飯。當我們身無分文的時候，他又給了我們一塊金幣。我當然記得史蒂夫！』

『我好高興聽到你那樣說……因爲史蒂夫念念不忘你幫助他悔改信主——使他重生得救——他才能進入天國的。你知道嗎？史蒂夫在麥積多平原一戰陣亡。而我也在那場戰爭中喪生。呃，那大概是我們跟你們見面五年以後——』

『五年？』

『是啊。我在那場戰爭中很早就死了；史蒂夫則活到將近善惡大決戰爆發的時候——』

『海如……自從史蒂夫在岩頂居請我們吃飯到現在最多只超過一個月吧。』

『那很合理。 你們是被風雲捲起升天的，當時就引發了大戰。 所以戰爭期間你們是在空中度過的。就因爲這樣，史蒂夫和我反而比你先到這兒，儘管你比我們先離開人世。你可以跟史蒂夫好好談

談這一切，他就快來了。順便告訴你，我現在是他的小妾——他的太太了，只是這裏沒有婚姻，沒有嫁娶。總之在當年戰爭爆發時，史蒂夫回到軍中，在他陣亡以前曾經做到上尉。他帶領的部隊在海法登陸，在善惡大決戰最激烈的高潮時，史蒂夫爲主而戰死。我眞的爲他感到光榮。』

『你應該的。路加，那場戰爭是不是也把你打倒了？』

路加咧着大嘴笑嘻嘻地說，『沒有，聖亞力克先生。他們吊死我的。』

『你說笑吧！』

『不是開玩笑。他們光明正大地把我吊死的。你還記得你開溜一事？』

『我可沒有丢下你開溜 。那是一項突變所致 。就因爲那樣一來 ，我才認識了海如，還有史蒂夫。』

『哦……你經歷的奇蹟比我多。總之，我們只得趕快再找個洗盤子的人，於是我們就不得不用個美籍的墨西哥人。老兄，這小子可眞是個蠻驢，竟拿刀子捅我。在大師傅的廚房裏想動刀子？那他就錯了。他傷我幾處，可是我却用正宗的刀法把他剁成了好幾塊。陪審團中的人大都是他的堂表親人，我猜想。而且地方檢察官說該是立威以儆效尤的時候了。但是那沒關係，我老早就受洗信主了；是監獄中的牧師幫助我重生得救的。站在吊台上繩圈已經套在我的脖子上，我還在繼續講道。然後我就說，「你們現在就動手吧！送我去見耶穌！哈利路亞，讚美主。」接着他們就動手了。我一生當中最快樂的日子！』

亞伯探頭進來。『聖使亞力克，有位天使到這兒來找你。』

『我馬上來！』

那位天使就在門外等着。原因是他太高而又不願低頭進門。『你就是聖使亞歷山大·郝更生？』

『是的。』

『你申請查詢關於一位人類名叫瑪格麗德·斯凡黛·耿德遜的下落？同來的報告說：該人在升天

中並未被風雲捲起，在後來各次徵召中也未見出現。此人，瑪格麗德·斯凡黛·耿德遜，目前不在天國，以後也不會來。就只有這些了。』

第二十三章

主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我。我站起來，你就定睛看我。

約伯記 三〇：二〇

因此，我最後一定會轉往亞瑟門處的聖彼得公署——在找遍天國無着之後。按照海如的建議，我回到亞瑟門去找那個『尋找親友愛人』的服務社。

『聖使亞力克，天使們不會提供錯誤的資料，他們用的記錄都是精確的，只是，我個人認爲，他們不會找得像你自己去找那麼仔細深入——天使就是天使，瑪姬也許用她婚前的名字登記的。』

『那正是我給他們的姓名！』

『噢，我還以爲你要他們找「瑪姬・賈拉漢」呢！』

『沒有。我該再回去要他們找那個名字嗎？』

『不要，還沒到時候。而且到時要再查——如果你需要查——不要再找這個詢問處。直接前往聖彼得公署。在那裏你可以得到別的人類專人的特別幫助，而不是天使的服務。』

『那正是我要的！』

『是啊。不過先去試試「尋找親友愛人」服務社。那不是個衙門；是個志願義務工作人士組成的合作社，全體工作人員個個眞誠熱心。史蒂夫陣亡以後就是靠他們找到我的。他不知道我的姓，因爲我自己也有好多年沒用過。他也不知道我死亡的日期和地點。但是社中一位瘦小的老婆婆一直緊釘着找叫海如的女子，一個又一個直到史蒂夫叫了「賓果！」如果當時他就跑到人事總局——聖彼得（主管）的——他們會回答你說「資料不全，無從查考」。』

她笑着繼續說下去，『可是服務社會動腦筋想法子。他們把路加和我，我們雖然在死前彼此從未見過，居然湊在一起來。在我厭倦了遊蕩之後，我決意要開個小餐廳——這是個很好的方式，來認識很多人，結交很多朋友。所以我就向服務社申請，他們就在電腦上設定「廚子」，經過一大堆的錯誤起點和數字，就把路加跟我湊合起來了。於是我們就合夥開了這家聖牛餐廳。差不多同樣的方式，又爲我們找到了亞伯。』

海如，像凱蒂・法未司，也是那麼可愛，只要出現在眼前就令人忘憂的女性。不過她也很實際，對我大有幫助，就像自己擁有的財寶一樣。她自願爲我洗那些髒衣服，在衣服還沒乾的時候，先把史蒂夫的袍子借我穿。她又替我找了面鏡子，一塊香皂；我終於能夠解決我那五天（七年？）的鬍子了。我那片刀片差不多成了鋸片而不像刀片，經過半個鐘頭對着玻璃杯內緣耐心地磨（這一手是我在神學院研究班時學到的），終於起死回生暫時能用了。

可是現在我需要好好地修個面了，儘管在幾個小時以前我已經——想辦法——刮過。這次尋人我不知道找了多久，不過我的確知道先後已經刮過四次鬍子……用冷水，兩次都沒有肥皂，一次還用瞎子摸點字的方式刮的——沒鏡子。自來水眞的已經爲我們這樣肉身的凡人裝設好了……只不過並沒有達到『美國標準』的品質水準。幾乎沒人覺得意外或驚奇，因爲天使們不用自來水，而且也不需要；再說肉身凡人中絕大多數多少有經驗使用，或者根本從來沒用過室內自來水。

服務社的人眞像海如所說的那樣肯幫忙（而且我相信完全跟我頭上華美的光環無關），但是他們

找到的線索沒有一條追得出瑪格麗德的下落，儘管他們極有耐心地，用盡了我能想得出的種種排列組合輸入電腦中逐一索尋。

我向他們致謝，爲他們祝福，然後就前往猶大門，直越天國遠在一千三百二十哩以外。中間我只停下來一次，在大寶座廣場，吃個路加的天（漢）堡，喝杯新耶路撒冷最香的咖啡，再聽兩句海如給我的鼓勵話。我繼續進行尋人的艱辛工作，感覺精神爲之一振。

天國的人事局在一進城門右手處，共有兩棟大樓。第一座比較小的管主前入境人事，第二座管主後的，樓中包括彼得公署，在二樓，我直接到了那兒。

一個宏大的雙扇門上寫着：聖彼得——請進，所以我就走了進去。但不是他的辦公室，是個接待室，大得足夠用來當中央車站的大候車室。我推開十字轉門走進去，十字轉門是從一個小口中抽出一張號碼票來啓動的，同時機器中發出聲音：『謝謝你，請坐下等候通知。』

我的號碼票是二〇一三。室內人很多，就在我四處張望想找個位子坐下的時候，我心想在叫到我的號碼以前，看來我又得再刮一次鬍子。

就在我仍在找位子的時候，一位修女衝到我面前，向我屈膝欠身爲禮。『聖者，我能爲您效勞嗎？』

我對天主教的各種服式並不熟悉，所以無法知道這位修女的身分階級，但是她的衣著我想是『典型的』——黑衣長及腳踝，袖長遮腕，漿挺的白板罩胸圍着脖子，連兩個耳朵都遮住了；黑色的頭巾蓋住了別的部位，脖子上掛串大唸珠……一張看不出年紀安詳的臉，鼻子上配個歪夾着的眼鏡，當然她頭上還有圈光環。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到了這兒，天主教也能得救進入天國，她是我看到的第一個人證。在神學院的時候，我們常在深夜大家聚在一起爲此爭論鬥嘴而相持不下……儘管我的教會公開的立場是，只要他們像我們一樣相信而且又藉着耶穌重生，他們當然也會得救。我心想要記得問她在什麼時候，怎麼得到重生的——我確信那一定是個很動人的故事。

我說，『哦，謝謝你，姊妹，那太好了。是的，你可以幫助我——那件事，我希望你幫得上。我

是亞歷山大·郝更生，我在找我的妻子。這個地方可以查詢，對不對？我剛到此地還不熟。』

『是的，聖使亞歷山大，是這個地方沒錯。不過你一定想見見聖彼得，對嗎？』

『如果他不太忙，我當然要拜望他。』

『我確定他想見你，讓我來報告我的上司姊妹。』她拿起唸珠項鍊上掛着的十字架，悄悄地說了幾句話，然後抬起頭來問：『聖使亞歷山大，尊姓郝更生的拼法可是HERGEN……？』

『對的，姊妹。』

她又對十字架說話。接着她補充一句說，『曼麗·查爾斯姊妹是聖使彼得的祕書。我是她的助理兼調查長。』她笑着自我介紹。『瑪麗·羅斯姊妹。』

『能夠見到你太好了，瑪麗·羅斯姊妹。告訴我一點關於你的事。你是什麼階級？』

『我是多明尼各人。生前在德國的法蘭克福一家醫院担任行政工作。在這裏不再需要護士，我選了這個工作，因爲我喜歡與人交往。請跟我來好嗎，聖者？』

羣衆像紅海中的水一樣，一下子分開讓出一條路來，到底是看這位修女的面還是我那華麗的光環，我也說不出。也許兩者都有吧。她帶着我從一扇沒有標誌的邊門直接走了進去，這才發現到了她頂頭上司曼麗·查爾斯姊妹的辦公室。 她是位高個子的修女，跟我一樣高，而且長得很帥——或者說『美』更爲恰當。她看來比她的助理年輕……但是誰又能夠看得準修女們的年齡呢？她坐在一張平滑的大桌子前，桌上高高地堆滿文件，桌旁有一架老式的安特武德牌的打字機。她很快地站了起來，面向着我，也行了個屈膝禮。

『歡迎，聖使郝更生！蒙您光臨來訪，我們感到很榮幸。聖使彼得很快就會跟您會面。請坐一下好嗎？要不要來樣點心？一杯酒？還是一杯可口可樂？』

『好啊，我還眞喜歡可口可樂！自從離開人間我還沒喝到過。』

『一杯可口可樂，馬上就來。』她笑着說。『我要告訴你一個祕密，可口可樂是聖使彼得的一種癖好，所以我們這兒隨時都有冰好現成的。』

從她桌頂空中傳過來一個聲音——洪亮的男中音，是最適合講道的聲音——就像『活聖經』巴納比的聲音，願神賜福保佑他。『我聽到了，查爾斯。就讓他來我這兒喝可口可樂吧，我現在有空了。』

『老闆，你又在偷聽了?』

『可沒聽你那不相干的話，小姐，順便也給我來一杯。』

在我被請進去的時候，聖使彼得起身跨出大步走到進門處伸出手來迎接。我曾在教會史中學到，大家都認定他逝世的時候年齡在九十歲左右。或者他被羅馬人處死（釘在十字架?）的那個時候，如果他確是受刑死的。（傳教一直都是不穩當或者有風險的行業，尤其是在彼得當年傳道的時候，那簡直像個海軍陸戰隊中的班長。）

眼前的這位看起來很健壯，年紀不過六十，或者最多七十——經常戶外活動的人，久經日晒，皮膚已經變成古銅色了，而且還有灼傷的疤痕。他的頭髮和鬍子都長得密密的，好像從來都沒理過，有灰斑而未白，而且（令我吃驚）他一度曾經看起來有一頭紅髮。他肌肉結實，肩膀寬大强壯，滿手都是老繭，這是他握我手時我才知道的。他腳穿涼鞋，身著棕色粗羊毛的長袍，頭上的光環跟我的一樣，還有一頂嫌小的便帽落在他那一頭美髮的中央。

我一眼看到他就喜歡他。

他領着我繞過去，坐在靠近他桌邊一張很舒服的椅子上，然後他自己才坐了下來。曼麗．查爾斯姊妹隨後就跟了進來，端來的盤中有兩杯可口可樂，瓶子是一向熟悉的那種窄口的瓶子，可是並不那麼熟的是可樂杯（我已經好多年沒看過了），杯口是鬱金香花樣，附有可口可樂商標的圖形。我心中在納悶，不知道在天國中的專賣特權在誰手裏，這些業務又如何來處理。

彼得說，『謝謝，查爾斯。所有的電話暫時都不接。』

『甚至於?』

『別嚕囌了。快走。』他回過頭對我望着。『亞歷山大，我儘量親自歡迎每一位新來的聖使，可

是不知道怎麼搞的我竟然漏了你。』

『我是混在一大羣人中到達這裏的，聖使彼得。就是被風雲捲起升天的那些人。而且也不是從這個城門進來的。是亞瑟門。』

『那就難怪了。那天眞忙，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完全料理淸楚。但是聖者本該由正門引入……二十四位天使配有兩個喇叭來迎接。我一定要査査這件事。』

『老實說，聖使彼得，』我衝口而出，『我不認爲我是聖者。可是我沒辦法把這頂光環拿掉。』

他搖搖頭。『你是，沒錯。可別讓瞎疑心折磨非薄自己；沒有那位聖者曾經知道他自己是，一定要告訴他以後，他才會知道。有個聖論說，凡是自以爲聖者永遠都不會成聖。可不是嗎?當我初抵此地，他們交給我那些天國的鑰匙，要我接管，我眞的不相信。我還以爲主人在跟我開玩笑，以回報當年我們周遊加里利海鄰近各村時我曾經開過他幾次的玩笑。噢，絕不是!他是眞心的。姓約拿的老漁夫拉比西門早就不在了，我從那時起就一直是聖使彼得。就像你現在是聖使亞歷山大一樣，由不得你。不過日久以後，你會喜歡的。』

他輕輕地敲敲桌上一個厚厚的卷宗夾。『我看了你的資料，你的聖格是毫無問題的。看你的記錄使我想起你受的考驗。反證試探你的執行官是多馬．亞奎諾斯；他後來到我這兒，親自告訴我他給你的打擊全是擺擺樣子虛晃的招數，因爲他心裏從未懷疑過你的合格成聖。告訴我，那第一個奇蹟，經歷火的考驗——你的信心曾經動搖過嗎?』

『我想是動搖過。因爲我從那兒燒起一個小泡來。』

聖使彼得哼了一聲不以爲然。『就單單那麼一個小泡!而你就以爲自己不夠格了。老弟，如果聖女貞德當年有你這樣堅定的信心，她早就令那場火熄滅而不致殉難了。我知道——』

曼麗．查爾斯姊妹的聲音傳出，『聖使亞歷山大的妻子到了。』

『領她進來吧!』他又對我補充一句，『稍後我再跟你談。』

我幾乎沒聽進去他的話，因爲我的心快要跳出來了。

門一開，走進來的是愛寶。

我眞不知道怎樣來說明以後幾分鐘的經過。總而言之，就是傷心欲絕的失望再加上驚慌失措的窘迫。

愛寶看着我，兇巴巴地說，『亞歷山大，你到底在搞什麼， 戴着那個招搖現眼的光環？快拿掉吧！』

聖使彼得就吼着說：『孩子，你現在不是在人世間，你是在我的辦公室裏。你不可以對聖使亞歷山大那樣說話。』

愛寶轉過頭去盯着他，一副不屑傲慢的樣子。『你叫他聖使？還有難道你媽媽沒教過你在女士面前要起身爲禮？難道做了聖使就免了這一類的美德和高雅的風度了嗎？』

『如果眞是淑女，我當然會站起來。孩子，你對我應該放尊重點。而你對你丈夫說話，也應該謹守妻子對丈夫應有的尊重。』

『他又不是我的丈夫！』

『咦？』聖使彼得的視線從她那邊轉到我這兒，然後再轉回到她那邊，『你自己解釋一下。』

『耶穌說，「因爲在復活以後，人不娶嫁，都像天使一樣。」所以呀！而且祂又在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三節也說過。』

『對的，』聖使彼得承認她的話，『我親耳聽過祂說的，對撒都該人說的。根據那一條你不再是一位妻子了。』

『對了！哈利路亞，讚美主！多年來我就一直等着要甩掉這個呆瓜——能不犯罪而甩掉他。』

『我不能確定你後面說的話。不是妻子並不能免除你對前夫而現在是聖使說話要有禮的義務。』彼得又回頭問我：『你要她留下來嗎？』

『我？不要，不要。這全是個誤會。』

『看來的確是的。孩子，你可以走了。』

『且慢，你給我等等！大老遠跑來，我還有些事早就想要告訴你的。在這兒我看到很多醜惡可恥的事情一再發生。怎麼回事，居然連一點面子都不顧了，毫無羞恥心——』

『孩子，我要你走了。你是自己走出去呢？還是要我找兩位大力天使來把你給丢出去？』

『啊？什麼！我正要說——』

『你不必說了！』

『怎麼，我當然也像別人一樣有權利說出心裏要講的話！』

『不是在這個辦公室裏。曼麗・查爾斯姊妹！』

『來了，聖使！』

『你還記得你在底特律警局工作時學到的柔道嗎？』

『我記得！』

『那就把這個愛管閒事的多嘴婆給轟出去。』

這位高大的修女笑着臉，雙手合起來擦了擦掌。接着事情發生得太快我說不出來。反正愛寶很倉促地離去了。

聖使彼得坐回座位靠着椅背，嘆了口氣，然後拿起可口可樂。『這個女人連約伯的耐性都怕受不了。你多久以前跟她結婚的？』

『喔，大概超過一千年。』

『我懂你的話。那你爲什麼還要找她？』

『我沒找她。哦，我並不是想要——』我剛想加以解釋。

他止住我，沒讓我再說下去。『當然！你怎麼不早說，你是在找你的姨太太？你使瑪麗・羅斯誤會你的原意了。沒錯，我知道你想要找的是那位體態婀娜豐滿，非猶太女子，就是報告中整個後半段時間始終跟你共處的那位女子。一個非常美好的女孩子，我也這麼覺得。你是在找她吧？』

『是啊，的確是。就在大號角響起聽到大呼喚的那天，我們一起被捲上天的。但是那個大旋風，一陣堪薩斯眞正的龍捲風，實在太强而把我們拆散了。』

『你以前曾經查詢過。是河邊詢問處那邊轉來的申請。』

『對的。』

『亞歷山大，那個查詢案是你檔案中最後的記載項目。我是可以要他們再查……不過我也可以先告訴你，那對你只有證實作用而已。答案還是會跟第一次完全一樣：她不在此處。』

他站起來走到我身旁，把手搭在我的肩上。『這是個悲劇，我已經不斷地看到它一再發生。一對愛侶，同心深信一定會永生都在一起，而結果一個在這兒，另外一個却不在了。我怎麼辦呢？我眞希望我幫得上忙。可是我辦不到。』

『聖使彼得，這其中發生了個錯誤！』

他沒回答。

『聽我說！我明明知道！她跟我肩並肩，一起跪在講台欄前，在祈禱……剛好大號角響起，聽到大呼喚的聲音以前，聖靈就降臨在我們身上而我們已經得到神恩的寵許，接着我們就一同被捲起升入空中。問問祂！問問祂！祂會聽你的。』

彼得又嘆了口氣。『祂會聽任何人的，只要是跟聖靈有關的事。不過我還是要問。』他拿起一個像電話的東西，老式的就像當年貝爾拼湊起來的。『查理，給我接老靈。好的，我等。喂！我是彼得，在正門這邊。有沒有聽說新來的？沒有？我也沒有。不過，我現在有個問題。請把祢自己的行事過程倒回去放在大呼喚，大號角的那天，祢以低姿相出現活活捲入空中那些在當時蒙恩寵的肉身靈魂的時段。看看祢自己身在堪薩斯，羅艾耳路邊一大片空地上的情況——一個大帳篷聚會，帆布篷下的奮興大會。你當時在場嗎？現在有一位成聖的亞歷山大·郝更生，根據他斷定的說法，至少也是在大號角響好幾個『千兆分之一』秒以前，祢降臨在他跟他愛妾的身上。她的形貌約有三個半腕尺高，金髮，有雀斑，體重八十個金衡（一金衡等於十五嗝）——哦，你在場？哦，來不及了，呃？我怕也是那樣。我會告訴他。』

我急忙揷進去悄悄地問，『問問祂現在她人在那裏？』

『老兄，聖使亞歷山大現在極爲苦惱。他急於想要知道她在那裏。好的，我告訴他。』聖使彼得就掛斷了。『不在天國，不在地上。你可以自己想得出答案。我只好抱歉了。』

我必須說明，聖使彼得對我已經算極爲忍耐了。他向我保證我可以找一體三位中的任何一位，直接跟祂談話……但是他提醒我，跟聖靈談過了也就等於跟聖子和聖父同時都談過話了。彼得又重新再查那次升天的名單，墳墓裂開，死人復活的名單，以及從那時起到現在全部新近到達者的名單——一方面查看，同時告訴我電腦追查絕對否定不了上帝自己號稱聖靈從無差錯的答案……這我是明瞭而且承認的。我再謝謝他重新爲我所做的查對。

我說，『可是會不會在人間？她會不會仍然活在什麼地方？說不定就在哥本哈根？』

彼得又回答，『亞歷山大，神對地上的事也是無所不知，跟祂對天上的一切全知是一樣的。難道你不懂嗎？』

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那個我懂。我是在逃避明顯的事實。好吧，我從這兒怎麼去那個地獄？』

『亞歷山大，別用那種口氣說話！』

『去他的地獄，我不那樣說才怪！彼得，在這裏的永生要是沒有她，那就不是永恆的極樂；那將是永遠枯燥、孤寂、悲哀。你還認爲這個華麗的鬼光環對我有什麼意義嗎？當我知道——是的，你已經使我明白了！——我所愛的人正在煉獄火湖中煎熬。我並無奢求，只要讓我跟她活在一起。我寧願永生永世洗盤子，只要我能看到她的笑容，聽見她的聲音，撫摸着她的手！她是因爲吹毛求疵被剔出沒走的，你明明知道！自以爲了不起的，脾氣暴躁的那些天使，從來什麼都不必做一絲半點，就配生活在這裏。但是我的瑪格，如果眞有天使存在過，她才是眞正的天使；只不過因爲規則上的幼稚曲

解，她居然就被退回而打入地獄永世受苦。你可以告訴天父和祂那甜言蜜語的神子，還有那位陰沉的鬼聖靈，祂們可以把祂們那個華美的聖城收回拿走！如果瑪格麗德一定得留在地獄，那兒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彼得就禱告說，『寬恕他吧，天父；他傷心難過急昏了頭——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我冷靜了一點。『聖使彼得，我完全知道我所說的一切。我不想留在這裏。我所愛的人在地獄，所以那裏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那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

『亞歷山大，你會慢慢淡忘，恢復平靜的。』

『你不懂的是我不想忘記。我要跟我的愛人在一起，生死與共。你告訴我她在地獄——』

『沒有，我只告訴你確定她不在天國，也不在人世。』

『是不是還有第四個去處？天地中立區，還是什麼的？』

『天地中立區是迷信傳說。就我所知沒有第四個去處。』

『那麼我就要立刻離開這裏，走遍地獄去找她。怎麼去？』

彼得聳了聳肩。

『去他的，不要給我兜圈子！那就是打從我過火坑那天起的遭遇——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的兜來兜去。我是個囚犯嗎？』

『不是。』

『那麼告訴我怎麼去地獄？』

『好吧。不過你不能帶着那個光環進入地獄。他們不會讓你進去的。』

『我從來沒想要過。走吧！』

那不久以後，我就站在猶大門的門檻上，由兩位天使陪着。彼得沒跟我道別；我猜想他厭煩。我爲這件事難過歉疚，因爲我非常喜歡他。只是我無法讓他明白，天國如果沒有瑪格麗德同在，對我不

再是天國了。

我在邊境停了一下。『我要你帶個口信給聖使彼得——』

他們都不理我，從兩邊架起我來，往下一丟把我拋了出去。

我往下落。

繼續一直往下落去。

第二十四章

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裡可以尋見神，能到他的臺前。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白。

約伯記　二三：三—四

我仍然往下落。

永恆最令現代人困惑爲難的就在適應無法捉摸的時間。沒有鐘錶，沒有日曆而且連日月交換的更迭也沒有，沒有月亮的盈虧圓缺，沒有四季的時令和年節；時間的長短全隨各人主觀感覺，而『現在是什麼時間了?』也只有憑感覺因人而定，而不再是一定的事實了。

我想我墜落的時間長達二十分鐘以上；我不認爲有二十年那麼久。

不過兩者都千萬不要冒險花錢去賭。

什麼都看不到，惟有自己的眼球裏面可以瞄瞄。連迢遙遠離的聖城也早就看不到了。

早先我一直儘量回憶往日的歡樂時光，藉以自娛——結果發現快樂的回憶反而使我更難過。於是我就反過來想難過的事，結果更糟。當時我就睡着了。或者說我以爲我睡了。當人的知覺感受全然消失以後，還能分得出是睡是醒嗎?我記得曾經讀過，有那麼一位閒極無聊的科學家造了一個他自稱是『感覺脫除機』的玩意兒。他用的效果是拿充滿歡樂刺激，同時在三處有精采表演的馬戲團來跟從天國墜入地獄那種薄弱的喜樂加以對比。

第一個讓我感覺接近地獄的暗示是臭味。臭蛋的味道，硫化氫，硫磺燃燒放出的惡臭。

聞到死不了，不過可不能掉以輕心，因爲凡是碰到這種臭氣而吸了幾口的都會死掉。通常大都如此；而我沒死。歷史上和文學上還載有別人也活着過來的——但丁、伊聶司、尤里西斯，和奧菲斯。可是這些人或事是不是虛構的呢?如果不管這些令人難以相信的傳說，那我豈不是活着進入地獄的第一個人了嗎?

就算是吧，我還能好好地再活多久?活到落在火湖的焰面上?在那兒『噗』一聲，立刻就化成一個油點就消逝了?我這種唐吉訶德式的衝動行爲當時是不是有點魯莽?一個很快就全消失了的小油點對瑪格麗德並沒多大幫助；也許我該留在天國再繼續交涉爭取。一位頭上頂着正式光環，在大寶座前巡侍天主的聖使很可能會使祂收回成命……因爲一定要由祂決定才行，天主耶和華是無所不能的。

可惜，這時才想到太晚了，小子!現在你可以看見紅色的火光已經照射到雲端。那底下一定是滾燙的岩漿。到底下還有多遠?不遠了!我落得多快?太快了!

現在我總算看到了聞名的地獄是個什麼樣子了：極爲巨大的一個火山陷淵深坑。在我周圍的坑壁已經高達好多哩了，而坑下的火焰和熔岩還遙遠得很呢。但是就快來了!你那奇蹟顯靈的能力今天如何，聖使亞歷山大?你應付另外那個火坑只起了個小泡；想來你也能應付這一個吧?兩者之間的差別只是大小不同而已。

『大象要花耐性，用很多唾沫，照樣可以整倒蚊子。』這也是大小問題；你能做得像大象那麼好嗎?聖使亞歷山大，那不是聖人的想法；你的信仰怎麼了?也許是這裏的邪惡環境的影響。噢，對了，你不必再担心顧慮罪惡的意念；現在還担心罪惡，爲時已經太晚了。卽使犯罪也沒有打入地獄的風險

——你現在就在地獄裏了。約在三秒鐘以後，你就會變成一滴油點了。『再見了，我的瑪格！我眞抱歉始終未能替你弄到那一客熱糖聖代。撒旦，接收我的靈魂吧；耶穌是個密告——

他們用網把我像隻蝴蝶一樣的撈了起來。不過一隻蝴蝶得有石綿質的翅膀才能像我一樣得救；我的褲子在冒烟。他們把我救上岸，就先衝着我潑了一桶冷水。

『就在這張單子上簽個名。』

『什麼單子？』我坐起來，望着坑中冒着的火焰。

『這張單子。』有個人拿着一張紙亮在我面前，又給我一枝筆。

『你爲什麼要我簽這個？』

『你一定得簽。證明是我們把你從烈燄騰騰的火湖中救起來的。』

『我要先找個律師，現在我暫時還不簽。』上次我落入這種圈套，結果陷在裏面，一連洗了四個月的盤子；我得馬上行動，趕緊去找尋瑪格麗德。

『別傻了。難道你要我把你丢回那個鬼東西裏面去嗎？』

第二個人的聲音說了，『不要丢，伯特。好好跟他說實話好了。』

(伯特？我想到那第一個人的聲音很熟！)『伯特！你在這兒幹什麼？』我童年時的好友，就是一樣對文學有同好的那一位。威爾恩，維爾斯，以及湯姆·史威福德——如果照賚伯所說：『全是垃圾。』

第一個聲音的那個人仔細地望望我。『哎呀，就是教我變成雜種狒狒，我也不敢相信。居然是：臭小子郝更生！』

『而且是活生生的。』

『我注定在這兒永遠受罪了。你可沒變多少。老桿，再重新撒網；這條魚不對。臭小子，你害我們平白損失一筆收費；我們在打撈聖使亞歷山大。』

『聖使什麼來着？』

『亞歷山大。一位祖籍愛爾蘭的聖人決定要降尊下放。他爲什麼不乘「七四七」前來，只有上帝才知道；在火湖邊，我們通常很少會有接運的生意。很可能你已經害我們損失了一個大客戶，就當這位聖使該到的時候，你插進來攪局……你應該賠償我們。』

『那麼就算你欠我的五塊錢好了。』

『好小子，你可眞有記性！不過根據法律，那已經過時無效了。』

『拿地獄這裏的法律全書給我看看。而且，時效的規定也不合；每當我向你討還的時候，你從來沒回答過。所以嘛，這五塊錢，以六分的季息按複利計算，要算……多少年？』

『那個我們稍後再談，臭小子。我現在要好好的恭候那位聖使。』

『伯特。』

『以後再說了，臭小子。』

『你還記得我的本名嗎？就是我家人給我取的名字？』

『咦，我想——亞歷山大！噢，不會吧，臭小子，那是不可能的！想想看，你當年幾乎在那所偏遠的神學院遭受淘汰退學，而那以前你是從羅拉理工學院刷出來的。』他臉上的表情痛苦而又不敢相信的樣子。『人生不會那麼不公平。』

『天意難測，無奇不有。見見聖使亞歷山大吧，伯特。要不要我爲你祈福？來交換該付給你的費用。』

『我們規定現金交易。而且我也不信那一套。』

『我相信，』第二個人說，就是伯特稱他『老桿』的那位，突然插進來說：『而且我也希望你爲我祈福，我以前從來沒得到過一位聖使的祈福。伯特，在遙警監視幕上看不到別的，而且你也知道，幕上當時看到朝這裏來的只有一個拋射體，所以這位一定是聖使亞歷山大。』

『不會的。老桿，我知道此人。如果他成了聖使，我就變成一隻粉紅色的毛猴了——』晴空無雲，突然一聲霹靂。接着伯特站了起來，身上的衣服全鬆垮着像是快要掉下來了。可是他根本不必再穿衣

服，因爲這時他全身都已長滿了粉紅色的毛。

這隻猴子抬起頭憤怒地望着我。『這就算對待老朋友嗎？』

『伯特，可不是我幹的。至少我連想都沒想過。在我周圍，奇蹟就自然發生，我沒有故意去做什麼。』

『藉口。要是我有狂犬病，我一定狠狠咬你一口。』

二十分鐘以後，我們坐進湖前一家酒店的隔間雅座，喝着啤酒在等一位擅長改形易容的名魔術師。我已經告訴他們我爲什麼要來地獄。『……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她。首先我得查看火湖；如果她在那裏面，那就更緊急了。』

『她不在那裏面，』老桿說。

『噢？我希望你能證實。你怎麼知道？』

『從來就沒有人在火湖裏。那全是胡說八道，編造出來嚇唬莊稼人要他們就範，乖乖聽話的謊言。不錯，是有很多的平民拋落到這兒來，過去也有一部分人掉進火湖；可是等到首長下令在這裏由伯特和我駐管的安全守望以後，就再也沒人墜入湖中了。即使掉進火湖對靈魂也毫無損傷……除了嚇昏過去以外。湖是在燃燒着，當然他會被噴射出來，速度比掉進去的還更快。可是他不會受傷。一次火浴反而治好了他敏感的毛病，如果他有的話。

（火湖中沒有人！沒有『在地獄之火中的永恆之苦』——這是大大的意外，一定會震驚『活聖經』巴納比弟兄……還有其他人，他們的股票交易全靠地獄之火的那些人。可是我不是到這兒跟兩個亡魂來討論來世報應說的，我是到這兒來找瑪格的。）『這位你提到的首長，那可是委婉好聽的稱呼，其實指的就是那老傢伙？』

那隻粉猴——伯特——嘰喳地叫着說：『如果你指的是撒旦，就明說吧！』

『他就是我所指的。』

『錯了。亞士美黛先生是本城的市長；撒旦從來不做事。他何必呢？這整個行星都是他的。』

『這是個行星？』

『你也許以爲是個彗星，看看那邊窗外。這個天河中數這個星球最美，而且也是維護最好的。沒有蛇，沒有蟑螂，沒有跳蚤，沒有毒草，沒有稅吏，沒有老鼠，和癌症，更沒有傳教士，這裏只有兩位律師。』

『你說得像是天國。』

『我從來沒到過那裏。你說你剛從那兒來的；那麼你告訴我們吧。』

『噓……天國還好啦，如果你是天使的話。那不是個星球；是個人工造出來的，就像曼哈坦。我不是到這兒來宣傳天國的；我是到這兒來找瑪格的。我應該設法去看看那位亞士美黛先生？還是最好直接去見撒旦？』

那猴子想要噓我，發出像老鼠般的尖叫。老桿搖搖頭。『聖使亞歷山大，你一再使我吃驚。自從我一五八八年來到這裏，管他那是什麼年代，我就從來沒見過這位主人。我從來也沒想過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見到他。連怎麼開始第一步我都不知道。伯特，你怎麼想？』

『我想我需要再喝三罐啤酒。』

『你想往那裏裝？從那陣雷劈了你之後，你連一罐啤酒都喝不下，還想要三罐？』

『別管閒事窮嚕嗦，快叫侍者拿來。』

談話並沒有進一步的結果，因爲我問的每一個問題都又引起更多的問題而毫無答案。那位魔術大師到了，一把抓起伯特架在她的肩上，伯特嘰哩呱啦的在跟她爭費用的事——她要求他全部財產的一半，並且堅持一定要他先用血簽下契約，她才肯使用奇術。而他却要她接受一成，而且要我再負担這一成的半數。

當他們離開以後，老桿說該是爲我找個住處的時候了；他要帶我去附近一家高級旅館。

我說明我身上沒錢。『沒問題，聖使亞歷山大。凡是進到這兒來的人，到達的時候都是一文不名，但是美國運通銀行，花旗銀行的大來信用卡公司，以及大通銀行都在爭取第一次放款的機會，因爲大家都知道誰先簽到一個新入境的移民，就會永遠保住做定他的生意了。全部手續六週辦妥。』

『他們不會賠很多錢嗎？就那樣放出無擔保的貸款？』

『不會。在地獄，誰遲早總會付清的。可別忘記，在這裏賴債的即使死了也逃不掉。所以只要登記住進去，一切簽賬記到房間服務費用，等你跟這三大銀行之一辦妥手續後再一併結賬。』

逍遙雪萊頓就在大廣場上，地府的正對面。老桿帶我走到櫃台；我簽了登記卡，要了個附浴室的單人房。櫃台服務員，一個小小的女鬼，頭上有對可愛的小角，看了我簽的登記卡，睜大了眼睛。『啊，聖使亞歷山大？』

『我是亞歷山大．郝更生。以前曾經有人稱我「聖使亞歷山大」，但是我認爲那個頭銜在這兒並不適用。』

她正忙着翻查訂房登記的名單，並沒聽見我說什麼。『在這兒，聖使——爲您訂的套房。』

『啊？我不需要套房。而且說不定我還付不起。』

『公司請客免費招待，聖使先生。』

第二十五章

所羅門有妃七百，都是公主。還有嬪三百。這些妃嬪誘惑他的心。

列王紀上　十一：三

必死的人豈能比神公義麼。人豈能比造他的主潔淨麼。

約伯記　四：十七

『公司請客?!』怎麼會?在我被抛出亞瑟門以前，誰也不知道我會來這兒。難道聖使彼得有一條熱線直通地獄?還是有暗盤私下跟魔鬼合作?好小子，這種念頭對遠在家鄉主教會人士簡直是莫大的惡意中傷!

說不定更甚，爲什麼?可是我沒有時間去仔細考慮。當班的那個小鬼(小魔?)——用手掌拍了一下櫃台上的喚人鈴，大喊一聲，『前面!』

應聲而來的侍者是個人類，一個非常俊美的少年。我心想他怎麼會那麼年輕就死了，而他又爲了

什麼而進不了天堂。可是事不關已，我也就沒問。我卻注意到一件事：就在他走在前面，帶我去套房的時候，我看到他的外貌和體型，想到菲利浦・摩里斯香烟的廣告，同時又連想到另外一個香烟廣告——『那麼圓潤，那麼帶勁，那麼豐滿。』這位少年有着印度色癡賦詩歌頌的那種豐臀——會不會就因犯了那種罪才使他到了這兒的？

進了套房我也就忘了那回事。

客廳很寬敞，踢足球嫌小，不過打網球夠大了。設備完善不亞於最富有的東方皇宮。角上有個凹室稱做『酒食間』，其中冷食餐點小吃，足夠招待四十位客人，而且還附有幾道熱菜——烤乳豬口中含着蘋果，烤孔雀身上插着羽飾，另外還有別的佳肴。看到這一切簡直就是個一應俱全的酒店——卡奴特國王號客輪上的事務長看了也會讚賞。

我的侍者潘特忙得團團轉，拉開窗帘，調整窗戶，調節室溫，看看毛巾用品是否都已齊備——那些都是侍者特別做來爭取更優厚的小費——我當時就在想拿什麼當小費。有沒有把給侍者的小費簽字加在房間賬單中的辦法？這個嘛，我只好問潘特了。我走出臥房（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在浴室裏找到了潘特。

他正在那兒脫衣服，褲子脫到一半了，光着屁股對着我。我喊說：『喂，小傢伙！不要這樣！謝謝你一番好意……不過男孩子不是我的癖好。』

『那是我的癖好，』潘特回答說，『而且我也不是男孩——』說着就轉過身來面對着我。

潘特沒錯；很明顯地她絕不是男的。

我站在那兒頭低了下來。這個時候，她又把別的衣服也脫光了，丢進一個籃子裏。『哇！』她笑着說。『我好高興脫掉那個猴仔裝！自從在雷達上看到你以後，我就一直穿到現在。怎麼回事，聖使亞力克？你是不是在途中停下來去喝啤酒了？』

『喔……是的。喝了兩三罐啤酒。』

『我是這麼想的。伯特・金賽在守望，對不對？如果那天火湖滿出來，岩漿流到城裏來的時候，

伯特照樣會先停下來喝一罐啤酒才會逃命。說說看，是什麼事讓你看起來那麼煩惱？是不是我說錯話了？』

『嗄，小姐。你是非常美好動人——但是我也沒要過女孩子。』

她靠近我身邊，抬着頭，用手輕柔地撫摸我的臉頰。我的下顎感覺到她的呼吸，鼻子聞到她芳香的氣息。『聖使亞力克，』她輕聲細語地說，『我不是想要誘惑勾引你。噢，我當然隨時願意奉陪；我們所有豪華套房的服務範圍裏都包括一位或者兩三位服務小姐。但是除了愛我還能替你做很多事。』她伸出手去抓起一條浴巾，圍住她的臀部。『我們也是「一級棒」最好的陪浴女郎。請啊，你要我給你搥搥背，敲敲脊椎骨嗎？』她笑靨可掬，解開身上的浴巾往旁邊一拋。『我還是第一流的調酒高手。要不要我給你來一杯丹麥鷄尾酒？』

『誰告訴你的，說我喜歡丹麥鷄尾酒？』

她已經打開酒橱。『我碰到的每一位聖使都喜好。你喜歡這個嗎？』她捧着一件看起來是用淡藍色輕霧織成的睡袍。

『很可愛。你碰過多少位聖使？』

『一位，就是你。不，兩位，但是那一位不喝鷄尾酒。我只是隨便亂蓋的。對不起。』

『我不介意；那可能提供我一點線索。是不是一位丹麥女子告訴你的？一位金髮、身高體型跟你差不多，體重也差不多。她名叫瑪格麗德，或者瑪格，有時也有人稱她瑪姬。』

『不是。關於你的機密是得自電腦打出來的資料，那是在我被奉派給你的時候交給我的。這位瑪姬——是你的朋友？』

『豈止是朋友，就是爲了她我才進入地獄或者說來到地獄。』

『隨你怎麼說都可以。我十分確定從來沒見過你的瑪姬。』

『在這裏找人從何找起？電話簿？人名錄？選民名單？還是另有方式？』

『我也從來沒見到過。地獄並不是很有組織的。除了有些地方感覺到絕對專制以外，全是無法無

天的無政府狀態。』

『你想我可以問撒旦嗎?』

她看起來猶豫不決。『就我所知沒有規定說你不可以寫信給地君，可是也沒有規定他非看不可。我想信會由祕書拆閱；他們不會看也不看就丟到火湖裏去吧。我想他們不會的。』她繼續說，『我們現在就進書房，還是你要上床了?』

『哦，我想我需要洗個澡。』

『那好!我還從來不曾幫過一位聖使洗澡呢!』

『噢，我不需要幫忙，我自己會洗。』

她還是幫我洗了。

她爲我修了指甲，也爲我修了腳指甲，嘖嘖地在嘲笑我的腳趾——『丟臉』是她用的那些字眼中最溫和的。她又爲我修整了頭髮。當我問到刮鬍刀片，她從浴室的壁橱中拿出八九種可以配合不同需要的刮鬍刀。『我推薦你用有三個旋轉刀頭的電動刮鬍刀。可是，如果你信得過我，你就會知道我使用老式的刮鬍刀相當拿手。』

『我就是在找吉利牌刀片。』

『我不知道那個牌子。可是這裏有各種全新的刮鬍刀，可以配用各種不同的刀片。』

『不，我要用的那種是雙面的，不銹鋼做的。』

『維京聖劍牌的，雙面，永久保用?』

『或者也行。噢，找到了!——吉利老牌不銹鋼刀片——買兩包送一包。』

『好了，我來替你刮。』

『不必了，我自己會刮。』

半個鐘頭以後，我倚着枕頭躺在一張皇帝度蜜月才睡得到的床上。我已經吃了一個精美的三明

治，手中拿着一杯丹麥鷄尾睡前酒，身上穿着全新的絲綢睡衣，褐紅兼古金色。潘特脫掉了那件除了幫我洗澡時一直都穿着的淡藍色輕霧般朦朧的睡衣，然後靠在我身旁，自己也拿一杯酒，葛蘭利酒加冰塊，放在她伸手能及的地方。

（我對自己說，『哎，瑪格，這並不是我自己要的。這裏只有這麼一張床。而這又是一張大床，她也沒有貼過來投懷送抱。你不會要我把她一腳踢開吧，會嗎?她是個善良的小女孩；我不願意傷害她的感情。我累了，我要喝了這杯就去睡了。』）

我並沒有睡。潘特絕沒有絲毫的挑逗之心。但是她的確溫順可人。我發現我分了心，一部分專注在潘特能給我的（太多了!），而另一部分在向瑪格解釋：這不是當眞的，我不愛她，我愛的是你，只有你，永遠都只愛你……可是我一直不能入睡，並且——

後來我們都睡着了一會兒。接着我們就一起觀賞幻景（類似電視）節目。潘特說那是限制級的。我從她那兒得知不少我以前從來都沒聽過的事物。結果潘特不但全都聽過，全都知道，而且還能教我。這時我停頓了一下，在心裏對瑪格說：我正在爲我們倆學習這些事物。然後我就全神貫注都放在學習上了。

接着我們又小睡了片刻。

經過好一段時間之後，潘特伸出手來碰碰我的肩膀。『轉過身來，亞哥，讓我看看你的臉。我早就想到了，亞力克，我知道你在苦尋你的愛人；這也就是我爲什麼來這兒的原因：使你稍微好過一點。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我是不會的。她會爲你做的，有沒有什麼我還沒有或者我不能爲你做的?難道她有什麼與衆不同之處麼?指出來，說明白。我要不然就照辦，要不然裝也要裝出來，或者我去爲你找來。求求你，亞哥。你開始在傷害我的專業面子和自尊了。』

『你做的一切實在都很好。』我拍拍她的手。

『我想不通。也許還有很多像我這樣的女子，各有不同的口味，你曾經沉醉在衆香之間嗎?——

巧克力的，香草的，草莓的，十錦水果的。「十錦水果」——嗯……也許你想來一個舊金山三明治？或者別的「所多瑪——蛾摩拉」花樣？我有個柏克來的男友，他並不那麼男性化，他具有美妙逗樂的奇想；我曾經跟他聯手配合過好多次。如果你想看看多人聯合表演的場面，唐尼跟我會照你喜歡的任何方式來表演，而且逍遙宮大飯店的樂隊會伴奏以迎合你的口味。波斯花園，姊妹聯誼聚會，回教的後宮，叢林的鼓聲合着激情的表演，修女院——「修女院」——我告訴過你我死前所做的一切了嗎？』

『我不信你曾經死過。』

『噢，當然死過。我不是個鬼魂裝出來的人，我是人類。你絕不相信從無做人經歷的能夠找到像這樣的工作吧，你相信嗎？一定得從頭到腳全都是人才能眞正取悅同類的人；傳聞女鬼有超凡的性感魅力，只是他們的宣傳吹嘘。我是個修女，從少女一直到死，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教文法和算術，教那些不想學習的小孩子。

『我很快就明白了我的職業並不算是眞正的職業，我當時不知道要如何退出，所以只好繼續做下去了。大約在三十歲的時候，我才發現我的錯誤多麼不幸，實在太可怕了；我的性能力成熟了。就是說我內在的慾望一直在蕩漾，一年比一年更厲害，更難熬。

『最讓我難過的不是受到誘惑，而是沒有誘惑可受——要是有任何機會我一定會抓住。然而就是沒有機會！如果我是個唱詩班的男孩子，聽我懺悔的人也許會用有色的眼光瞄我兩眼——可是事實上，每當我還在向他告解的時候，他甚至打起鼾來。我並不意外；我的那些罪都平淡乏味，連我自己都沒興趣聽。』

『你那些罪都是什麼樣的罪，潘特？』

『一些心中的慾念，大部分我都保留下來而沒有告解。所以未得寬恕，全都進到聖使彼得的電腦中了。瀆神犯罪的通姦。』

『噢？潘特，虧你還眞會想。』

『那並沒有什麼，只是心猿意馬。你也許不會了解一個修女受到多大的限制和束縛。她是基督的新娘，這就約定了終身。所以卽使連想一想性的樂趣，都會使她成爲最邪惡的淫婦。』

『沒那回事，潘特。最近我在天國遇到兩位修女。她們看起來都像熱情活潑的風塵女郎，可是她們還不是都在那兒了。』

『那也沒什麼不合情理。多數修女經常懺悔，得到了寬恕。後來她們通常都死在親人的家裏，就近隨時可以找到告解的敎士。所以她可以獲得臨終前的儀式使所有的罪全都得到了寬恕，就直接送上天國，純潔得像一塊象牙肥皂。

『可是那不是我！』她笑嘻嘻地說。『我正在因罪受罰，在享受這邪惡的每一分的時光。我在一九一八年死時還是處女，在那次流性行大感冒中喪生的。當時人死得太多太快，敎士來不及趕過來爲我美言送入天國。所以我就到了這兒。在我千年實習期終了的時候——』

『等一下！你是在一九一八年死的？』

『是啊。那次西班牙全國流行性感冒。我生在一八七八年，死於一九一八年，剛好是我四十歲生日那天。你願意看我四十歲時的樣子嗎？你知道我可以做得到的。』

『不要了，你現在的樣子很好，很美！』

『我沒有把握。有些男人——這裏有很多戀母情結的男人，大多數在生前一直都沒有機會實現。在我來說是很容易達成他們的心願。我只要引你進入自我催眠，由你自己提供資料和情節。那麼我就看起來和聽起來都完全像你母親。連味道也都像她，一切全像。除此之外，我還能給你那些你母親也許不能給你的。我——』

『潘特，我甚至連喜歡她都談不到！』

『哦。那沒使你在大審判的日子遭遇麻煩？』

『沒有。那不在規定之內。聖經上說人必須敬重父母。沒有一個字提到要愛他們。我敬重她，禮數完整無缺。我桌上擺着她的照片。每個禮拜一封信。她生日的時候一定打一通電話致意。工作許可

時親自去拜望她。聽她那永遠沒完沒了的牢騷和她批評她那些朋友的閒言閒語，從來不頂撞她。替她付醫療住院的費用。送終陪她直到墓地。可是我却沒有哭。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別提我母親！潘特，我剛才問你一個問題，你却岔開了話題。』

『抱歉，亞哥。嗨，你看我找到了什麼！』

『不要又岔開了；在回答我問題的時候，就握在你手裏讓它暖着。你提到過關於你的「千年實習」的事。』

『是啊。』

『可是你又說你在一九一八年死的。最後的大號角是在一九九四年響起的——我知道，因爲當時我在場。那也就是在你死後不過七十六年。我覺得，那個大號角響起的日子彷彿就在幾天以前，最多不過一個月，絕不會再久。我遇到的事看來又像是七年以前。但是那仍然不可能超過九百年，將近一千年那麼久。我不是靈魂或是鬼物，我是活生生的有形體的人。而且我也不是瑪土撒拉（長命九六九歲）。』（他媽的，瑪格麗德跟我分開已經有一千年了?這太不公平了！）

『噢，亞力克，一千年在永恆中算不得什麼了不起的時間；只是一段長時間而已。拿我的情況來說，測驗出我是否有才能和意向從事這個行業，這就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因爲，儘管我性感成熟——而且一直都是如此；幾乎每個客人都會使我發揮所長——就如你所注意到的那樣——我初到此地對性一無所知，什麼都不懂，可是我的確在學，而且終於令馬莉・蒙黛拉給了我高分，並推薦我正式就任永久性的工作。』

『她人在這兒?』

『噢。她在這兒只是客座教授；她在天國中任教是專任永久職的。』

『她在天國教什麼?』

『我不知道。不過不可能是她在這裏教的科目。或者我想應該不是。嗯，亞力克，她是永恆的偉人之一；她一切都可以隨心所欲。可是，這一次是你岔開了話題。我原要告訴你，我不知道我的實習期長達多久，因爲時間的長短完全要看你想要它多長，它就多長。你跟我一起睡在床上多久了?』

『喔，好久了，不過還不太長，我想一定接近午夜了。』

『如果你想它是午夜，那就是午夜了。』

第二天早上，管它是什麼時間，潘特和我在陽台共進早餐，那裏可以俯瞰火湖全景。她穿着瑪格最喜愛的服裝，緊而短的短褲，上身是露背裝，雙峯盈挺欲出。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弄來這些衣服，而且我的褲子和襯衫在夜裏都已經洗乾淨整理得好好的，我的內衣褲和襪子也都洗好了——地獄裏似乎到處都有忙碌的小鬼。再說，就算他們在半夜打從我的臥室中趕過一羣鵜，也可以做得讓我全然不知不覺。

我望着坐在桌子對面的潘特，欣賞她那純眞的女童軍美，鼻間長了幾粒小雀斑；心想多麼奇怪我竟把性愛和罪惡混在一起。性愛當然會牽涉到罪惡——人類一切行爲全都會涉及殘暴和蠻橫。但是單純的性愛本身毫無一點罪惡。我到達這裏的時候，全身疲憊，心慌意亂，愁眉苦臉——潘特使我心情愉快，然後又讓我得到了休息，一直到這個可愛的早晨仍然令我快樂。

但是我的瑪格，我並沒有減少一分要急切找你的心意，反而更爲振奮，更有精神來找你。

瑪格麗德會那樣想嗎?

不過，她似乎從來都沒嫉妒過我。

但是如果她也在度假，一個性愛的假，就像我享樂的這樣，我會怎麼想?這個問題問得好。小子，你最好仔細想一想——因爲鵜肉的調味配料可不同於馬的顏色。

我向湖面望過去，看見烟從湖中升起，火光閃閃照在烟上發亮，……湖的左右兩邊是一片綠色，在陽光中的初夏景色，遠山羣峯覆蓋白雪。『潘特——』

『嗯，亞哥?』

『湖岸離這兒不會超過八分之一哩，可是我怎麼一點硫磺味都聞不到。』

『看看那些旗子被風吹的方向了嗎？從湖四面八方來的風全都朝湖心吹。在那兒上升——剛好托住被拋下湖來的靈魂，減緩了降落的速度——然後又在這個星球的另一端有個冷湖，這個大風柱降入其中，硫化氫跟氧化合而析出硫與水。硫沉入湖底，水則化成氣體而回流。這兩個湖以這種周而復始從無間斷的循環來控制這裏的氣候，有點像月球影響地球氣候的方式，但是比較溫和。』

『我從來都不太熱中自然科學……可是這聽起來不合我在學校學到的自然定律。』

『當然不同。這裏老闆不同。他管理這個星球完全照他的心願來做。』

我本來要回答的話被一陣柔美的鈴聲打斷而全忘了。『要我來接嗎，老爺？』

『當然好，不過你竟然稱我「老爺」？說不定只是整理房間的人。嗯？』

『不會，親愛的亞力克，整理房間的只有在知道我們起身以後才會來。』她起身離去了，很快就回來，手裏拿着一封信。『皇差專送，給你的信，亞哥。』

『我？』我小心翼翼地接過來，打開信封。信封上有浮圖的大印：傳說中的紅色鬼王，有角，有蹄，有尾，手裏拿着一把大叉子，站立在火焰中。底下寫的：

聖使亞歷山大．郝更生
逍遙宮雪萊頓大飯店
地京

敬啓者：

關於閣下申請覲見全惡陛下，撒旦美克拉曲，地獄及屬地之帝君，墮落王座之首，萬謊親王一事，本人樂於通知閣下，全惡陛下要求呈送翔實之畢生回憶錄一份以便審查。決定結果，屆時當另行通知。

謹此補充全惡陛下御囑：凡企圖省略、矇混，或加潤飾妄信以為能夠取悅陛下之詞句，均所不悅。

敬頌

聖安

地王總管　巴力西卜　敬上

我大聲讀給潘特聽。她驚得眼睛直眨，壓低了聲音說。『亞哥，你最好趕快辦吧！』

『我——』那張信紙自己燒成灰了；我把紙灰丟進髒盤子裏。『每次都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這還是第一次看到從頭號老大那兒來的信。也是第一次我聽到有人得到有條件的批准，接受他的覲見。』

『潘特，我並沒有申請覲見，我只在心裏計畫着如何去申請，怎麼就來了這封回函了呢？』

『那麼你就得立刻送進申請書了，否則有尾無頭那是不行的。我會幫忙，亞哥，我來替你打字。』

好幾個鬼魂又在周圍出現了。客廳裏，我看到他們已經擺好兩張桌子。一張是寫字桌，上面擺着幾疊紙和一筒筆；另外一張設備比較複雜講究。潘特就直接過去到那張桌前坐下。『亞哥，看來我仍然是配屬給你的。我現在是你的祕書。最新最好的惠普設備——這會很好玩！除非你自己會打字？』

『我恐怕不會。』

『好吧，那你就用筆先寫下來，我來整理……替你修正拼字和文法——你就一揮而就吧。現在我才知道為什麼選我來做這個工作。不是我那少女的甜笑，亞哥——我的打字。我的同業大部分人都不

會打字。很多人投入歡場，因爲速記和打字太難太煩，她們受不了，我可不是。好啦，開始工作吧；這件工作也許要花好多天，好幾個禮拜。你還要我繼續睡在這兒嗎？』

『你想要離開？』

『亞哥，那要由客人決定。一定要這樣才對。』

『我不要你離開。』（瑪格，務必請你諒解！）

『你那麼說太好了，要不然我會哭出來。而且，一位好祕書應該常在身邊，以防萬一夜裏有什麼事發生。』

『潘特，那是我在神學院時的老笑話。』

『那是在你出生以前早就有了的老笑話，亞哥。我們開始工作吧。』

你可以想像出有那麼個日曆（我並沒有），一頁又一頁地在風中飛走了。這個手稿愈來愈長，但是潘特堅持巴力西卜親王的通知一定要一字不漏地完全照辦。潘特把我寫的東西全都一式打出兩份；一份放在我桌上，另外那份每天夜裏就不見了。又是小鬼。潘特告訴我，我可以認定夜裏不見了的那一份去了地宮，至少會到親王的桌上……所以到目前爲止我所寫的都必然認爲符合規定。

我寫一整天，潘特只要花不到兩個小時就全整理好打了出來。但是我暫時停下來不再那麼辛苦地窮趕了，因爲收到一張手寫的通知：『你工作得太辛苦了，該享樂一下。帶著她去看看戲或出外野餐。別這麼緊張！巴』

這張便條自動燒毀了，所以我知道是真的沒錯。我也樂得照辦，輕鬆一下。但是我不準備敍述撒旦地京充滿罪惡的百態奇景。

終於我寫到現在正在發生的一切，好不容易完成了自傳——我把最後一頁交給了潘特。

在我寫完那末頁最後一行還不到半個小時，鈴又響了；潘特走出去進入大廳，很快又回來了。她抱着我說，『這就告別了，亞哥。我以後再也看不到你了。』

『什麼？』

『就是這樣，亞哥。今天早上得到通知我配屬你的工作到此爲止。我有件事一定得告訴你。你將會發現，你一定會知道的，我曾經每天都對你的一切向上面做了報告。請不要爲此生氣。這是我的職業，我是皇家安全人員。』

『可惡！所有的那些，都是虛情假意，是不是？』

『不，我沒有。請相信我對你的誠摯。還有，當你找到你的瑪格時，請告訴她，她眞好福氣，眞幸運。』

『曼麗・派翠西亞修女，這可又是一個謊言？』

『聖使亞歷山大，我從來沒向你說過謊。我當時不得不保留一些事，直到後來我才能說，只此而已。』她抽回抱着我的雙臂。

『喂！你難道不跟我吻別了嗎？』

『亞力克，如果你眞心想要吻我，你就不會問了。』

我不問了，我吻了她。如果潘特是做作的，她一定是比我想像還要高明的演員。

兩個墮落的大天使在等着要帶我進宮。他們全副武裝，厚盔甲。潘特把我的手稿包好了，告訴我應該隨身帶着。我準備要離開——又突然停了下來。『我的刮鬍刀！』

『摸摸你的口袋，亞哥。』

『哈！怎麼會在這兒的？』

『我知道你不會回到這兒了，亞哥。』

我又再一次證實，跟天使同行，我就能飛了。從我的陽台出去，繞過逍遙宮雪萊頓，越過大廣場，我們就降落在撒旦宮的三樓陽台上。然後經過好幾條走廊，上了一段階梯，階梯太高，爬起來很不舒服。當我絆倒時，陪我的其中一位扶了我一把，然後就一直攙護着我到頂上，可是什麼話也沒說——也從來都沒說過任何話。

宏偉的黃銅門，比那些季貝爾謠還要複雜，打開之後，我就被推進去了。

看見他了。

大廳陰暗，感覺烏煙瘴氣的，武裝的衛士站立兩旁，一個高大的寶座，上面坐着一個鬼帝，至少有兩個人那麼高！一個傳說中那樣的魔鬼，就像日常所見冥王瓶或者鬼香腸罐上的圖樣——有尾，有角，眼睛兇惡，手裏拿着一把大叉當作王杖，那些火盆中射出的光照在他暗紅色的皮膚和光滑的肌肉上，一閃一閃地反射出萬道光芒。我必須要提醒自己，萬謊親王的形貌可以隨他的心意千變萬化；這個樣子可能是來嚇唬我的。

他的聲音洪亮深遠像海上霧警的號聲：『聖使亞歷山大，你可以到我面前來了。』

第二十六章

我與野狗為弟兄，與鴕鳥為同伴。

約伯記 三〇：二九

我開始沿着上達王座的台階往上爬。台階高且深，而我現在又沒天使在旁扶持。無奈只好手腳並用攀爬這些鬼台階。這時撒旦從上面望下來在看我的笑話。四周看不見的地方傳來音樂，死亡之音，似是而非地像是華格納的樂曲。音樂中交織着低於音波的頻率，那種會使狗嗥、馬奔，令人想逃命甚或不想活了的聲音。

台階一直在伸長。

在我一開始上台階的時候，我並沒有數過共有幾階，但是看來大約有三十個台階，不會超過。在我爬了好幾分鐘以後，我才感覺到台階還是原來那麼高。好一個萬謊親王！

所以我就停下來，等在那兒。

當時那個轟隆隆的聲音就說了：『出了差錯了，聖使亞歷山大？』

『沒有，』我回答，『因爲你設計成這樣的。如果你眞要我到達你的面前，你就會關掉那個捉弄人的電路。在這個時候我再拚命想要爬上一個不停倒轉的輪子，簡直是白費力氣。』

『你以爲我對你動了手腳？』

『我知道是你在玩遊戲，玩貓捉老鼠。』

『你存心要出我的醜，當着我手下的面前。』

『不是的，陛下。我那能戲弄你，只有你才能做得到。』

『是嗎？你可明白你站在那兒我就可以把你給毀了嗎？』

『陛下，自從我進入你的王國，我就完全受你管轄。你要我怎麼做？要我繼續再爬你的轉輪嗎？』

『對。』

所以我就照爬了，台階不再變長了，而且台階也變成走起來很舒服的七吋高。幾秒鐘以後，我就到達了跟撒旦相同的高度——那是說他那偶蹄腳下的平面。這就使我跟他靠得太近了。不僅是他樣子可怕——我一定得提起精神來好好站穩——而且他很臭！臭味如同污穢的垃圾桶，腐爛的肉，香貓加臭鼬，硫磺，緊閉房間中爛腸子放出的臭屁——全都有，加起來都還比不上他臭。我在心裏對自己說，亞歷山大·郝更生，如果你被他熏得吐了出來，結果破壞了你跟瑪格團圓的機會——千萬別幹這種事！要克制自己！

『那個櫈子是給你的，』撒旦說。『坐下來吧。』

靠近王座有個沒靠背的櫈子，低得任何人坐了都會自尊全失。但我還是坐了下來。

撒旦拿起我的文稿，那一本商用信紙大小的文件在他的大手中像一疊名片。『我讀過了，不錯。冗長了點，不過我的編輯們會加以精簡——寧願那樣也比過於簡略要來得好。我們需要整理潤飾……由你來做，或者讓鬼來做。也許還是由鬼來做；這個著作，需要比你表現的來得更强烈的激情效果。告訴我，你可曾想過以寫作維生？而不再傳道？』

『我想我沒有那種天才。』

『天才！那是賤！你該看看發行出版的那類貨色，有人就喜歡那種調調。所以你該加强情節。現在不管那個了，我不是找你到這兒來討論你文章的風格與短處，我找你來是有事跟你談。』

我在等。他也在等。過了一會他說，『關於要談的事你難道不好奇？』

『陛下，我當然好奇。不過，如果我過去的奔波還讓我學到有關你的一點教訓，那就是跟你打交道應該極爲小心。』

他咯咯地笑，連整個地基都在動搖。『可憐渺小的人類，你眞的以爲我要做個小買賣，買進你這個骨瘦如柴的靈魂？』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可是我沒浮士德博士那麼精明，也趕不上丹尼爾·韋伯斯特。這才使我不得不提高警覺。』

『噢，算了！我才不要你的靈魂。目前靈魂沒有市場，賣不出去；太多了而且品質每下愈況。我只要花五分錢就可以買到一大把，像買一把蘿蔔一樣。但是我不要，手頭存貨已經太多了。不是那個，聖使亞歷山大，我想要留你爲我工作，用你的專長。』

（我突然嚇了一跳。又有什麼圈套？這其中有詐！可要三思而行！他在打什麼主意？）『你需要個洗盤子的？』

他又咯咯地笑起來，在李氏地震儀上約有四·二級。『不是，不是，聖使亞歷山大，你的老本行——不是你走投無路臨時屈就的零工。我要聘你做我的福音傳播師，聖經大法官。我要你做耶穌的業務，就像你受訓學到的那樣來做。你不必募捐籌款或者托鉢化緣；薪水會很豐厚而工作又很輕鬆。你說好不好？』

『我說你又在存心捉弄我。』

『那樣說就太不夠意思了。不開玩笑，聖使亞歷山大。你可以隨你自己的意思傳道，愛怎麼傳就

怎麼傳，絕無限制。你的頭銜是我的「鬼」牧師兼地獄總主教。你可以在工作之餘——時間長短隨你自願——來拯救亡魂……在這裏多得是。薪水可以商量……而且絕不少於現任的教長亞歷山大六世，一個貪得無饜出了名的靈魂。你不會受到刻薄待遇，我向你保證。好嗎？你怎麼說？』

（誰昏了頭？是魔鬼，還是我？要不然就是我又碰到像前一段時間始終緊追着我不放的霉運？）

『陛下，你還沒有提起我想要的。』

『哦，原來是？每個人都要錢。你身無分文；要是不找個工作，那個豪華的大套房，你就連一天也不能住下去了。』他敲敲那本文稿。『這個也許能夠賺到一點，那要等以後。沒這麼快。我不準備預支給你；說不定到時賣不出去。目前市面上「我曾為魔王之俘」一類的異想狂文已經多得不得了了。』

『陛下，你已經看過我的自傳，你知道我想要的。』

『呃？說出來。』

『你知道。我的愛人。瑪格麗德·斯凡黛·耿德遜。』

他一副詫異的樣子。『關於那個我不是送了一個備忘錄給你嗎？她不在地獄。』

我的感受像是一個病人翹首切盼一直在等切片檢查的結果……萬一聽到壞消息不敢也不願意相信。『你能確定？』

『當然我能。你以為這裏誰在負責？』

（說謊大王，萬謊親王！）『你怎麼能肯定？我聽說這裏沒有誰管理，一個人到了地獄好幾年都沒人知道，就是這樣。』

『如果那是你聽到的情形，你聽到的是錯的。聽着，如果你接受我的聘請，你就請得起有史以來最好的特務，從福爾摩斯一直到胡佛，來為你搜遍地獄。不過你會白花錢，她不在我的轄區內。我正式地告訴你。』

我猶豫了。地獄這麼大，我可以自己永遠找下去，也許仍然找不到瑪格。可是大筆的金錢（我太

清楚了！）會使困難的事變得容易了，完全不可能的事變得只是困難點而已。

然而——我當正道聯合教會總會副會長所做的那些事可能有點卑鄙下流（要達成預算配額不那麼容易），可是身為正式任命的牧師，我可從來沒有因為圖利而為敵工作。我們自古以來的對頭，一個基督教牧師怎麼能夠充當撒旦的牧師？瑪格，我辦不到。

『不行。』

『我沒聽清楚你的話。讓我再把條件加得更優惠一點。接受我的聘請，我就把我最傑出的女特務：曼麗·派翠西亞賜給你。她將永遠屬於你。她是你的奴隸——唯一小小的保留，你不能把她賣掉。不過你如果願意，你可以把她出租。現在你可還有話說？』

『不幹。』

『噢，好啦，好啦！你要一個女人，我給你一個比她更好的。你總不能故意裝着你不滿意潘特，你跟她同居好幾個禮拜。要不要我把你們倆的蕩氣哼聲再放一遍給你聽聽？』

『你簡直是個壞不堪言的下流胚子！』

『嘖，嘖，在我家可不能對我無禮。你知我知，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個女人跟其他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也許除了烹飪方面。我要給你的這個要比你失散的那個略微好一些。一年之後你會感謝我。兩年過後你會奇怪當初為什麼居然會故意挑剔。最好接受下來，聖使亞歷山大；這是你能夠想得到的最好的機會，因為，我鄭重地告訴你，你所要的那個丹麥冰果酒（喻：活屍）不在地獄。你怎麼說？』

『不要！』

撒旦用手指敲着他寶座的扶手，顯得有點氣惱。『那是你最後的回話？』

『是的。』

『如果我給你牧師工作，再外加你那位冰凍女郎？』

『你說過她不在地獄！』

『我可沒說我不知道她在那裏。』

『你能接她回來?』

『先回答我的問題。如果合約包括把她送還給你，你可願意接受這份工作當我的牧師?』

（瑪格，瑪格!）『不。』

他聽了就憤然厲聲說，『士官總長，解散警衞。你跟我來。』

『向左向右——轉!前進——奏樂!』

撒旦下了寶座，轉往座後沒再跟我說話。我得趕快才能跟得上他的巨步。他的寶座後面有個很深的黑地道；眼看他像是離我愈來愈遠了，我就立刻跑起來追了上去。藉着底端洞口的微光看到他的身影很快地縮小了。

接着我差一點就踩到了他的腳後跟，他並沒有像我想像的那麼快離去；他只是在改變自己的形體。要不然就是我在變。他現在跟我的高度幾乎一樣了。就在他到達洞底門口處的時候，我趕緊收住腳停下來，緊靠在他的身後。一點紅火幾乎沒什麼亮光。

撒旦摸到門上的機關，門頂的白色扇形窗開了。他開了門，回過頭來對我說。『進來吧，亞力克。』

我的心跳了起來，一時連氣也透不過來。『傑利!傑利·法未司!』

第二十七章

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傳道書 一：十八

約伯開口說：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

約伯記 三：二—三

我的眼睛模糊不清，我的頭開始暈轉，我的雙膝發軟。傑利就厲聲說，『嗨，不要那個樣子!』——攔腰一把抓住我，把我拖了進去，『砰』一聲關上了門。

他扶着我站穩了，然後搖搖我，再拍拍我的臉。我搖搖頭才透過一口氣來。我聽到凱蒂的聲音：『我們把他扶進去找個地方讓他躺下來。』

我的眼睛恢復了視力。『我沒事。只是那一下全身不舒服，感覺怪怪的。』我四周看看。我們是在法未司家的大廳中。

『你昏過去了，就是這麼回事。也難怪，你是受到驚嚇。到我們家康樂室坐坐吧。』

『好的。嗨，凱蒂。哇，眞好又看到你了。』

『也高興看到你啊，親愛的。』她走近我身邊，抱着親我。我又再度體會出，儘管瑪格是我的一切，凱蒂也是我愛的另外一種女人。此外還有潘特。瑪格，我希望你已經有機會見過潘特了。(瑪格！)

家庭康樂大廳似乎是光禿禿地——家具不全，沒有窗，也沒有壁爐。傑利說了，『凱蒂，給我們來個雷明頓二號景，好不好？我來開飲料。』

『好的，親愛的。』

他們倆在忙着的時候，雪碧突然衝了進來，雙臂摟住了我（差一點就把我撞倒了，這孩子頗有份量）就親，一個激情的熱吻，跟凱蒂那種歡迎和祝福式的吻不同。『賈拉漢先生，你眞了不起！我全都看到了，你跟潘特在一起的那些。她也認爲你了不起。』

左邊的牆壁變成一面可以望到山景的窗子，對面的牆現在有了用原野石塊砌成的壁爐，爐火熊熊，正如我上次看到的一樣。天花板現在很低；家具、地板，一應俱全，全都跟我記憶中的『雷明頓二號』一模一樣。凱蒂的眼光從控制裝置那邊轉了過來。『雪碧，別再纏他了，寶貝。亞力克，坐下來。休息一下。』

『好的。』我就坐了下來。『呃……這裏是德克薩斯嗎？還是地獄？』

『看各人怎麼想，』傑利說。

『有區別嗎？』雪碧接着問。

『很難說，』凱蒂回答。『現在不必去擔心那個，亞力克。我也都看到了，而我的看法也跟這幾個丫頭一樣。我爲你感到驕傲。』

『他是個難纏的傢伙，』傑利插了一句。『我一點都沒能改變他。亞力克，你這個頑固的方頭移民。我賭你輸了三次。』飲料在我們面前都出現了。傑利舉杯。『那麼這杯敬你。』

『敬亞力克！』

『好！』

『這杯敬我自己，』我應和着，就喝下一大口傑克丹尼酒。『傑利，你眞的是——？』

他咧着嘴向我做了個鬼臉。那身特製的牧場裝慢慢地不見了，西部大皮靴一變而露出偶蹄的腳，他的髮中伸出角來，他的肌肉厚實，血紅色的皮膚油光發亮；他的下身挺出個大得出奇的生殖器向天怒發。

凱蒂柔和地說，『我想你已經使他相信了，親愛的，而且這也不是你最漂亮的扮相。』很快地那個鬼相消失了，而那位也是典型的德州百萬富豪又重現了。『這樣才好，』雪碧說。『爸，你爲什麼要用那個陳腐的老樣子？』

『那只是强烈的象徵。而我現在身上的穿著在這裏才算合宜。你也應該穿著德州的服裝。』

『我一定要嗎？我想潘特早已經讓賈拉漢先生習慣肌膚的肉感了。』

『是她的肌膚，不是你的。快去穿，要不然我就把你炸了當午餐。』

『爸，你假正經。』雪碧坐在椅子上一動也沒動過，身上就變出露背裝配着一條藍色的牛仔褲。

『我做少女做厭了，我想沒有理由再無聊地假裝下去。聖使亞力克知道他被愚弄了。』

『雪碧，你話說得太多了。』

『親愛的，她也許是對的，』凱蒂和緩地插了一句話。

傑利搖搖頭。我嘆了口氣就說出我要講的話。『是啊，傑利，我知道我受到愚弄。被那些我認爲是我朋友的傢伙，也是瑪格的朋友。你一直就在這幕後的？那麼我又算是誰了？約伯嗎？』

『也是也不是。』

『那是什麼意思……陛下？』

『亞力克，你不必那樣叫我。我們過去結交成爲朋友。我希望我們永遠都是朋友。』

『我們怎能做朋友？如果我是約伯。陛下……我妻子在那裏？』

『亞力克，我希望我能知道。你的回憶錄給了我一些線索，而我也在追查。可是到目前我還是不

知道。你必須要有耐性。』

『啊……去他的，我才不要忍耐！什麼線索？放了讓你追！難道你看不出我就快發瘋了？』

『看不出，因爲你不會。我嚴厲地逼問過你，我已經逼你到了極限而你仍然不屈。你瘋不了的。可是你沒有能力幫我找她，尤其是此刻。亞力克，你一定得記住你是人……而我不是。我有你想像不到的能力。我也有我的限制，那也是你想像不到的。所以你要靜下來別說話，先聽我說。

『我是你的朋友。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請便離開我家，去自謀生活。湖邊可以找到很多工作——如果你受得了硫磺的臭味。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找瑪格。我並沒有虧欠你們兩個，因爲你們受的苦難都不是我在幕後造成的。』

『哦……我很想相信你。』

『也許你會相信凱蒂。』

凱蒂說了，『亞力克，老鬼對你說的全是眞心話。他並沒有謀害你們。親愛的，你可曾爲一隻受傷的狗裹好了紗布繃帶……結果這可憐的小畜牲，由於完全無知，竟然把繃帶咬掉而使自己的傷害反而更爲嚴重了？』

『喔，是啊。』（我那隻叫白朗尼的小狗。我十二歲時，白朗尼死了。）

『不要像那隻可憐的狗。相信傑利，如果要他幫你，他就得做很多你不能理解或者不能諒解的事。你想要指揮一位腦科醫師？還是硬來催他？』

我歉疚地笑笑，伸出手去拍拍她的手。『我會好好聽話，凱蒂。我會儘量去做。』

『是的，一定要儘量去做，爲了瑪格。』

『我會的。啊，傑利——既然明白了我只是人，不可能每樣事都懂，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切呢？』

『好的。我從那兒開始？』

『哦，當我問到你我是不是約伯，你當時說「也是也不是」。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確實算得上另外一個約伯。對原來那位約伯，我承認，我是折磨他的惡棍之一。可是這一次，我不是。

『我並不欣賞用那種方式來整約伯。我也不贊成我的兄長耶和華常常用手段讓我替祂做事的方式——遠從始母夏娃開始——還有在那以前，用些我說不出來的方法。而且，每賭必輸，我總是做傻瓜……我對這個缺點也覺得很沒面子。』

傑利望着爐火沉思。『夏娃是個美女。就在我一眼看到她的時候，我就知道耶和華終於創造出一個堪稱藝術的傑作。後來我發現那個設計大都是模倣抄來的。』

『嗄？可是——』

『老弟，別打岔。你大多數的錯誤——我這位兄長極力鼓吹的——來自信心，以爲你們的上帝是獨一無二的，是全能的。事實上，我的兄長——當然我也一樣——祂在總司令的編制表中只不過是個班長。而且，我必須補充說明，那位我認爲是總司令，董事長，最高權威的大佬，祂只不過是更高權威的小兵，而那個更高的權威不是我能了解的。

『每個神祕的背後，都還有別的神祕。一層又一層，永無窮盡。可是你並不需要知道最後的答案——假如眞有的話——我也不必。你想要知道的是你的遭遇……和瑪格麗德所遭遇的事。耶和華又來找我，提議再來個像上次我們拿約伯所做的同樣的打賭。祂說祂有個信徒甚至比約伯還頑强。我回絕了祂。那次爲約伯的打賭並不好玩。結果還沒出來以前，我早就厭倦了，不願意再去打擊那個可憐的笨蛋，所以這次我就告訴我的兄長到別處去耍祂那花樣。

『後來直到我看到你跟瑪格，拖着沉重的腳步沿着四十號州際公路在長途跋涉的時候，光着身子像兩隻小貓那樣茫然無助，我才想到耶和華另外找到別的傻瓜來捉弄了。所以我才接你到這兒來，讓你在這兒住一兩個禮拜或者再多幾天——』

『什麼？我們只不過待了一夜而已。』

『別咬文嚼字。時間絕對夠使你們乾得扭不出水來了，然後才送你們繼續上路……這又可以多得

到一些應付逆境的暗示和訣竅，是啊，不過事實上你自己應付得很好。你很頑强，亞力克。因此我就追查你母親，果然，她當年就很頑强；才能跟你那位溫文爾雅的父親生出一個能夠適應生存的傢伙。所以我就放手不管你了。

『我接到通知說你要來這兒，我的密探到處都有。我兄長身邊的工作人員，有一半都是反間。』

『聖使彼得？』

『呃？不，彼得不是。他是個老好人，在天上和人間算是最完美的基督教徒。當年三次不認主，不過從那以後就一直在補償。跟他的主子：聖父，聖子，聖靈三方面都處得水乳交融。我喜歡彼得。如果那天他跟我兄長鬧意見決裂了，這兒隨時會有工作給他。

『接着你就在地獄出現了。你還記得我曾經給你的邀請是關於地獄的嗎？』

（『——來找我。我答應你那種地獄熱的款待。』）

『是啊！』

『我給你了嗎？可要小心回答；潘特正在聽着。』

『她現在沒聽，』凱蒂一口否認了。『潘特是位淑女，不像一般人。親愛的，我可以長話短說。亞力克想要知道的是爲什麼他會受到虐待，他怎樣被虐待的，他現在又能做些什麼來解決。意思是說瑪格。亞力克，原因很簡單；你被選中的原因就跟一頭蠻牛被選中送進鬥牛場是一樣的，結果被撕成碎片；因爲耶和華認爲你會贏。怎麼受虐待也是同樣的簡單。當你認爲自己得了妄想狂，那你是猜對了。妄想狂並不是發瘋；他們的確在合謀對付你。每次眼看你就要得到答案的時候，那個世變的花招又使出來了。那一百萬美金，小小的花招，那筆錢出現而只存在了一段時間，剛好讓你困惑。我想除了你能做什麼的問題，這就說明了一切。至於你能做什麼，也是唯一你能做的，只有信任傑利。他也可能失敗——非常危險——可是他會盡力去做。』

我望着凱蒂，心裏對她更爲敬重，也有點心驚胆顫。她已經說出了一些我從來沒向傑利提過的事情。『凱蒂，你是人類嗎？還是，嗯，淪入地獄的君王或者什麼的？』

她咯咯地笑了起來。『第一次有人這樣猜想。我是人，十分道地的人，亞力克，我的好兄弟。而且你對我並不陌生；你知道很多關於我的事。』

『我知道？』

『回想以前。早在拿撒勒的約書亞誕生一千四百四十六年以前的那年四月。』

『我這樣就能夠聯想起來嗎？很抱歉。我一時還想不出來。』

『那麼再這樣想好了：剛好在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四十年之後。』

『攻取迦南。』

『噢，眞是！想想約書亞記，第二章。我的名字叫什麼？我幹什麼行業？我是母親，妻子，婢女？』

（聖經中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是她？我在跟她談話？）『啊……喇合？』

『耶利哥的那位花娘，那就是我。我在家裏隱藏了約書亞將軍的探子……因此也救了我的父母、兄弟、姊妹逃過大屠殺的浩刼。現在告訴我：我可是「駐顏有術」？』

雪碧在一旁偷笑。『說啊。我說你不敢。』

『哇，凱蒂，你的確駐顏有術！過了三千多年，大約有三千四百年了。幾乎毫無皺紋。眞的，不多。』

『不多？沒早飯給你吃了，你這個年輕人！』

『凱蒂，你很美。你是知道的。你跟瑪格麗德一樣美，不分軒輊。』

『你曾經仔細看過我嗎？』雪碧不服氣了。『我也有很多情人。再怎麼說，我媽已經超過四千歲了。老魔婆。』

『不對，雪碧，紅海分開是在公元前一四九一年，把那個再加到公元後一九九四年的升天日。另外再加七年——』

『亞力克。』

『嗯，傑利？』

『雪碧是對的。你只是沒察覺到，善惡大決戰與天國中的大戰，兩者之間的太平盛世一千年已經過了一半。我的兄長，戴着耶穌的帽子，此刻正在人世統治着地上一統的王國。而在這一千年中，我被大鍊子捆綁住，扔進了無底的坑中。』

『你看起來不像是被大鍊子綁在這兒走不開的樣子。我可以再來一杯傑克丹尼酒嗎？—把我搞糊塗了。』

『我被綁得足夠達到祂的目的了；我已經停止往返人間，也不能在那兒來去走動了。耶和華在毀滅人世以前，有一段短時間可以全權掌握，暢所欲爲。我不會去攪和祂的遊戲。』傑利聳了聳肩。

『我回絕了祂，不去參加善惡大決戰——我明白告訴祂說，祂自已家裏已經有足夠的土生土長的惡棍來打那場大戰了。亞力克，根據我兄長寫的聖經，我總是應該要奮戰，像哈佛一樣，而到後來一定要輸。這已經使我惡名昭彰。祂又安排好要我在這一千年後再栽一次，好符合祂的預言。那個「天上大戰」就是祂在那個所謂什麼「啓示錄」裏預言要發生的。到時候我不會去的。我已經告訴了我的天使們，他們如果想去，可以組織一支外籍鬼士義勇軍前往，可是我會置身事外。一場戰爭，在開戰的號角還沒響，早在好幾千年以前，就先注定了結果，那打起來還有什麼意思？』

他說話的時候一直在注意看着我。他突然停了下來。『現在是什麼使你心煩？』

『傑利，如果從我和瑪格麗德失散到現在已經有五百年了，那不是全沒希望了嗎，是不是？』

『嘿！你這混小子，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不懂的事你就別去想嗎？如果事情毫無希望，我還會努力不懈地去做嗎？』

凱蒂說，『傑利，我剛把亞力克安撫得定下心來……你又把他弄得心慌意亂了。』

『怪我不好。』

『你不是有意的。亞力克，傑利太直，不過他是對的。在你，如果單獨行動，找人當然是毫無希望。可是有傑利幫你，你就可能找到她。不是完全確定，只是有希望值得努力一試。但是時間無關緊

要，五百年也好，還是五秒鐘。你不必一定要明白。可是你務必要相信。』

『好的，我一定會。因爲別的全無希望，一點都沒有。』

『可是現在有了希望；現在你要做的一切就是要有耐心。』

『我會盡力。可是我想瑪格跟我再也不會在堪薩斯擁有自已的冷飲午餐小店了。』

『爲什麼不會？』傑利問了。

『五百年了？他們甚至於連說話都跟以前不一樣了。再也沒有人認得出熱糖聖代，知道不是咖哩燒的山羊肉。風俗習慣會變。』

『那你可以重新發明熱糖聖代而大撈一筆。不要悲觀老往壞處想，老弟。』

『你現在要不要就來一客？』雪碧問。

『我想他正在喝傑克丹尼酒，最好不要混在一起。』傑利提出他的意見。

『所以還是不要。老弟，哭着喝淚酒已經夠糟了；淚灑熱糖聖代那太倒胃口了。』

『多謝了，雪碧……我怕我的眼淚會掉進裏面去。我會想到瑪格。』

『我是繼續把我年輕時的故事說完呢，還是沒人要聽了？』

我說，『凱蒂，我在聽。你跟約書亞達成了一項交易。』

『跟他的探子談定的。我敬愛的亞力克，對任何我想要他們敬愛我的人——我是說：你——我需解釋一件事。有些知道我是誰的人——甚至有更多不知道我的人——把花娘喇合歸類成奸細 、賣國賊，戰時叛國，出賣同胞，那一類的罪名。我——』

『我從來沒這樣想過，凱蒂。耶和華早已天定耶利哥城會失陷。既然事已天定，你就無法改變。你所做的只是救你的父母和那幾個小孩。』

『是的，不過另外還有別的，亞力克。愛國是很晚才有的思想和觀念。而在當時，在迦南，個人除了對家庭的忠心，就全是對某一個酋長或族長的忠心——那種酋長通常是戰勝的勇士而自封爲「王」的人。但一個妓女並沒有——當時並沒有——那種忠貞。』

『原來？凱蒂，儘管我在神學院讀了那麼多書，我對當年生活實況，完全沒有眞正明確的觀念和了解。我一直都用眼前堪薩斯城的現實來看、來想一切事物。』

『沒有太大的不同。在當時當地的一個妓女，要不就是個廟妓，要不就是奴隸，或者自營的私人包商。我是個自由業的婦女。 噢，是啊，妓女不鬥廟堂，她們那能？ 國王的官員來了，他要免費玩樂，免費吃喝；還有官府的巡邏警察，各類政客也是一樣。亞力克，我告訴你眞話；我自陪的身體比賣的要多——結果最後還外賞個黑眼圈。所以，我對耶利哥城全無効忠的感情；猶太人並不比他們殘酷，反而乾淨很多！』

『凱蒂，我不知道有那個基督教徒認爲喇合不好的。可是很久以來我就一直想知道她的——你的——故事中的一個細節。你家住在城牆上？』

『是啊。住家是不方便——提水上去要爬那麼多台階——不過做生意方便，而且房租低廉。就是因爲這個事實，我住在城牆上，我才能夠救約書亞將軍的密探。用一根晒衣服的繩子；他們從窗子出去的。我晒衣服用的繩子後來也沒收回來。』

『那個城牆有多高？』

『嗯？天哪，我不知道。很高。』

『二十個腕尺？』

『是嗎，傑利？』

『我當時在那兒。業務上的興趣。首先使用神經戰再配合音響武器。』

『我之所以要問高度，凱蒂，是因爲聖經中說你把全家人都集合在你屋裏，在整個攻城戰鬥中都住在那裏。』

『我們的確是住在那裏，七個可怕的日子。我跟以色列間諜的合約上要求這樣做的。我家只有兩個小房間，容不下三個大人和七個小孩。我們的食物吃光了，我們也沒水喝，小孩直哭，我父親就抱怨了。他很高興地收下我賺來的錢；有七個孩子要養活，他是需要錢。但是他憤恨被迫要住在我接

客的同一個屋簷下，而且尤其是深惡痛絕不願用我的床、我的工作台。可是床他還是照睡，我睡地板。』

『後來城坍了牆倒下來的時候，你們全家人都在屋裏。』

『是啊，當然。在他們來營救我們，和那兩個間諜以前，我們不敢離開。我家窗上掛了紅色的繩子作爲標誌。』

『凱蒂，你家在城上，三十呎高。聖經上說城牆全倒平攤在地上了。有沒有人受傷？』

她看來有點吃驚。『咦，沒有啊。』

『房子沒塌嗎？』

『沒有。亞力克，時間太久了。可是我還記得那大號角，那個大呼喚，接着大地震中城牆就倒下去了。但是我的房子毫無損壞。』

『聖使亞力克！』

『噓，傑利？』

『你應該知道；你是位聖使。神蹟啊。如果耶和華沒有一直在左右隨時施展神蹟，以色列就永遠不可能征服迦南人了。在這兒這羣衣衫襤褸的窮苦移民進入了一個有城牆都市的富國——而他們就從沒打過敗仗，全是神蹟。問迦南人看看。假如你還能找到一個的話。我的兄長很習慣地就把他們都用劍解決掉了，除了少數的幾個情況，碰到年輕漂亮的就救起來收納爲奴。』

『可是那是應許的國土，傑利，而他們是祂的選民啊。』

『他們的確是選民。當然被耶和華選中並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對你的聖經夠熟嗎？熟得知道有好多次祂言行不一而否定了自己？我的兄長有點不成熟，不夠穩重。』

我喝傑克丹尼過多，又受了那麼多驚嚇。可是傑利無意的瀆神狂言觸怒了我。『天主耶和華是公義的神！』

『你從來沒跟祂玩過彈珠。亞力克，「公義」不是天國中的觀念；而是人類的錯覺或者一廂情願

的想法。猶太——基督教的教義和精神就是不公平，羔羊替罪制度。舊約聖經裏，羔羊替罪的事層出不窮，然後到新約中，羔羊替罪又以殉道救世主的構想而達到了最高潮。如果把自己的罪推到別人身上要他替你承担，那麼公義還怎麼能夠伸張呢？無論是一隻羔羊在祭禮中被割斷了喉嚨，還是救世主被釘在十字架上「爲你的罪而死」。應該有人來告訴耶和華所有的信徒，猶太教的和基督教的：天下絕沒有白吃的午餐。

『或者說也許有，剛好在死前的一刹那進入了那種恍惚入神稱做「蒙神恩寵」的境界，或者不在臨死前，而是剛好在大號角響起的時候，那就保你進入天國。對嗎？你就是那樣進入天國的。不是嗎？』

『沒錯。我幸運碰上了。因爲在那以前，我已經檢討出一連串的罪。』

『一生爲惡而在臨死前最後五分鐘完美而得主恩寵就進了天國。而另外一個人一生爲善，而在最後呼喊主名未應——接着心臟病突發，那就注定他入地獄接受永罰。法制是不是這樣的？』

我回答得很牽强，『如果你逐字細讀聖經，那正是神的法則。但是天主行事神祕——』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神祕可言，兄弟，我了解祂太久太深了。這是祂的世界，祂的法則，祂的行事。祂的法則明確，誰都能遵行而得到報償。可是說「公義」就不見得了。祂對你跟瑪格所做的，你認爲如何？公義嗎？』

我深深地吸了口氣，『我自從大審判日就一直在想弄明白……而傑克丹尼酒現在沒有什麼幫助了。不是，我想那不是我入教時所想的。』

『啊，可是。』

『怎麼會？』

『我的兄長耶和華，戴着祂的耶穌面具，說：「所以你要這樣祈禱：」開始，祈禱啊。』

『我們在天上的父，奉祢的名爲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

『停！就停在那兒。「願祢的旨意行在——」沒有那個自認是「神的奴隸」的回教徒會經更樂意地接受過的。在那個主禱文裏，你請求祂來做祂最糟的事。十足的被虐狂。那就是對約伯的考驗，老弟。約伯每天受盡種種虐待，一連好多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在那兒，是我幹的——而我那位親愛的兄長却站在一旁讓我去做。由我嗎？是祂促使我，是祂默許我做的，祂是從犯。

『現在輪到你了。你的神向你下手了。你會咒駡祂嗎？還是你會像一隻被打傷的狗，再搖着尾巴回到祂身邊？』

第二十八章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馬太福音 七：七

因爲一件突發的事，我就不必再囘答那個無法作答的問題——我眞高興！我想每個人有時難免會懷疑上帝的公義。我承認最近我已經感到很煩惱。我曾經一再地提醒自己：神的旨意和做法跟人不同，我是無法了解天主的意向。

但是我又不能把我心中的疑惑說出來，尤其是當着天主的永恆死對頭更不能提。更令我難過的是撒旦選這個時刻現出我唯一朋友的形象和聲音。

跟魔鬼爭辯最好的結果也是毫無益處。

剛才打斷我們談話的倒是塵世間的東西：電話的鈴聲。意外的干擾？我想撒旦不會容許『意外』吧。果然，我再也不必去囘答那個無法作答的問題了。

凱蒂說，『要我接嗎，親愛的？』

『拜託。』

一個電話聽筒就在凱蒂的手中出現。『撒旦辦公室，我是喇合。請再說一遍，我會問明白。』她望了望傑利。

『我來接。』傑利不用電話機就通話了。『我就是。不行，我說不行，不，去他的！那個交給亞士美黛辦。下次電話由我來接。』他爲了得力助手難找而在嘟囔着，接着就說話了，『我就是。是的，老總！』然後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說話。後來他才說，『馬上來，老總。謝謝您。』

傑利站起身來。『很抱歉，亞力克。我有事要辦。我說不定什麼時候能囘來。就儘可能把這段等候看成度假吧……這裏就當你自己家好了。凱蒂，照顧他。雪碧，逗着讓他開心。』傑利就不見了。

『我可要讓他開心大樂！』雪碧站起來，走到我面前，握着雙手，她的西部裝全都消失了。她笑嘻嘻的。

凱蒂溫和地說，『雪碧，別那樣。快多穿點衣服，要不我就把你送囘家。』

『殺風景。』雪碧現出一身比基尼。『我計畫要讓聖使亞力克忘記那個丹麥蕩婦。』

『你要賭什麼，乖女兒？我跟潘特談過。』

『喔？那麼潘特說什麼？』

『瑪格麗德會做菜。』

雪碧看來頗爲厭惡的樣子。『一個女孩臥病在床五十年，始終苦讀不懈。另有那麼一個懶散好玩的女孩，她却會燒鷄做點心。那不公平。』

我決意要改變話題。『你變換衣服的那些幻術太妙了。你現在是學成結業的正式巫師了？』她沒有馬上囘答，雪碧反而瞄瞄凱蒂，於是凱蒂就對她說：『全都抖出來。儘管說吧。』

『好的，聖使亞力克。我不是巫師，巫術全是胡說八道。你知道聖經中有那一節說不可容那些行邪術的女人存活嗎？』

『出埃及記二十二章十八節。』

『就是那段。古希伯來文譯成女巫的實際上原來的字義是下毒的人。』不要再讓一個下毒的人繼續呼吸，突然讓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主意。可是我心想不知道有多少沒有朋友的老婦人都因爲一個差勁的翻譯被就吊死或者用火燒死。

（這難道會是眞的嗎？那麼我早就養成相信『每個字都是神的話』的觀念又如何呢？當然『女巫』這個字是英文，而不是原來的希伯來文……但欽譯聖經是有神支持承認的——所以欽譯聖經（只有這個版本）才能逐字取義。不過——不對！雪碧一定錯了。慈悲的天主不會讓成千上萬的良民因爲一個字的錯譯而被拷打致死，因爲祂很容易就把那個錯誤改正過來。）

『所以那天晚上你並沒有參加午夜巫會。那你做什麼呢？』

『不是你所想的；以色列（雅各）跟我還沒那麼親密。是好朋友，沒錯；親密的朋友，還談不上。』

『以色列（雅各）？我還以爲他在天國。』

『那是他的敎父。喇叭手。這個以色列連一個音節都吹不出來。不過他的確要我告訴你，如果後來還有機會見到你的話，他說他眞的並不是他裝出來名叫「洛茲克・賴曼・柯佛遜」的小疙瘩。』

『我很高興聽到。他果眞演得很好，刻畫出一個極爲可憎令人難以忍受的年輕人。我當時就想不通，凱蒂跟傑利的女兒——說不定只是凱蒂的——怎麼會這麼沒氣質，居然挑個這麼粗俗痲木的小子做朋友。當然不是以色列，而是他演的那個角色。』

『噢。最好把那個也改正過來。凱蒂，我們之間是什麼關係？』

『我想就算達爾文也無法找到任何遺傳關係，親愛的。不過我對你完全滿意，感到驕傲，就好像你眞是我的親生女一樣。』

『謝謝你，媽媽！』

『可是我們大家都有關係。』我不以爲然，『由於我們的始母夏娃。因爲凱蒂是當以色列人的子民還在曠野流浪時出生的，從夏娃到凱蒂大約有八十個人出生。根據你的生日，用簡單的算術計算，我們就可以做個相當精確的推測，說出你們的血緣有多接近。』

『噢，噢！又來了。聖使亞力克，凱蒂媽媽是夏娃的後代；我可不是。不同種，我是個小鬼。一個惡魔，如果你一定要講究用詞。』

她又把衣服隱去了，搖身一變。『看到了吧？』

我就說，『說說看！你不就是我到達地獄那晚，在逍遙宮雪萊頓大飯店管櫃台的嗎？』

『我當然是。你能記得我的原形，令我感到又得意又安慰。』她又變回人形，又穿了一件小比基尼泳裝。『我在那兒因爲我一眼就能認出你來。爸不願意有任何差錯發生。』

凱蒂站了起來。『我們到外面繼續談，飯前我想跳個水，小游一會兒。』

『我在忙着勾引聖使亞力克。』

『做夢。到外邊再繼續吧。』

外面是個可愛的德州下午，地上映着長長的蔭影。『凱蒂，請給我一個坦白的回答。這是地獄？還是德州？』

『都是。』

『我收回我的問題。』

我一定把我心中的不悅在說話的聲音中洩漏了出來，因爲她回過身來，把手放在我的胸前。『亞力克，我不是開玩笑。好幾百年以來，撒旦一直在地上到處設了不少落腳的住處。每一處他都有一定的人形面貌在那兒活動，算是前線。在善惡大決戰之後，當他兄長決定留在世間爲王一千年，他就沒再去世間了。可是這些住處都是屬於他的家，所以他就把這些住處移回來了。你懂了嗎？』

『我想我懂了，大概就像頭母牛懂了微積分那樣。』

『我並不懂他用的機巧，那是神的水準。但是你跟瑪格在受折磨那段時期中所遭遇的那麼多次的世界突變：每次的改變程度有多深？你想每次整個星球到處都變了嗎？』

眞實性的問題又在我心頭翻攪。自從那麼多次世界突變最後一次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想到它。『

凱蒂，我不知道！我每次總是在忙着求生。等一等。每次突變的確遍及全球，並且改動了約一百年的歷史。因爲每次我總是會查對歷史，儘量多的記憶。文化也變了，甚至於整個社會。』

『每次突變只到你眼前爲止，亞力克，不是對別人，只有你——你們兩個——才會感覺到。你並沒有查對歷史；你查對的是歷史書。至少這就是陸西浮（撒旦）會玩的手法，如果這個騙局由他來安排的話。』

『啊，凱蒂——你可曾想到修改、重寫，印刷整套百科全書要花多長的時間嗎？所以我才常查對百科全書。』

『可是，亞力克，你已經聽我們告訴過你，在神這個階層，時間一向不成問題，空間也沒問題。要想怎樣騙你，就怎樣騙你。但是僅此而已，絕不多用。這就是神這個階層技藝的節約原則。儘管我自己做不到，還沒上段，我可看多了。一位高明的形貌藝術家在創造它的效果時絕不多做一點不必要的事。』

喇合在游泳池邊坐了下來，兩腳在池中划水。『過來坐在我身邊。想一想那個宇宙起源「大轟爆」的邊緣。在那個盡頭，銀河的紅色光度到達了全值，那就是宇宙的擴張速度等於光速——過了那個極限又是什麼呢？』

我回答得相當牽强，『凱蒂，你空想出來的問題沒有意義。我一直隨時都在留意，多多少少有那麼一點，像「大轟爆」和「擴張中的宇宙」這一類的妙想，因爲一個傳道人一定要隨時熟知這一類的學說，才能反駁他們。你提到的兩點暗含着的時間長度不可能——不可能的原因是這個世界是大約在六千年前創造的，說「大約」是因爲創造天地的正確日期難以確定，另外又因我無法確定現在的日期。但是大約六千年——不是好幾十億年，或者像「大轟爆」學者需要認定的那麼久遠。』

『亞力克……你們的宇宙約有兩百三十億年之久。』

我剛想要頂回去，又閉住了口。我不會一口駁倒我的女主人。

她接着說，『你們的世界是在主前四千零四年創造的。』

我一直盯着水面，過了好久才見雪碧鑽出水來。她打水潑我們。

『怎麼樣，亞力克？』

『你讓我沒話好說了。』

『不過你要注意我剛才說的。我並沒有說這個世界是在兩百三十億年以前創造的；我說那是它的年齡。用老的再造出來的。造出來之後，地裏留有化石古物，月球上滿是坑坑洞洞，這都說明了年歲久遠。那樣來創造，是因爲耶和華覺得好玩。那些科學家中有一位曾說，「上帝不拿宇宙來當骰子玩。」很不幸，那不是眞的。耶和華對宇宙玩假骰子……來欺騙祂創造的萬物。』

『祂爲什麼要那麼做？』

『陸西浮說那是因爲祂是個差勁的藝術家，是那種常常拿不定主意改來改去的，把畫布上的顏料一再刮掉的畫家。而且是個惡作劇的傢伙。可是我眞還不夠格發表意見；還沒到那個階層。而陸西浮又對他的兄長有成見，我想那是顯而易見的。你還沒有對那最大的奇蹟發表你的看法。』

『也許我一時忘記，疏漏了。』

『不是，我認爲你是基於禮貌。一個老妓女怎麼可能談論宇宙起源論、宇宙終極目標論、來世論，以及那些源出希臘文的長字；那才是最大的奇事，不是嗎？』

『哦，甜喇合，我只是當時在忙着數你的皺紋。所以我沒——』

這一下子我就被推進水中。我冒出水面，手在拍打着，吐出口中嗆進去的水，看到她們母女倆在笑我。所以我兩手挾住池邊圈住了凱蒂。她似乎並不介意被圈住；她像隻小貓似的倚着我。『你有話要說？』我就問她。

『亞力克，能讀能寫跟性愛一樣美妙，或者說幾乎一樣。你也許不能完全體會出那有多好，因爲你從小就學會了，而從那時起就自然而然地習以爲常了。但是差不多在四千年以前當我在迦南爲娼時，我不會讀也不會寫。我靠聽來學——聽客人的，聽鄰居談話，聽市場中的聊天閒語。但是那樣學不了多少，而且當時甚至連書記、學者、法官，都沒有太多的知識。

『我死後過了三個世紀才學讀書寫字，而我學的時候，教我的是一位娼鬼，所用的教材後來成爲克利特島的特有文化。聖使亞力克，這可能會嚇着你，不過通常在歷史中，娼妓學習讀書寫字，早在君子淑女接納這種危險做法很久以前。我眞的學了，哇！有好長一段時期，讀書忙得我沒心沒時間再顧性愛了。』

她笑臉仰望着我，『幾乎沒有了，可以說，後來我才調整回到較健全的平衡，讀書和性愛，平分秋色。』

『我可沒有精力滿足那個比例。』

『女人不同。我最好的教育是打從亞歷山大圖書館失火開始。耶和華不想要，所以陸西浮就把那些成千上萬冊古本的書魂全抓到地獄裏來了，仔細加以再生整新——喇合可就開心大樂了！我還要補充說明：陸西浮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梵諦岡的圖書館，因爲就快要到救難中接收的時候了。爲了不必麻煩，再把書的鬼魂重生整新，陸西浮這次接收梵諦岡圖書館，計畫在「時間暫停」以前的瞬間就把它完好的消失，毫無缺損地帶回地獄。那不是很棒嗎？』

『聽起來確實很棒，天主教徒們的一切唯一讓我羨慕的是他們的圖書館。可是……「再生的鬼魂」？』

『在我背上拍一下。』

『啊？』

『拍呀。不，再重一點；我又不是一隻脆弱的小蝴蝶。還要重一點，那還差不多。你剛才拍打的就是再生的鬼魂。』

『感覺很結實。』

『應該是，我照定價付錢做的。那是在陸西浮還沒看到我，還沒把我變成金絲籠中的一隻鳥，看起來多可憐啊——以前的事。我明白你是得救進天國的，自然隨着得救就有了重生……可是在這裏用貸款購買，然後拚命工作累個半死再來贖還。那正是我怎麼付錢來買的。聖使亞力克，你並沒有死，

我知道。一個重生的身體就像一個人在死前還活着的身體，但是重生之身更好。沒有傳染病，沒有過敏症，沒有老年的皺紋——怎麼又說到「皺紋」的！我死的那天並沒有皺紋……或者說有也不多。你怎麼讓我老談到皺紋。我們正在討論相對論跟宇宙無限擴張論，一項眞正高度學術性的談話。』

那天晚上雪碧極力想要上我的床，凱蒂堅決阻止——可是凱蒂自己上了我的床。『潘特說不可讓你一個人獨睡。』

『潘特認爲我病了，我沒有。』

『我不爭那個。你的下巴不要抖嘛，親愛的，喇合媽媽會讓你好好地入睡。』

夜裏我哭醒了，凱蒂在身邊，她安慰我。我確信潘特告訴過她我夜裏會做噩夢。有了凱蒂在旁安撫我，我很快地又睡着了。

這是一幕美好的世外桃源的情景……只可惜瑪格麗德不在。可是凱蒂已經說服了我，爲了傑利（也爲了凱蒂）我應該耐心地等，不再爲我失散愛人的事憂慮。所以我在白天就沒有担心苦思，或者說沒想那麼多，等到晚上，本來夜晚可能會很難過，有了喇合媽媽在旁邊安撫夢醒後感情脆弱的我，即使是寂寞的夜也不再感覺寂寞了。她隨時都在……除有一個晚上她必須要離開。雪碧就接班，經凱蒂細心教導，她也同樣體貼地照顧我。

我發現觀察雪碧是一件很好玩的事。睡着的時候，她就會恢復原形，變成小鬼或是惡魔，而她自己並不知道。這就使她縮短了六吋而且長出了兩個小角，就是在逍遙宮我看到她的時候首先注意到的那兩隻角。

白天我們游泳，享受日光浴，騎馬到山中去野餐。爲了這塊國中之國的完整領土，傑利顯然移過來好多平方哩的土地；我們似乎隨便朝那個方向都能跑得很遠。

說不定我根本就不了解這些事是怎麼進行，怎麼做的。

刪去『說不定』那個字——關於上帝階層的行事或者作業，我懂得的跟一隻青蛙懂得星期五的程

度不相上下。

喇合在早餐桌上出現拿着我回憶錄的手稿，當時撒旦已經去了大約一個星期。『聖使亞力克，陸西浮涘來通知，要你把這個加寫到現在，並要每天繼續寫，加入最新的詳細資料。』

『好的。手寫行嗎？如果這兒有打字機，我想我可以摸索着敲。』

『你用手寫，我來整理打出個通順的草稿。我曾經爲撒旦親王做過祕書工作。』

『凱蒂，有時你叫他傑利，有時你叫他陸西浮，就是從來不叫他撒旦。』

『亞力克，他喜歡「陸西浮」。不過叫什麼他都答應。傑利和凱蒂是專爲你跟瑪格而起的名字——』

『還有雪碧，』雪碧加以更正。

『還有雪碧。是啊，伊格莉。你要不要現在就恢復你原來的名字？』

『不要，我認爲很好，亞力克——還有瑪格——讓我有了別人都不知道的名字。』

『且慢，』我插嘴說。『我跟你們見面的那天，你們三個全都聽了這些名字就能立卽答應，好像一生都這麼叫似的。』

『媽跟我對於特別臨時的演出適應得相當快，』雪碧——伊格莉說。『他們在我插進話來以前，一直都不知道他們是拜火者。而我直到媽媽點我一下，我才知道我是個女巫。以色列也相當靈光。不過他確實花了較多的時間來想他該怎樣來演出那個角色。』

『所以我們倆四面八方受欺。一對鄉下來的表弟妹。』

『亞力克，』凱蒂很認眞的對我說，『陸西浮行事永遠都有原因的。他很少解釋，他的企圖只有對邪惡的人才會惡毒……而你又不是惡人。』

我們三個在游泳池畔享受日光浴時，傑利突然回來了。他匆促地對我說，甚至沒先停下來跟凱蒂打個招呼：『穿上衣服。我們立刻就走。』

凱蒂跳起衝了進來，拿來了我的衣服。她們幫我很快地穿上衣服，快得就像要一個救火員立刻出動去救火那樣。凱蒂把我的刮鬍刀塞進我的口袋中，扣了起來。我就宣佈：『我好了！』

『他的手稿呢？』

凱蒂又衝了進來，很快又跑了出去。『在這兒！』

就在那一瞬間，傑利已經變得十二呎高——樣子也變了。他仍然是傑利，可是我現在知道了爲什麼陸西浮是天使中最俊美的。『再見！』他說。『喇合，如果可能我會打電話給你。』他開始提起我來。

『等一下！伊格莉和我還要跟他吻別！』

『好吧。那就快！』

她們跟我吻別，點到爲止，而且是同時來的。傑利抓起我，托在手裏像抱小孩，我們向上直升。我迅速瞄了一眼，望望逍遙宮、地宮、廣場，接着火湖中冒出的火和烟就全遮住了一切。我們飛離了這個世界。

我們怎麼飛的，走了多遠，到那兒去，我全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怎麼墮進地獄，永無止境地往下落一樣。不過在傑利的臂中感覺更爲舒服愉快。這使我想起我小時候，兩三歲大時，我父親有時在晚飯後抱起我來，一直抱着我到我睡着。

我想我是睡着過。過了很久，我驚覺傑利正在降落。他放我下來，扶我站起。

這裏有重力，我感覺重量，『下來』這字又有了意義。可是我想我們不是在一個星球上。我們好像是在一個平台上或者極其巨大建築物的陽台上。我看不見它，因爲緊靠着。別處也看不見什麼，只是一片飄渺的微光。

傑利說，『你還好吧？』

『我想沒事。』

『那好。仔細聽着，我就要帶你進去見——不，是你卽將看到——一個實體，牠之對我和我的兄

長耶和華，猶如耶和華之對你。懂我說的意思嗎？』

『喔……也許。我沒把握。』

『A之對B如同B之對C。對這位實體而言，你的主神耶和華只相當海灘上的一個小孩在用沙建造一座城堡，然後一不高興就把那些城堡全給毀了。對這位實體而言，我也只算個小孩。我尊敬牠就如同你尊敬你的三位一體神——聖父、聖子、聖靈。我並不拜這位實體為神；牠沒要求，不希望，也不想要巴結奉承。耶和華可能是唯一想出那個怪僻的神——至少我不知道在別的星球或者任何宇宙，還有拜神的習慣。不過我還年輕，見聞也不夠廣博。』

傑利一直在仔細地望着我，看來有點不安。『亞力克，也許這個比喻可以解釋。當你在成長中的那個階段，你可曾帶過小動物到獸醫處去治？』

『有過。我不喜歡，因為祂們總是恨透了獸醫而不願意去那裏。』

『我也不喜歡。那好，你知道帶個生病或受傷的小動物去看獸醫是個什麼樣的情況。那時候就得等候由醫生決定你的寵物能不能治癒。或者是不是該安樂處理那個小動物讓祂永久脫離痛苦才算慈愛的做法。這不是真的嗎？』

『是真的。傑利，你在告訴我事情有風險全靠運氣。一切都還是未定數。』

『完全不能確定。沒有前例。以前就從來沒有一個人類被帶到這個階層過。我不知道到時候牠會怎麼做。』

『好吧。你以前早就告訴過我，說會有危險。』

『是的，你有很大的危險。我也是，只不過我認為你的危險比我的大得多。亞力克，如果祂決定要把你給毀了，你不會有（痛苦）感覺的。牠不是個有虐待狂的神。』

『牠——是「牠」還是「祂」？』

『啊……用「他」好了。如果牠成形現身，也許是人的外貌。如果這樣，你可以稱他「董事長先生」或者「高士傑先生」。對他你就像對一位比你年長的人，你極為敬重的人。不要跪也不要拜。只要站着照實回話。你要是死，要死得有骨氣，有尊嚴。』

在門口攔住我們的警衛不是人類——後來再看清楚，他才是人樣了。而這就表明了，在這個傑利稱做『公司』的地方，我所見到的每樣事物全不確定。

那位警衛對我說，『請脫下衣服。衣服都交給我，以後你再來取回。那個金屬做的是什麼東西？』

我向他解釋那只是一把安全刀。

『幹什麼用的？』

『那是個——刀，用來刮除臉上的毛。』

『你臉上長毛？』

我儘量解釋刮鬍子是怎麼回事。

『如果你那兒不想要毛，為什還要在那兒長毛呢？那是不是經濟進步的產物？』

『傑利，我想我的理智僅止於此，沒辦法回答了。』

『我來應付。』我以為他會跟警衛說話，可是我什麼也沒聽到。傑利對我說，『把你的安全刀和衣服一起留下。他以為你瘋了，也以為我瘋了。那沒關係。』

高士傑可能是個『牠』，但在我看來他像席夢思醫師的雙胞兄弟。席夢思是我在堪薩斯家鄉的獸醫。我常帶猫狗給他看，有一次還帶過一隻烏龜去他那兒——有那麼多小動物曾經陪伴我度過童年。我記得很清楚的是他桌上架着個塞特・湯瑪斯，上了發條可以連走八天的時鐘。

我深深地明白（我冷靜而且經過休息）這可不是席夢思醫生。相像的外貌是有意思的，不過並沒有騙人的意思。這位董事長，管他是祂、還是牠，反正已經有了某種催眠似的影響深入我的心底，造成一種氣氛使我覺得安適輕鬆。席夢思醫生在動手要做那些不舒服的，不習慣的，而且通常都是痛苦的，卻又不得不做的手術，他習慣上總是先拍拍那個動物，對牠說說話。

那辦法當年很管用，現在對我也有用。我明知高士傑先生不是我兒時的那位老獸醫……可是這種

印象在我心裏產生了同樣的信賴。

高士傑先生在我們走進來的時候抬起了頭。他向傑利點頭，再瞄了瞄我。『坐吧。』我們坐了下來。高士傑先生回到他的座位。我的手稿就在他桌上。他拿了起來，抖攤開看看，再放了下來。『你自己的管區一切如何，陸西浮？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老董。噢，只有空氣調節的老麻煩。沒有什麼我不能處理的。』

『這一千年你想要統治地球嗎？』

『我兄長沒要求過嗎？』

『耶和華要求過，沒錯——祂已經宣佈時間暫停，把地球給毀了。可是我不一定要准祂去再造。你要不要？回答我。』

『老董，我寧願用全新的材料創造。』

『你們同僚都喜歡做新的。當然全不顧到成本。我可以派你前往光輪星管幾個循環期。你說如何？』

傑利遲遲未答。『我應該留待董事長來決定。』

『你完全對了，你必須去做。所以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談。那你為什麼又有與致管你兄長的人？』

我一定昏睡過去了，因為我看到很多小猫小狗在院子裏玩——而在這兒根本就沒有這些動物。我聽見傑利說，『董事長先生，關於人類的每一件事幾乎都滑稽可笑，但是唯一的例外是他能為他所愛的和眞心相信的一切，寧願受苦，雖死不辭的勇敢和氣節。信念是否正確，愛心是否合宜，這都無關；但是勇敢和義氣值得稱道。這都是人類獨特的品格和氣質，而與人類的創造者無關，因為祂自己並不具備這些美德——我知道，因為祂是我兄長……而我也沒有。

『你要問，為什麼我要管這個人呢？他是我在路邊救起的，一個流離失所落難的人——竟然，把自己的煩惱擱在一邊——這些煩惱實在太多使他承受不了！——一心一意地想盡辦法（知其不可而為）用他學到的辦法來救我的「靈魂」。至於他用心誤投而且全然無用，那無關緊要；當他相信我有極大的危險時，他為我竭盡了全力。現在他有難，我當然應該也盡力。』

高士傑先生把鼻樑上架着的眼鏡推下了一點，從眼鏡上面瞄了一眼。『你還沒說明理由我為什麼要干涉地方權限的事。』

『老董，難道沒有一條規定要求藝術家善待他們的自由心證者嗎？』

『沒有。』

傑利像是嚇着了。『老董，我一定是誤會我受的訓練了。』

『對了，我想你是。有個藝術原則——不是規則——自由心證者應該一視同仁。若要堅持厚待就反而抵消了人類心願抉擇原要爭取的那種自由。如果連可怕悲劇的可能性都沒有了，那麼自由心證的人跟智慧型的機器人又有什麼兩樣。』

『老闆，我想我懂得那點。不過董事長，您可願意擴充一視同仁的藝術原則？』

『那沒什麼複雜之處，陸西浮。人類行為的小事所遵行的規則，或者已經知道，或者由嘗試錯誤而後領悟出來——而錯誤並不永遠都是致命的。簡而言之，人必須要能學習，並且從實際經驗中獲益。』

『老闆，那正是我對我兄長不滿之處。看看您面前的那個記錄。耶和華設下了有餌的陷阱，引誘這個人進入一個他不可能勝的鬥爭——接着宣佈比賽結束，就把獎品從他手中收了回去。而且，雖然這是一個極端的例況，一項毀滅試驗，這件事仍表明了祂一向對待自由意願人類的做法。比賽全都大大地動了手腳，祂的人類休想能贏。六千年以來，我一直都輸在祂的手下……很多世人到達地獄時帶着嚇出來的緊張症——怕我，怕永苦的折磨。他們無法相信曾經受了騙。我的那些治療師不得不拚命工作來再教育這些可憐的糊塗蟲。這絕不是說笑。』

高士傑先生似乎並沒在聽。他在他那張古老的木製轉椅上向後仰靠，發出嘰嘰嘎嘎的聲音——對了，我知道那個聲音來自我的記憶——他又看了看我的回憶錄。他用手抓抓禿頭周圍的灰髮，發出惱火的聲音，半噓半哼——也是來自在我心頭埋藏對席夢思醫生的記憶，可是現在全是眞的了。

『這個女人，是個誘餌。一個自由心證的人？』

『根據我的看法，是的，董事長先生。』

（老天，傑利！你難道不知道嗎？）

『那麼我認爲我們可以假定，這個人絕不會滿意接受一個類似的替身。』他從牙間發出哼嗤之聲。『所以我們再深入一點看看。』

高士傑先生的辦公室在我們剛進來的時候似乎很小；現在室內又多了幾個人：另外一個天使，看來很像傑利但比較老些，一副刻薄小氣的表情不像傑利那麼開朗愉快；還有一個老傢伙身穿大衣，頭戴着一頂大的寬邊帽，蒙着一隻眼睛，肩上停着一隻烏鴉，這傢伙——呃，他媽的他妄自尊大！——山姆·可潤派克，那個達拉斯的滑頭訟棍律師。

在可潤派克後面站着三個男人，全是腦滿腸肥型的，都有點似曾相識。我知道我以前都見過。接着我就想到了。爲了一項最愚蠢冒失的打賭，我從他們每一個人那裏贏過一百元（還是一千元？）。

我回過頭看可潤派克，我就更加光火，從來沒有這麼生氣過——這混蛋現在居然戴着我的面貌！

我轉過身去開始向傑利低聲告急。『看那邊的那個人？就是那——』

『閉嘴。』

『可是——』

『別出聲，只聽着。』

傑利的兄長在說話了。

『那麼誰在抱怨？你要我一定要戴上耶穌的帽子然後再來加以證明嗎？有些人得到了，這個事實就證明並不太難——這最後一批有百分之七點一，人造的假人不算在內。不夠好嗎？誰說的。』

戴黑帽子的那個老小子說，『凡是低於百分之五十的，我都算是失敗。』

『那麼是誰在講話？一千年以來，是誰每年都輸給我？你怎麼處理你的人類，那是你的事。我怎麼處理我的，那是我的事。』

『那就是我來這兒的原因。』大帽子回答說。『你干涉了我的一個人。』

『不是我！』耶和華勾起大拇指對着那個裝着又像我又像可潤派克的傢伙。『那一個！我的異教徒。有點粗暴難纏，他是誰的手下？回答呀！』

高士傑先生用手指敲敲我的回憶錄，對戴着我面貌的那個傢伙說，『老鬼，這個故事你算算有幾個地方？』

『那要看您怎麼算，老闆。八次或九次，如果您也算那次跑龍套的。從頭到尾，當您認爲我花了整整四個禮拜來軟化這位像狐狸一樣狡猾的牧師，好在周．內閉氏來的時候，他會回心轉意，心甘情願。』

傑利在我左臂上面擱着他的大拳頭。『別出聲。』

老鬼繼續說：『而耶和華並沒有拿出賭注。』

『那我爲什麼要拿出來？誰贏了？』

『你作弊。我把你的冠軍，那頭號頑固者，弄得眼看就要崩潰了，你就提前舉行了大審判的日子。他就坐在那兒，問問他。然後把賭注付給我。我還有彈藥費要付呢。』

高士傑先生說，『我宣佈這些都違規，這個辦公室又不是債務催討所。耶和華，控告你的主要是因爲你對待人類的規則不一致。』

『難道我該吻他們？要做蛋捲就得打蛋。』

『說話要切題。你從事毀滅試驗，在藝術上是否必要，值得檢討。但在試驗結束的時候，你把一個帶上天國，把另外一個留了下來——這樣一來就罰了兩個人。爲什麼？』

『規則對全體只有一個，她沒做到。』

『難道你不是那個神，曾經宣佈那條規則，要把踩了穀子的牛嘴綁住？』

底下發生的事，我只知道我已經站在高士傑先生的桌上，張大眼睛凝望着他的大臉。我想是傑利把我放在那兒的。他問我說：『這是你的嗎？』

我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我竭力把持自己才沒昏倒。瑪格！

瑪格麗德冰冷已死，封在一個棺材形的冰塊中。佔據了桌面的大部分，已經開始融化，水往桌面上流。

我極力想要衝過去，可是發現自己動不了。

『我想這一切已經給了答案，』高士傑先生繼續說。『奧丁，她的命運是怎麼樣的？』

『她戰死的，在神鬼大交戰中。她贏得的是在奧丁殿堂中過一個循環期。』

『他胡說！』老鬼不以爲然。『神鬼大交戰根本沒結束。而這一次是我贏。這個小妞是我的！所有的丹麥婊子都願意……可是這一個性烈如火！』他嘻皮笑臉地向我擠眼。『她不是嗎？』

董事長心平氣和地說，『老鬼，你令我厭惡。』——突然，老鬼就失踪了，連他的椅子都不見了。

『奧丁，循環期中釋放她一段時間如何？』

『多久呢？她已經贏得了進奧丁殿堂的權利。』

『一段不確定的時間。這個人曾經表明爲了照顧她，他情願「永遠」洗碗。可懷疑的是他也許體會不出「永久」到底有多長……不過他的故事的確顯出他的眞誠。』

『董事長先生，我的戰士，男的跟女的，都是光榮戰死的。他們都是跟我平起平坐的同伴，不是奴隸。我沒有異議……只要她自己同意。』

我心裏立刻升起了希望。傑利，遠從房間那頭，悄悄傳話過來進入我的耳中，『別抱太大希望。對她而言時間已經過了千年。而女人又是健忘的。』

董事長在說話了，『組織構造仍然完好，不是嗎？』

耶和華回答說，『那麼是誰把副本（複製品）給毁掉了？』

『如屬必要儘量重生整新。』

『誰負担費用？』

『你付。算是罰款，警告你以後要注意條理一貫。』

『哦！每個預言我都應驗了！他還怎麼能說我言行不一致！這公正嗎？』

『不。這是藝術。亞歷山大，看着我。』

我望着那張大臉；祂的雙目吸住了我。眼睛愈來愈大，一直變大。我向前傾倒，掉到裏邊去了。

第二十九章

已過的世代，無人紀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紀念。

傳道書 一：十一

這個禮拜，瑪格和我，在我們女兒吉爾達幫助之下，把我們家和我們的店都來個眞正北歐式的清潔大掃除，因爲法未司全家，我們的德州老友——我們全宇宙最要好的朋友——就要到我們家來了。對瑪格跟我而言，傑利跟凱蒂來訪就是聖誕節再加上七月四日聚在一塊兒那麼快樂。對我們的幾個小孩也全是一樣；雪碧．法未司的年齡跟英格相若；女孩子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這次非常特別；他們還帶着潘特來。潘特幾乎也像我們跟法未司家那樣的老朋友了。她也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一位老處女教師，可是一點也不會假正經。

法未司家改變了我們的命運。當那次毀了馬薩特蘭的大地震發生之際，瑪格跟我正在墨西哥度蜜月。我們並沒有受傷，不過脫身後的情況很慘——護照、現金、旅行支票全都沒了。回家半途中我們遇到法未司一家，結果就改變了一切——再也沒麻煩了。噢，我回堪薩斯連行李都沒有，只剩個刮鬍

刀。（情感珍品，在蜜月中瑪格送我的，從那天起我就一直用着。）

當我們到達我的家鄉，我們找到了剛好是我們想要的『老爸老媽開的』店——在這個小小的大學城中的午餐小店。地點在維契托東南部：堪薩斯市，伊甸鎭。店主是摩杜夫婦；他們想要退休。我們學做他們的夥計；不到一個月我們就把店租了下來。後來我去銀行設定抵押，貸款把店買了下來，就正式成爲瑪格熱糖聖代店的店東了——飲料、熱狗、漢堡，還有瑪格拿手的只應天上有的丹麥開口三明治。

瑪格麗德想要把名字定爲『瑪格—亞力克熱糖聖代』——我否決了；不醒目，不夠一目瞭然。而且，實際上是她主持接待客人；她是我們店的最佳廣告。我在後面工作，別人看不到——洗盤子的，看門的，跑腿的，什麼的全都一身兼了。瑪格麗德管理前面的店務，另有阿翠幫忙，有時我也幫忙。菜單上的我們都會做，或者湊合出來，甚至連丹麥開口三明治都行。只不過我們得對照着瑪格的彩色照片和配料與做法說明；爲了以誠實與品質待客，只有瑪格才准別出心裁創新。

我們的招牌食品，熱糖聖代，隨時供應。我一直維持一角的售價，儘管只有一分半的毛利。凡是顧客過生日，都可以得到免費贈送一客，並由本店祝唱『生日快樂』！擊鼓一聲，香吻一個。大學男生們特別喜歡親吻瑪格麗德，興趣之大遠勝過免費的聖代。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賈拉漢老爹跟男女合校的大學女生處得也不錯。（我絕不强吻『生日女孩』。）

我們的店打從第一天起生意就好。地點相當好——面向榆樹街的進出口與老大街。價錢便宜，就保證有的是生意。瑪格麗德的奇妙烹飪手法……加上她美麗又和藹可親；我們不是在賣卡路里，我們賣的是快樂。每一盤菜，每一客食品，她都加上了豐盛洋溢的快樂；她有的是多多的快樂。

有我在守着那一毛一分，我們不會賠錢。而我的確是在一毛一分地守着；如果材料和配料成本上漲而使得一客熱糖聖代連薄利都給吃掉了，那麼就把售價調高。我們銀行的總經理貝利先生說，我們國家目前正處在一個長時間穩定的溫和繁榮期中。我希望他說得對。不過我還是要隨時注意毛利。

這個小鎭的房地產生意興旺起來了。是受法未司的影響再加上氣候的改變。過去，典型的德州富

佬避暑多在佛羅里達溫泉購置別墅，可是現在我們不必再到路邊賣煎蛋了，德州佬開始注意到堪薩斯的迷人之處。人們說是對流層風流的改變所致。（還是海洋的灣流或墨西哥灣流？我的科學知識一向不夠紮實。）管他是什麼，我們這兒現在夏天涼爽，冬天溫和；傑利的很多朋友和同業都在伊甸購買土地，建造暑期度假別墅。亞士美黛先生，傑利某一個事業的經理，現在一年到頭也住在這裏——還有亞卓美力克博士，伊甸學院的院長，使他自己當選了學院的董事，另外又得了個榮譽博士學位——當年身爲基金籌募人的我，當然明白個中的原因。

我們歡迎他們大家，並不是僅爲了他們有錢……不過我並不喜歡伊甸變得像達拉斯那麼擁擠。不會變的。這兒是個田園之鄉；大學是我們唯一僅有的『工業』。我們的社區教會兼容並包服務各個教派，神與會——主日學：上午九點半，大禮拜：上午十一點，禮拜後接着就是野餐、宴會、狂歡。

我們不主張硬把宗教塞進小孩的喉嚨中。但事實上，年輕人喜愛我們的社區教會——這都得歸功我們的牧師：羅克博士。我想馬肯是長老會的；他說話仍然帶着蘇格蘭味的喉音。不過他毫無蘇格蘭人的那種嚴厲和倔强，大孩子都喜歡他。他帶頭狂歡，也領導典禮——我們的女兒伊麗絲是他門下初學的脫衣舞者，而她也在談要把那當成終身職業。（胡說。她高中一畢業就會結婚了，我可是說得出那男孩子的名字——只是我不懂她到底看上他什麼。）

瑪格麗德參加聖餐協會工作；我在星期日禮拜中收教友的捐獻，並在財務委員會担任委員。我從未放棄我天啓兄弟會的會員身分，但我必須承認，我們會的弟兄看錯了；千年來了又過了，大呼喚從來就沒聽到過。

人在快樂時就不會半夜醒過來睡不着而一直在擔心以後的日子。

成功是什麼？我在羅拉理工學院的那些同學，在當年，可能認爲我太委屈自己，只在個沒沒無聞的小鎮中做個與銀行共存的小小餐廳的店東。可是我要的都有了。如果沒有瑪格麗德跟我在一起，我不想在天國做聖使；我不怕入地獄，如果她在那兒——並不是我相信地獄，或者認爲有機會再回天國當聖使。

山密·克萊門說過：『她在那兒，那兒就是樂園。』奧瑪的名言：『——有妳在我身旁，縱使曠野也成樂園。』勃朗寧的說法：『最高，極美，至善。』這一切都肯定了同一個偉大的眞理，對我來說那就是：

天國就在瑪格麗德所在之處。

（全書完）

13 古鏡雲烟 MARLYS MILLHISER 著・林湛譯 NT130
美麗的女郎・婚禮前夕從古鏡中穿越了時空回到……

14 第二夫人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10
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國總統夫人・爲愛情與生命掙扎…

15 夏威夷 J. A. MICHENER 著・雲菁、張時譯 NT160
完整刻劃出這方樂土的慾望、奮鬪、衝突和多采……

16 我友我鄰 AVERY CORMAN 著・陳旻苹譯 NT90
廣告界的佼佼者放棄了事業、家庭、財富而重歸……

17 我曾經愛過 I. BERGMAN 著・張時等譯 NT90
九篇當代最負盛譽名家的精華作品・愛情・懸疑……

18 豪門恩怨(上) S. HOWATCH 著・鄭光立譯(二册) NT200
在本書裏你將闖進一個豪富世界的核心・揭露了……

19 豪門恩怨(下) S. HOWATCH 著・鄭光立譯(二册) NT200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上一代的私密而………

20 礦工的女兒 LORETTA LYNN 著・陶曉清譯 NT100
贏得一九八一年奧斯卡金像獎無數大獎的電影名著…

21 水都奇遇 D. DU. MAURIER 著・費禮、張時譯 NT110
威尼斯的水色如畫・古老的街巷充滿神秘迷人的……

22 不飲更何待 C. FREEMAN 著・林靜華、陳旻苹譯 NT110
一個女人發現自我的動人歷程・美貌和努力使她……

23 好望角(神約第一部)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20
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筆者提供了完整的介紹

24 南極星(神約第二部)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2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所著『本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

25 隱藏的目標 H. MACINNES 著・仲衍倫、戴國光譯 NT110
兩名恐怖份子利用一位天眞小女孩進行震撼全球的…

26 山林之神 K. HAMSUN 著・劉晞儀、鄭永孝譯 NT95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特・哈姆生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書

27 逸園狂歡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美麗的小新娘來到這浪漫、詭秘的古堡・却屢遭到…

28 色誡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20
高佑大——當他挾着那矮小的身形鑽入驚心動魄……

29 金色的陰影 VICTORIT HOLT 著・施寄青譯 NT100
果斷勇敢而美麗的女郎・因爲黃金陷入不可自拔的…

30 頭腦失竊記 ROBIN COOK 著・陳旻苹譯 NT95
一個失去頭腦的女人・使得菲力醫生和女助手陷入…

31 裸殺 TREVANIAN 著・張時譯 NT110
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憑恃『赤裸空無』去執行那……

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每週出版一種新書
優先評介當選『全美最佳暢銷小說金榜(BEST SELLERS)』上的新書
同時評介當代歐美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
國內讀者參加『皇冠讀書俱樂部』每週收到新書一本每季新臺幣九九九元共計新書十五種

1 嫵媚的面具 VICTORIA HOLT 著・陳旻苹譯 NT90
扣人心弦的死亡悲劇和年輕貌美孤女的曲折遭遇……

2 別愛陌生人 HAROLD ROBBINS 著・林靜華譯 NT140
從孤兒院裏的混混・付出心血歷經無數波折終於……

3 那接棒的人 HAROLD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10
財富、權勢、女色的貪婪攘奪，最後終於發現了……

4 風去無痕 B. PLAIN 著・陳旻苹、林靜華譯 NT100
勇敢的醫生家族，從窮鄉僻壤走進繁華都市的路途…

5 嚮往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90
江紀東高大强壯・當他手執鎗走進魂牽夢繫家鄉時…

6 白宮大血案 M. TRUMAN 著・張時譯 NT80
美國的國務卿在白宮裏被謀殺・總統的千金捲進這…

7 杜鵑休向耳邊啼 M. H. KINGSTON 著・張時譯 NT90
移民生涯中傳統與鄉愁的掙扎・中國男性生命中的…

8 哈安瑙小姐 D. DU. MAURIER 著・徐鍾珮譯 NT110
年輕勇敢的女郎・在戰爭、愛情，與生離死別的……

9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著・張時譯 NT100
美麗機智的英國女郎・不知不覺地踏進撲朔迷離的…

10 燃燒的凝視 STEPHEN KING 著・茅及銓譯 NT120
八歲的小女孩・她的眼神可點爆物體、人身，甚至…

11 諜夢尋謎 K. FOLLETT 著・陳旻苹、林靜華譯 NT100
隆美爾能否突破防線就決定於這通密電・但是當……

12 比翼之歌 PIERRE LA MURE 著・張時譯 NT90
音樂偉人孟德爾遜生來就是個天之驕子・周旋在……

32	第五騎士	L. COLLINS 著・戴國光、种衍倫譯 NT120	一顆威力極大的氫彈即將爆炸・美國總統無奈地……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LLEN S. DRURY 著・彭中原著 NT160	國會山莊和白宮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而且…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90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面臨國內外的各種…
35	舊歡如夢(上)	F. STEWART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的王妃而…
36	舊歡如夢(下)	F. STEWART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愛恨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 著・茅及銓、張時譯 NT110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
38	高貴之家(上)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他接收了家族的龐大產業・在風雲際會焦點上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這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
40	高貴之家(下)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是一個偉大壯觀的故事・也是一部浪漫奇情的鉅著…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 著・种衍倫譯 NT90	一個飛行員・一個小女孩・因飛機失事使他們面臨…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 著・鄭光立譯 NT100	這位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野心和慾望驅使他在…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著・陳昊萃譯 NT95	她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長大・却爲自由…
44	火爆行動	W. SMITH 著・戴國光、施寄青譯 NT100	兩對瀟灑年輕男女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了一場…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著・張時譯 NT100	一顆巨大稀世鑽石・反映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
47	剛果驚魂	M. CRICHTON 著・林靜華譯 NT100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深入蠻荒險惡的…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100	OO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采過癮故事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 著・陳昊萃譯 NT90	瀟灑迷人多情的偵探・牽涉到謀殺、性感演員的……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女孩・勇敢堅定的來到販奴…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奴隸販子時…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 著・湯新華譯 NT100	俄公安局和美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一場極端爆炸性的…
53	夢幻商人	HAROLD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20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孤兒終將好萊塢開拓成……
54	沙漠之戀	J. A. MICHENER 著・張時譯 NT100	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大師三篇精選集
55	被遺忘的女兒	JOHN SHERLOCK 著・陳昊萃譯 NT110	藍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却得不到……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書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 著・施寄青譯 NT90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大城市中究竟遭遇到什麽……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 著・彭歌譯 NT100	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
59	高爾基公園	MARTIN C. SMITH 著・戴國光譯 NT110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調查過程曲折離奇…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 著・湯新華譯 NT120	美麗的女郎・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 著・陳欣譯 NT90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 著・陳昊萃譯 NT100	性情溫馴的聖伯納狗・只因野地上一次追逐居然……
63	孽障	C. McCULLOUGH 著・施寄青譯 NT90	一個堅强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間……
64	讀心人	C. T. CLINE. JR. 著・王瑪麗譯 NT100	沒有任何人能欺騙他・當他透視任何人心靈深處……
65	蓋世梟雄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
66	薪傳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100	這美麗女郎曾繼承億萬的財富・曾遭遇殘酷的愛情
67	新城舊夢	JOHN IRVING 著・林靜華譯 NT110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一段坎坷的…
68	飛鴿行動	IRVING WALLACE 著・湯新華譯 NT100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等都陷進這一項神秘的……
69	波蘭風雲	LEON URIS 著・張時譯 NT140	波蘭・震撼了全世界每個人的心靈・當前仆後繼的…

70	美國的末日	PAUL ERDMAN 著・鄭光立譯 NT100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和殘酷陰謀的……
71	最後一吻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維多利亞赫特最新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
72	此情可追憶	DANIELLE STEEL 著・陳旻萃譯 NT100	這位美麗熱情的公主生命中充滿波瀾曲折的愛戀……
73	機緣	JACKIE COLLINS 著・施寄青譯 NT150	狂野貪婪的大財閥和他那美麗而任性的女兒之間……
74	第三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顛倒・這把軍刀就……
75	魔胎	DAVID SHOBIN 著・种衍倫譯 NT90	年輕少婦和她的科學家情人・當神秘邪惡的電腦……
76	夜半陌生人	MARY H. CLARK 著・陳旻萃譯 NT90	瘋狂陌生人・當他一再殘暴戮殺這些無辜的女郎……
77	唱斷雲和月	MARIE R. RENO 著・施寄青譯 NT110	新大陸戰爭期間這位少女成長經歷中的感人坎坷故事
78	魔鬼的獨奏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舉世聞名的鋼琴家和風流倜儻的大情聖竟是殺手……
79	浪子吟	HAROLD ROBBINS 著・林靜華譯 NT110	生長在高貴之家的拳擊冠軍選手却結束在泥坑中……
80	大地之戀	JAMES HERRIOT 著・戴國光譯 NT120	吉米又帶着神奇的魔術和愛心為您展開一片大地……
81	火狐狸	CRAIG THOMAS 著・湯新華譯 NT100	誰能够到莫斯科偷一架米格三十一回來誰就能够……
82	燦爛宮	J. WAMBAUGH 著・茅及銓譯 NT100	好萊塢花花世界，充滿暴行色情藥物毒品與變態……
83	現代神話	C. FREEMAN 著・陳旻萃譯 NT100	一對意志堅强的夫妻，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羅曼史……
84	最後一擊	C. FITZSIMONS 著・魏仲凱譯 NT100	為了愛情？為了正義？千鈞一髮的大危機在最後……
85	天恨	W. BLANKENSHIP 著・林靜華譯 NT100	雙胞胎兄弟間這一段『天恨』的惡毒陰謀將令您……
86	黑寡婦	C. CRAWFORD 著・麥倩宜譯 NT90	美艷如花的女郎，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一次次……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NT100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不幸陷入意亂情迷的畸戀……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陳旻萃譯 NT100	相同的惡夢降臨到他的前妻和愛女，這位科學家……
89	南與北	JOHN JAKES 著・施寄青譯 NT140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出身的熱血青年……
90	兎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林靜華譯 NT110	本屆普立兹小說獎鉅著，一個中年男人所面對的……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林滢譯 NT130	哈利醫生的成名鉅著，溫暖感人而充滿幽默有趣……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 著・戴國光譯 NT90	掀開一九六〇年U-2偵察機墜毀蘇俄的驚人內幕……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70	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之間一場最緊張驚人的……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施寄青譯 NT100	一位夜客，冰凍野蠻的心，緊張刺激的這項密約……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种衍倫譯 NT130	美麗女郎陷身在這一對瘋狂追求利誘的兄弟之間……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 著・麥倩宜譯 NT120	她們像是童話中的公主，却各有一段難言的過去……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姜恩娜譯 NT90	三卷神秘的錄音帶，掀起腥風血雨的貪婪復仇行動…
98	兄弟之妻	A. M. GREELEY 著・張時譯 NT90	為這個熱情的神父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了激烈無奈…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 著・施寄青譯 NT100	聰明美麗富有的女郎・當她不可自禁的野心終於……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吳安蘭譯 NT100	諾貝爾文學獎主於得獎後第一部作品，故事深刻感人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90	美貌高貴的婦人，生命中再一次神秘的陌生之戀……
102	外星人	W. KOTZWINKLE 著・施寄青譯 NT90	外星人與小男孩的故事，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90	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力拚陰險毒辣幽靈黨的最新故事
104	夢斷白莊	EVELYN WAUGH 著・麥倩宜譯 NT110	追求理想的青年・冷酷現實的壓力・當他們終於……
105	我見猶憐	HEINZ KONSALIN 著・張雪櫻譯 NT100	善良美麗的女醫生・瘋狂癡迷的奉獻與犧牲竟然……
106	棕色女郎	J. D. MacDONALD 著・麥倩宜譯 NT100	健美性感膚色深棕的女郎陷進了緊張刺激的陰謀……
107	沙漠醫生	HEINZ KONSOLIK 著・張雪櫻譯 NT90	年輕的德國醫生，兩個動人女性，一場國際陰謀……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定價	簡介
108	風滿樓情滿樓	SIDNEY SHELDON 著・施寄青譯	NT120	美國大膽女郎，無所不用其極地終於贏得了那些……
109	名流	T. THOMPSON 著・陳旻苹譯	NT120	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三個舉世矚目的名流……
110	蘇菲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著・謝瑤玲譯	NT120	三個奇異複雜公寓房客之間的狂暴而無奈的激情……
111	珍屋	ROBERT K. SMITH 著・孫衍倫譯	NT100	一個陌生的女郎正當闖進這座力圖振作中的家庭……
112	思鄉餐廳	ANNE TYLER 著・董繼玲譯	NT100	波折多變的家庭，當最後的願望終於在餐桌旁邊……
113	燃燒的伊甸園	BELVA PLAIN 著・林靜華譯	NT110	當這對血管中流着相同血液却不知的摯友面臨着……
114	龍爭虎鬪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40	這兩個被判『格殺勿論』的東西方特務首腦終於……
115	飄零的花瓣	V. 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NT110	什麼樣的母親！什麼樣的孩子！當復仇的種子在……
116	四季	STEPHEN KING 著・施寄青譯	NT110	當代『暢銷金榜之王』的四段最新冠軍名著故事……
117	折翼的女孩	L. SANDERS 著・謝瑤玲譯	NT120	八歲的小女孩兒，瘋狂放縱慾念的驚人駭異行爲……
118	第二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一個現代畫壇中的巨人，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119	過河卒子	JACK HIGGINS 著・張時譯	NT90	北愛爾蘭恐怖組織的陰謀終於令這對勇敢的男女……
120	情錯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100	美國的法國大使夫人和世界最大鋼鐵王國鉅子間……
121	第二天堂	JUDITH GUEST 著・麥倩宜譯	NT100	『凡夫俗子』原著者又一家庭倫理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122	魔鬼戀人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10	一對倔強的男女，一段掙扎在戰爭和死亡陰影的……
123	黑夜的外衣	HELEN MacINNES 著・孫衍倫譯	NT100	度假勝地竟是暴力陰謀的淵藪正伸展着魔爪散佈……
124	翠玉虎	CRAIG THOMAS 著・麥倩宜譯	NT110	一場詭譎多變驚心動魄的間諜戰爭終於使東西德……
125	基礎危機	I. ASIMOV 著・湯新華譯	NT120	當『第二基礎』控制了人類的歷史思想和行爲時……
126	大太空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	NT130	美國太空航空總署四十年來的努力終於……冠軍鉅著
127	銀海佳人	ALENEBERT 著・姜恩娜譯	NT170	一對美麗性感的姊妹承襲傳統爲理想奮鬪的感人故事
128	萬人迷	H.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00	披着羊皮的狼，舉着宗教大旗却幹盡骯髒卑鄙的……
129	青青我故鄉	RICHARD LLEWELLYN 著・孫衍倫譯	NT120	黑面黑手的礦工爲他垂死的青青故鄉提出血淚的控訴
130	無期徒刑	E. F. HAILEY 著・麥倩宜譯	NT100	善良柔弱的女郎在坎坷命運的播弄中終於瞭解到……
131	要不要告訴總統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NT100	當挽救美國總統生命的最後一張王牌必須掀開時
132	主教之罪	ANDREW M. GREELEY 著・施寄青譯	NT100	當主教無法再克制那財勢、權力、情慾的誘惑時……
133	私生女	JUDY KRANTZ 著・謝瑤玲譯	NT130	三個美麗迷人女郎的命運糾纏在那個天才畫家的……
134	2010年	ARTHUR C. CLARKE 著・湯新華譯	NT100	『2001年』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前茅的科幻名著……
135	銀色大亨	HOWARD FAST 著・林少岩譯	NT110	當那個猶太孩子的野心建立起好萊塢王國却失去……
136	影城男女	DAVID McCLINTICK 著・趙永芬譯	NT130	一張區區之數的支票掀翻了華爾街與好萊塢間的……
137	情奔	DANIELLE STEEL 著・麥倩宜譯	NT100	當這位美貌成功的天之驕女渴求着那靈肉合一的……
138	地獄兒女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50	七億八千萬的神秘遺產和那三個生死之約的簽名……
139	黑色律師	JOHN GREGORY DUNNE 著・吳安蘭譯	NT110	當他面對着謀殺犯、妓女、和淫媒的黑色罪行時……
140	絕地大反攻	JEMES KAHN 著・謝瑤玲譯	NT100	喬治魯卡斯的震撼，改編拍攝的電影已打破影史紀錄
141	再見，中隊長	LEN DEIGHTON 著・孫衍倫譯	NT100	戰爭與死亡的陰影正籠罩着這一羣年輕的飛行員……
142	太極漩渦	STEVE SHAGAN 著・湯新華譯	NT100	美亞兩洲之間一場最神秘最驚人的政治暗殺大陰謀…
143	槍手狄克	KURT VONNEGUT 著・吳安蘭譯	NT90	一個從小掙扎沉淪在無邊黑暗和痛苦中的『槍手』…
144	女鼓手	JOHN LE CARRÉ 著・湯新華譯	NT100	金榜冠軍鉅著，一個浪漫勇敢的英國女郎陷入一場…
145	翡翠劫	PHYLLIS A. WHITNEY 著・姜恩娜譯	NT100	雕刻家的暴斃和綁票案的疑團在這只翡翠戒指中……

165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吳安蘭譯 NT100	他有一流的醫術和外表・却自命爲上帝操縱着生死…
166	狩獵者之月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00	追尋愛情的美麗女郞・在狩獵季節月圓的夜晚綻開…
167	群魔	WILLIAM PETER BLATTY 著・戴國光譯 NT100	『大法師』原著者的新作，驚心動魄的恐怖陰謀……
168	誘惑	LANRENCE SANDERS 著・种衍倫譯 NT100	當他接受那個貴婦人的五十美金提供特別服務時……
169	好萊塢妻妾	JACKIE COLLINS 著・謝瑤玲譯 NT170	這羣披金戴銀的女人沉淪在紙醉金迷荒誕放蕩的……
170	八月	JUDITH ROSSNER 著・施寄青譯 NT100	同時遭遇着人生困境的這兩位女醫生和女病人間……
171	仲夏夢魘	TRAVANIAN 著・姜恩娜譯 NT100	一對年輕男女的繾綣戀情・却爲那連串的不幸而……
172	如歌的行板	STEPHEN BIRMINGHAM 著・麥倩宜譯 NT110	紐約東區貧民窟的迷人女性搖身成爲世界首富時……
173	玻璃世界	MORIS WEST 著・張時譯 NT100	一個成熟美麗而憂鬱女性的回憶將令您緊張難忘……
174	鷹翼	KEN FOLLETT 著・湯新華譯 NT100	德州電子大亨自組突擊隊援救伊朗人質的眞實故事…
175	砂之器	松本清張著・陳美雲譯 NT130	這個蜚聲國際的音樂家終於面臨了他身世背景的……
176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 著・謝瑤玲譯 NT130	年輕的平凡青年在車禍甦醒後竟遭遇到最不平凡的…
177	三獅盾牌	PAMELA KAUFMAN 著・种衍倫譯 NT130	美麗的公主周旋在國王和騎士間譜出了一段三角戀情
178	波蘭	JAMES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 NT11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最新推出暢銷金榜的冠軍鉅著
179	神奇的王國	MICHAEL ENDE 著・麥倩宜譯 NT100	這孤僻的小男孩在無意間踏入那奇幻世界時歷盡……
180	親密關係	LARRY McMURTRY 著・謝瑤玲譯 NT110	贏得一九八四年度奧斯卡金像獎五項大獎的電影名著
181	冬天的故事	MARK HELPRIN 著・趙永芬譯 NT150	他是個孤兒・竊賊・情人・當他陷入瘋狂的熱戀……
182	柏林遊戲	LEN DEIGHTON 著・种衍倫譯 NT100	這位在東德潛伏臥底廿年的情報員・最後發出了……
183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張時譯 NT90	幾位胸懷壯志的飛行員乘太空船做第一次繞月的……
146	男人中的男人	WILBUR SMITH 著・謝瑤玲譯 NT170	非洲的黑色大陸、鑽石、女人、權力與生死的掙扎…
147	寂寞衆神	LOUIS L'AMOUR 著・施寄青譯 NT100	一個最後的英雄・一段兩個女人瘋狂奉獻一切的……
148	野馬谷	JEAN AUEL 著・沙永玲譯 NT130	原始的世界・原始的慾念・當這一對大地兒女在……
149	秘密	JOSEPH WAMBAUGH 著・趙永芬譯 NT100	洛杉磯警局從來沒有遭遇到過如此瘋狂而神秘的……
150	克麗斯汀	STEPHEN KING 著・种衍倫譯 NT130	一部老爺車，三個少男女，驚人恐怖的夢魘終於……
151	莊家	DICK FRANCIS 著・謝瑤玲譯 NT100	當這批身價不凡的純種馬闖進那個年輕銀行家的……
152	男歡女愛	HAROLD ROBBINS 著・張若黎譯 NT150	一個神秘的億萬富翁，熱愛飛機和美女，却因爲……
153	再見，銀河	DOUGLAS ADAMS 著・吳季桓譯 NT100	那被稱爲白色殺手的機器人正進行著摧毀宇宙的……
154	破冰人	JOHN GARDNER 著・謝瑤玲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這一次在北極的任務……
155	哀泣之島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麥倩宜譯 NT120	他們離鄉背井爲生存爲生活歷盡滄桑譜出感人的史詩
156	玫瑰的名字	UMBERTO ECO 著・謝瑤玲譯 NT130	修道院裏的連環謀殺・圖書館內玄機四伏終揭露出…
157	偷天換日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00	當他不計代價擴張報業王國、覇佔父親的性感情婦…
158	心籟	B. T. BRADTORD 著・吳安蘭譯 NT110	一對情逾姊妹的英國貴族作家和國際超級紅星之間…
159	凡塵	ANDREW M. GREELEY 著・麥倩宜譯 NT110	一個掙扎在愛情、肉慾、財富，和權力之中的神父…
160	世紀大審	PHILIPPE VAN RJNDT 著・鄭麗園譯 NT80	面對着全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這一次審判終於……
161	黑心肝	ERIC VAN LUSTBADER 著・施寄青譯 NT130	這個浸浴着高棉半數國民鮮血的年輕殺手在紐約……
162	粉雕玉琢	FRANÇOISE SAGAN 著・林靜華譯 NT100	以『日安，憂鬱』享譽世界文壇的莎岡最新暢銷鉅著
163	悲歡歲月	DANIELLE STEEL 著・趙永芬譯 NT110	剛毅強堅的石家父女爲愛情、事業歷盡人間悲歡……
164	飛魚・情報・情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飛魚』射出了震撼而這兩男一女間又深陷情慾的…

184	疤面煞星	PAUL MONETTE 著・麥倩宜譯 NT100	他是一個强者却也是令人感傷惋惜的英雄終於毀滅了
185	離婚的女人	JUDY BLUME 著・趙永芬譯 NT100	三個離婚的女人・美貌、財富和子女都滿足不了……
186	曾經有一次	DANIELLE STEEL 著・姜思娜譯 NT100	曾經有一次，她擁有如此完美的幸福甜蜜只因爲……
187	1984	GEORGE ORWELL 著・劉紹銘譯 NT100	無孔不入的思想警察無法無天的極權統治人類面臨了
188	寵物墳場	STEPHEN KING 著・趙爾心譯 NT100	死而復活的男孩，魔鬼的化身，恐怖的氣氛將使你…
189	紅色龍	THOMAS HARRIS 著・茅及銓譯 NT100	這個心理變態者，手段毒辣，每逢月圓之夜他就會…
190	伙伴們	WILLIAM F. BACKLEY, JR. 著・姜思娜譯 NT100	這羣熱血沸騰的青年，在震盪的亂世中，勇敢的向…
191	魔宮傳奇	GEORGE LUCAS 著・謝瑤玲譯 NT90	如果『冒險』有名字，那它必然叫『印第安那・鍾斯』…
192	情結	DANIELLE STEEL 著・林靜華譯 NT100	著名外科醫生、美麗電視女記者和一大堆孩子的故事
193	永遠的大亨	HAROLD ROBBINS 著・趙永芬譯 NT100	全世界第一號暢銷小說之王的最新傑作・正轟動全美
194	黛西公主	JUDITH KRANTZ 著・謝瑤玲譯 NT130	這個家顯赫富裕的美麗公主掙扎在命運的播弄中……
195	天生好手	BERNARD MALAMUD 著・張時譯 NT90	當誰都不知道這個天生冠軍好手的身世和背景時……
196	第一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50	每當夜半人靜時，那一把冷厲而晶亮的冰斧，便……
197	奈何天	E. M. REMARQUE 著・彭歌譯 NT100	她的生命是一次次的嘔血，他的則是賽車，而當……
198	天堂男女	SUSAN ISAACS 著・施寄青譯 NT130	當這個英俊富有的男子，成爲好萊塢的熠熠紅星時…
199	長夜	CLARE FRANCIS 著・种衍倫譯 NT180	一個年輕母親、一個逃犯、一個科學家，驚人的際遇
200	朝聖者	LEON URIS 著・張時譯 NT130	一個令人敬畏的一族之尊；一段匪夷所思的驚險歷程
201	小精靈	GEORGE GIPE 著・謝瑤玲譯 NT100	警告：不可曝光・不可沾水・最爲要緊的・不可……
202	情爆加勒比	MOSS & BORCHGRAVE 著・戴國光譯 NT100	在那風光明媚的古巴，正醞釀着一個舉世驚爆的……
203	情天慾海	J. BRISKIN 著・吳安蘭譯 NT140	當美貌、愛情、名利都還不够時，這三個天之驕女…
204	帝國噩夢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80	當冷靜機智的他，單槍匹馬地涉入這一場大災難時…
205	危險	DICK FRANCIS 著・謝瑤玲譯 NT110	當這反綁架大王陷入暴力、愛情和死亡的危險時……
206	亡魂舞	ANDREW M. GREELEY 著・麥倩宜譯 NT120	這位美麗的少女，在無意間涉入一個撲朔迷離的……
207	心囚	PHILIP ROTH 著・林蘊華譯 NT100	他的頸骨抽痛・頭髮脫落・顏面破碎・他的心靈……
208	圓	DANIELLE STEEL 著・張慧倩譯 NT110	在那一個驚悸的夜裏・當她唯一的女兒失去所有……
209	魂銷杏林	H. KONSALIK 著・張雪櫻譯 NT90	在冷艷霜寒的外表下，這位標緻的金髮女醫隱藏著…
210	夏日情焰	HEINZ KONSALIK 著・張雪櫻譯 NT100	一無所有的他，值得美麗多情的她，傾心相愛嗎？…
211	床上的陌生人	夏樹靜子著・劉慕沙譯 NT90	一樁計畫周全的謀殺案，一對對各懷鬼胎的男女……
212	面紗裡外	SEYMOUR GRAY 著・黃達河譯 NT130	揭開神秘的面紗深入浩瀚的大漠，探尋石油王國的…
213	里見八犬傳	鎌田敏夫著・林敏生譯 NT140	明珠怎樣幻化成人形？小公主懷着怎樣的血海深仇？
214	怨婦	SAUL BELLOW 著・麥倩宜譯 NT90	人情的冷暖，離合的悲歡，串連出篇篇眞實動人的…
215	仕女俱樂部	HELEN H. SANTMYER 著・施寄青譯 NT150	烽火離亂的小鎭，太平歲月的回首，這些個女人的…
216	誰是首相	JEFFREY ARCHER 著・王凱竹譯 NT140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位誰敢當！你？我？還是…
217	藍廈驚夢	VICTORIA HOLT 著・施寄青譯 NT140	巍峨華廈藏着多少仇恨？美麗少女懷着多少秘密……
218	第四號協議	FREDERICK FORSYTH 著・張時譯 NT100	鑽石、皮箱、神秘盒子……引發出驚天動地的大陰謀
219	玉米田的孩子	STEPHEN KING 著・張汀、殷金生譯 NT130	金黃的玉米田裏那羣可愛的孩子，手中揮舞的竟是…
220	跛鹿	LAME DEER & R.ERDOES 著・許雲林譯 NT100	他是一個『最後的』純種印第安人，他畢生追尋的…
221	局外人	HOWARD FAST 著・施寄青譯 NT100	當這個退伍的隨軍牧師捲入那動盪不安的小世界時…

222 英雄本色 JOHN GARDNER 著・張汀譯 NT90
龐德放棄〇〇七的身分，去扮演一個最適合他的角色

223 一粒樹籽 EVELYN ANTHONY 著・邵拱璧譯 NT100
一顆形狀特異的樹籽，究竟將萌發出怎麼樣的結果？

224 新月之城 BELVA PLAIN 著・張慧倩譯 NT120
當這名尊貴的少女捲入戰爭的悲劇時，竟使她產生…

225 沉船謀計 CLIVE CUSSLER 著・姜恩娜譯 NT130
接二連三的沉船事件，竟是暗藏玄機，陰謀重重……

226 財富 JUDITH MICHAEL 著・吳安蘭譯 NT130
她從失意恐慌中破繭而出時，才發現財富原來是……

227 窺伺者 MARY H. CLARK 著・王凱竹譯 NT110
當這年輕貌美的電視記者，深入華府的迷人世界……

228 西西里人 MARIO PUZO 著・張時譯 NT100
作者繼『敎父』『愚人之死』後，推出最新暢銷冠軍之作

229 印度之旅 E. M. FORSTER 著・施寄青譯 NT110
印度的驕陽烈日，神秘的山崖洞窟，激起無邊的……

230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著・麥倩宜譯 NT100
當你酒醉後醒來，發現車座上沾滿鮮血時，你會……

231 黑桃女王 JACKIE COLLINS 著・謝瑤玲譯 NT120
她冷艷如鑽石華貴如女王，她使好萊塢風靡瘋狂……

232 巫女 ERIC V. LUSTBADER 著・趙敏譯 NT130
她是現代的巫女，她美艷深沉，她唯一執着的是……

233 假如還有明天 S. SHELDON 著・施寄青、林靜華譯 NT130
薛尼・席登繼『風滿樓情滿樓』後最新暢銷冠軍鉅著

234 騎一匹死亡馬 HELEN MacINNES 著・陸宗琰譯 NT120
這一次國際和平會議，竟是一場駭人的政治風暴……

235 魔符 S. KING & P. STRAUB 著・茅及銓譯 NT130
兩大暢銷名家史蒂芬金與彼得史超伯空前携手合作…

236 幻愛 CYNTHIA FREEMAN 著・王菡譯 NT110
一段綺麗的戀情一個難忘的故事，古老與現代的……

237 情緣 DANIELLE STEEL 著・張慧倩譯 NT110
全美最熱門女作家丹尼爾斯蒂又一部金榜冠軍新作…

238 春閨怨 JUDITH ROSSNER 著・曾一豪譯 NT90
生理的創痛促使她自卑自憐，最後迎接她的將是……

239 蘭花情謎 PHYLLIS A. WHITNEY 著・麥倩宜譯 NT100
最初蘭花上的鮮血祇是一個幻夢，結果却是她的……

240 飛翔的夢 JAYNE A. PHILLIPS 著・王凱竹譯 NT110
這個家族的成長回顧，表面單純却蘊藏無數波瀾……

241 銷形蝕骸 RICHARD BACHMAN 著・施寄青譯 NT100
『變瘦了，』吉普賽老人祇說了一句話，他開始變瘦…

242 綠色星球 W. KOTZWINKLE 著・張汀譯 NT 90
這本精采的外星人續集中，可愛的 E.T. 終於回到…

243 魂斷喀什米爾 M. M. KAYE 著・吳安蘭譯 NT90
在這平靜幽美的山中王國，兩個女人神秘的死亡……

244 莫斯科禁律 ROBERT MOSS 著・陸宗琰譯 NT110
誰能夠統治得了莫斯科，誰就能統治整個蘇俄的……

245 醇酒殺機 DICK FRANCIS 著・王凱竹譯 NT110
他的品酒技術一流，對暴力却一無所知，當這個……

246 聖女・烈士 ANDREW M. GREELEY 著・張慧倩譯 NT130
她曾是修女，她希望超凡入聖，但是她生命中的……

247 閃亮 ELMORE LEONARD 著・麥倩宜譯 NT110
在那閃亮的大西洋城，一對瘋狂而邪惡的眼睛正……

248 第三個千年 C. McCULLOUGH 著・施寄青譯 NT110
『刺鳥』的作者繼『孽障』後，傾力推出創新風格的傑作

249 策反對決 LEN DEIGHTON 著・趙敏譯 NT110
由墨西哥展開，經倫敦、巴黎、柏林等地的間諜戰…

250 鬼的故事 PETER STRAUB 著・茅及銓等譯 NT150
我要把我所遭遇過最糟的，最最恐怖的事，告訴……

251 魔醫劫 ROBIN COOK 著・殷金生譯 NT90
一個年輕的醫科生在無意中發現了製藥界驚人的黑幕

252 她們五個 ALICE ADAMS 著・姜恩娜譯 NT110
五個黃金年華的女孩在大學裏相識，編織出一段故事

253 夢想中的女兒 GAIL GODWIN 著・吳安蘭譯 NT100
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與一個四十歲女人之間的忘年交…

254 莫迪里安尼醜聞 KEN FOLLETT 著・陸宗琰譯 NT100
一幅莫迪里安尼的名畫牽扯出一連串的畫壇黑幕…

255 約伯大夢 ROBERT A HEINLEIN 著・邵誠明譯 NT110
他是一個牧師，在一次『蹈火』行動後竟發現他……

256 亞胥黎愛人 MARY STEWART 著・吳季永譯 NT120
她具有一種『異秉』，也就是『心靈交感』的能力…

本書原著者
羅伯・海連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七二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五五

約伯大夢

JOB:A COMEDY OF JOSTICE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4

原　　著：Robert A. Heinlein
譯　　者：邵誠明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旻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穆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泠玲・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臺幣110元　港幣22元